

不論該書的學界爭議持續多久，甚至永遠有爭議，中文讀者都應該瞭解這本在歐美傳播甚廣的書籍。我社從學術角度看待爭議，以出版人責任驅動，為中文讀者搭建知識信息傳播渠道，為中文出版物文庫添磚加瓦。未來關於該書會有什麼樣的研究結論，我社即不會去做揣測，也不貿然來做裁判。

從書中的內容來看，該書前面的導讀部分的分析具有較強說服力；正文部分與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的內容有高度一致性，凸顯該書值得關注的價值，對第三帝國和二戰史研究者來說，該書的學術價值不容忽視。該書首次中文版出版，也有其不可替代的收藏價值。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董玉振 工學博士



B. H. H. C. 1897



暗文化系列

阿道夫·希特勒【著】

希特勒的第二本書

(1928年稿件)

王誠【譯】

南洋出版社

南洋出版社
總發行
並印北新以厚利
或販賣或服務
必道惠顧
勿存後念

©ALL RIGHT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盜版者, 或販賣盜版紙質或掃描電子版者皆為盜賊, 必遭惡報; 幸勤畫畫欲動者, 為今世立身和後人福祉, 勿存僥幸之心!

(本書背景繪畫皆為希特勒畫作)

書名：希特勒的第二本書 (1928 年稿件)

作者：阿道夫·希特勒

翻譯：王誠

策劃主編：董玉振博士

出版發行：新加坡南洋出版社 South Ocean Publishing House

地 址：37A Hong Kong Street, Unt 2191, Singapore 059676,
Singapore

電 話：0065-90210286

電子信箱：south_ocean2002@163.com

微信：gudongz, QQ: 455829029

網 址：nanyang.ws

出版日期：2019 年 12 月

國際書號 ISBN: 978-981-14-0885-4



合作公眾號：南洋智庫



建議零售價：S\$42

9 789811 408854 >

譯者的話

在和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全球首部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中文全譯本之後，我很榮幸地受到該出版社社長董玉振博士的邀請，再次合作翻譯出版《希特勒的第二本書》。

嚴格地講，《希特勒的第二本書》應該不算是一本書，這是由美籍德裔歷史學家格哈德·溫博格在美國的歷史檔案館中所發現，被認定為系希特勒生前的遺稿。按照格哈德·溫博格先生的說法，這些原始文稿是被美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德國所繳獲的，并被運到美國後存放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的。在他匯總整理之後於1961年以《希特勒的第二本書》在德國出版。該書出版以後，在史學界和學術界就一直爭論不斷。主要的分歧集中在資料的真實性以及資料的可考性方面。由於當事人以及可以找到的證人隨著時間的流逝基本上已經蕩然無存，後人已無法再找到可以證明這些文獻資料是否真偽的直接證據。在我翻譯《我的奮鬥》的過程中也曾經讀過《希特勒的第二本書》。但當時只是作為一般性的資料來參考，並沒有想到或要打算去翻譯出版。當得到董玉振博士翻譯出版該書的建議時，我也表達過這方面的擔

憂，但他所說的：“就第二本書的真偽，也許 1000 年後還在爭議。把中文版推出，對中文讀者和學術界來說就是一份參考資料。出版社盡責扮演資料傳播者的角色，並不是來做最後的裁判。”董博士的觀點打消了我的猶豫和顧慮。

事實上，對這些資料文獻的考證、研究工作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專家學者的旁引佐證、分析研究雖各有紛呈，但彼此却都是據理力爭，互不相讓的。但無論如何，如果我們要研究世界近現代歷史、歐洲歷史，世界大戰史和冷戰史，希特勒作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他所著的《我的奮鬥》以及《希特勒的第二本書》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文獻和不可多得的珍貴參考資料。

為此，我根據德意志出版社 1961 年的版本翻譯了《希特勒的第二本書》，並非常感謝能夠與新加坡南洋出版社的再次合作，可以提供給廣大的讀者一些有用的作品。

譯者：王誠

2019 年 2 月 16 日於天津



目錄

引言 /1

前言 /8

導讀 /9

一、書稿 /9

二、書稿的年代 /15

三、1928 年的局勢 /16

四、書稿內容概括 /30

五、為什麼書稿沒有公開？ /41

六、為什麼現在公開書稿？ /43

七、書稿出版的技術性處理問題 /45

希特勒著作正文

前言 /49

一、為了生存而戰的戰爭與和平 /54

二、是戰鬥，而不是靠經濟來保障生存 /64

三、種族、戰鬥和權力 /78

四、對外交政策的批評和建議 /89

五、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政策	/101
六、從帝國的統一到生存空間政策	/104
七、第二帝國經濟與聯盟政策之不足	/112
八、軍事力量之必要性	
——1914 年的邊境綫不是目的	/141
九、既不要邊境政策，也不要經濟政策， 更不要泛歐洲主義	/161
十、不要中立	/185
十一、德國的政治處境——不要和俄國結盟	/203
十二、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225
十三、可能達到的目標	/227
十四、德國與英國	/232
十五、德國與意大利	/250
第一節	/250
第二節	/270
第三節	/299
結束語	/310
第一節	/310
第二節	/312
第三節	/315

引 言

希特勒在其《我的奮鬥》中所提出的關於德國外交政策方面的關鍵問題，可視為研究當時德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社會主義¹運動歷史的原始資料。作為該書的補充，為此他寫了“第二本書”也就不是一件什麼大驚小怪的事情。對此，在1951年的5月，作家艾利希·勞爾首次告知了德國現代歷史研究所。這引起了1951年6月仍在美國的海爾曼·茅的關注并開始對此進行考證，但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即便又花費了許多努力，可仍然沒有什麼積極的結果。稿件好像消失不見了。茅博士引用美國國務院歷史研究部門所提供的被運送到美國的德國檔案文獻和圖書資料1951年6月12日的索引，證實了“據說是有1935年的書稿”，并且英國歷史學家

¹中文版編者注：“國家社會主義”這個政治詞彙源於德語，字面意義是民族社會主義，實則是國家社會主義。它起源於十九世紀末葉的歐洲，是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主要於德國境內流行的政治思潮與運動，其意識形態融合了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主張國家至上的社會主義，這與主張民主至上的社會主義（即社會民主主義）互為對抗；希特勒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理念的鼓吹者，本書大量存在攻擊社會民主主義的文字。國家社會主義在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實現形式是由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納粹黨）推行的納粹主義（是否算是國家社會主義，有異議）。很多中文讀者看到“社會主義”一詞就很容易和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相混淆。其實，“社會主義”這個詞的解釋很多，根據前面的冠詞可以有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涵義。

特雷弗·羅珀還談到了保存在慕尼黑的一份 1959 年 11 月的學術報告中所提及的一本不復存在的書，書的年代是 1924 年。（參見 1960 年出版的現代歷史研究季刊第八期，第 133 頁）

在此期間，該研究所還收到了更加具體的線索，消息來自約瑟夫·貝格，他曾經擔任過艾爾出版社的主管。在 1958 年 9 月 12 日信中的一系列陳述中提到，有些是記憶中出現的失誤，而有些則的確是證實了在查封的資料附錄中有打印的稿件，並且還有理據地斷言希特勒和其他人極有可能隱瞞了是希特勒自己用打字機完成的稿件并交給了出版商馬克斯·阿曼的事實。

1958 年秋天，當我在華盛頓進行檔案研究的時候，研究所曾請求我對此事項進行核實。為此我找到了格哈德·溫博格博士，他是密執根大學歷史聯合理事會的教授，在芝加哥的時候也曾是我的學生。他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有價值的成果，他公布了一系列調查工作的內容，特別是對國家社會主義時期的外交政策進行了探究，并在弗里茨·愛伯斯坦領導下的戰爭文獻資料研究項目裏整理出了“繳獲的德國文獻資料目錄清單”。在他的研究過程中，他還受到美國歷史研究理事會的專門委托，將弗吉尼亞州亞曆山德裏亞文獻記錄中心的德國檔案資料製成電影膠片工作的領導人。根據被送往美國的德國文獻資料和其它資料來源，他獲取了大量有關

國家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詳細的資料。

我很願意借此機會想要說明的是，通過將檔案資料製成電影膠片這樣極具開拓性的工作，是怎樣將國際學術研究不僅得到了多麼有價值的促進，而且還通過井井有條的工作，將戰後第一年在德國還處於極其危險狀態的文獻資料脫離險境，妥善地保存起來。我們以“搶救”為目的對現代史文獻資料的收集工作做得如此之少，那麼這樣一來就會產生出相應的效果。從現在起採取補救措施肯定是會有所改變的。

非常幸運的是，溫博格博士自己追查到了這些從未向世人公開的，並且還認為是已經丟失的稿件。他成功地找到了並且還獲得了這些稿件。對稿件的鑒別工作他在所附的備忘錄裏做了描述。通過這些證據的來源和查找過程來看，溫博格博士非常認真仔細地對所有證據進行了直接或間接的考證，這對於證據的真實可靠，形成過程以及年代確立是很關鍵的。所有這些證據的相互關聯是極具說服力的，在語言文字方面的考證也得出了肯定的結論，本書的內容也是無可指責的。所以，現代歷史研究所對於作者的身份認證和稿件的科學認證也就不必擔心，並且將此都收錄進了由他出版的“現代史料來源及考證”的系列叢書中。

當然，另外還有似乎是很重要的事情需要考慮和闡明。就是，人們是否應該悄悄地忘記就連希特勒本人也曾讀過要忘掉這本誇誇其談的書呢？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還

沒有可信的答案。作者對此進行探究可能的理由想必是出於在 1928 年該黨出版社的財政狀況和該黨在德國國內的發展狀況以及日後不久的投入有關。帶有“國民陣綫”標記的這本書不僅幾乎沒有出版的機會，而且即使今後的審稿，希特勒也不會有時間的。這好像有些說服力。而對於這些背後的原因更大的可能想必是要考慮到外部的政治因素。對於一個迅速發展的政黨的領袖，一個認為有可能在獲得合法外衣保護的政權上有所突破的元首來說，能夠考慮得到要是太過於開誠布公地闡述其外交政策方面的設想，也會危害他目標的實現，並且尤其會驚動那個按照他的方式“變化”的英國。

正因如此，也許希特勒會出於特殊的原因才禁止全本的《我的奮鬥》，至少是英譯本，進行翻譯出版。而只有五分之一的內容在英國進行了出版，直至 1939 年一個英國出版社才打破這個禁忌（參見特雷弗·羅珀文稿第 124 頁）。

故意秘而不宣的推測倒也不失為一種觀點，即使不是很肯定的。但這可以推測出的是，希特勒的書在發行量好的情況下是不會停止發售的。一項具有負責意識的學科是不會參與支持一再地被提到却想要忘記的事情當中去的，並且讓在“第二本書”中有些比《我的奮鬥》中的還要尖刻粗暴的語言逐漸地銷聲匿迹是不合理的。相反，“頑固分子”會對此感到欣慰的想法是經不起推敲的。出版商指出，他想要進行補充的東西隨時都可以在《我的奮鬥》中找到是有道理的。

事實上，其中還可以看出反對出版這本書的其它想法就是書中大量地只是重複了大家所熟知的思路和構思。在某種程度上並沒有什麼引起轟動的內容。可是因此還絕不能說在科學研究方面資料的來源沒有價值以及文件是多餘的。首先在內容上並不缺乏其特殊性。正如在引言中所強調的那樣，這樣那些涉及到美國的政黨就可以避開希特勒以顯而易見的方式對這本書特殊的描述，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二本書”中這些大家所熟悉的文字裏如此起主要作用的猶太問題反倒成了必不可少的附件。可從歷史學科的觀點出發則要說，恰恰就是這樣的一如既往以希特勒個人品質的重現從專業上和內容上賦予了這些文件的重要價值。《我的奮鬥》與赫爾曼·勞施寧之間談話的空缺部分因而被連接了起來，也就是以後缺少“窗口”的20年時間。

那麼現在作為帶有系統理論假像的政黨領袖的外交政策理論為批評者的目光提供些什麼內容呢？從以後變得平緩和蛻化變質的“實際政策”的執行情況，在他挖苦諷刺的措辭裏以一種毀掉了獨裁者暫時的偽裝，正如同樣也毀掉了事後試圖對固執己見進行掩飾的直率粗魯本身就說明白了。畢竟，讀了希特勒對那些膽小怕事的，在他們“最大膽的計劃”也只不過是要求圓滿實現了德意志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治家刻板的嘲諷，還沒有人會更多地相信，“元首”只是想修改《凡爾賽和約》並且只是為了帝國

邊境綫另一邊的德國人所要求的自主權。面對這個“最起碼的外交政策目標”（正如希特勒所說的那樣），在“第二本書”中展開了他外交政策的基本議題，那就是在俄國的土地上，用利劍和多種多樣的，有些還超過了《我的奮鬥》中大家所知道的方法來解決“生存空間的困擾”。而通往這個目標的道路以及給自己所帶來的災難是建立在對俄羅斯民族的偏見基礎之上的。對此，他非常認真地認為俄羅斯民族“沒有如此的內在品質認識到他們衆多的人口會對自由世界形成某種威脅”。是的，以後希特勒也不遺餘力地宣稱布爾什維克主義是全世界的威脅。在此，俄國變成了布爾什維克的則稱為是一種“幸運”，因為這樣就打破了德俄聯盟資產階級保守的幻想，並且因此迫使德國走上了唯一的道路：在東方的生存空間。

所以，通過這些文件就會反對認為希特勒只是一個機會主義分子的看法，反對為了革命的緣故而進行虛無主義革命的看法，完全反對對他的綱領在內容上證實外交政策在實施方面有機會主義的傾向，但最後却受到盲目崇拜僵硬的新達爾文主義及其一切後果所束縛的基本設想穩定性低估的看法。

所以，現代史研究所遵照其純粹科學研究的職責，沒有回避出版這些原始資料的義務。即使是危險也不可以被忽視，一份私人使用而從現在起成為僅供參考的文件，在任何地方都有帶有傾向性的選擇，並且公開出版期望能夠得到被

誤導的好奇。會出現這樣的可能對於現代史研究所所決定的動機以及研究所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對順利出版發行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們希望儘管查明書中所呈現的使人不愉快的事實根據所引起的轟動有令人生厭的感覺，但同樣能夠接受這本書。書中有的地方正如奧斯維辛的指揮官人物傳記中所說的那樣，“第三帝國災難之後的內心淨化所做出的貢獻就是民族主義自尊的信條”。

即使是爲了排除出版發行會出現的哪怕是一點點難以置信的誤解，同時也是爲了所表現出對這本書感興趣的動機變成一件好事，將還有一點用處的收穫歸屬於愛國社會主義迫害的犧牲者。

漢斯·羅德菲爾斯
圖畫，1960年7月



前 言

目前的工作就是將來自希特勒本人的重要書稿，特別是他有關外交政策方面的內容進行出版。在此，我要對謝羅德·伊斯特先生、菲利普·布洛維先生以及理查德·鮑爾先生（美國國家檔案館）、布萊恩·梅蘭德先生（倫敦，內閣會議辦公室）、喬治·弗裏德力希森（華盛頓，英國國防部聯合事務辦公室），以及密執根大學圖書館文獻資料的工作人員所提供的幫助予以感謝！我特別還要感謝弗裏茨·愛伯斯坦博士先生（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及他所提供的建議。編者本人對該書的引言和評論文章負責，同時，那些對書稿內容冗長的，多次重複的，人爲的以及專業方面最爲猛烈的攻擊，理所當然也會連累到原作者的。因此就再一次地充分證明了這些書稿不應該向公衆進行隱瞞，而應該進行公開，公開這些書稿是以怎樣的率真將希特勒的精神世界帶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厄運當中去的。

格哈德·溫博格

安爾伯，密執根，1959年12月

導 讀

一、書 稿

在美國國家檔案館“第二次世界大戰”分部（國家檔案館，第二次世界大戰分部，前將軍助理辦公室文獻記錄部）公開查閱德國文獻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了手寫的標注為EAP105/40，由打字機打印的有關德國外交政策的324頁書稿。這是阿道夫·希特勒沒有出版的書稿。並且得到證實是在1928年完成的。僅從表面上看是由打字機打印的初稿。從常常出現的、不太引人注意的拼寫錯誤（聽寫錯誤）的特徵來看應該是份草稿，並且可以說明這是由一個人口授打字而成的。除有一處例外，所有的文字修改都是用打字機進行的，並且明顯就是由當時的口授人進行的。就連原文中希特勒自己在口授過程中所做的修改也通過這種方法立即得到了確認。打字錯誤和原來的文字是用打字機的劃綫來消除的。

按照約瑟夫·貝格的陳述，這是由希特勒口授，馬克斯·阿曼打字完成的稿件。約瑟夫·貝格是納粹黨中央出版

社最初二十年阿曼的助手，弗蘭茲·艾爾的繼任者。1935年1月，貝格先生接手艾爾出版社的圖書出版業務並且將這些稿件保存在防空洞裏。除了出版社的這個版本，據說還有一份存放在上薩爾茲堡的複印件。關於這些稿件的留存至今都沒有公開。但當初稿件的存在却是個事實。我們公開出版的是按照出版社的版本，其中第1-239頁¹為打字機直接打印頁，第240-324頁為打字複本。將兩個版本合訂顯然會造成一個錯誤，但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證明了當初會有兩個或者多個版本的存在。艾爾出版社一直將稿件保留到戰爭結束。1945年5月稿件被一名美國官員所繳獲。這位美國官員是從貝格先生那裏接收的，貝格先生跟他說這些稿件就是希特勒在“15多年前”寫的東西（參見所附的這位官員的報告）。不久之後英國當局還拍攝了微型膠片。稿件的原件也和其它檔案資料一起被帶到了美國。直到1958年夏天才被編者收集有關希特勒未公開稿件的消息所證實。從那時起，稿件才經歷了從私下裏允許的文獻研究到公開出版的過程。

長話短說。這些就是該稿件目前可追述的故事。為了澄清事實，值得注意的就是當時記錄下的證據，那就是與其說對稿件本身提出質問，倒不如看看希特勒本人對稿件的態

¹ 中文版譯者注：“導讀”這一章中多次出現的頁數和頁碼，是發現的希特勒稿件的頁數與頁碼，一共有324張由打字機所打印出來的稿件。而這些是由艾爾出版社所保留的稿件。

度。該證據就是在 1942 年 2 月 17 日的“餐桌談話”，儘管那只是英文版的。

所以問題就涉及到了同樣要予以澄清的“餐桌談話”，但迄今為止，這些東西還不能對第三帝國的研究起到什麼關鍵性的作用。這些“餐桌談話”有三個版本：一個是由格哈德·李特教授根據時間的解禁已經以“希特勒 1941-1942 在元首總部的餐桌談話”的標題進行了發表。第二個版本先是法文的譯本，而後又是英文的譯本。這個版本（摘自特雷弗·羅珀的陳述）儘管比李特的版本包含更多的資料，但卻沒有李特所發表的那部分。最後是 1951 年編者在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發現的第三個版本的一小部分，其中還有手寫改動的地方。

1942 年 2 月 17 日中午的“餐桌談話”注釋是根據特雷弗·羅珀編號為 148 的陳述，李特的陳述則是編號為 101 進行發表的。而作為未發表稿件的證據只出現在特雷弗·羅珀的陳述中。要想讓證據自己開口說話，就得立刻對前後不一的矛盾之處做出解釋。如果人們相信不同版本的餐桌談話裏有些部分至少是希特勒真實的表述，那麼就存在兩種可能性：要麼是希特勒提到過這些稿件，但在以後的文本中給刪去了，要麼就是希特勒根本就沒有說過這些話，而是以後被他人添加進去的；第二種可能性則意味著最初是海姆部長在草稿上做了標記，要麼就是馬丁·鮑曼保留了這些標記，但也有可能有時會做些改動，他們倆則對改動負有責任。而海

姆部長作為改動的始作俑者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為就算在希特勒完全沒有談到稿件的情況下，他自己知道一些關於稿件的事情，雖然這是最不可能的事情，但他肯定也不敢以此來提醒希特勒（下面還會有一個錯誤的證據）。相反，鮑曼則出於服務政治上的宏圖大業為目的，而不怕編造出希特勒的談話并添加進去。但這種事情是不可能在此種情況下發生的。何人得益？為何目的？因此就只剩下一種觀點，那就事實上是希特勒的確做了相應的表述，而鮑曼則出於擔心因為這些證據可能會造成的後果，將由自己編審的最終文字內容的標記抹掉。在希特勒自己對稿件有些打算的情況下，那麼公開進行評論的可能性就還是個未知數。

通過對所提供的兩篇文章進行認真仔細地比對，反倒對這個解釋產生疑惑。在李特的陳述中有很多地方缺少特雷弗·羅珀的陳述中所使用的文字、詞組和整個句子，即便是翻譯成英文的結果，德語的句子結構好像是被擴展了。有些擴展很重要，有些純粹只是為了修飾。李特的陳述中有關“餐桌談話”的收集出自亨利·皮克的報告，其中提到是鮑曼把“由海姆先生自 1941 年 7 月 21 日至 1942 年 3 月 11 日共同速記的希特勒的講話記錄”交給他的，但也就僅此一點上，鮑曼才認為“我的（指皮克）關注”是有必要的。所以由皮克先生所提供的材料可以看作是稍晚些時候出現的，但也是被更多引用的版本。因此也就與前面所提到的四個說法以及特雷弗·羅珀、鮑曼、皮克三個人的陳述吻合了。希特

勒對稿件的評論可以看作是真實的。與此相反的證據也說明鮑曼將此評論從皮克所確定的“餐桌談話”的文本裏刪去了。希特勒以這種方式偶爾還會談到他的其它未發表的文章，比如他 1940 年 10 月的四年計劃備忘錄和他 1938 年、1941 年 11 月和 1942 年 5 月、7 月的個人遺囑。

那麼希特勒對相關的事宜都說了些什麼呢？與此相關的是，在他眾多的侮辱言論中的一條對基督教和猶太教的誹謗（基督教源自猶太教），他說：“1925 年我在《我的奮鬥》中寫道（當時還沒有發表），猶太人在日本看到了一個無法接近的對手。”顯然，這是在 1925 年希特勒在他給阿曼口授《我的奮鬥》時暗示著引導出這個問題。這些內容在 1926 年的單行本的第 13 章標題為“南蒂羅爾問題以及德國聯盟政策問題”得以發表，並且以 1926 年 12 月為版權日期收錄進該書的 1927 年出版的第二卷中。在所發表的稿件中並沒有在此方面談及日本，而更多的是談論猶太人。所以這個證據就不是很充分。因為這些文章的出現要回溯到 14 至 17 年以前，並且希特勒在還不到四年前的個人的遺囑中的關鍵問題上的證據也不是很充分。

據說希特勒有時也會提到書稿的事情。這裏引用阿爾伯特·索倫《希特勒的私生活》的書中片段，一個女秘書這樣講述希特勒：

早在 1925 年，希特勒就開始暗地裏寫一本關於外交政策

方面的書了。但從來沒有人看見過他用那寫得很小的，幾乎無法辨認的字體寫的成摞的稿紙。只有在很少和極其憂慮的情況下他才會說起他開始寫作的事情。1939年，在英國宣戰不久，他突發奇想地對赫斯說：“現在，我的全部作品都完蛋了。我的書都白寫了。”當時我就在場。

我想，赫斯是唯一一個他將自己書稿中的思路過程講授過的人，並且正是因為如此，赫斯才更加理解希特勒的真實想法而采取了飛往英國的行動。

當然，索倫的書中引用的出處需要進行批判性的查證，但只是限於所涉及的內容方面。其中的第二句也是毫無意義，既然“從來沒有人”見過書稿，那麼這個女秘書也就不會知道一擦手寫的紙就是書稿了。即使是牽扯出赫斯，那也只不過是猜想，因為前後語句所提到的書也許是《我的奮鬥》，當時希特勒還很清楚地想要知道，發表書稿就可以達到任何政治目的嗎？然而要是堅持女秘書所講的年代：1925年，和外交政策和“很少”說起這件事，那麼後面的兩個特徵就和出版的文獻資料以及前面所講的話很好地吻合了。而那個聽得出是“餐桌談話”中被引用的日期也是不可能的，要麼是因為記憶的模糊，要麼就是談到的是另外一本書。第一種情況是符合實際的。而自1933年才開始為希特勒工作的那個女秘書只能是聽希特勒說過那個日期。那麼希特勒所說的，至少從所提供的材料來看，是他在1925年仍在進

行口授而尚未出版的《我的奮鬥》的下卷的稿件。即使還有一些相互矛盾的地方，但這樣整個事情就合乎情理了。而希特勒對於其稿件的其它評論，編者肯定是不清楚的。

二、書稿的年代

關於所出版的書稿的年代問題，可以根據書的內容以及一些具體的文字敘述來得到答案。書中有很多對當時仍然在世的施特雷澤曼的攻擊言論，關於萊茵河左岸地區被占領的評論，關於楊格計劃的不足之處的論證都指向的年代是 1927 至 1929 年。書稿中所包含的很多細節則可以讓我們更加詳細地確定書的年代。在書的前言裏，希特勒談到自 1926 年《我的奮鬥》下卷中有關南蒂羅爾問題的章節出版後兩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其中有一個地方，希特勒將 1928 年 5 月初發生在比得哥什的俾斯麥主義的毀滅和“這幾個月”以來的事件聯繫到一起。書中還多次提到有關 1928 年在慕尼黑上演的，並且還被國家社會主義分子攻擊的歌劇“喬尼跳起來”的內容。其中希特勒還說到在這一年的頭 5 個月裏納粹黨的所謂失利而引用了他在 1928 年 7 月 13 日的演講中的同樣的話。尤其重要的是“這幾天在《慕尼黑新消息報》所刊登的文章”的摘錄；1928 年 6 月 26 日引用的文章，以及 1928 年 8 月 18 日刊登在《人民觀察家報》上的文章。這些都進一步

地說明了引用這些文章表明了口授時的具體年代。這也就證明了這本書的形成年代是在 1928 年，書中的內容與當時所發生的事件相輔相成。

三、1928 年的局勢

1933 年以前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發展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階段：從開始到 1923 年 11 月；重新創立時期，大約是在 1925 至 1926 年；以及希特勒決定聯合胡根貝格反對楊格計劃通過舉行公民投票，自 1929 年到走向奪權之路階段。相反，1927 至 1928 年在文獻中大部分只是寥寥帶過。納粹黨的發展史詳細地追述書稿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而最爲重要的是與書稿同時發生的事件能够被提及。因爲外交政策的問題，特別是通過南蒂羅爾問題而由此所影響到與意大利的關係問題是重中之重的關鍵之處，所以就有必要對此進行重新商議。

早在 1923 年 11 月 9 日政變發生之前，希特勒就已經對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未來的外交政策問題表示關注了。由此，他特別提出德國與意大利的關係問題尤爲重要，并且當時就已經決定與意大利進行聯盟。正因爲如此，其結果就必須要爲聯盟而犧牲掉南蒂羅爾。至於這是以後的推論，還是部分



因為通過墨索里尼對納粹黨的財政援助而擱置還沒有澄清。

在不得不蹲監獄的日子裏，希特勒完成了《我的奮鬥》。在 1925 年出版的上卷裏就已經提及一些外交政策問題，在 1926 年出版的下卷裏則更詳盡一些。有關內容大家都已經知道。在當時，希特勒就已經在南蒂羅爾的問題上持可以爭議的態度，以至於決定將針對這個問題的章節（書中的第 13 章，戰後德國的聯盟政策）作為特刊進行發表，並且還專門為此寫了標注日期為 1926 年 2 月 12 日的前言。這倒是很符合他那咄咄逼人的本性。這個前言還有一個副標題“南蒂羅爾問題與德國的聯盟政策”，單行本印製的數量是一萬冊。希特勒還抱怨各大報刊除了有關洛迦諾公約（1925 年 10 月）的報道就只剩下南蒂羅爾的內容了。希特勒堅持對南蒂羅爾抱有興趣只是為了找一個唆使這位“超級天才”墨索里尼的藉口，讓他接受他的書稿中連篇累牘的觀點。為了反對墨索里尼的污蔑，他才決定將他書中的相關部分予以公開發表。

第二年，也就是 1927 年，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的書《德國外交政策的未來之路》出版了。人們發現該書的思路大部分都和《我的奮鬥》相同，特別是國家社會主義堅持不懈的主要訴求就是爭取歐洲東部的“生存空間”；法國和波蘭是德國的敵人；英國和意大利反倒因為是民族帝國主義而“不

要惹他們”（第 21 頁）的內容。有關意大利的闡述強調，就連墨索里尼自己還沒有反對猶太人，還沒有認識到共濟會的危險，還沒有和他們進行戰鬥。所以，南蒂羅爾問題之所以受到歡迎的原因就是要煽動墨索里尼在處理這方面的問題時給他出些壞點子。意大利就得在北非和亞得里亞海尋找未來，所以就會針對法國和南斯拉夫採取行動。這就會導致讓德國對南蒂羅爾問題視而不見，而同時指出阻止奧地利與德國的合併不是意大利的利益所在。同年，希特勒在 3 月 30 日的一次講話中針對一封來自“捍衛南蒂羅爾的德國勞動聯合會”對他進行攻擊的信還引用了相同的語句。

1928 年南蒂羅爾問題又再次引起注意。2 月份，特別是在奧地利的公共輿論對於在南蒂羅爾地區的教會學校使用意大利語的問題而激動不已。對於首相塞佩爾的嚴厲言辭，墨索里尼針鋒相對予以反擊，對此給出的答覆是暫時解除維也納特使奧利提的職務。3 月份和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圍繞南蒂羅爾問題爆發了一場新聞狂潮，德國輿論界和新聞界踴躍參加，直到 1928 年 7 月初塞佩爾引退才使得紛爭得以調解，事態得以平靜。《人民觀察家報》對於納粹黨興許還有些尷尬的境遇沒有完全保持沉默。當紛爭剛剛開始的時候，該報對此事件的報道還算是客觀的（1 月 20 日和 2 月 24、25 日的報道），同時還試圖對事件輕描淡寫一番（參見發表在該報 1 月 17 日的“意大利游記”）。3 月 3 日，羅森伯格在一篇“維也納與羅馬”的文章中寫道：所有這一切都是為

了挑唆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分子來反對意大利的藉口。3月6日，羅森伯格評論墨索里尼3月4日的講話是有些消極的。他認為墨索里尼“聽信了讒言”；給他的和德國的敵人幫了忙。而就在第二天，羅森伯格的社論文章又是另外一種論調。他以“馬克思主義對南蒂羅爾的彌天大謊”為通欄標題聲稱國際新聞報道歪曲了墨索里尼的講話；這本來只涉及到針對意大利的一種挑唆，而在德國則把南蒂羅爾看作是反對墨索里尼鬥爭的一種手段。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比如在3月9日至14日）和4月11日，羅森伯格則不斷地對來自奧地利的愛德華·梅爾庫斯博士對德國—意大利—匈牙利之間的聯盟表示贊同的文章發表評論，說這個聯盟將通過由此而引發的合併問題簡單化，並且還可以通過意大利在南蒂羅爾問題上的妥協讓步為南蒂羅爾問題的鼓動宣傳畫上句號。

在此期間，德國為了5月20日的帝國議會選舉開始了爭鬥。施特雷澤曼參加了巴伐利亞州的競選。對此，希特勒在4月17日的演講對他進行了攻擊。演講的題目是“候選人施特雷澤曼是法國的賞賜”。在他那些激動不已的追隨者面前，他那慣用的語音語調和熟悉的高低起伏在大家耳邊回蕩。他說政治就是要為民族的生存根本而戰鬥；德國的生存空間危機不能通過經濟來克服，也不能靠移民來解決；法國是宿敵；施特雷澤曼要按照法國的意願把德國引向災難。接著希特勒把針對他的挑唆在一定程度上以南蒂羅爾問題舉例說明：“這是在南蒂羅爾問題上耍的同樣的把戲，這只不

過是一陣吵吵嚷嚷的大喊大叫罷了。可當安德雷亞斯·霍夫起義的時候，那他就應該提防在逃跑的路上不要到德國來，否則他會被捕并且被引渡的。”（雷鳴般的掌聲）當4月25日施特雷澤曼在慕尼黑選舉大會上講話的時候，他被納粹黨黨員們的呼聲所淹沒。希特勒以後的競選演講以其慣用的伎倆引起了關注：生存空間，不走經濟路綫、國際主義或者和平主義，要戰鬥；“我們需要權力來爭取生存空間”的犧牲精神；個性價值，等等。

可就在競選最後的幾天裏，南蒂羅爾問題反倒用來反對納粹分子了。在5月20日投票的那一天攻擊達到了高潮，在慕尼黑由社會民主黨人高舉著“揭露希特勒”的標語，無中生有地聲稱墨索里尼對希特勒和裏特·艾普（納粹黨的最佳候選人）提供財政支持，并反對放棄南蒂羅爾。希特勒和艾普則提起訴訟。接著就發生了在1929至1931的幾年裏長時間引人關注的官司，而作為主要證人出庭的維爾納·阿貝爾1935年在達豪被暗殺了。阿貝爾陳述的可信程度我們在此不做探討。而希特勒無論如何也要對攻擊立刻予以回應。在5月19日他就已經在慕尼黑對南蒂羅爾問題發表過談話，并且其所引用的話和現在所發現的書稿內容極其相似。不是納粹黨人，而是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分子出賣了南蒂羅爾。意大利和德國必須聯合起來。1914年的邊境綫完全不是合情合理的目標。一位與會者因為在會議中間呼籲支持南蒂羅爾被衝

鋒隊給扔了出去。同期納粹黨還為在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召開 1928 年 5 月 23 日的集會登報的聲明中詳細地闡述了希特勒反對在南蒂羅爾問題上的誣衊。

在 5 月 23 日的演講中，希特勒再次講出他在《我的奮鬥》中所提出的觀點。他斷言，馬克思主義分子和猶太人才是德國的敵人；他們反對意大利成爲一個完全自治的主權國家。還攻擊在東方的日本也會是個搗蛋鬼。他還斷言，是社會民主黨人出賣了南蒂羅爾。對於在阿爾薩斯地區、蘇台德等地區的德國人，他們這些人也沒有幹出什麼別的事情，只是爲了讓南蒂羅爾地區的德國人鬧騰起來，也許是出於對民族主義運動將會取得勝利的恐懼。對於既然將 1914 年的邊境綫當作不令人滿意的目標，那就不要爲此去發動一場戰爭的觀點，希特勒一如既往表示反對：“我相信，我要擁有足够的力量，當然我們的民族也要付出鮮血，但不是爲了去劃定什麼邊境綫，而是在遙遠的未來，獲得幾倍於我們所付出的鮮血的足够土地交還給我們的後代。”（熱烈的掌聲）所有這一切都必須爲對法國發動戰爭做準備。“如果今天撒旦來讓我和他結盟，只要是反對法國，那麼我就是伸出手去。”（雷鳴般的掌聲）顯然，希特勒是不會等待撒旦的，他接著解釋說：意大利或許英國都會有興趣跟法國幹一仗的。南蒂羅爾問題就應該當作是意大利和德國之間雙方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法國的一座橋梁。

7 月份有關南蒂羅爾問題的衝突才暫時得到調解。這一方面應該受到歡迎，畢竟挑唆反對意大利的勢頭已經回落，另一方面則可以借此機會攻擊一下塞佩爾。魯道夫·赫斯在 7 月 27 日決定以一篇題為“希特勒，南蒂羅爾和《大眾新聞》”的文章展開討論。他用以往的觀點駁回了《大眾新聞》和其它媒體對希特勒的攻擊。在 5 月 23 日以後的幾個星期裏，希特勒本人好像完全沒有進行公開講話。在 7 月 6 日，他短時出現在慕尼黑的一次招募衝鋒隊的集會上，但是自從本來還和競選有些關係的 5 月 23 日的講話之後，他第一次對外交政策的長篇大論是在 7 月 13 日的柏林演講。這次演講包含許多從書稿中引用的大段的，有些甚至連文字都一樣的內容。爲了進行比較，這次較長演講的節選可參見本節後面的附件。

在 1928 年上半年有關《人民觀察家報》爭端的口誅筆伐的簡短情況，使我們相信，可以確定希特勒有撰寫我們所公開書稿的動機。書稿注明日期的一部分應該在 1928 年的 5 至 7 月。從書稿整個彼此相關的內容上來看，口授者所間隔的時間不可能會很長。但由於希特勒在參加競選的時候幾乎抽不出時間，所以只能猜測他在 1928 年 5 月 20 日選舉以後才開始寫作。此次選舉從 30,738,000 的有效選票中，納粹黨獲得了 84 萬的贊成票，并獲得了 491 個帝國議會席位中的 12 個席位。即使是納粹黨對勝利進行了慶祝，但離最後大部

分選民真正地認同帶鈎的十字標志還需要一段時間。對這樣的結果，納粹黨的外交路線對此要負部分責任。很明顯，因為如果希特勒考慮到選舉結果的話，那麼在選舉的最後幾天裏就必須考慮到南蒂羅爾問題。這就可以理解他為什麼在關於南蒂羅爾問題特刊出版前言裏講到并且解釋說“在最近的兩年來總是困擾他的”就是這個問題，當時的文章就已經考慮到以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為前提了。他再次提出對他思想正確性基本必要的論證是“因為敵人的攻擊在最近幾年裏不僅加強了，而且通過他們的攻擊把冷漠的大本營在某種程度上也動員了起來。”6月或者7月，最多在7月13日演講之前不久，他開始口授這本書了。所有在時間上可以確定的書稿部分都源自這個時期。出現再早點或晚點的版本還沒有根據。

第三部分附件：希特勒 1928 年 7 月 13 日的演講

(按照 1928 年 7 月 18 日《人民觀察家報》所提供的內容。)

當我們對現政府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提出批評的時候，並不是在發牢騷，也不是想把一切都搞糟，而是出於今後要對此負責任的理智，并且要賦予我們的思想以一種固定的形式。社會民主黨人也提出批評意見，但當初那些提意見的人

就是現在的政府官員，他們都是在找理由來消除批評。他們害怕批評。【此處空格】¹ 他們每個人在找理由批評，這就符合俾斯麥所說的那句話：政治是實現可能的藝術。人們還說：我們幹的是可以實現的事情，行使的是治國才能。這種觀念是對俾斯麥所說的話的嚴重歪曲。俾斯麥的觀點是為了一個固定的、明確的目標而要盡一切可能去維護，去奮鬥。他和他的繼任者之間根本的區別就是他的繼任者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目標。

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民族像德意志民族一樣為了自己的生存而付出如此多的鮮血和如此巨大的犧牲。【此處空格】同時我們的領土大小和人口數量却是不足的。巨大的犧牲反倒產生負面的效果，因為就是沒有明確的外交和內政目標。即使在世界大戰期間我們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明確的目標。

通過俾斯麥所實現的德國統一，對此要是出於理智的原因來看的話，並不是自己完成的，因為利益集團和傳統觀念只會屈從暴力。當然這個統一并不僅僅是德意志民族統一的結果，而且還是俾斯麥的一項偉大成就。那麼，現在他的繼任者就必須在此基礎上繼續擴大戰果，而不只是局限於維護已取得的成就。國家政治的明智之舉就是要促進統一。當加富爾部分地統一了意大利的時候，不也是讓聯合執政的想法一度無聲無息了。在德國應該永遠保持已取得的狀態。但這

¹ 中文版譯者注：作者想要在空格處增加內容。以下同。

種狀態從軍事地理上來說是不利的，尤其是缺乏健康的生存基本條件。人們忘記了領土面積應該和人口數量相互匹配的健康理念。而結果就是國家的工業化使得我們的同胞變成了全世界的苦力。

國家的內政政策僅局限於讓國民使用同一種語言。我們不會相信一個捷克人或是一條青鱒魚會講我們的語言就變成了德國人。當一個中國人講德語的時候，他還是中國式的思維。一個猶太人講德語的時候，依舊掩飾他那猶太式的觀念。用語言是無法表達一個民族的本質的，這反而慢慢地貶低了一個民族的文化。

我們考慮向東方移民，爲了獲得提供給我們麵包的土地，是資產階級建立起一個叫波蘭的國家。人們想要兼併新興的貴族階級建立起來的礦產、煤礦，就是爲了這些愚蠢的目標，我們犧牲了二百萬的同胞和德國上百年的發展。

人們常說和平主義是反對戰爭的。那麼現在，只要是爲了麵包而戰，那就沒有和平主義。如果爲了其它而戰，那麼和平主義才會引起注意。我們的殖民地政策是不會具有這種觀念的，多餘的人口遷徙到殖民地是爲了服務於我們的經濟發展。即便我們反對經濟戰爭，也不會爲了不符合我們民族利益的目標流一滴血。

資產階級典型的觀點是通過經濟增長來爲人民提供食

物，通過出口商品獲得利潤來進口食品和原料。這是膽怯的和平主義的觀點，他們認為這樣可以避免戰爭。【此處空格】而國家社會主義的生存空間政策不會迷惑人民，因為我們知道你沒有麵包，但不要悲傷，然後讓全體人民投身到爭取生存空間的戰鬥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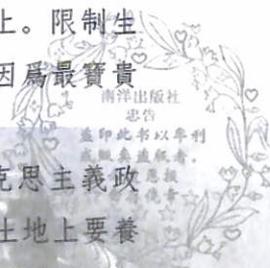
移居國外會抽幹一個國家的最精英人才，會慢慢地讓人民把血流光。殖民地（我是指移居國外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要建立在能够主宰祖國命運的種族品質的基礎之上。限制生育會使得一個民族的優秀品質受到巨大的損失，因為最寶貴的生命是不會在第一胎和第二胎生出來的。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事實就是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所造成的後果，那就是要在 46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要養活 6200 萬人口，結果就是饑餓和貧困，每年有 6 萬人自殺，18 萬人移居國外，30 萬名未能出生的兒童，一年要損失 50 萬人。這樣也許要持續 100 年，那我們的種族就會毫無價值，完全退化了。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武裝，是的！但是一個民族的力量不是武器，而是意志。【此處空格】

給這個民族另外一個領導人，那麼他們就會見證奇迹，就算他們還只會扛扛槍。可現在他們連扛槍都不行了。【此處空格】

最好的武器在領導人的手裏，在他那傳播給廣大民衆的



思想裏。

我們不能發動戰爭。但有一點確定的是，我們首先必須要為我們自己而戰，我們首先一定要戰勝德國的奴隸。【此處空格】

要爭取自由，要爭取土地，這就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不想去校勘什麼邊境綫，10公里或者20公里不會讓我們民族的未來變得更好。這絕不是一個正確的外交政策目標。

我們不需要去製造反對派。我的反對派是不會去只會譏諷嘲笑乞丐的城市如巴黎、倫敦或者羅馬的，而是作為來自黎巴嫩的外國人去柏林。

如何把我們的民衆從與政治的隔絕中解脫出來？只要我們不解散勝利者的聯盟，那麼所有的努力嘗試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英國的目標就是要戰勝歐洲大陸的強國，其世界霸權的目標也是如此。對於德國來說，它實現了它的目標。美國則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的經濟強國。也因為如此，針對德國的爭鬥就變得毫無意義了。新的對手是美國，彼此間沾親帶故的就不起什麼作用了，畢竟雙方隨時都會為各自的利益而大打出手的。

法國300年來的目標就是將德國分解。雖然現在德國試

圖和法國攜手共進，但這是錯誤的。【此處空格】 每一次諒解的嘗試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形形色色的法國人都會說：“《凡爾賽和約》不容談判。”而我們要說：有了《凡爾賽和約》，就沒有德國的復興。

那個靠德國人才成爲國家的俄國，現在的頂尖人物就是國際上的猶太人。一紙盟約在不經意間就失去了其價值所在，第一是關於分割波蘭，第二是因爲俄國軍事政治力量的拙劣。【此處空格】

可能的盟友是意大利。這樣的一個深思熟慮給我們帶來的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抵抗。而正是共濟會和猶太人的抵抗才證實了我們觀點的正確性。人們用對墨索里尼的狂熱來指責我。現在我還不認識什麼偉大的政治家（偉大到和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相比），但是我要爲此而羨慕意大利人，並且很遺憾我們沒有像他這樣的人。意大利和德國的利益是不會互相抵觸的。要是問意大利人到底有沒有親德的想法，那簡直就是愚蠢透頂，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意大利人，就像我是百分之百的德國人一樣。我們共同的利益要在共同反對法國的共同敵視立場中去尋找。意大利要向地中海延伸就自然而然與法國發生對抗。意大利需要非洲來作爲補給，那麼意大利就是帝國主義國家了嗎？那好吧，謝天謝地，這樣就會成爲法國的敵人。並且他們雙方成爲死敵的一天肯定會到來的。雙方都準備開戰，一顆子彈就會引發戰爭。法國也是我

們的敵人。但我們必須要抓住每個同盟者的手，我們要從他們那裏得知他也是法國的敵人。在地中海將會有兩個強國在爭奪霸權。我希望意大利勝利，法國失敗。因為法國勝利了就會立刻轉身來對付我們，相反意大利則要忙著開墾殖民地去了。

同盟的觀念不是建立在同情的基礎上，而是出於符合目的的動機。

人們說反對與意大利結盟才談論南蒂羅爾問題。那麼現在就反對與法國結盟來談論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薩爾地區和萊茵蘭地區的問題，反對與英國結盟來談論殖民地的問題，反對與波蘭結盟來談論西里西亞和西普魯士的問題，反對與捷克斯洛伐克結盟來談論波西米亞的問題，反對與南斯拉夫結盟來談論巴納特的問題，反對與羅馬尼亞結盟來談論特蘭西瓦尼亞的問題，那麼我們該和誰去聯合呢？難道和受壓迫的印度人民和尼羅河上游的埃及人嗎？不和意大利聯合就能解放南蒂羅爾嗎？到底是誰出賣了南蒂羅爾？就是那些出賣了一切的人。【此處空格】

只有南蒂羅爾是聖地嗎？阿爾薩斯呢？【此處空格】南蒂羅爾受到了鎮壓，而在德國他們鎮壓得更加厲害。在南蒂羅爾會被跟踪，在德國跟踪得到的只有憤怒。在今年的頭 5 個月裏，“德國式”的恐怖就導致 9 人死亡，670 人受傷。德意志文化受到毒害，到底誰毒害德意志的文明最多呢？在

柏林，更多的德國人受到精神上的毀滅，就像南蒂羅爾的居民一樣，並且更多的就是女人和年輕的姑娘受到毀滅，就像在南蒂羅爾的女人和年輕的姑娘一樣。這些事情沒有人看到。人們把南蒂羅爾人煽動起來，然後再丟棄他們，就像他們在德國也是這樣對待新興的民族主義分子那樣。

針對虛偽，我們要理性地進行鬥爭。這不是解放南蒂羅爾，而是給德國一條生路。南蒂羅爾沒有從叫喊聲中受益，我們則把這當作德國與意大利之間的橋梁，這樣會讓蒂羅爾人更加受益。

在南蒂羅爾破壞德意志文化，對猶太人而言就像他們反對法西斯主義表現出的仇恨是一樣的。要是在羅馬把共濟會控制起來，就像在巴黎那樣，那麼一切就都會平靜了。

我們的觀點比當今官方的看法會更有利於改善南蒂羅爾的命運。只有建立聯盟的必要性才會使意大利改變態度。
(結束)

四、書稿內容概括

爲了使讀者輕鬆地對所公開的書稿有個大致上的瞭解，有必要將希特勒主要思想中那些冗長的句子進行歸納總結，並且附上簡短的評論。所概括的內容與書稿段落一致，頁

碼和標題由編者提供。

前言部分內容概括：

對在 1926 年所發行的小冊子中指出有關南蒂羅爾的問題，來進一步闡釋國家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考慮到人們針對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親意大利政策的不解，說明此立場觀點的必要性。

一、爲了生存而戰的戰爭與和平部分內容概括：

闡述爲了維護生存和繁衍生命而戰的歷史。因爲地球上生存空間的有限而爲生存而戰的政策。爲生存而戰的戰爭與和平的意義：只有爲生存而戰的偉大目標而進行的戰爭是合理的。不惜一切代價的和平的缺點：通過移民而失去種族中最高品質的以及通過限制生育而損失最具品質的人。

二、是戰鬥，而不是靠經濟來保障生存部分內容概括：

僅僅是爲了民族生存而戰的力量源泉之崇高目標就是高尚的。在國內滿足麵包需求的必要性。通過提高產量無法進行平衡。爲了德國獲得生存空間是戰爭的起因和理由。限制人口數量是沒有出路的。限制人口數量的危險性。沒有長遠眼光的建議：通過對大片土地占有的分割而進行國內墾殖或者通過提高產品出口來滿足食品進口，這是通過全世界逐步的工業化而不斷受到限制的一種可能。在這樣的建議下持

續嘗試，進行戰爭則是不可避免的。在此類戰爭的情況下經濟國家的弱點。國內政策的責任就是爲了無法避免的戰爭而做好準備。

三、種族、戰鬥和權力部分內容概括：

武器裝備是進行戰鬥的前提條件，暫時缺少武器裝備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難。民族在種族方面的優勢則是最重要的前提條件。具有種族意識的民族是生命力的根本，是維護生存所必需的。維護種族特性的危險：種族的死敵是國際主義思想；重要個性的發展，果斷決定政策的力量源泉之阻力是民主。自我維護生存的本能是第三個必要因素。權力建設是政府的主要任務，也是促進發展的基礎。軍事力量的建立是其中一項必須的工作。

四、對外交政策的批評和建議部分內容概括：

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獲得基本的食物供給。當時對1914年之前德國外交政策批評的缺陷。一條新的道路的必要性。外交方面新東方政策不可避免的缺點。比百分之百的正確性更加重要的是一旦計劃形成就要堅決地執行。

五、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政策部分內容概括：

以生存空間政策替代邊境綫政策。不要將受壓迫的民族日耳曼化，而要擴大自己民族的勢力。

六、從帝國的統一到生存空間政策部分內容概括：

外交政策就是爲了養育國民所必需的生存空間而戰。十九世紀德國的統一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了一步。帝國內的波蘭人和法國人就是民族國家中的外國人。資產階級國家的弱點：放棄墮胎。即使在 1864 年、1866 年和 1871 年之後生存空間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帝國建立以後由於人口的增加，生存空間的危機隨之增加。

七、第二帝國經濟與聯盟政策之不足部分內容概括：

由俾斯麥所建立完成的權力機構沒有得到利用。哈布斯堡王朝的瓦解是一個不與其進行結盟的代表性的目標。對哈布斯堡國家、政黨、新聞界以及國會最嚴厲的抨擊。意大利是德國合適的結盟者，由於奧地利和意大利的敵視態度而導致三國同盟的脆弱性。意大利在世界大戰期間立場的合理性及其理由。

德國民族國家外交政策的必要性。以前的殖民地政策不是爲了獲得移民安置地，而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與英國開戰的原因是外交政策上沒有準備好。其它選擇：放棄海外冒險活動並且與俄國交戰。

八、軍事力量之必要性——1914 年的邊境綫不是目的部分內容概括：

世界大戰期間缺乏真正的戰爭目標，是帝國崩潰的原因。總之，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國內政策。迄今為止實行的國內墾殖使得德國繼續衰落，因此對德國來說，有被排除在世界民族之林之外的危險。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任務就是從外交政策方面進行準備為生存而戰。建立軍隊的前提條件與戰前時期相同，當初就是因為放棄了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而失掉了機會。要是拿雇傭軍來替代國防軍的話，那麼就有降格為警察部隊的危險。擺脫戰勝國聯盟前提條件的改變。不要寄希望於 1914 年的邊境綫為目標，因為這是當時德國的敵對國家之間連接的紐帶。要考慮到居住在這條不完整的邊境綫以外的德意志人。

九、既不要邊境政策，也不要經濟政策，更不要泛歐洲主義 部分內容概括：

要獲得邊境綫以外的德意志人只有通過戰爭，而不是通過抗議。德國沒有足夠獲得糧食的土地。通過提高產量獲得有限價值的理由。即使是按照 1914 年的邊境綫，那麼由於英國的優勢經濟政策也會失敗的原因。美國是新的強大的競爭國家。移民和限制人口出生的不利後果：美國的優勢，限制了所急需的個人品質。拯救民族的原則。泛歐洲主義思想毫無價值，與美國相比的不足之處。

十、不要中立部分內容概括

被動的外交政策的目的只不過就是維持和平，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一個固定的目標是討論前途和選擇盟友的前提條件，即使是對小小的失敗和阻力做出正確的評判。當今德國的外交政策沒有明確的目標。保持中立只有利於經濟發展，爭取權力才是旗幟鮮明的必要態度。不承擔風險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風險要通過自身的優勢來進行克服。

十一、德國的政治處境——不要和俄國結盟部分內容概括：

當今德國的弱點是暫時的，證據：世界大戰期間以及1806年以來的國力。和英國、俄國和法國的關係對德國的外交政策是決定性的。德國東部和西部邊境地區沒有駐防。對抗法國及其盟友是沒有前途的。與俄國結盟有遭到來自西方空襲的危險。法國是永遠的敵人，通過聯盟政策可以消除。相對於所有其它國家，與俄國結盟是一項挑戰。非猶太人的俄國作為今後的盟友是本來不合適的，因為斯拉夫人缺乏建立國家的力量。

十二、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部分內容概括：

八項原則。

十三、可能達到的目標部分內容概括：

明確目標的必要性。

有可能的結論：

(一) 在沒有目標的情況下：

德國成爲外來政治的主體，或者特別受到危險計劃的質疑。

(二) 在增加出口的情況下：

正如 1914 年之前，把英國當成對手。

(三) 恢復 1914 年之前的邊境綫：

不可能也不期待。

(四) 獲得生存空間，努力爭取成爲歐洲東部的陸軍強國。與法國爲敵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要和英國與意大利爲敵。

十四、德國與英國部分內容概括：

英國的政策和目標對德國的意義在於以往德國敵視英國的原因。未來德國與英國友誼的基礎。德國用放棄殖民地政策和經濟政策來安慰英國。

十五、德國與意大利部分內容概括：

第一節

意大利天然的敵人是法國，因此德國就是其天然的盟友。自從墨索里尼掌權以來，法國就公然敵視意大利，並且謀求奧地利成爲盟友。針對南蒂羅爾問題，通過維也納的報章以及奧地利的宣傳來袒護法國的政策。即使在德國，也因

爲南蒂羅爾問題煽動反對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世界大戰期間，在意大利加入戰爭以後就給了德國政治上的選擇：與俄國媾和并且放棄奧匈帝國。戰爭結束以後，滿足了意大利反對奧地利的要求。對於意大利獲得新的生存空間，現在只有可能是針對法國的。特別是墨索里尼掌權以來開始反對法國。

第二節

希特勒號召與意大利結盟的微弱反響。原因並不是對此想法的反對，而是對此項建議和代表人物的低估。自從墨索里尼掌權以來，南蒂羅爾問題成爲了鼓動宣傳的手段。所應采取的必要立場：首先是在南蒂羅爾德意志人的數量比估計的要少；其次是在其它國家有更多的德意志人是在異族的統治之下。同樣，南蒂羅爾的解放只有通過自己的軍隊和盟友才有可能。對此法國可以成爲盟友，但不是所期望的。對南蒂羅爾有所幫助的只有通過意大利來反對法國；同樣因此而沒有了來自東方的後顧之憂。對戰爭所遭受到的損失以及《凡爾賽和約》中放棄南蒂羅爾的條款承擔責任。針對南蒂羅爾的宣傳只是指向墨索里尼，而不是出於在那裏生活的德意志人的利益。以意大利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對待南蒂羅爾人，并且以此當作他們在德國的朋友的功勞。德國對意大利的友誼和意大利對德國的友誼同樣重要。呼籲意大利不要反

對合併的主張。

第三節

歸納總結：可以通過其它的，但不要通過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來背叛南蒂羅爾。

十六、結束語部分內容概括：

第一節

德國和意大利是天然的盟友。他們的生存利益各不相同。將來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政府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府在南蒂羅爾問題上是有可能達成諒解的。

第二節

只有意大利和英國才適合成為德國的盟友。兩者都有共同反對法國的意向。西班牙和匈牙利充其量可以算作強國。德國進行武裝軍備只有在敵人的結盟瓦解和德國加入新的聯盟以後才成為可能。新的國際聯盟的成立是反對美國的。在戰勝了法國之後，德國面向東方的生存空間政策才有可能進行。未來德國工業的銷售市場是面向大德意志帝國的農民。

第三節

作為德國的盟友，墨索里尼符合真正民族利益的政策是意大利統一最好的基礎。猶太人要對當時的局勢負責。

要是把書稿看作是一個完整的整體，人們馬上就會注意到希特勒那些早已被人所熟知的主要論點和大量重複的內容。按照種族決定論的規律，他只看到人類歷史中為生存而戰的部分。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戰爭，也就是世界大戰，在不恰當的時刻由德國引發，並且後來因為背後被捅了刀子而失敗。他（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不贊同德國的軍隊在軍事上被戰勝並且繼續戰鬥就只有等著無條件投降的說法，因為這和他所期待的相去甚遠。而恰恰正是俾斯麥留給這個帝國的政治結構，才可以對身處重要領導位置的政黨領袖，通過體制的阻撓，使得一位偉大的民族領袖的脫穎而出成為不可能，而這在英國和法國通過議會的程序則可以使這些人成為領導人，對此出於同樣的緣由，他并不予以承認。正如歷史的圖景會被荒唐的想法而弄得模糊不清一樣，所以同樣也就會遮擋住投向未來的目光。出於英國因為經濟的原因於 1914 年挑起了世界大戰並且奮戰到底的錯覺，產生出合乎邏輯但同樣也是錯誤的看法，就是認為德國放棄世界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將會在下一場戰爭中把英國帶到德國的一邊。因為只有

那個在俄國的“北方”人曾經建立了國家並且可以通過革命來進行消滅，那麼得以幸存的斯拉夫人就因此而無法建立國家了，等等。

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希特勒都看到並且宣稱要進行針對猶太人的，以及在東方獲得生存空間的戰鬥。這些是他畢生的主要願望。引人注意的是，在現有的稿件中猶太人問題好像顯得比起生存空間問題就沒有那麼重要的意義了。要知道這個問題對他而言是何等的重要，不只是在《我的奮鬥》中，而且在他以後的20年裏就不斷地反復地被提到。同樣，在他掌權以後的1933年2月3日對他的將軍們談到關於建立國防軍的目的時說：“向東方奪取新的生存空間並且還要毫不留情地進行日耳曼化。”同時不應該忽視的是，生存空間問題和實行日耳曼化問題是將消滅猶太人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而包括其中的。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又一次地指出，這些問題彼此之間的聯繫作為回顧以往展望未來的依據所在。

如果所公布的稿件對這些主要的議題提供了新的材料的話，那麼（特別是第四部分）就有必要著重強調日後所產生的和美國的巨大爭議，因為比起其它的證據來說，在很大程度上這些證據都是被非常負面地評價的。當然，特別是南蒂羅爾問題占據了很大的篇幅。這個問題不是沒有含混之處來進行商討的，對此，儘管希特勒是將居住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當作不“值得一提”來談及的，但同時也盡可能地注

入了民族感情。以後他想讓居住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去德國并且將他們安置在被占領的波蘭。這以後他們又被安置到克裏米亞去了。1943年7月1日希特勒向東部前綫的集團軍司令說他對南蒂羅爾問題的立場：“首先，【此處空格】實際上不是什麼策略，而是【此處空格】真實的信念。”三個月以後他就通過建立“阿爾卑斯北麓軍事區”將南蒂羅爾合并進了德國。人們大概不會錯誤地認為，和其他人一樣，南蒂羅爾人對於希特勒來說也是達到目的的工具，爲了不受約束的權力而進行著毫無顧忌的鬥爭。

五、爲什麼書稿沒有公開？

書稿的存在很自然就會引伸出一個問題，那就是爲什麼艾爾出版社沒有進行出版。從書稿的文本來看，這不是秘密的筆記，是一本有意要出版的書。很明顯，在打字後沒有對稿件進行過修改、更正或者校對，就像他出版《我的奮鬥》那樣。初步來看書稿已經完成，并且準備早晚會進行印刷的。還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爲什麼這本書沒有出版。但還是可以提供幾個觀點作爲可能的原因。

很有可能是阿曼在1928年夏天建議至少在當時暫時不出版。作爲艾爾出版社的負責人，他知道恰好就在這一年《我

的奮鬥》很難銷售，這也是自從書的上卷出版以來銷售最糟糕的一年，僅有 3015 冊以抵扣作者酬金的方式出售。一本希特勒的新書會馬上和《我的奮鬥》形成競爭。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納粹黨也因為財政原因不得不取消了每年一度的黨代會，那麼此時誰還會期望或者要求納粹黨自己的出版社還應該出版一本會使得《我的奮鬥》第二卷只有通過慢慢地推銷都幾乎賣不出去的書呢？也許就是日後被他的戰友希特勒常常稱贊為特別會做生意的馬克斯·阿曼，他瞭解新書和已出版的內容，所以就勸說希特勒打消出版該書的想法，至少在當時那個時候是這樣的。

另一個不出版的原因也許是，不久後原稿就不可避免地做了大量的修改。從 1929 年夏天納粹黨就極力反對楊格計劃（在書稿中當然沒有提到）。在書稿中作為主要反對者的施特雷澤曼在 1929 年去世了。魏瑪共和國隨後接踵而來發生政治和經濟危機事件。在這樣的情形下希特勒很難找出時間對書稿進行必要的修改。即使考慮到其它因素，那麼該書的出版也會顯得不合時宜。1928 年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成為德意志民族人民黨的領袖——一個共和國的頭腦簡單，但却是很頑固的敵人，第二年他就聯合希特勒並且資助納粹黨加入“反對楊格計劃的公民投票”。在這個時候，在書稿中有關資產階級政治家的評論很難說是恰當的。事關利益，應該值得注意的是，而恰恰就是在當時，而且也許是出於同樣的考

慮，對《我的奮鬥》的文字為數不多的實質性改動中所進行的一項改動就是刪去了對德國市儈的攻擊。

以上所做的猜測是在對當時的情形進行認真審視後得出的。當然對這個至今還不能完全解釋清楚的，對書稿未能公開出版的問題，總還是會出現一些觀點和看法來進行回答的。

六、爲什麼現在公開書稿？

爲了回答這個針對出版該書稿意圖的問題，那就要先排除掉可能出現的反對意見，也就是因此有可能會導致助長新納粹主義。對此要說明一下，希特勒在德國所領導的政治運動並不是由於出版了《我的奮鬥》而發展壯大的。除了希特勒的追隨者所形成的小團體，如果有一個人在 1933 年以前讀過自我標榜爲“元首”的信條的話，那他自己肯定會很難因此而加入納粹黨的。那些至今仍然沉湎於希特勒妄想的人們在此書稿中是幾乎找不到什麼強心劑的。而且這本書直到今天還能夠吸引到的那些他們不會相信《我的奮鬥》通俗易懂的讀本的人們肯定是不會接受的。說的再多也不會得出贊美的結論。那麼這書稿中還有什麼有用的價值呢？

如果書稿中沒有什麼新鮮的東西，那麼出於種種原因，書稿的出版也是理所當然的。首先可以展示出從寫下《我的奮鬥》到攫取政權期間希特勒真實的思想歷程，或者說思想發展過程中的缺失部分。對於至今至少還可以引起關注的國家社會主義歷史的研究來說，該書稿對這一段時期提供了重要文獻來源。



除了歷史文獻來源的意義，該書稿還有一項特殊的人物傳記性價值。正如作者本人一樣，還有幾個人對當代世界也具有深刻的影響。其思想的錯綜複雜也可以在別的地方進行追蹤，但這裏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不經修飾的。就在一段大多數人們還對他所領導的政治運動漠然處之、視而不見，在選舉之後給他帶來了將近 3% 的選民的時間裏，希特勒向他的戰友口授了一本書，這本書的許多思想觀念在他當年的演講中常常被提到。爲了理解在爭取權力鬥爭中的希特勒，對書稿的研究是一項重要的補充。

書稿的出版也有其現實意義。近些年來有許多事情被遺忘了；今天的問題要求我們注意的是，不幸的緣由常常被我們所忽略。這些不幸并不只因爲希特勒本人，是因爲一個人竟然能够長年累月地在大庭廣衆之下公然表達與書中的觀點類似的思想，而且還因爲有成千上萬的人買票來聽他演講，并且還因爲成千上萬的人因此而給他投票。只有當我們

的歷史研究不斷地面對這樣一個現實，才可以真正理解當時的形勢。事實上，這個世界還有很長時間是沒有希特勒的，不論是他本人，還是作為象徵。正如莎士比亞所說：“人的惡行留存，而善則帶進了墳墓”。正因如此，希特勒的墳才是空的。但是暴行的餘孽還在繼續產生作用。深刻地理解，只有惡人才能夠幫助人類從道義上消除這些餘孽。并希望此書的出版能夠對此做些貢獻。

七、書稿出版的技術性處理問題

書稿的文本是完整的，並且是按照原稿段落的順序出版的。文字的校對以及明顯的打字錯誤，還有拼寫和標點符號錯誤都做了改正。相反，所有與原作者特徵相符的句法和風格都原封不動地予以保留。一些超長或者過短的分段也是忠實於原稿出版的。由於口述快捷的需要所出現的縮寫也做了相應的調整，如“資產階”改為“資產階級的”，等等。除最終確定的文本和每個刪除部分（方括號中），原稿中本來就有的修改則按照原稿的思路和語言表達的不同方式所得出的結果進行了出版。遺缺的文字和歪曲原意的錯誤，必要的時候（圓括號中）按照字義得到了相應的補充或者更正。

段落的分段是引用原稿來進行的。開始的幾頁是原稿的

“前言”。以後的段落是以劃綫來分段的。頁碼和標題是編者制定的。除此之外沒有其它寫作風格或者章節的變化。作為附件的文稿也是按照原稿出版的，相應的譯文出自編者。

注釋是對專門引用的歷史背景的解釋，並且也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創作思路。注釋的意義不僅是進行補充說明，經常還是個別論題相互矛盾的論證過程，而且還是科學的、可信的文獻的公布。有關希特勒思想的爭論不可能通過出版此書本身來進行，也許要持續地進行下去才行。



後面即為希特勒書稿正文內容

(本頁空白)

前 言

1925年8月，由於寫作《我的奮鬥》第二卷的關係，不久後我就開始思考有關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外交政策的問題。與此相關，我特別要論述南蒂羅爾¹問題，這個問題對我們的政治運動來說是一個甚至比那些毫無根據的攻擊還要有力的起因。1926年，我迫切地需要將第二卷中有關這個問題的一部分作為特刊進行發表。我不認為這樣就可以使敵人回心轉意，他們在對南蒂羅爾問題進行煽動的過程中，完全注意到了這是在反對遭到仇視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鬥爭中一種理想的手段。這些人是不可救藥的，因為對於他們而言，這個問題的正確和錯誤、正義與非正義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就比如一件事的發生，好像一部分適合於政黨政治，一部分又適合個人利益，但對於這些人來說，一件事的真實性和正確性是排除在外的。這多麼像是要借此阻斷我們民族

¹中文版編者注：現在為意大利博爾扎諾自治省，與奧地利接壤，面積7,400平方公里，現有居民約48萬，首府博爾扎諾。此自治省的主體民族是日耳曼族，通行德語。“一戰”時意大利戰勝奧匈帝國後將南蒂羅爾併入意大利，意大利因此成為德奧日耳曼人仇視的對象，而希特勒從不同的戰略視角看待德意關係，因為他更傾向於認為與意大利結盟對德國更有利，這塊土地的問題可以淡化處理。本書中反覆提到南蒂羅爾。

振興時所發生的情景。因為在帝國崩潰時消滅德國的那些人就是他們今日的君主，他們當時的意願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所以，正如他們當初爲了政黨信條的幻想或者利益狠心地犧牲掉德國一樣，今天他們則仇恨每一個有悖於他們利益的人，並且或許這個人他們自己還有要振興德國的一切理由。還有更多的例子。正如他們所相信的那樣，我們民族的振興要通過一個看得見的特有的名稱來作爲代表，他們慣於對所有來源於這樣一個名稱的東西表示反對。對於最有用的建議，建議當然是遭到抵制了，那麼也就簡單地因爲作爲一個名稱的使用者，他們會從他們政黨政治和個人的眼光出發，好像和他們誤以爲必須要爲之而奮鬥的一般的思想有關係。想要讓這樣的一些人回心轉意，那是沒有希望的。

在這之後的 1926 年，當我把關於南蒂羅爾問題的宣傳小冊子印好的時候，我立刻就想到，這就是爲了給因爲他們的世界觀和政治態度把我看作是最厲害的敵人的那些人造成了一個印象。當時我就希望，至少有一部分不是從一開始就懷有敵意反對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的人們，會在此範圍內對我們的觀點進行審視，然後做出判斷。毫無疑問，這種事情是多次發生過的。今天我可以很滿意地指出，有很大一部分身處公開政治生活中的人們，能夠承受他們至今對德國外交政策立場的改變。就算他們自己不會相信能夠具體地同意我們的觀點，那麼同時他們也承認了我們所引導的、

正確的意見。當然，在最近的兩年中，我自己也越來越清楚，當時的寫作本來就是在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認識作為前提條件而建立起來的。許多事情並沒有照辦，很少一部分與其說是出於什麼不好的打算，倒不如說是因為某種無能為力。在縮小了的邊境綫裏，對我們國家社會主義外交政策理念的正確性做出真實和基本的論證在當時是不可能的。現在我覺得迫不得已地要彌補這件事。因為敵人的攻擊在最近幾年裏不僅加強了，而且通過他們的攻擊把冷漠的大本營在某種程度上也動員了起來。5年來有計劃地對意大利進行的煽動慢慢地面臨著德意志振興最後的希望因此而破滅，並且是能夠被毀掉的結局。

因此，正如在其它事情上常常所看到的那樣，當今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立場，在德國民眾當中和他們的政治生活當中完全是孤立的、零碎的。面對我們民族和國家內部的敵人的攻擊是眾所周知的愚蠢，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無能，廣大民衆的冷漠，以及作為特別強大的盟友的膽怯。那種我們今天尤其還能夠觀察到的膽怯，其本質是無法抵禦馬克思主義的瘟疫的，並且正因為如此，才自以為有幸公開對一件比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以及看起來和聽起來差不多類似的、不太危險的事情表示贊同的膽怯。因為今天他們提高南蒂羅爾的呼喊聲，同時就顯得他們在為民族利益的戰鬥而奉獻，當他們一轉身，以便能夠最為真誠地給每一次反對我們德意志民族內部最凶惡敵人的戰鬥讓出一條路

來。要是在維也納和慕尼黑讓他們在充滿善意的要求下發出反對意大利的戰鬥呼聲，並且和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叛徒和國家敗類聯合起來，當作反對他們這些人自己而真正地決戰到底的話，那麼這樣對於我們祖國的、民族的，或者部分也是我們人民的勇士總是會更加輕鬆一些。所以，正如當今所發生的事情一樣，我們國家中這些人的裝腔作勢長期以來只是一種他們自己當然滿意的，而我們國家的大部分人民還無法看透的表面現象。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針對這個强有力的、出於各種不同立場的觀點，嘗試將南蒂羅爾問題作為德國外交政策之關鍵所在的聯盟進行著鬥爭，同時還要頂著占主導的親法趨勢而堅持不懈地和意大利進行結盟。在此強調並且還要反對在整個德國關於南蒂羅爾既不能也不會成為外交政策絆腳石的公共輿論。但這個觀點就是我們今天外交政策孤立和鬥爭的原因所在，並且在今後也總會是德意志民族振興的起因所在。

為了對這個深信不疑的觀點進行詳細說明和解釋，我寫了這本書。畢竟，讓德國的敵人去理解，這並不怎麼取決於我，所以我感覺到有責任要努力向我們人民中的那些本身就具有民族思想觀念的，而只是被教壞或者被誤導的人們把真正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思路進行展示並且進行說明。我知道，他們中的很多人將在認真審視了書中講述的思想觀點之後會放棄他們至今的立場，並且找到加入

到國家社會主義爭取德意志民族自由運動行列之中的道路。他們將因此而加強總有一天會導致和那些無法得到教化的人們產生紛爭的力量，因為不只是人民的幸福，而且就連他們政黨或者個人自己的利益都決定了他們의思想和行動。



1928年（本書寫作的年代）希特勒在納粹黨會議上

一、爲了生存而戰的戰爭與和平

政治就是將來的歷史。歷史本身就是對一個民族爲生存而戰過程的描述。我之所以有意使用“爲生存而戰”，是因爲實際上無論在和平時期還是在戰爭期間，每一次爲每天的麵包而進行的爭奪都完全是一場無休止的、受到千萬次阻撓的戰爭，就像生命本身就是一次面對死亡的鬥爭一樣。究竟爲什麼要生存，和世界上任何一種生物一樣，人類對此也知之甚少。只有生存才滿足了自我保護的渴望。初級生物只知道自我保護的本能，高級一點的生物則會把保護意識擴展到老婆孩子，更高一級的生物則擴展到所有本能。但同時人類在擴展其自我保護的本能方面顯然少有的有利於物種而不會遭到捨棄，實際上最終人類把自我保護奉爲至高無上的本能。因爲只有在捨棄個體的過程中，保護生命才常常有益於保護整體，並且因此也有益於保護個體。母親保護幼兒所爆發出的勇敢和男人保衛人民的英雄氣概就是如此。與自我保護本能的偉大相呼應的，就是生命中最強有力的兩個本能：饑餓與情愛。消除饑餓保證了生命的自我維護，滿足情欲則確保了生命的延續。實際上，這兩個本能才是生命的主宰。當一個沒有肉吃的唯美主義者對這樣的觀點提出異議的時

候，那他自己個人的生存現狀和他所提出的異議就已經自相矛盾了。由血和肉組成的生命是永遠都擺脫不掉決定其生長的法則的。正如人類的精神會相信，並且也并不介意會消滅那個承載精神的真實所在。

適用於一個人的法則，同樣也適用於所有人。一個民族只是同樣個體生物或多或少的集合體。它的強大取決於所組成的個體本身和物種，以及同類的分布範圍的價值所在。相同的、決定個體生命并由個體生命所服從的法則同樣對一個民族有效。只要一個人的身體還對健康有所要求，那麼自我保護和延續生命是每個人行爲的最大的本能。因此，既然對各個不同民族的普遍生存法則的結論是相同的，那麼，對每個不同的個人的生存法則也是相同的，

對於地球上每個生物來說，如果以維護生命和延續生命兩個目標的自我生存本能呈現出最爲原始的力量，自我滿足可能受到限制的話，那麼，不言而喻的結果就是其爲了維護生命的可能以及滿足自我生存的本能而以一切形式進行戰鬥。

地球上的生物種類不計其數，每個生物的自我生存本能以及延續生命的欲望是不受限制的，相反其整個生命過程在空間上都將會受到限制。這是一個地表面積經過精確計算的球體，就在這個地球上，成千上萬的個體生命爲了生存和後代進行著爭鬥。在這個有限的空間裏就有爲生存而戰的緊迫感，爲生存而戰以求得進化的前提條件。

世界歷史在還沒有人類的年代裏，先是一種地質學上所描繪的畫面，自然界各種力量彼此之間的爭鬥，地球上可居住地的形成，水和土地的顯露，山脉、平原和海洋的呈現。這就是那個年代的世界歷史。這以後，隨著有機生物的出現，人類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千奇百怪物種的形成與消亡上面。並且再以後，人類自己最終也明顯地在世界歷史這個概念之下開始首先更多地只關注自身形成的歷史，也就是說去瞭解自身的進化過程。這個進化過程是通過人與動物之間以及人與人自身的爭鬥來體現的。從個體生命迷蒙的雜亂無章中最終出現了群體、氏族、部落、民族、國家，單單是人類的誕生與消亡就是一個人類永遠爲生存而戰的不斷再現。

如果將來的歷史就是政治，並且歷史本身就是人類、民族爲了自我生存和自我延續所進行鬥爭的描述，那麼政治實際上就是一個民族爲生存所進行的戰鬥。但政治因此也并不只是一個民族爲了自身的存在而進行的戰鬥，而是爲了我們人類而進行戰鬥的一門藝術。

同時，歷史就是從古至今民族爲生存而戰的敘述以及同樣是當時政治石化般的重現，那麼，歷史因此也就是我們自己政治行爲的最合適的老師。

如果政治的最高職責是維護和延續一個民族的生命，那麼這個生命就要永遠地投入到，並且還要堅定不移地捍衛和支持爲了政治而戰鬥和拼搏當中去。因此政治的職責就是要

維護一個由血與肉組成的實實在在的生命。政治的成功就是能够維持生命，政治的失敗就是生命的消亡，也就是血肉之軀的消失。那麼政治始終就是爲生存而戰的領袖，領導人，組織者并使其成爲現實，就像人們所說的那樣，是決定一個民族生與死的。

有必要指出的是，和平時期的政策和戰爭期間的策略這兩個概念很明顯立刻就會變得一無是處。因爲通過政治所進行的搏鬥所需要的往往就是生命，無論是成功還是失敗，結果都是一樣的，也不在乎政治是試圖用什麼手段來維護一個民族的生命。和平時期的政策出了毛病同樣會導致一個民族的消亡，也就是將血肉之軀化爲烏有，這和戰爭期間策略的不走運是一樣的。只有一種情況下，生存條件的剝奪才和其它情況下民族消亡的原因一樣。因爲民族是不會在戰場上滅絕的，而是失敗的戰役使他們失去了維護生存的手段，更確切地說，失敗的戰役導致他們失去了維護生存的手段，或者說是無法阻止導致戰役的失敗。

直接由於戰爭所產生的損失，完全和一個民族自己非健全的、不健康生命的喪失沒有關係。最近在 10 年裏由於饑不擇食和不良惡習比過去 1000 年裏因爲戰爭死的人還要多。可是最殘酷的戰爭恰恰就是最爲和平地展現給當今人類的，也就是和平的經濟之戰。正是這樣的經濟之戰所導致的犧牲和世界大戰所消耗掉的最終結果是一樣的。這樣的戰爭不僅會

波及到活著的人，而且尤其還會殃及到未出生的孩子。在戰爭期間哪怕現在只有一小部分未出生的孩子死掉了，那也是對未來的謀殺。僅僅就在一年裏，歐洲因限制出生而死掉的人口比自法國大革命至今，在歐洲發生的所有戰爭包括世界大戰在內陣亡的人數還要多。這就是經濟政策所導致的歐洲人口過剩而又沒有對一定數量的國家提供可以健康持續發展保障的後果。

總體上還應該做以下的說明：

就像一個民族忘記了政治的職責是用一切手段和盡所有可能來維護其生存一樣，但要是政治代之以服從某一種工作方法，那就會破壞了這項藝術是引導一個民族爲了爭取自由和麵包而戰鬥的核心意義。

一項其原則是戰爭性質的政策，將會使一個民族遠離無數的惡習和疾病，並在數百年的過程中將無法阻止其核心價值的改變。如果是持續發生的戰爭，其本身則具有一種內在的危險，並且這種危險表現得越多，那麼由此而組成一個民族體魄的種族基本特徵也就越來越不同。這樣的事情在古代我們已知的國家已經產生過作用，並且在今天特別對所有的歐洲國家還在產生著作用。戰爭的本質就是導致在千百種個體進化的過程中，在一個民族中間選擇出優秀的種族，却意味著優秀的人優先被消滅。在無數的個人成長過程中，民

族中最有價值的優秀分子會在勇氣與膽量召喚的響應下一再地自願去完成特殊的使命，或者是由特殊人群組成組織機構的方法有計劃地進行培養。戰爭的指揮一直都在考慮組建特殊的軍團、特定的精銳部隊和近衛軍團的想法。波斯的宮廷衛隊、亞歷山大的精銳部隊、古羅馬護衛軍團，不能指望的雇傭兵、拿破侖和弗裏德裏希大帝¹的近衛軍團、突擊隊、世界大戰時的潛艇部隊和空軍部隊，多虧產生了這些類似的想法和差不多的用途才選拔出來許多適合特別高要求的、具有相應杰出才能的人才，並且組成爲一個特殊的群體。因爲近衛軍本來就不是訓練用的，而是戰鬥部隊。屬於這樣一個團體的高尚榮光就會形成一種軍隊的精神，一種能夠繼續凝結，並爲了最終可以發揚光大的精神。可就是因爲如此，這樣的一群人才常常承擔著最爲重大的傷亡，也就是說，從無數的人當中選拔出最有用的人集中起來提供給了戰爭。因此，一個民族最優秀的人傷亡不成比例地增加，同時與此相反的是，最劣質的人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持。與這些準備好爲了民族而獻出生命的優秀分子相對應的就是那些可悲的，把維護自己個人生命看作純粹是最高使命的自私鬼。英雄死去，而罪犯活著。而這一點在某一個歷史時期，特別在理想主義的年輕人身上表現出來就是可以理解的

¹ 中文版編者注：弗裏德裏希大帝（Friedrich the Great）也常被翻譯爲腓特烈威廉二世。

了。這樣很好，因爲這是一個民族總還有些價值的證明。真正的政治家必須要認真地看到和考慮到這樣的事實。畢竟在一場戰爭中能夠輕易忘懷的東西，會讓一個民族最優秀的那部分人在上百場的戰爭中慢慢地把血流幹。因此人們爭取到了勝利，可最後配得上這個勝利的族群却不在，而後世的可悲就在於有些人常常會對前世的成果表現出的不可理解。

所以，一個處在戰爭中的民族，其明智的政治領導人絕不會以一個民族的生命爲目的，而是要爲了民族的生存找到一種方法。政治領導人必須受到最好的成人教育，才會最認真地管理所托管的人類財富。爲了民族的生存，如果有必要的話，要不懼怕敢於奉獻出鮮血，還必須要始終想到和平是用奉獻出的鮮血才再次換回來的。爲了某個目的而拼死到底的戰爭，其本質是無法保證用流出的鮮血去換回所需要的東西的，這樣的戰爭就是民族的罪孽，就是對一個民族未來的褻瀆。

可是連年不斷的戰爭將會對一個民族形成一種巨大的危險，那就是在其種族種類的組成當中具有如此之多不同品質的人，以至於其自身當中只有一部分才可以看作是維護國家和創造文明的人。歐洲國家的文明是建立在千百年來北方民族血統的基礎之上的。正如北方民族的血統最終被征服一樣，歐洲文明的面貌也隨之被改變，這些國家的價值觀也相應地接受了衰落民族的價值觀。

一項其原則是和平性質的政策，那麼首先就是要違背維護民族優秀血肉之軀的可能，還要教育這個民族變得總有那麼一天不得不放棄的懦弱，甚至還要表現出要威脅這個民族的生存條件。那麼人們就不會爲了每天的麵包去戰鬥，而更願意把麵包切小一點，或者更有可能來限制自己的人口數量，爲了避免走上人口過剩的困境這條路，要麼通過規規矩矩地移民，要麼通過限制生育。因此，一項原則是和平性質的政策對人民來說就像是一條皮鞭。因爲，一方面擔心連年不斷的戰爭，另一方面則憂慮移民。而通過這樣的政策就會在成千上萬個生活不幸的人們當中慢慢地奪走一個民族中最優秀的血肉之軀。我們整個國家政治的智慧之處即使是完全看不到移民過程中的好處，頂多對自己國家人口數量的不足表示出一些遺憾，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是談及到給了其它國家哺育文明的養料。知道這些是很讓人傷心的。沒有認識到才是最糟糕的。移民並不是區域性地發生，也不會按照年齡分配來進行，而是聽任命運的自由安排，但却總是把民族中最勇敢、最堅強、最果斷、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給帶走了。150年前移民去美國的農家小夥兒也曾經是村子裏最果斷和最大膽的，就像今天去阿根廷的那些工人。而膽小鬼和病秧子則寧願死在家裏，也沒有勇氣去陌生的地方自謀生路。不管是貧困、不幸，還是政治壓迫、宗教束縛這些強加於人的負擔，總是那些最健壯的、最具有反抗精神的人能夠起來反抗。病秧子總是最先被戰勝。維護這些人的生命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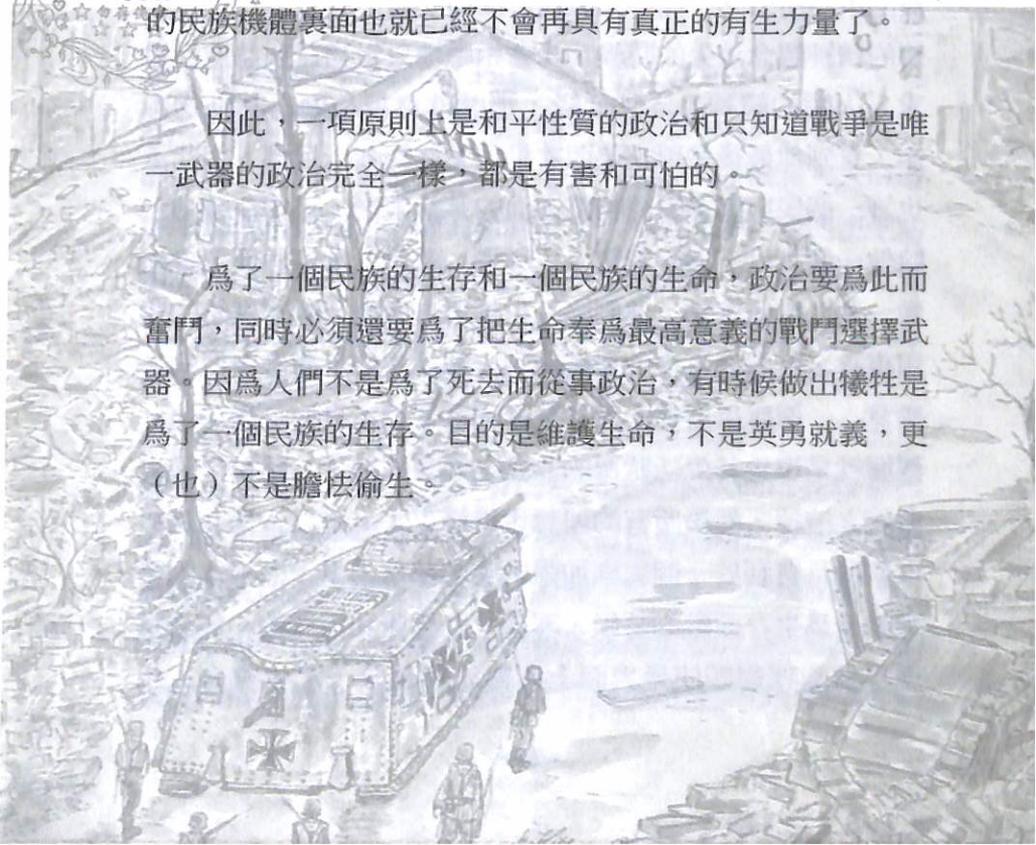
於勝利者而言一般來說都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就像是發育不全的人對於國家來說也是沒有什麼好處一樣。因此商業法則常常從宗主國轉移到殖民地國家，因爲這樣才會自然而然地聚集起人類的最高價值所在。對於新國家來說有利的好處，因此也就是宗主國的損失。正如一個民族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移民以後才會失去他們最優秀的、最強壯和最具有人類天性的有生力量，而更糟糕的則在這苦難的年代裏，面對如此的厄運要進行必要的抗爭却無法獲得精神上的力量。那最好還是採取限制出生的辦法。關鍵這不僅只是人口數量的減少，而是通過限制出生把一個民族有可能是最優秀的人從一開始就給滅絕了。因爲一個民族的偉大和未來取決於其在所有領域裏獲得最高成就的能力。可這就是個人品質的價值所在，好像也並不和長子繼承權有什麼關係。從我們德國的文化生活中，從我們的科學研究中，是的，從我們全部的存在本身，把我們德國人所有的發明創造都抹去，那麼德國差不多就是個巴爾幹國家了。那德意志民族也就不再要求被看作是一個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了。同時還要想到，即使在那些爲了他們的民族而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們當中，有的是第一個出生的孩子，那麼也要看一看他們的先輩當中是不是至少有一個不是第一個出生的孩子呢。因爲如果在他全部的祖先排序裏也出現過那麼一次第一個出生的孩子沒有延續下去的情況，要是我們的祖先還總是熱衷於堅持這樣一個原則的話，那麼他也屬於那些沒有成就的人了。但是在人類生活中

是沒有以往的惡習成爲現在的法律這種事情的。

因爲執行一項原則上是和平性質的而隨之却導致通過移民和限制生育而吸幹民族鮮血的政策，越是關係到一個在種族上不是由同類人種組成的民族，那麼其命運就越發的悲慘。因爲在這樣的情況下，通過移民首先奪走了民族中最優秀的那部分人，同時，通過在本國國內的限制生育同樣也會首先涉及到由於其種族品質而努力爬上去的社會階層。那麼漸漸地他們就會被流幹了血的、劣質的大多數人所補充並且最後在數百年後導致整個民族品質水平的完全下降。而這樣的民族機體裏面也就已經不會再具有真正的有生力量了。

因此，一項原則上是和平性質的政治和只知道戰爭是唯一武器的政治完全一樣，都是有害和可怕的。

爲了一個民族的生存和一個民族的生命，政治要爲此而奮鬥，同時必須還要爲了把生命奉爲最高意義的戰鬥選擇武器。因爲人們不是爲了死去而從事政治，有時候做出犧牲是爲了一個民族的生存。目的是維護生命，不是英勇就義，更（也）不是膽怯偷生。



二、是戰鬥，而不是靠經濟來保障生存

一個民族爲了生存而戰，首先要由以下的事實來確定：

無論如何，不管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有多高，其生活所需之首要就是爲了每天的麵包而奮鬥。一個民族天才的領導人無疑會向人們指出遠大的目標，以至於人們會更多地被物質的東西所引誘，而不去服務於高尚的精神理想。只有在理想的精神觀念消失的時候，才會相應地只對物質利益進行追求。人類的精神生活越低級，那麼就會越凸顯出其動物本能，直到他最後發現吃東西才是他生活的唯一目標。因此，也許一個民族能夠忍受物質方面的某些限制，只要在精神上給他一個可以支撐的理想。只不過，就算不是這個理想會導致一個民族的沉淪，他們絕不可以單方面提及物質供給的費用事宜，就好像這樣做會威脅到一個民族的身體健康似的。畢竟，一個餓得要死的民族要麼因爲營養不良而身體垮掉，要麼就是導致其生活狀況的改變。而身體垮了，精神早晚也會隨之垮掉。然後所有的理想也就結束了。所以，只有在可以幫助且有利於一個民族加強內心和基本力量，而根本因素還就是爲生存而戰的時候，理想才是健康和正確的。無法實現目標的理想即使是表面上顯得光彩萬分，那也會令人生

厭，因為這樣會使一個民族一再地遠離現實生活。

而一個民族爲了生存所需要的麵包則取決於其可利用的生存空間。一個健康的民族至少總是要嘗試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滿足自己的需要。其它另外的處境則是病態和危險的，即使在這種條件下有可能養育一個民族幾百年。世界貿易、世界經濟、對外交往，等等諸如此類都是暫時可以養育一個民族的手段。這些都和一部分除去民族的人口預測，另一部分則除去民族生存能力的因素密切相關。一個民族生存最有保障的基礎一直以來都是自己的土地。

而且還要考慮到以下因素：

一個民族的人口數量是一個不可改變的因素。一個健康的民族其人口數量是上升的。是的，按照人口預測，人口增加本身就可以確保一個民族的未來。可這同時也要促使生活用品的增加。在大多數情況下，所謂提高國內生產只是要滿足人口不斷增加的需求，而絕不只是不斷地增加的人口數量。這一點特別有所指的是歐洲國家。歐洲國家在近百年來，特別是最近以來，其生活需求的增長如此之快，以至於按照每年最好的情況所計算的歐洲土地收成的增長幾乎無法匹敵一般生活需求增長本身。人口數量的增加只能通過增加或者說擴大生存空間來進行彌補。現在，一個民族的人口數量是可變化的，但土地本身却是保持不變的。也就是說，人口的增加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同時也是自然的過程，那就

不會被認為是非正常的過程了。與此相反的是土地的增加則是有條件地通過對世界的瓜分、暴力推翻、特別事件等等得到的，那麼就是說養育人民容易，增加土地極其困難。

並且，協調人口數量與土地面積之間的關係，對於一個民族的生存來說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是的，我們完全有理由說，一個民族為生存而戰實際上完全就是為了不斷增加的人口數量確保所需的土地，來作為養育人口的基本條件。畢竟人口的數量是在不斷地增加的，而土地本身則是相應不變的，這樣漸漸地就會出現彼此之間的緊張，首先是出現物資匱乏，這就需要通過加倍的努力，更加巧妙的生產手段，或者是特別的節約措施，才能够在一段時間裏得到平衡，而這也正是一個為生存而戰的民族的領導人的職責，那就是要基本上消除這種不堪重負的關係，也就是說，是這種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之間重新產生出的不堪重負的關係。

在人類生存過程中有幾個改變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之間不協調關係的方法。最自然的方法就是在一段時間裏讓土地適合不斷增長的人口數量。這就要求勇敢的戰鬥和鮮血的付出。即使是這樣，那麼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所付出的鮮血也是唯一的、合情合理的付出。因為，就在用他的鮮血而贏得了為了一個民族人口的增加所需要的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就得到了幾倍於在戰場上人力投入的補償。從戰爭的困難中獲得的是和平的麵包。劍就是開路的犁，並且如果要談論什

麼人權的話，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戰爭贏得了最高的權力，是戰爭給了人民樂於辛勤耕耘、養育子女的土地。因為這片土地不是分配的，也不是贈與的，或許是上天給予的封地，人們才敢於擁有并著力保護和辛勤照料這片土地。

因此，每一個健康的、土生土長的民族在獲得土地的過程中都會看到不是邪惡的，而是自然的東西。可首先必須要指責的就是那些追求時髦，否定這種最神聖權利的和平主義者，因為至少他們自己是靠以往的錯誤活著的。接下來，就算地球上沒有一塊地方確定為一個民族的永久居住地的話，那就已經將大自然對人類幾千年的統治強行變成了永遠的放逐。今天對地球的瓜分最終不是通過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來進行的，而是通過人類自己。可我從來就沒有把人類所考慮的解決辦法看作是上天拿來保護起來，并且還奉為未來法典的永恒價值。所以，就像地球表面永遠在承受著地質變動一樣，有機生物也在以不斷轉化的形式消亡，以便創造出新的生命，那麼人類居住地的界限也會遇到不斷地變遷。也許在某一個歷史時期，有些民族很可能會有興趣將世界上現有已經瓜分的土地看作是不可更改的，在將來也會永遠受法律的保護，因為這符合他們的利益，那麼處於這種狀況下的其他民族總還是能夠看到和談及到他們眼下的不滿，并且因此而必須利用所有人為的辦法得以改變的普遍符合人性的一些東西的。誰要是想從地球上永遠地廢止這樣的搏擊，也許就會消除人與人之間的爭鬥，只是因此被消滅的還有人

類發展的最為崇高的驅動力，也正是如此，就像他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永久地保存某個人的財富，維護某個生意的規模并以此為目的而排斥自由力量之遊戲，即自由競爭一樣。其結果就是一個民族的不幸。

當今對世界的瓜分以單方面的方式使得某一些民族必須占有理所當然的利益，對當時所分得的土地不許有任何的改動。光是這些民族在土地上的巨額財富所對應的就是其他民族的貧困，儘管他們勤勞努力，但還是無法獲得維持生計每天所需要的麵包。當他們也提出對保障他們食物的土地面積的要求時，以何種更高的權力來進行反駁呢？

不！這個世界上人類的第一項權力就是生存權，只要是人們對此還賦予力量。可一個充滿活力的民族就要為此項權力一直要尋找到適合其人口數量的土地的辦法。

就如同一個民族，不管是由於貧弱，或者是因為糟糕的領導人而無法克服不斷增長的人口數量和不斷縮減的土地之間的矛盾，但又無法再增加土地面積，那麼就只有被迫尋求其它的辦法了；那就讓人口數量來適合土地面積。

大自然本身就會讓人口數量去適合不足以養育自己的土地面積。貧窮和困苦就是它的輔助工具。這樣就會使一個民族大量減少，因此實際上也就中斷了人口數量的增加。大自然讓人口數量適合土地面積的結果往往也是不一樣的。首先就是開啓了彼此之間激烈的生存之戰，而只有最強壯的和最具有反抗能力的單獨個體才會存活下來。一方面是大量的

兒童死亡，而另一方面則是大量的老齡人口，這就是當時那個對個體生命很少關懷的時代的主要症狀。同時在這種情況下，所有體弱多病的人都被貧困和疾病奪去了生命，而只有最健康的存活了下來，大自然一個優秀的品種出現了。因此，一個民族的人口數量很有可能會受到限制，但是其內在價值保留了下來，是的，得到的是精神的升華。可是這樣的過程不會持續很長時間，因為不然的話，貧困也就有可能變成其對立面。在種族特性上并不完全相同的高貴民族當中，因為長期的食物短缺最終會造成愚鈍的結果，而開始陷入到一種緊迫感而漸漸地變得鬆懈，並將優秀民族所要求的戰鬥取而代之以慢慢地變得頹廢的危機當中。為了克服經常發生的貧困，人類本身就將人口數量的增加視為毫無意義的事情並且採取限制出生人口的辦法，因為在這個時候人類本身就走上了一條相反的，連大自然都要毀掉的道路。同時，就在大自然由於大量出生的生命而在為生存而戰的過程中，沒有給少數的最健康和最具有反抗能力的人們留下什麼東西的時候，人類則限制人口的出生，而且還不考慮實際的價值和其內心對生命的尊重去嘗試保留那些生出來的生命。其人性所在也就是只為弱者服務，而實際上則是對人類生存最殘酷的毀滅。如果是人類自己想要限制人口數量，而不出現由於通過限制人口出生所產生的可怕結果的話，那麼就必須解除以生出來還活著的來計算的出生數量的限制。針對這樣一項明智的措施，古時候的斯巴達人有能力做到，而不是我們今

天的那些謊話連篇、多愁善感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東西。6000 個斯巴達人統治著 35000 個奴隸，要想到這是緣由斯巴達人的高貴品質。這種高貴品質是有計劃地維護種族生存的結果，才使得我們看到在斯巴達克城邦裏最初種族的品質。將體弱、多病、畸形的兒童遺棄，也就是說將他們消除掉以更符合人類的價值觀，並且實際上比我們當今時代可悲的精神錯亂去養活那些病秧子更加人道上千倍，況且還要不惜任何代價地去養活他們，由於限制生育或者打胎手術却奪去了成千上萬健康兒童的生命，並且接下來可就培育出由於各種疾病而造成變异的後代。

一般可以這樣說，通過貧困和人為的救助來限制人口數量也許可以差不多適應不足的生存空間，只不過現存人口的品質却在不斷地下降，是的，結果就是使其衰落。

第二種嘗試就是讓人口數量適合土地的面積，這取決於不像他們祖先的，所剩餘的人性也失去價值的移民。

限制人口出生消滅了人類高貴品質的載體，而移民又毀掉了人類的平均價值。

現在，一個民族還有平衡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之間不相稱關係的其它兩條出路。其中第一條是本身和國內墾殖毫無關係的，增加國內的土地收成。第二條就是提高生產量和將國內經濟調整為出口類型的經濟。

增加劃在國境綫以內的土地收成的主意是一個古老的

想法。人類田間耕作的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取得進步，不斷進行改進并為此不斷提高產量的過程。取得進步的第一階段是土地的耕作和耕種，第二階段則是通過應用寶貴和稀有的養料人為地增加產量，提高土地使用價值。從以前的鋤頭到現在的拖拉機，從過去的牛糞到現在的化肥，遵循的就是這樣一條路綫。毫無疑問，土地收成因此可以無限制地增長。同樣毫無疑問的還有國境綫也可以什麼地方都隨便劃了。尤其要考慮到的是具有高度文明人類的生活水平應該是一種普遍的水平，不是由一個民族擁有并分配給每個人的財產數額來決定的，而是完全要讓周邊國家來進行評定，并且反過來通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來決定。現在的歐洲人夢想著一種從歐洲的前景推演出和美國的實際情況一樣的生活水平。民族之間的國際關係通過現代化的技術以及由現代化的技術所實現的交通變得如此地輕鬆和密切，以至於歐洲人把自己的生活作為標尺去衡量美國人的生活狀況，他們常常沒有意識到這些，同時還忘記了美洲大陸的土地面積與人口數量的比例，比起歐洲各個國家類似的情況和與其相應的生存空間，那裏可是一望無際，再好不過了。不管是意大利，還是我們德國實行國內墾殖，就拿美國的人口和土地的比例來做參照，但不管通過加大科學和技藝方面的工作來增加土地收成，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的不相稱却依然存在。對於德國或者意大利來說，如果通過辛勤努力可以使人口數量有一些增長的話，那麼在美國恐怕就有可能會增加好幾倍了。就算在

歐洲的這兩個國家最後不可能有人口的增長，那麼美國還有一百年的持續增長，直到最後達到我們現在所擁有的比例。

特別是國內墾殖，從所期望得到的效果來看這是建立在一個謬論的基礎之上。那種通過國內墾殖能夠帶來大量土地增收的觀點是錯誤的。不管怎樣，比如在德國的土地分配方面，不論是田莊的大小，還是小塊土地的種植者，都改變不了平均 136 人分攤一平方公里土地這樣的一個事實。這樣的比例是不合理的。以這樣的基礎和條件是不可能養育我們這個民族的，是的，如果把國內墾殖的通欄標題展示在民衆面前的時候，那麼他們就會聯想到這是找到了一個消除目前貧困的解決辦法，這樣就只會把人搞糊塗了。可情況却不是這樣的。因為國內墾殖不是以錯誤的方式來分配土地的結果，而是我們民族現在所擁有的是一個不合理生存空間的結果。

因此，通過增加土地收成或許在某一段時間裏可以減輕一個民族的生活負擔，但從長期來看，這絕不是一個推卸掉讓一個民族的生存空間與其人口數量變得不合理的責任的辦法。在最有利的情況下，通過國內墾殖本身也就只能對社會理性、社會公正方面做些改善。要是為了養育一個民族，國內墾殖則沒有一點重要性。對於一個國家的外交立場還會造成損害，因為會讓一個民族脫離實際的想法。誠實的普通市民會真地相信，通過辛勤努力和合理的土地分配，即便是在家裏，他都可以得到每天的麵包，但是却不懂得，一個民族必須齊心合力才能贏得新的生存空間。

特別是今天被許多人當作脫離貧困、憂慮、饑餓和苦難拯救者的經濟，只有在一定條件下才會給予一個民族不取決於其自己土地比例的生存的可能。當然這裏還有一些我必須簡短提到的前提條件。

這種經濟所謂的意義所在，就是一個國家生產出比其自己所需還要多的某一種生活用商品，剩餘的商品除了在國內銷售以外，還要從銷售收益中拿出錢來購買自己所缺少的生活用品和生產原料。因此，這種形式的經濟不只是生產的問題，而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銷售的問題。現在人們特別會談到提高生產，但是却完全忘記了，提高生產的價值所在就是有顧客的存在。在一個國家經濟生活內，只有當所增加商品的數量能夠具體落實到每個人的時候，提高生產才會帶來效益。一個國家工業生產的提高理論上可以使商品降價，從而促進消費，讓每一個國民擁有更多的商品。而實際上這改變不了由於沒有足夠的土地而不足以養育一個民族的事實。某一項工業生產是可以增加的，可以翻倍地增加，但是糧食生產卻無法做到。正如我們的人民遭受著貧困，要消除這樣的貧困就只有把一部分工業生產剩餘的產品能夠運往國外，為的是再從國外可以換取國內沒有的商品運進來。所以，以此為目的提高生產只有當找到了買主，而且還是國外的買主才可以取得所期望的成就。所以，能不能賣出去，也就是銷路問題才是我們面前更加突出的問題。

今天這個世界的銷售市場並不是沒有界限的。從事工業生產國家的數量也在不斷地增加。幾乎所有的歐洲國家都在遭受人口數量與土地面積比例不合理和不滿意的困擾，並且因此而瞄準向國外出口。最近，這些國家中還要加上美國和東方的日本。所以，爲了有限的銷售市場自己就開始了爭鬥，爭鬥越激烈，從事工業生產的國家就會越多，反過來又使得銷售市場變得越來越小。因爲，一方面隨著爭奪國際市場國家的增多，使得銷售市場漸漸地萎縮，一部分是由於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了工業化，一部分是通過連鎖式企業經營模式，純粹出於資本主義利益在這些國家越來越多地建立了起來。因爲要考慮到：比如說德國一直有興趣在德國的造船廠給中國造船，因爲這樣就有可能養活一定數量我們國家的人，而由於我們國家自己土地的不足，這些人是養活不了自己的。我們說，德國人是不會有興趣在上海成立一個什麼德國金融集團，或者什麼一個德國工廠也去建立一個雇用中國工人、使用外國鋼材、爲中國造船的所謂的分廠，即使是這筆生意本身通過付息或者紅利也獲得了一定的利潤。相反，這樣的結果也只能是一個德國金融集團反正是獲得了上百萬的利潤，只不過德國經濟因爲失去的合同却流失了幾倍於該利潤的收益。

現在，資本主義利益越是開始更多地決定今天的經濟，尤其是一般的金融和股票交易所的觀點就會越來越獲得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會越來越吸引連鎖式企業經營模式，以便

可以人為地進行以銷售市場為目標的工業化，特別是可削減歐洲宗主國的出口規模。今天還能有些人對未來的發展進行嘲笑，可隨著這樣的發展，30年後就該會對在歐洲不堪的後果而表示嘆息了。

產品銷售困難越是增多，為了剩餘市場的爭鬥就會變得越來越激烈。如果最初的戰鬥武器取決於價格制定和產品性能，並且用於相互之間試圖討價還價的話，那麼最後的武器就是用劍了。所謂和平經濟征服世界只有當這個世界純粹由農民組成，並且只有一個從事工業的國家時才會發生。可是因為現在所有偉大的國家都是工業國家，所謂和平經濟征服世界也無外乎就是使用只要還是和平方式的，只要更加強大的國家還能夠相信使用這樣的方式能夠取得勝利的戰鬥。也就是說，事實上就是以和平方式的經濟能夠把其它國家置於死地。因為這就是一個民族以和平經濟的手段戰勝另一個民族而得出的實際結果。一個民族以此獲得了生存的可能，而其他民族則因此被淘汰掉。在這裏投入戰鬥的本錢就是我們稱之為民族的血肉之軀。

相信會有那麼一個真正具有實力的國家，另一個國家則是無法用和平經濟的手段能夠戰勝的。或者說，一個經濟稍弱的國家不讓一個經濟較強的國家給消滅掉，但同時這個國家生存的可能却被慢慢地給斷絕了，接著，這兩個國家和平經濟謊話的迷霧突然被撕開，而戰爭，也就是使用其它手段的政治延續，則取而代之。

對於一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危險性，從其本意上來講恰恰就在於容易使人相信其命運終究可以通過從次要到主要地位向前發展的經濟來創造，並最終甚至可以視為建立國家的動力，還可以給這個國家帶來道德高尚、品質優越的人，最後使得這個國家和人民能夠維護在這個地球上的生存。

而一個國家所謂和平經濟政策特別的危險之處就在於，通過執行這樣的政策首先有可能增加最終不再和在自己的土地上糧食收穫成比例的人口數量。同時這種在不足够大的生存空間內過度地充斥人口常常也會導致嚴重的社會性災難，人們被集中在文化設施很少，身上膿包挺多的地方一起勞作，好像所有令人生厭的惡習、劣行、疾病都彙聚到他們身上似的。尤其是他們這些人就是混血和雜交的孳生地，大部分的結果就是人種質量的下降，以便給那些國際猶太人在那長膿的地方繁殖並最終消亡。

可正是如此，才使得這樣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力量迅速消失，導致所有種族的、道德和倫理價值觀的毀滅，理想分崩離析，最後因此而消除了一個民族所必需的，在國際市場上進行搏擊時能夠堅持到底的前提條件，這樣的衰落不可避免。這些被惡貫滿盈的和平主義弄得虛弱無力的民族是不會準備為了銷售他們的商品去進行戰鬥而付出血的代價的。就好像是一個強國使用政治權力真實的力量取代和平經濟手段，這些國家就會土崩瓦解。接著就是遭受到他們自己過錯

的報復。這些國家人口過剩并且現在由於失去了所有能夠養育過量人口可能的實際前提條件，而沒有了實力去掙脫敵人的鎖鏈，而且也沒有了精神力量有尊嚴地去承受命運的安排。他們曾經相信爲了能夠生存是多虧了從事和平經濟活動，可以放棄暴力。命運教會他們懂得只有當人口數量和生存空間之間存在一個合理和天然比例的時候，一個民族才最終得以存活。這種比例還必須隨時進行檢查，使其之間的關係處在可以延緩土地面積不利，并且又可以重新恢復人口數量益處的範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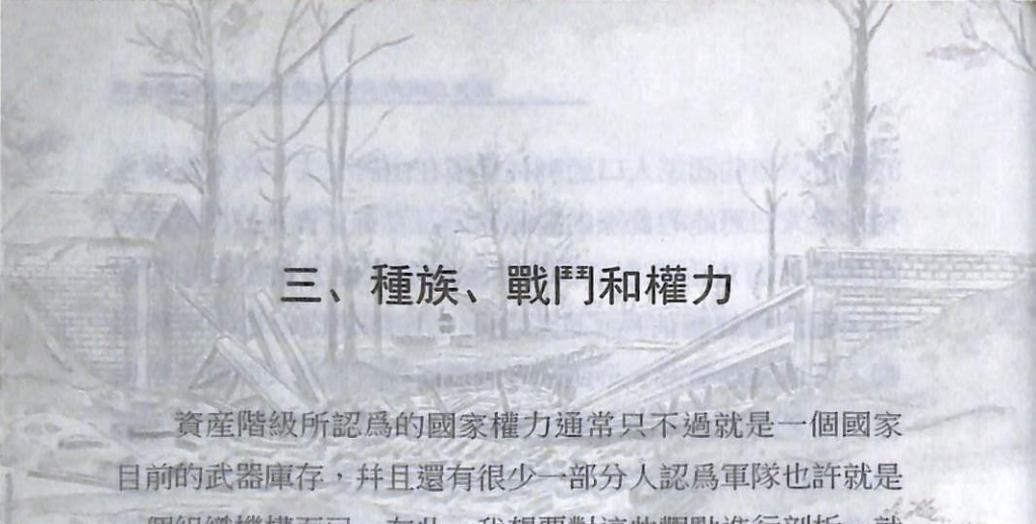
爲此，國家就需要武器。因爲獲得土地總是和使用國家力量緊密相連的。

可是，如果政治的責任就是要執行一個民族爲生存而進行的戰鬥，那麼一個民族爲生存而戰的最根本理由就是要確保養育其人口數量所需的空間範圍，而這整個過程就是一個民族使用國家權力的問題，那麼最終的結論就是：

政治是執行一個民族爲了在地球上生存而進行戰鬥的一門藝術。

外交是確保一個民族所需生存空間的大小和好壞的一門藝術。

內政是維護一個民族的種族品質和人口數量所需要使用國家權力的一門藝術。



三、種族、戰鬥和權力

資產階級所認為的國家權力通常只不過就是一個國家目前的武器庫存，並且還有很少一部分人認為軍隊也許就是一個組織機構而已。在此，我想要對這些觀點進行剖析。就算是這些人的觀點是對的，也就是說國家權力真的就是擁有武器和取決於軍隊本身的話，那麼想必這個不管通過什麼樣事件的發生而失去武器和軍隊的國家就會永遠地給消滅掉了。但是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自己對此幾乎是不相信的。僅僅從他們對此表示出的懷疑來看，他們就同意像武器和軍隊組織這樣的東西是能够被替換的，同時這些不是最初自然的東西，而是有超越自然的東西存在的，並且至少也是有國家權力根源的東西存在的。國家權力也是如此。武器和軍隊形式是可以摧毀和替代的。也許對於目前來說，國家權力的意義很偉大，也受到限制，但從長遠來看則是會受到重視的。一個國家的國計民生最終的明確意志就是自我維護，同時還有活生生的勞動力供其使用。武器會生鏽，軍隊形式也會過時，但意志本身却可以把這兩樣東西一再地進行更新，給人民創造出目前貧困所要求的國家形象。我們德國人必須交出我們的武器，這沒有太大的意義，在我看來不過是物質方面

的損失。并且這也是我們那些資產階級政治家們所看到的唯一的東西。這種讓我們交出武器的強制做法頂多會引起由此而產生的，按照我們的理解有可能產生的麻煩，以及在執行過程中我們所經歷過的卑鄙的方式。更糟糕的則是體現在對我們軍隊組織的破壞。在此，即便是不把對我們國家持有武器體系的破壞看作是最大不幸的話，那麼更大的不幸則應該是解除了培育我們民族的，世界上別的民族都沒有的，比起我們德意志民族來說也許別的民族根本就不需要的英雄氣概的組織機構。我們舊有軍隊在普遍原則性方面對我們民族在所有領域取得的最高成就的功績是不可估量的。就在對我們內在的種族品質不斷地進行摧殘，就像我們讚美英國人那樣，而使得我們民族特質消失殆盡。較之於其他民族，在危險的年代裏，恰恰就是我們的民族堅定不移地團結一致，至少還有一部分符合自然和本能的天性通過在軍隊的培育過程中保留了下來。那些願意談論社會主義的人們完全不會懂得社會主義的最高組織機構根本就不曾是德國的國防軍。因此，那些典型的具有資本主義特性的猶太人，對於這樣一個組織機構，其立場、尊嚴，甚至是名譽與金錢不可同日而語，而是對功勳和因為某種功勳而屬於人們的名譽比資產和財富評價更高，猶太人對這種組織機構的巨大仇恨同樣也是如此。那種好像對猶太人既陌生又危險的看法一旦成爲一個民族的共同認知，那就意味著是一種針對猶太人危險繼續存在的不可侵犯的保護。比如在軍隊裏想要花錢買一個軍官的位

置，對此猶太人很是理解。一個組織機構，一個給予一個人以名譽的組織機構，這個人要麼完全沒有財產，要麼他的收入只是別人的一部分，就是他在這個組織機構裏還沒有得到任何名譽或者表彰，而對於這樣一個人來說，他就不理解，非常地不理解。並且以前這個組織機構無可匹敵的主要優勢，只可惜在最近 30 年的和平時期裏肯定也會慢慢地受到侵蝕的威脅。就如同這也變得時髦一樣，每一個軍官，除了那些和猶太女店主鬼混的以外，特別是貴族出身的軍官，對於舊有的軍隊來說，隨著自己的進步則同時也晉升成了一種終有一天會四處惡性蔓延的危險。對這樣的事情同樣在威廉一世時期沒有出現表示理解。一句話，這是因為在世紀之交時的德國軍隊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組織，對於我們德意志民族來說，其作用堪比是造福於社會的機構。是德國人講原則，德意志民族的偉大卓越，德國人率直真摯、英勇果敢、有膽有識、不屈不撓和堅定真誠的發源地。對這一點的真知灼見慢慢而不知不覺地成爲了整個民族的共同精神財富。

這個組織機構被《凡爾賽和約》毀掉了，對於我們德意志民族來說，這比我們的敵人因此而心中感到其陰謀終於可以得逞，可我們無能的資產階級缺乏聰明才智和應變能力以及無法找到最起碼的補救措施還要糟糕得多。

因此，我們德意志民族最終失去了武器和拿起武器的人。儘管這種情況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但沒有類似

這種原因的。相反，沒有什麼比失去武器和重新建立或者更新組織機構形式更會輕易得到賠償的了。一個民族所奉獻出的鮮血、所消亡的內在品質才是無可替代的。

今天的資產階級認為是《凡爾賽和約》讓我們的民族沒有了武器，我只能表示反對，真正失去武器是因為是我們受了和平主義民主主義的毒害，以及將我們民族最高尚的力量源泉進行摧毀和毒害的國際主義思想。因為一個民族所有力量的源泉並不在於其武器的占有，而是在於通過其種族的重要性，也就是一個民族本身的種族價值所在，通過其現有的最優秀的個人品德，以及通過其維護自我生存的合理觀念所體現出的內在品質。

作為國家社會主義黨黨員，如果我們以這樣一種民族真正力量的觀點面對公眾的話，那麼我們知道現在的整個公眾輿論就會因此而反對我們。僅僅這一點就是我們新的學說最深層的意義所在，也就是說，作為一種世界觀我們要和別的學說分道揚鑣。

同時，從基本原則出發，我們認為民族和民族是不一樣的，民族品質和民族品質也是不一樣的。如果說到民族品質和民族品質是不一樣的，那麼每一個民族不論是基本特徵，還是唯獨屬於自己而完全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殊價值都會因此而忽視其人口數量。每一種特殊民族品質的影響都是非

常不同的，並且會出現在不同的地區，總的來說就是完全呈現出衡量一個民族普遍品質的標準。這種普遍品質的表達方式就是反映出一個民族優秀品質耀眼光芒的總和，或者說是彙集種族特徵的歷史的文明寫照。

這種特殊的民族品質可絕不只是美學意義上的文明品質，而是通常所說的生命價值本身。因為這種價值建立起一個民族的生命，並將其打造成型，還要賦予一個民族其克服艱難險阻應該投入的所有力量。因為每一次文明的行為，如果從人類的角度來看，事實上就是戰勝直到現在還依然存在的野蠻，因此每一次為了文明而做出的犧牲就是對人類跨越其目前所劃定國境綫的一次幫助，並且因此是對人類社會地位的加強，也就是事實上維護生命的力量存在於所謂一個民族的文明價值之中。所以，一個民族朝著這個方向的內在力量越強，那麼在所有地區為生存而戰來維護生命的無以數計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一個民族的種族品質就越高，那麼在和其他民族的戰鬥和搏擊過程中，為了利於生存所投入的普遍的生命價值就會越大。

只有當一個民族認識到其優秀品質的價值所在，並給予適當的評價和尊重，其重要性才會完全發揮作用。那些無法理解或者缺乏天然秉性，且再也無法感覺到其優秀品質價值的民族，也就因此而立刻開始失去這樣的品質。混血雜交以及人種質量下降常常是在開始時通過所謂喜歡外國人所導致的結果，相比起外國的而言，實際上就是對自己文明價值

的藐視。就像一個民族開始不再尊重自己用鮮血換來的精神生活的文明表達，或者甚至對此感到羞愧，爲了用外國的表達方式來解釋自己的精神世界，也就放弃了融入其血液當中并且由此綻放出文明之花的生命力。這樣會撕碎，動搖其世界觀的判斷力及其表達方式，使其失去對自己奮鬥目標的認知和感知能力，取而代之的則是國際主義的假想、觀念的胡思亂想以及由此沉澱出來的文化糟粕。然後，猶太人就會以任何一種方式開始登場了，而這位善用毒計和種族滅絕的國際大師在沒有完全根除并且毀掉像這樣的一個民族之前是不會善罷甘休的。結果就是一個民族失去了其所特有的、統一的品質而最終走向衰敗。

因此，當一個民族不知道還能否想得起來，并且非常悉心地呵護其所有的期望，要首先以此爲支撐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時候，一個民族現有的種族品質也就會失去影響。

所以，要把國際主義觀念看作是這種民族品質的死敵。取而代之的是必須要認識到自己民族的品質才是能够滿足一個民族全部的生存所需并當作其行爲準則。

當無法首先喚起一個民族沉睡的力量和天賦的時候，現在很想要在民族品質當中尋找對於一個民族的偉大和重要性真正永恆的要素，那麼，這種品質本身在其整體當中的影響就是很小的。

畢竟人性所具有的同等平均值是很小的，而且好像還是從不同的種族品質拼湊而成的，一個民族中的個人品質在其所有親屬具有同樣品質的人也是很少的。一個民族每一種行為舉止興許都來自，並且永遠都屬於某個地方，這就是個人品質奉獻的結果。僅僅只是遭遇到貧困的人們有找到消除貧困方法的願望，那就沒有了貧困。只要這個普遍的願望在爲了這項使命從一個民族中選出來的人的行為舉止中，找不到拯救的辦法，那就有貧困。大多數的人是絕不會創造出成就的。大多數的人是絕不會奉獻出人類發明的。而總是只有那麼一個人成爲了人類進步的奠基者。一個具有某種內在種族品質的民族，只要這種品質在其文明或者其它成就中是完全可以看到的，總會從一開始就具備個人品質，因爲沒有個人品質的出現及其創造性的行為，像這樣一個民族的文明景象就絕不會形成，並且因此也就缺少推斷出像這樣一個民族具有內在品質的可能性。同時，我所提到的一個民族內在的種族品質，除了我所看到的人類成就的總和，我認爲這就可以看作是一個民族作爲種族品質的代表和創造出文明景象的個人品質。那麼這樣好像就把種族品質本身和個人品質彼此聯繫了起來，因爲一個種族品質缺失的民族至少從種族品質的根源裏是無法得到重要的具有創造力的個人品質的，與之相反好像也是不可能的，因爲具有創造力的個人品質以及由此所取得成就的缺失，是和一些現存的種族品質有關聯的，但是，一個民族就還是有可能通過建立其組織機構的辦法，

民族共同體或者稱為國家，使其個人品質作用的發揮得到促進，或者至少得到減弱，或者甚至得到阻礙。

就像一個民族的大多數開始要成為自己生活的主宰那樣，也就是引進了當今西方的民主觀念，但這却不只是損害了個人主義觀念的重要性，而且也無法阻止個人品質去發揮作用。通過個人生活表面形式的建立却阻礙了具有創造力個人的形成和發揮。

因為這就是對現在居於統治地位的民主議會制的加倍的詛咒：不只是自己無能，真正去創造成就，而且還阻礙那些超越平均水平的，不論如何還有些強勢的突出人物的步步高升。畢竟自古以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有些人就是顯得特別的具有威脅性，因為他們的偉大是超越普通一般人的愚蠢、無知、膽怯的，還是有些驕傲自大的。另外，通過民主近似於合法的程序，不得不讓品質低下的人成為了領導人，這就使得這種一直使用隨便一個什麼人都可以的機構，還有那些還算談得上領導人的制度也失去了價值。這些都是因為源於不負責任的民主的本質。大多數人很少具體表現出他們好像不管怎樣都是能夠擔負起責任似的。由他們這些人所推舉的領導人事實上只不過是大多數人意願延伸出來的執行者。因此他們的任務則是很少去制定一些完美的計劃或想出什麼絕妙的主意，以便得到現有管理機構的支持去貫徹執行，而更多的則是把那些認為有必要執行某些特定意圖的大多數人召集起來。不管這種行為的結果如何，無論如何都不

會有對此具體負責任的人。像這種本來是真正做出的決定倒成了無數次妥協的結果的事情會越來越多，而這種決定也反映出妥協本質和含義。可是到底該對誰負責任呢？

現在，純粹個性鮮明的責任感一旦被清除，就會產生出形成强有力的領導人作風的無法反駁的理由。要是把將個人權威和責任置於最高地位的軍隊組織和我們民主的平民機構做一個比較，並且只涉及到雙方領導人受教育的情況，那麼結果會叫人吃驚的。那麼，一種情況就是一個組織由勇敢的、有責任心的、專業的人員組成，而另一種則是一群膽小怕事的無能之輩。在四年半的時間裏，德國的軍隊抵禦住了歷史上最強大敵人的聯軍。而被平民的民主破壞了的國內領導機構，事實上一開始就被幾百個流氓和逃兵給摧毀了。

德意志民族真正地失去了其偉大的領導者可以在其極為簡短的，是我們自己通過將我們整個公眾生活慢慢地侵蝕掉的民主議會制度并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支離破碎的帝國解體聲明中可略見一斑。

人民必須自己做出決定。要麼他們同意大多數，要麼支持領導人。但又不會把自己托付給雙方。可是至今為止，在這個世界上偉人總是由領導人來創造的，而且他們所創造的，當然又會被大多數人再次給消滅掉。

所以，一個民族因為其普遍的種族品質也許擁有合理的願望能夠誕生出真正的領導人，只不過接下來必須要在體格

培育方面尋找出一種不是人工培育的，而是有計劃的，禁止對這些領導人產生作用的方式，要建立起一道防止愚昧的隔離牆，也就是不要讓愚昧發揮作用。

否則的話，一個民族强有力的權力根基就會受到動搖。

作為一個民族內在力量的第三個因素就是自我生存的教育。

一個民族內在力量的第三個因素就是其健康的、天然的維護自我生存的本能。由此才產生出無數的讓一個民族自己為生存而戰的英雄品德。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他們代表著人民的利益，但又十分膽怯和無耻地自己占用這些利益却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當然，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自己不進行英雄主義的教育，却可以期待人民具備英雄主義氣概。所以，就像國際主義損害了，并且也削弱了現存的種族品質一樣，民主則破壞了個人品質，所以和平主義則麻痹了人民維護自我生存的天然力量。

這三個因素就是：民族品質本身，現存的個人品質和健康的維護自我生存的本能是力量的源泉，由此才能够產生出維護民族自我生存而有必要一再拿起武器的、明智大膽的內政政策。軍隊的建立和武器的技術性問題就會馬上找到適合人民在為了自由和每天的麵包而堅持艱苦卓絕戰鬥的解決辦法。

要是一個國家的內政領導人對這樣的觀點視而不見，或者相信只從武器的技術性能方面來為戰鬥進行裝備的話，那麼他們只能夠取得眼前的成績，不管他們是否願意，未來是不會屬於這樣的一個民族的。因此，世界上所有真正偉大的立法者和政治家的職責決不是限制做戰爭的準備，而更多的則是無限制地對人民進行心靈上的精心培養和教育，以至於好像可以按照所有人類思想把國家幾乎合法地保護起來。接著戰爭也就失去了其所獨有的，至少是巨大震蕩的特徵，而是把自己列入了一個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一個國家基本的、穩固的、可持續發展的制度當中去了。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不太重視這個觀點，部分是因為民主的本質。這些人對民主的存在也表示感謝。另外還因為國家變成了純粹形式上的，對國家領導人而言好像就是目的本身的機械主義，而沒有保護一個民族最起碼的利益。民族和國家變成了兩個不同的概念。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使命就是為了德國進行根本的轉變。

南洋出版社

忠告

萬物皆有其利

我誠意奉告

必是為我

勿存他心

☆☆☆☆

四、對外交政策的批評和建議

因此，如果說國家內政的責任，除了理所當然地滿足所謂日常生活所需之外，就必須是要鍛煉和強化人民的體質，同時還要有計劃地保護和促進其內在品質，那麼，這個保護和幫助國內國民教育的外交政策的責任就是實現和確保基本的生存條件。一項正確的外交策略必須就是要一直堅定不移地關注以贏得一個民族的生存基礎作為其最終目標。國家內政是爲了其外交立場確保一個民族內在的力量。爲了其國內政策的貫徹，外交政策要確保一個國家的生命安全。因此，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不僅彼此緊密相連，而且還會相互補充。在大部分人類歷史進程中，不論國家內政，還是外交政策曾一度熱衷於其它基本原則的事實，不僅沒有證明其做法的正確性，而只是證明了這種行爲的錯誤。有無數的民族和國家走向毀滅給我們以警示，因爲他們沒有遵循以上所闡明的基本原則。人在活著的時候很少想到死亡的可能，是很值得注意的。在一個人的生命過程中，很少注意他的先輩們已經取得的，而他自己又完全熟知的經驗教訓。而總會出現一些要考慮到并且還要憑藉他們個人品質的重要性去試圖將以往毀滅他們的經驗教訓當作生存法則來強加給他們的

同胞的例外。對此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合情合理的政策措
施，可爲了人民的幸福又不得不拒絕執行，因爲強加給廣大
民衆必須遵從，從表面上看則帶有個人獨裁的意味，對個人
而言會令人生厭，但因爲民主則以大衆的愚昧來取代個人品
質的威信，則消除了這樣的意味。一般的人幾乎都害怕死
亡，而事實上却很少想到死亡。可重要人物却非常迫切地專
心研究死亡，而且還很少懼怕死亡。他們一個是無憂無慮地
過日子，爲了在死神面前突然被嚇得暈倒而開始做錯事，另
一個則是細心地注視著死亡的來臨，並且還總是有把握並且
平靜地正視死亡。

在人類生活中也同樣如此。我們常常可以驚异地看到：
人類從歷史中想要瞭解的東西是那麼的少，人類遠離他們的
經驗教訓竟然愚蠢到如此的無關緊要地步；人類做錯事還如
此迷迷糊糊地想不到，恰恰是他們的罪孽就已經使得民族和
國家消亡了，是的，就是從地球上消失了。完全就是這樣，
就在我們還可以進行歷史探究的非常短暫的一段時間裏，有
時還形成了非常龐大的國家和民族，而在 2000 年以後就消失
得無影無踪。更多的是只不過證明爲傳說的世界強國文化形
態所控制的超大城市埋入了廢墟，而至少爲了給現在的人們
指出他們位置的地方，幾乎只留下了瓦礫堆。對這樣的事實
我們研究的是那麼的少。除了所有的幻想，剩下的可就是成
千上萬的、承擔這些事實後果的、活生生的人的憂慮、貧困

和痛苦。就是那些歷史上無名的人們，無名的戰士。而且事實上現實世界是多麼的冷漠無情。現實世界裏長期以來的樂觀主義是多麼的毫無根據，而不想知道、不想看見、不想學習又是多麼的腐爛不堪。再看看廣大的民衆，連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玩火自焚的小孩子般的把戲，也在大範圍裏不停地重複著。因此，感覺自己是一個民族負有使命感的教育者的責任，就是從歷史中學習並將知識用於實踐，不要顧及廣大民衆的見解、領會、無知，甚至是拒絕。一個偉大的人是至關重要的，他有更大的勇氣去反對普通人所占上風的迂腐的觀點，那麼自己更好的見解就會取得基本的勝利。所取得的勝利越是顯得偉大，那麼所克服的阻力就會越強大，那麼接下來的戰鬥就越看起來沒有什麼指望了。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如果沒有鼓起勇氣從過去將其所代表的生存法則強加於所有對立面的，儘管這也是些德國人的經驗中汲取教訓的話，那麼本來在德意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就沒有權力想要將自己看作是真正偉大的呈現。同時，這項運動的國內政策改進工作也是巨大的，所以不要忘記的是，如果這項運動對外政策的工作無法做到保證我國人民生存的基本條件的話，那麼也不會有我們民族真正持續下去的崛起。因此，這項運動在字面上的最高意義就變成了為自由和麵包而戰。自由和麵包是最簡單，但事實上却是能夠給予人民的最大外交號令。自由是一個民族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來

好好地過日子，麵包就是這個民族的生活所需。

如果我今天站出來批評過去和現在我們國家外交領導人的話，那麼我知道我今天所發現的錯誤別人也都看到了。而我與這些人的區別只在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大多數情況下只認識到了去進行批評，但實際上却沒有堅持到底，而我所做的則是按照我的見解要在以往德國的內政外交的錯誤和疏忽中找出改變和改進的建議，並且還要找到一種今後能夠實現改變和改善的手段。

比如，在德國對威廉時期的外交政策，就有不少人在多數情況下認為是災難重重的，並且這也符合當時的時代特徵。特別是從當時的全德聯合會的圈子裏傳出許多合乎最高意義字眼兒的告誡。我自己可以設身處地地考慮這件使當時所有提出告誡的人們全都受到影響的悲慘之事，想要知道一個民族是怎樣並且因為什麼走向毀滅的，同時又無能為力。在德國戰前執行的倒幕外交政策的最近幾十年裏，議會，也就是民主制度，沒有足夠的力量來為帝國確定政治領導人。這還是當時表面上還存在著的，無人敢於撼動的皇帝權力。只不過，民主的影響力已經不斷地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好像某種思潮就可以指導皇帝的聖諭。因此，這起到了災難性的作用，因為一個對國家提出告誡的人是不可能想到，一方面對民主思潮表示反對，還要以一種負責任的姿態遮掩起來，同時還要反其道而行之，出於一般愛國主義的立場不能

用反對派最後的武器來與皇帝陛下做鬥爭。“進軍羅馬”¹的想法在戰前時期的德國被認為是荒謬的。所以國家反對派的處境非常糟糕。在民主制度還沒有取得勝利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和君主制國家觀念打得不可開交了。君主制國家自己針對民主制度鬥爭的回應不是堅決消滅之，更多的則是不斷地妥協退讓。當時誰要是反對這兩種制度中的一種，就要冒著受到雙方攻擊的風險。誰要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原因反對皇帝的聖意，就會遭到愛國主義的唾棄，也會被民主人士辱罵。誰要是反對民主制度，不僅會受到民主人士的攻擊，還會被愛國主義所背棄。是的，他要冒著被德國政府無耻地背叛的風險，却依然用這樣的犧牲悲切地希望能夠獲得耶和華的滿意并且讓猶太人新聞界的那幫人暫時閉上嘴。而在當時的狀況下，反對民主制度的意願或者反對皇帝陛下的意願都讓帝國領導人以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并且由此能夠改變外交政策方向的指望是不存在的。這就導致了對德國外交政策的不滿僅表現在紙面上，因此要進行批評，時間越長就不得不沾染上越來越多新聞學的特徵了。其結果就是由於缺乏實際上切實可行的意義，積極正面的建議總是很少得到重視，同時純粹批評性的思考又有理由成為無數的與其說能夠完整

¹ 中文版編者注：“進軍羅馬”：1922年10月28日，意大利國家法西斯黨黨魁貝尼托·墨索里尼因為不滿法西斯黨在1921年的意大利國會選舉中的535席只取得2個議席，號召3萬名穿黑衫的法西斯黨眾組成四個師（俗稱黑衫軍）挺進羅馬示威，此事件使墨索里尼成為首相，是國家法西斯黨成功奪取意大利政權的標志。

地表達出來，倒不如由此希望負責任的，但又很糟糕的政權倒臺的責備。但當時提出批評的人們沒有做到這些。當時的政權沒有倒臺，而垮掉的却是德意志帝國，還有德意志民族。他們幾十年以來所預言的，現在給言中了。人們無法不抱有深深的同情去記恨這些被命運所詛咒的人，20年來一直預言要崩潰，現在沒有人聽到，也沒有人能夠幫助，那麼就不得不共同經歷他們的民族最悲慘的災難了。

歲月會使人變老，會苦惱，會不滿，但腦子裏却充滿了必須要進行幫助的想法，現在他們又在皇帝政權倒臺之後試圖讓他們要重振我們民族的影響來引起關注。但出於一些原因，這樣做終歸是徒勞的。

當革命打碎了皇帝的權杖，並且民主登上了皇位，但由於這些批評家們比起以前對皇帝的統治還能夠產生一些影響，當時他們手裏掌握的要推翻民主的武器則太少了。在他們幾十年來的活動中常常把問題停留在做純粹文字處理的層面上，現在他們缺少的不只是真正的權力手段，那只不過是在那樣一種情形下賞賜給他們對大街上的叫喊聲做出反應的意見表達，而是他們失去了接近具有權力特徵的，應該也必須比書面上的抗議浪潮更加有作用的組織機構的能力。他們這些人早在過去的政黨中就已經看到帝國崩潰的萌芽和根源了。出於他們內心純潔的感情，他們自己必須要遠離願意與政黨進行周旋的過分要求。並且實際上他們的意見只能在獲得代表大多數的時候才可以通過。即便他們想把

這些政黨打得稀巴爛，但總還得要先組建一個把砸爛其他政黨視為主要任務的政黨。這種事兒沒有發生，還有以下原因：從前這些人政治上的反對派越是迫不得已地通過報紙新聞純粹只是發表意見，那麼他們就越是會更多地去迎合揭露當時政治體制中反射出每一項外交政策措施不足之處的所有弱點的批評，只不過由於缺乏個人承擔責任的每一種可能，比起那些在政治生活中自然而然沒有採取除了具有光榮照人之處，也沒有陰暗面的行動來說，正面積極的建議則更多地是被擱置起來。不管什麼時候都不會有一個可以看作是完全令人滿意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萬全之策。那些在消滅大家都公認是無能統治的過程中必須要看到其主要任務的批評家們，而當時的主要任務也就是這樣，除了政府認為是有用的批評以外，他們是不具備提出因為這本來也和他們的想法密切相關的，那麼就可以輕易地經受得住批評的積極正面建議的誘因的。提出批評的人是決不想要通過提出不如批評的建議來削弱其批評的重要性的。可是漸漸地，純粹批評的想法常常會繞過當時那些國內反對派代表的血肉之軀，以至於在今天他們還對內政外交持批評態度，也只是批評地對待。而在今天他們的大部分既不能對內政，也不能對外交提出明確、清晰、正面的決定，一部分還因為自己缺乏堅定果敢，一部分則出於害怕而因此給對手為了他們自己的批評提供了廉價的材料。光想著要改善許多事情，但他們自己却無法決定能否邁出一小步，因為就連這一小步都不會是完全令人

滿意的，都會馬上想到會不會立刻出現自己明明知道，却又感到害怕的陰暗面。要從病人膏肓中治愈一個民族的肌體，現在所涉及到的不是要找到一個完全沒有毒性的藥方，而是本身就能够以毒攻毒的一劑毒藥。人們必須要有勇氣執行并且完成去消除本身就暗含危險的狀況和決斷。作為一個提出批評的人，我有權對所有外交方面的可能性進行審視并且按照本身所具有的可疑或者可能具體去進行分析。作為想要創造歷史的政治領袖，我必須要決定讓自己走出一條，即使是冷靜思索千百次地告訴我的，就算是還帶有某些危險，也許就算是不會取得完全令人滿意結果的道路。我不會容忍放棄成功，因為成功不會是百分之百的。我也不會停止脚步，可是如果我現在所處的位置已經成為將來我的葬身之地的話，那麼邁出去的這每一步也許就不會是真正的一大步了。因此，我也不會拒絕採取政治行動，因為這不僅有利於我們的民族，也有利於其他民族。是的，如果給別的民族所帶來的利益大於給自己民族的利益，如果是在放棄行動以絕對安全來確保我們民族之不幸的情況下，那我是絕對不幹的。

今天我正好用對許多人純粹進行批評的方法把最厲害的對手給展示了出來。人們知道這個人和那個人是好的、正確的，但是儘管如此也不能一起做事，因為這個人和那個人是有問題的。大家都知道德國和我們的民族即將走向滅亡，只不過我們不能採取一致的救亡行動，因為我們在這個人或

那個人身上發現了至少還有那麼一點點的美中不足。簡單地說，人們看到了衰敗，却不能團結一致與之抗衡，因為在反對派中間和所採取的行動中又已經覺察出了一些可疑的跡象。

其它一種惡習的存在還多虧了這樣的心態。今天還有不少特別是所謂有教養的人，如果他們已經做出決定要保護或者完全支持某種行動的話，他們會首先仔細斟酌有多少可能取得成功的比例，然後再按照這個比例來計算出其所要投入的大小。也就是說：比如任何一個內政外交政策方面的決定，如果不是完全令人滿意的，並且同時好像也是不保證可以取得成功的，那麼也就可以完全不盡全力予以支持。這些不幸的人們完全不懂，與之相反的是，對於一個我自己認為是有必要的，但是好像又不完全可以保證成功的，或者說所取得的成功只能讓部分人感到滿意的決定，那就必須要投入更大的力量去努力完成，在可能成功的比例上所欠缺的，那麼就必須在所投入的力量上予以補償。所以就會有這樣一個是不是一種要求做出某個決定的情況存在的時候需要去進行驗證的問題。如果說有這樣一個決定確定是有必要的，公認是無懈可擊的，那麼在執行過程中就必須以最無情的嚴厲和投入最大的力量來完成，並且即使是最終的結果本身千百次地一再地無法令人滿意，或者還需要繼續改善，或許有可能只是很小的比例成為可能。

如果一個人顯然是罹患了癌症，並且反正是必須要死掉

的話，那麼拒絕進行手術就是毫無意義的了，因為即便是確保手術成功的比例很小，雖然不會百分之百地重新康復起來，那麼這個病人自己還是有成功治愈的可能的。可如果這個醫生由於這種短視只投入有限的或者是一半的力量來進行手術的話，那該是多麼的荒唐至極了。而最為荒唐的事情人們則可以指望在內政外交的事務上不斷地出現。因為無法保證一次政治行動完全取得成功或者其結果不完全令人滿意的話，那麼就不僅在執行過程中會放棄，而且儘管在行動已經開始的情況下，至少是以克制的，沒有投入全部力量來進行的，還安靜地指望著興許後退的門路還一直能夠敞開著。這就好比是一個在廣闊的戰場上受到一輛坦克的攻擊，因為看起來沒有獲勝的把握而從一開始就只讓他用一半的力氣。他的後路就是逃跑，而他的結果就肯定是死亡。

不，我們德意志民族今天遭到了一夥貪得無厭的暴徒的突然襲擊。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就是我們的滅亡。我們要把握住每一個擊敗敵人的機會，即使其結果本身有千百個弱點或者是可疑的方面。並且像這樣的可能必須要全力奮戰到底。

要取得魯騰會戰¹的勝利是沒有把握的，可是戰鬥是必要的。弗里德里希大帝沒有獲勝，因為相比起他的對手，他

¹ 中文版編者注：也常被譯為“洛伊滕會戰”。普魯士與奧地利在 1757 年 12 月 5 日爆發於普魯士西里西亞的洛伊滕鎮（今位於波蘭境內），是普魯士弗里德里希大帝一生最輝煌的一次勝利。因他低估了奧地利軍力，只派出 3.6 萬軍人參戰，而奧地利則有 6.6 萬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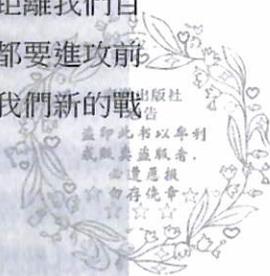
只投入了一半的力量，而且僅僅只是因為用對勝利沒有把握取代了他那過人的才能，他命令的大膽、堅定、果斷，而他的士兵是靠這些才能够奮戰到底的。

我總是擔心我不會被那些資產階級的批評家們所理解，至少要等到用勝利來證明我們所作所為的正確性給他們看才行。一個民族的領導人會有更好的直覺。較之知識分子圓滑的智慧，他所具有的是對直覺的肯定和對心靈的信任。

當我在這本書裏寫到有關外交政策方面的內容，可我不是作為批評家，而是作為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由此我知道，這個運動將來會創造歷史。同時，當我迫切地對過去和現在以批評的態度來進行觀察的時候，那只是為了建立起自己積極正面的方法。並且也顯得讓人可以理解。正如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不僅對國內政治進行批評，而且還具有依靠自己的世界觀所建立起來的理論，所以這個運動不僅瞭解別人在外交政策方面所做錯的事情，而且也根據這樣的認識採取自己的行動。

因此，我很清楚地知道，即使我們最高的成就不會得到百分之百的幸運，這是因為人類的缺憾以及由此所產生的麻煩使得最終的圓滿永遠只停留在理論當中。我還知道，不做出犧牲是沒有勝利的，所以，沒有為勝利而奮鬥而自己沒有受到損失的。對於取得勝利不可能完美的認識是絕不會阻止我的，對於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完美的衰亡，還不如一個不完美的勝利。為此，我將致力於並且嘗試把取得勝利的可能或

者大小所缺乏的東西通過更大的決心來進行平衡，並且還要把這種精神傳播到由我所領導的運動中去。今天，我們必須，而且將會衝破敵人的防綫。我們要估算自己所要付出的犧牲，要權衡可能成功的規模大小，並且不管是距離我們目前所堅守的防綫 10 公里還是 1000 公里遠。我們都要進攻前進，不管我們的勝利在什麼地方結束，那都將是我們新的戰鬥的出發點。



告
版社
刊印此書以年刊
歲觀英益報者
必遺恩報
勿存仇章



五、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政策

我是德國的民族主義者，也就是說，我認可我的民族，我整個的思維和行動都屬於她。我是社會主義者，我認為人類是沒有階級和階級立場的，而是一個靠血緣結合在一起，靠語言聯合在一起，享有同樣命運的共同體。我熱愛這個民族，並且痛恨那些在我的眼裏很少看到體現我的民族之偉大和幸福的大多數人。

我今天所領導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從內政和外交方面要把解救我們的民族看作其目標。這項運動將給予我們在國內的人民那種既要體現出符合其天性，又要以天性的表現使其自身受益的生活。這項運動要保留這個民族的天性，並且要通過有計劃地增加其優秀的人口和美德來進行更多地繁殖。這項運動的出現是為了這個民族外交上的獨立，因為只有在這項運動的領導下，才可以找到有益於自己民族的生存方式。這項運動是在為了這個民族每天的麵包而戰，因為這是為了這個民族的生存權益而戰。這項運動是在為了這個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間而戰，因為這代表了這個民族的生存權益。

所以，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所理解的“內政”就是通過提倡符合我們民族天性并且能够發揮其基本影響力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法則來促進、加強和鞏固我們民族的生存。

這項運動所理解的“外交”就是通過維護其自由和獲得最起碼的生存條件來確保其發展。

因此，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與當今資產階級政黨的外交政策的區別就是：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外交政策實際上始終只不過就是邊界綫政策，而與之相反的則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生存空間策略。德國的資產階級以他們最有獨創性的計劃，成功地把德意志民族統一了起來，可實際上大都還處於邊界調解的瞎胡鬧之中。

與之相反的則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外交政策，就是要確保我們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間的必要性得到確立。這項運動不知道像民族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什麼日耳曼化或者是什麼德意志化，而只知道我們自己民族的繁衍。這項運動決不會把那些被征服的，所謂日耳曼化了的捷克人或者波蘭人看作是一個民族或者是一個種族強化的結果，而是我們民族的一個種族弱化的表現。因為他們的民族觀念不是由迄今為止的愛國主義的國家觀念所決定的，而更多的只是些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方面的認識。所以，他們思想的出發點和資產階級政黨完全不同。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來說，有些思想因此在過去和現在還表現為政治上的成就，而對我們來說要麼是

失誤，要麼就是日後的不幸。而且有許多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可在德國的資產階級看來則是不可理喻或者完全就是無比糟糕的。

畢竟還有一部分德國資產階級中的年輕人能夠對我表示理解。那麼不管是我，還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都要考慮到要從當今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中獲得支持，也許我們知道，至少還有一部分年輕人會在我們的隊伍中找到他們的出路。

對於他們來說，【未完】¹

¹ 中文版譯者注：原書如此。即希特勒這部分手稿到此為止，後面的內容缺失。本書後面有類似情況。

六、從帝國的統一到生存空間政策

有關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問題，是由一部分取決於國家內部，一部分則取決於周圍環境因素來決定的。國內的因素一般都是爲了某一項特定的外交政策的必要性以及貫徹執行這項政策現有力量規模方面的原因。沒有足夠土地面積的民族基本上始終都會有那麼一種擴大土地，也就是拓展生存空間的追求。這種原始的，只有在擔心吃飯問題才會產生的事情，其解決辦法却是造福人類的，還漸漸贏得了成功的美譽。也就是說，生存空間擴展的首要原因是符合其目的要求的，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成爲了在缺少基本的生存條件或理由的時候人們也開始的英雄壯舉。出於生存空間要適合人口數量的嘗試，則在以後演變成爲毫無理由的征服之戰。也正是這個毫無理由，埋下了日後遭到反擊的種子。對此的回答就是和平主義。自從出現了不再是以養育一個民族而去占有土地爲目的的戰爭，這個世界上也就有了和平主義。自那以後和平主義就一直伴隨著戰爭。只要戰爭停止，和平主義則又消失，這只是渴望錢財和渴求權力的某個人或者某些國家的一個工具，並且也變成了一個民族爲了每天的麵包而戰的最後的武器。

一個民族爲了獲得麵包而拓展生存空間即使在將來也會要求這個民族全身心地進行投入。如果是看作國家內政的任務，就要準備進行全身心地投入，如果是看作國家外交的任務，就要引導力量的投入，以確保能夠取得更高的成就。這不僅取決於想要進行投入的民衆力量，而且也要看對手的力量。爲了相互爭奪土地的各民族之間力量的不平衡總是會導致要麼自己去進行征服，要麼與強大的征服者進行對抗而走上統一之路的嘗試。

這就是聯盟政策的開端。

在 1870 至 1871 年獲得勝利的戰爭之後，德國在歐洲得到了無比崇高的地位。多虧了俾斯麥的治國方略和普魯士德國軍隊的戰績，把一大批迄今爲止只是鬆散地結合在一起的，在歷史上還常常處於敵對狀態的德意志國家統一了起來。170 年前舊德意志帝國失去的，當時以簡化的偷竊行徑最終被法國兼并的一個省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因此，從數字上看，至少在歐洲的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在一個統一的國家裏聯合了起來。【此處空格】值得思索的是，就在這個國家裏還生活著__¹百萬的波蘭人，還有__的阿爾薩斯洛林人變成了法國人。【此處空格】這既不符合民族國家的理念，也不是種族國家的觀點。資產階級觀念的民族國家至少必須要保

¹中文版譯者注：本書中多處有此類空格，是希特勒留待以後查對數據後再填上，但後來沒有填寫，留此空格。

證統一的官方語言，而且還要普及到每一所學校，每一個街道路牌。民族國家還要繼續在教育和生活方面給人民灌輸德意志的思想，并使他們成爲這種思想的載體。

進行這種嘗試的時候是怯懦的，也許并不真的想這樣做，但實際上却適得其反。

與之相反，種族國家則可以毫不費事地去兼并波蘭，并打算有那麼一天把波蘭人變成德國人。但完全不是這樣，必須要做出決定：要麼把這些外來的人種封存起來，爲的是不要讓自己民族的血統一再地遭到破壞，要麼就必須毫不猶豫地把他們趕走，并且把空置下來的土地交給自己的同胞。

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無法採取這樣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既想不到，也做不到。可是如果這個意願本身是存在的，而國家權力又無力去執行，那麼與其說很少是因爲其他政黨的反擊，倒不如說是在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自己的隊伍裏對這樣的行爲完全地不予理解。資產階級以爲能够推翻封建階級，而同時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通過資產階級的富商、教授、律師和記者把封建階級的錯誤延續了下來。他們從來就沒有自己的主張，大概也就是擁有極度的傲慢與大量的金錢罷了。

所以，既不能征服世界，又不能建立另一個世界。因此在世界歷史上資產階級的執政時期就正如那些非常不幸的統治一樣的短暫。

所以，帝國的建立首先也把毒藥一起吸收進了新的國家體制裏，尤其是當資產階級的權利平等給了猶太人過多的可能把他們當作最保險的突擊隊來使用的時候，其破壞作用還算是比較小的。

可所忽視的却是這個帝國即使是控制住了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但那也只是一部分。如果新的國家已經沒有宏大的帶有種族特性的外交政策目標的話，那麼這個國家至少還算是個所謂的資產階級的民族國家，而要記住作為最起碼的外交政策上使德意志民族繼續統一和團結的目標就是理所當然的了。絕對不要忘記還有像資產階級民族的意大利國家那樣的事情。

所以，德意志民族得到的是一個實際上沒有全面包括這個民族的民族國家。

因此，按照民族國家政治來講新的帝國疆域是不完整的。這個疆域要橫跨德語地區，並且至少還要包括即使是從前以很鬆散的形式，但屬於德意志聯邦的地方。

還有許多不太滿意的地方，就是這些新的邊境綫要從軍事觀念出發來看待。到處都是未加防禦的開闊地帶，特別是在西邊，尤其是對德國經濟超越邊境綫以外的地區具有非常重大意義。這些邊境綫從軍事政治來看與其說是越來越不利，還不如說是幾個強國以極有進攻性的外交策略為目標，就像是使用軍事手段一樣圍繞在德國的周邊。在東邊的俄國，在西邊的法國。兩個軍事強國一個在責罵東普魯士和西

普魯士，同時另一個則在不遺餘力地貫徹著近一個世紀以來消除萊茵河邊界為目的的外交策略。還要加上世界最厲害的海洋霸權英國。這就是德國在東邊和西邊廣闊和未加防禦的邊境綫，而對於有可能發生海戰的軍事基地又是多麼的狹小和不利。因為再也沒有比對其出海區域在限制空間上進行的束縛可以減輕德國潛艇戰負擔的東西了。比起延伸 600 或 800 公里海岸綫的情況，多雨的三角洲地帶很容易被封鎖和被監控。一句話，新帝國的邊境綫要從軍事角度出發來看待，這本身沒有什麼不令人滿意的。沒有一個地方是天然的阻礙或者是天然的屏障。可為此軍事上高度發達的強國對德國的外交政策私下裏都帶有敵意。俾斯麥預言由他建立起來的新帝國還必須用劍來保護，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根據的。俾斯麥所說的在 45 年以後實現了。

新帝國的邊境綫是不足以能夠看作是民族國家軍事政治的，而從養育德意志民族的觀點出發則是更加的不足。

本來德國一向就是一個人口稠密的國家。因為一方面這是一個天然夾在歐洲中部的德意志民族，另一方面這是一個在文化上和其人口繁衍上具有實際重要性的民族。德意志民族自從出現在世界歷史上就一直存在生存空間的危機。是的，這個民族的首次亮相完全就是由於這種危機所迫。並且自從民族遷徙以來，我們的民族就從來沒有能夠消除這種危機，除非用劍去征服或者自己減少人口。人口的減少有時是

擔心饑餓，有時是擔心遷徙，有時還擔心的是沒完沒了不幸的戰爭，而且現在還要擔心自願地限制生育。

1864、1866 和 1870 至 1871 年的戰爭使得一部分德意志民族在民族政治意義上得到了統一，並且因此最終結束了在國家政治特徵上的德國的四分五裂。而新帝國黑-白-紅的旗幟也因此不僅具有極少的世界觀方面的意味，而且意味著德意志民族克服了迄今為止國家政治上的分裂。黑-白-紅的旗幟因此也就成爲了戰勝分裂的德意志聯邦的國家象徵。儘管如此，這面旗幟，並且也儘管都是些年輕人，簡直就是在享受著偶像般的崇拜，原因就在於在帝國誕生時候的洗禮方式上，這面旗幟超過以往的儀式不斷地被舉起。三場取得勝利的戰爭中的最後一場戰爭，才真正使得德意志的治國方略、德意志的軍事才能和德意志的英雄氣概成爲了奇迹，並且這也正是誕生新帝國的功績。而且就在皇帝的詔書由帝國的傳令官昭告世人的時候，奏響的軍樂仿佛就是巴黎封鎖綫的隆隆炮聲。

還從來就沒有過帝國是像這樣宣讀詔書的。

但是，對於德意志民族來說，黑-白-紅的旗幟是作爲這唯一事件的象徵，正如黑-紅-黃的旗幟是“十一月革命”¹的

¹ 中文版編者注：德國十一月革命，又稱“德國 1918-1919 年革命”，是德國在“一戰”期間於 1918 年與 1919 年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致使德意志帝國被

象徵一樣，並且至今還是這樣。

在這面旗幟下，現在德國一個個獨立王國越來越多地彼此間交融在一起，並且新的帝國也保證他們國家對外政治的作用和承認，這樣，我們民族缺少生存空間的主要危機的建立稍微有了些改變。我們民族最大的軍事政治行動沒有能夠給德意志民族一個可以養育自己的疆域。相反：在建立帝國提高德意志民族威望的層面上反倒使得一個個獨立王國更加為難，因為那些移民可以不再理睬這樣的王國，同時反過來則學會把某種民族的自豪感和某種我們今天看來幾乎是無法理解的多子多福的生活樂趣不再看作是什麼負擔，反而是帶來幸福的東西。

自 1870 至 1871 年以來德國人口的增長顯而易見是快速的。部分人的養育問題通過辛勤的勞作和偉大的科學貢獻得到了解決，在國家確保的疆域內，我們德國人現在就憑藉這些進行著田間耕作。僅僅是德國的大部分，即使不是最大部分土地收成的提高也會被現在新國家的市民所提出的一般生活需求大幅度的提高所耗盡。正如法國人所嘲笑的那個“吃酸菜和刨土豆”的民族現在開始讓自己的生活水平慢慢地和別的國家相適應。因此，德國農業經濟增長的一部分

推翻以及魏瑪共和國的建立，民族主義的納粹黨崛起。魏瑪共和國的旗幟是黑-紅-黃顏色橫條組成。1918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基爾港首先發生起義，四萬名海員及船隻認為德國在戰爭中大勢已去，出戰只是自取滅亡，於是抗拒海軍的出兵命令。希特勒本書中多處對此次事件嗤之以鼻。

更多地純粹爲了人口的增加而消耗掉了。

事實上，新的帝國也從未知道要祛除危機。甚至在新帝國裏人們還嘗試通過不斷地移民來保持人口數量和國境綫範圍內的土地面積之間的關係。因爲我們對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之間狀況極端重要性判斷的正確性最爲有力的證據，就是由於這種不相稱關係恰恰就是在德國在 70、80 和 90 年代這種危機導致了在 90 年代差不多每年有一百二十五萬人口的流行病似的移民大潮。

所以，爲了現有的人口數量，德意志民族的糧食問題本身通過建立一個新的帝國並沒有得到解決。德意志民族人口的持續增加還沒有完全開始解決。不管解決的辦法現在有沒有找到，但無論如何必須要找到，並且在 1870 和 1871 年以後的德國外交政策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必須要解決糧食問題。



1925 年希特勒在鏡子前演講

七、第二帝國經濟與聯盟政策之不足

在俾斯麥許多的名言當中再也沒有比這句“政治是一門可能的藝術”更讓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們喜歡引用的了。這句話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使得這位偉人所遺留的政治智慧都相形見绌。畢竟，用這句話總是可以自己去委婉地責備最卑鄙的政治騙子，甚至還要在引用偉人名言的同時為自己進行辯護，以試圖去證明目前的事情不同於他的所作所為是不可能的。可也許這就是“政治是一門可能的藝術”，因而，這也就是利用俾斯麥式的智慧并且按照俾斯麥式的思想去行事。那麼因此一個叫做施特雷澤曼¹的人，即使不是俾斯麥式的，但至少看起來也算個光頭，就可以把奧林匹克的桂冠戴在頭頂上了。

俾斯麥是有一個詳細周密和清晰的計劃的。他完成他畢生的事業只是靠著政治上可能機遇的累積，而不是考慮到浮

¹ 中文版編者注：德國魏瑪共和國百日總理（1923年）和外交部長（1924—1929）。此人是光頭（俾斯麥也是光頭）。“一戰”後使德國恢復國際地位的主要人物。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促使德國和法國和解，因其主張和解和談判的政策，與法國外長白裏安於1926年同獲諾貝爾和平獎。希特勒似乎以嘲諷的口吻在評論他與法國和解的外交政策，奧林匹克的桂冠可能指諾貝爾和平獎。

現在他眼前政治目標對形勢的掌控，想要這樣歸結於此也是不正確的。俾斯麥的政治目標是用鐵和血來解決德國的問題。要消除哈布斯堡霍亨索倫王朝的二元制體制。要在普魯士霍亨索倫的領導下建立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對外要最大限度地確保帝國的安全。國內的內部管理機構要以普魯士為榜樣。

遵照這個目標，俾斯麥極盡每一個機會，利用外交手腕，只要當武力還能夠做出決定，那就憑藉著手中的利劍進行施壓。對於俾斯麥來說，他是一位從社交沙龍的木制地板到鮮血遍地的戰場都是他可以採取軍事行動的政治大師。

這就是可能的政治的大師。

他的繼任者既沒有政治目標，也沒有政治意圖，從今天到明天，從明天到後天地混日子，恰恰就是一部分因為是他們這些人自己，一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思想導師才激起了他最大的擔憂和最嚴厲的抗爭，而他們以後還恬不知耻地以他的話為依據，為的就是把他們自己在政治上沒有思想、沒有目標、腐化透頂的拙劣表現當作是可能的藝術。

多虧了俾斯麥天才般的政治作為，通過他進行的三場戰爭建立了新的帝國，這是他所能够取得的最大成就。這也是我們這個民族未來生存利益的政治訴求的絕對必要的前提條件。因為沒有新帝國的建立，那麼我們德意志民族就絕對

不會獲得與之相應的權利，未來也就不能夠爲了命運而進行抗爭。很明顯，這個新帝國大概首先是在戰場上拼接在一起，在國內大家才不得不彼此適應習慣的。這種相互適應必須要過幾年，直到這個拼湊出來的德意志國家從最先形成一個聯邦到能夠成爲一個真正的聯邦國家。他以無限的聰慧、無比的耐心、明智的理解和美好的情感，通過可以信賴的權力來取代普魯士的統治壓迫，這就是穿著馬靴的鐵血宰相在他那個時代所完成的。從一個戰場上共同執行命令的國家聯盟締造出一個與感人的愛密切相連的帝國的成就，屬於這位迄今實現了這門政治藝術的偉人。

俾斯麥首先對此感到滿意，同樣是源自他的聰明才智，也可以看作是德意志民族之大幸。新的帝國這些年在國內的和平建設是必要的，可要想不沉湎於征服的狂熱，而當其結果也讓在國內的執行力本身失去同樣效果的時候，則會更加無法保證與其它地區融合的條件。

俾斯麥達到了其人生的目標。他解決了德國的問題，消除了哈布斯堡霍亨索倫王朝的二元帝制，把普魯士提升到德意志的統治地位，因而統一了國家，在當時可能的條件下鞏固了新帝國的統治，並且建立起了某種形式的軍事防禦，締造新帝國的整個過程還必須持續幾十年，基本沒有人能夠進行干擾。

因此，俾斯麥常常作爲舊帝國年邁的宰相來回顧他畢生所完成的事業，可這些事業却很少意味著德意志民族生命的

終結。通過俾斯麥建立起的新帝國在一個世紀的國家衰亡之後，德意志民族又找到了一種不只是把德意志民族聯合起來，而且因此還要賦予聯合起來的人們一種本來就是物質和精神世界力量表達的有機的形式。如果這個民族的血肉之軀是一種物質存在的話，那麼就必須要嘗試維護其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然後就會在新帝國產生出權力機構，並通過這個機構來使這個國家將來能夠再次承擔起生存的權利。

俾斯麥之後時代的任務就是要下定決心繼續前進，必須要維護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利益。

這些必須具有基本特徵的，並由此而意味著確定目標的決定，則依賴於其它政治上的具體工作。也就是說，正如作為個人的俾斯麥爲了他的政治行動，根據不同的情況，遵照各種各樣的可能才進行的，是爲了能夠達到這些目標而確定目標的，所以，在俾斯麥以後的時代也要建立起一個準確的，當然也是必要的和能夠實現的，符合德意志民族利益迫切要求的，並且爲了達到目標肯定可以利用一切可能的，從開始是外交藝術再到戰爭藝術的目標。

但是制定目標却停止了。

沒有必要來列舉所有的理由，但忽略根本的原因也幾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一位真正天才的、優秀的政治人物。可是差不多沒有什麼不是很重要的部分原

因是在建立新帝國的行動中可以找到的。德國變成了一個民主國家，就算是新帝國的領導人還服從皇帝的決定，那麼這些決定本身也很難擺脫公眾輿論在議會機構才可以找得到的特殊表達方式的印象，而製造這些輿論的就是那些他們自己從很少人知道的幕後操縱者那裏得到最後指令的政黨以及新聞界。因此，相對於某些特定和特殊團體的利益，國家的利益則越來越處於次要地位。而當廣大民眾很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國家利益，同時某些政黨或者報界的利益反而非常具體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會越多。這大概是因為德國是一個民族國家。僅僅是民族思想意識的這個概念最後也只是純粹的忠於王朝式的國家愛國主義。這和種族意識完全沒有關係。因此，今後對於外交政策工作的未來和目標也就基本不清楚。從民族國家的觀點來看，在圓滿完成國內建設以後，國家的下一個任務就是恢復和最終進行民族國家的統一。比起在歐洲的那些歷史上本來就顯然已經不光是德意志民族的，而且也必須是德意志帝國組成部分的德國地盤的合併來說，對於當時純粹還只是形式上的民族國家來說，在外交方面還沒有接近目標。畢竟，像這樣一個顯而易見的目標都沒有確定，因為忽視了其它方面的阻力，對所謂國家概念有諸多的不瞭解，很少去進行思考和認真地去研究怎樣能夠足以激發自己邁出這樣的一步。這是反對愛國主義合法權益的觀點，就像反對很難去定義的同情心這種感情似的，現在作為下一個目標就要使用所有的手段，計劃並且還要執行將舊帝

國東部邊境地區的德意志民族劃入德國。

“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因此而最終失去了王位的。甚至就連啤酒桌上談論愛國主義完全都因此受到最嚴重的傷害，可是儘管如此這也是新帝國自己能夠確立的下一個唯一正確的任務，雖然是從所謂的民族國家的觀點出發。不僅如此，從數字上看，生活在帝國疆域內的德國人得到了明顯的增加，在軍事上自然也就相應有所表示，因此也就能夠挽救在今天還在哀嘆的損失。要是德國自己也參與了哈布斯堡王朝國家分裂的話，那麼從民族政治的觀點來看就會把這樣的分裂確立為自己的政治目標，因而整個歐洲的發展進程都會走上另一條道路的。德國也就不會陷入和許多本來就與德國無冤無仇的國家為敵的境地，並且在南部帝國的邊境綫也就不會燃起戰火。至少南蒂羅爾原先德國的那部分現在都已經屬於德國了。

只不過這件事受到了阻礙，不只是當時缺少民族主義的觀念，而且還因為特定團體的特定利益。中央黨圈子裏的人無論如何都希望維護所謂“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國家的政治體制，一邊還以欺騙的方式談到什麼“同族兄弟”，同時很清楚地知道恰恰就是這些哈布斯堡王朝的同族兄弟被慢慢但肯定地受到了排擠，而且連他們的民族資格也都給剝奪了。但是，德國人的觀點本身在德國對於中央黨却不具備權威性。對於不願意加入這種犯罪組織的德國人來說，每一個波蘭人，每一個阿爾薩斯的叛徒和法國人的朋友

都更喜歡這樣的人物。在代表天主教利益的指責下，這個政黨已經平靜地用各種手段幫忙破壞了並且還要毀滅真正信仰基督教的主要堡壘——德國。並且這個最會騙人的政黨也絕不畏懼和那些公開宣稱不信上帝的人、無神論者、破壞宗教的人以最真摯的友誼手挽手地聯合起來，因此人們會相信，這樣就能够破壞德意志民族國家和德意志民族。

所以，在制定那毫無意義的德國對外政策的時候，這個中央黨，這個虔誠的基督教天主教的中央黨，也總是把不相信猶太人上帝的馬克思主義當成可愛的盟友來幫助了。

正如中央黨全力阻止反對哈布斯堡的政策一樣，作為當時馬克思主義思想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也是如此，儘管還有別的原因。當然這兩個政黨最後的觀點是一樣的：盡最大可能地損害德國。國家越軟弱，那麼這樣政黨的統治就越來越不受限制，因此對它們的領導人也就越來越有利。

要是舊帝國想從民族主義政治觀點出發重新把在歐洲的德意志民族進行合併的話，那麼就必須要通過解散强行撮合起來的哈布斯堡王朝國家的大雜燴來聯合歐洲強國組成自己的集團。沒有能够想到解散哈布斯堡王朝國家并不代表和那些不得不密切關注相同利益的國家沒有關係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為了達到目的並且在使用各種可能手段的情況下，一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至少將要決定歐洲命運的歐洲聯盟形成了。

總之，接下來就必須要在事實上解散三國同盟。我說要在事實上，因為實際上早就應該進行解散了。

對於德國來說，和奧地利進行結盟真正的意義就是：奧地利可以希望通過結盟，爲了危機時刻獲得國家實力的增加。從現在起，軍事力量的增加比通過結盟所要求的德國的軍事負擔要小的話就沒有意義了。如果因爲這個結盟或者說出於這個結盟的原因，俄國興許會成爲德國的敵人的話，那麼從三國同盟的第一天起就是這種情況了。俾斯麥對此也非常仔細地考慮過，並且因此而覺得要和俄國簽訂所謂的《再保險條約》。簡短地說，《再保險條約》的意義就在於：如果德國通過與奧地利結盟而和俄國發生衝突的時候，俄國將不支持奧地利。所以，俾斯麥因此在他那個時代就已經認清了三國同盟難以解決的重要含義，並且用他那可能的藝術預先防備萬一的時候所需要做的事情。

《再保險條約》在當時就幫助了這位德國偉大的政治家，但却在新帝國時期遭到遺棄。

事實上，自從波斯尼亞被奧匈帝國占領以後，並且因爲由此而引發的泛斯拉夫主義運動的熊熊火焰讓俾斯麥所擔心的局面在 90 年代就已經出現了。和奧地利的結盟帶來的是與俄國的敵意。

這種與俄國產生敵意的原因所在，就是爲什麼馬克思主



義通過各種手段製造了另一個事實上的不可能，即使這也許不是德國外交政策可以彌補的。

同時，奧地利和意大利之間的關係還是一如既往。意大利加入三國同盟是出於小心地針對法國，但却不是出於愛心地對待奧地利。相反，俾斯麥也認清了意大利和奧地利之間“真心誠意”的形勢，正如他的名言：奧地利和意大利之間只有兩種可能的情况，要麼結盟，要麼戰爭。除去幾個親法的狂熱分子以外，在意大利真的有人同情德國。這也是說得過去的。這是在讚美德意志民族在政治方面完全聞所未聞的無能和無知，特別是讚美那些所謂德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人們相信出於友誼的愛心能夠傳達給具有國家權益的三國同盟。但這種情况在德國和奧地利之間從來就沒有過，因為三國同盟或者更確切地來說是和德國的結盟只停留在很少一部分在奧地利的德國人的心中。哈布斯堡王朝從來就沒有在三國同盟裏面有所作為，即使是給了長期保存這個死尸般王朝的另一種可能。在 1870 年 7 月的日子裏，正當德意志民族面對法國前所未有的挑釁而群情激昂，並且為了保衛德國的萊茵河而走上古戰場的時候，維也納則在盼望著為了薩多瓦進行報復時刻的到來。會談一個接著一個，樞密院會議輪番召集，信使飛來飛去，第一批徵兵命令送了出去，總之，這已經應驗了戰場上的訊息。在魏森堡戰役之後是沃特戰役，沃特戰役之後還有哥拉維羅特戰役、梅斯戰役、馬

斯拉圖爾戰役，最後到色當戰役，這時候，哈布斯堡王朝現在突然被拯救似的歡呼著德國新的建議的壓力下，才開始發現他們德國人的好心腸。要是德國在最初的幾場戰役失敗的話，那麼哈布斯堡王朝以及他們的奧地利就會幹那些以後受到意大利人所指責的事情。另外，他們在世界大戰過程中不僅是第二次企圖，而且還對為他們拔刀相助的國家進行了最卑鄙的叛變。完全就是為了這個國家，德國自己承擔了最大的犧牲，並且這個國家不僅會有上千個特殊事件的發生，而且最後連其代表人物本人也都叛變了。根據我們那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最好沉默的事情和事實，今天就可以高喊反對意大利了。

哈布斯堡王朝以後栖身在三國同盟裏面，實際上只是因為沒有了三國同盟，那麼這個王朝早就被掃地出門到現在這個地方了。當我今天縱觀這個王朝對德意志民族的歷史所犯下的罪惡時，我感到痛苦的是，上帝的磨坊這次是被德意志民族以外的力量所推動的。

同時，哈布斯堡王朝也還有特別想要和德國結盟的各種各樣的理由，因為這個同盟實際上是被在奧地利的德國人給出賣的。對於哈布斯堡王朝來說，他們在奧地利的去民族化政策，將德意志民族捷克化、斯拉夫化是絕對不會成為可能的，就算這個帝國還沒有為自己打著道德的幌子。畢竟是為了一項反對國家政策進行抗議的權力，儘管是出於民族主義的理由，而且全部還都是德意志民族主義的觀點，就像他們

在德意志帝國裏就是偽裝起來的奧地利人，那麼，他們這些在德國的奧地利人還有什麼可以掩蓋的呢。而且與此相反，即便哈布斯堡王朝自己就是德意志帝國的結盟者，那麼現在德國還能夠施加壓力來阻止在奧地利慢慢去德國化的進程嗎？人們必須認清帝國政治領導人的弱點，為的是知道比起只是嘗試對符合盟友國內形勢進行真正有能力的影響，倒不如試一試其它所有的可能。這一點連狡猾的哈布斯堡王朝也非常清楚。該如何考慮讓奧地利的外交策略在狡猾和機靈方面遠勝過德國的外交策略。與此相反，就是那些德國人則顯得對盟友國內的以往和現狀的盲然和無知。直到發生了戰爭大概才讓大部分人睜開了眼睛。

因此，比起他們為三國同盟所保證的，并由他們最終暗中所破壞的同盟的先決條件，恰恰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對德國盟友的友好才是更具有災難性的。因為這時候哈布斯堡王朝就能够心平氣和地，毫不擔心地在德國插手之前就把在奧地利的德國人給消滅掉了，那麼，對於德國來說這個同盟的價值所在本身就將始終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所在了。和德國建立一個同盟應該意味著什麼，哈布斯堡王室從來就沒有嚴肅地考慮過，因為哈布斯堡王朝從來就沒有想到過通過結盟把對德國的好處看成是白給的，并且在這種影響下逐漸通過去德國化而失去了同盟中唯一真正的朋友。另外，畢竟對奧地利來說這個同盟是最有利的，而不該看作是無所謂的，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却在內心裏是感到痛恨的。

在戰爭前 20 年的那段時間裏，維也納主要的新聞報道比起親德來說，早就已經更多地偏向親法了。在斯拉夫人省裏的新聞界就有意識地敵視德國。斯拉夫人通過哈布斯堡王朝要求各種各樣可能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在他們主要的城市裏現在就有了一個自己的民族主義的文化中心，因此，也就形成了一個特殊政治意願的中心。對於哈布斯堡王朝來說，他們沒有看到這種各民族之間的仇恨，接下來就是鼓動起來對德意志民族的仇恨，有一天會把奧地利這個國家給吞噬掉的。目前和奧地利進行結盟對於德國來說也就變得沒有了意義，這也多虧了那些背叛民族的、在奧地利的德國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所起的作用，同時，所謂的普選權最終把在奧地利德國人的統治地位給破壞了。因為，實際上德意志人只占內萊塔尼亞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奧匈帝國裏奧地利人口的一半。正如普選權在奧地利是選舉人民代表的基礎一樣，德國人因此就處於沒有希望的境地，另外，還因為教會政黨很少有意代表民族主義觀點，就像他們完全被馬克思主義分子故意欺騙的那樣。這個今天還在假仁假義地談論著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的社會民主黨，在以前的奧地利就借助任何一個為自己乞求來的機會，以最可耻的方法背叛和出賣德意志民族。他們自己總是站在我們民族敵人的一邊。這種最不知羞耻的捷克式的狂妄在所謂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那裏總能找到他們的代表人物。每一次對德意志民族施行的壓迫

都會得到他們的贊許。在每一次對德意志民族進行遏制的過程中都會看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幫忙。在這樣的情形下，正如他們自己在議會裏所表達的那樣，德國還能指望這樣一個其政治領導人中的 4/5 都是有意并且願意反對德意志的國家些什麼呢？

和奧地利進行結盟的好處實際上全部都在奧地利這一邊，而德國則不得不承擔壞處，并且壞處還不在少數。

奧地利國家的本質就是讓周圍的許多國家看到他們國家政策的目標就是要分化奧地利。因為在後俾斯麥時代的德國從來沒有做到的事情，這些巴爾幹小國家自己却有：也就是他們試圖通過各種各樣的可能要達到的、明確的外交政策目標。所有這些有一部分還是剛剛成立的、與奧地利國境綫周邊接壤的民族國家，看到了他們未來最高的政治使命就是要“解救”出那些算作是他們人民的，但是還在哈布斯堡君權統治下生活著的同胞。這種只有通過軍事方面的闡述所進行的解救是可以理解的。同樣，這也就必將導致奧地利的分化。奧地利自己的抵抗力量所形成的阻力小到還不如先得要指望那些被解救的國家。在俄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針對奧地利進行聯合作戰的時候，由於奧地利抵抗力量的滲入，從一開始就把來自北方和南方的斯拉夫人給清除了，以至於支撐著主要戰鬥的就剩下德國人和馬扎爾人了。根據經驗，現在由於民族原因使得戰鬥力的分化會導致其戰爭前綫的

瓦解，並且因此而癱瘓。就其本身而言，奧地利針對一場如此平常的進攻戰，真的只是很少的抵抗力量。關於這一點，不僅俄國知道，塞爾維亞也知道，羅馬尼亞更清楚。奧地利所要守住的，就是可以依靠强有力的盟友。那麼什麼是不僅在仇視奧地利的國家領導人的腦袋裏，而且在公開輿論更加自然形成的看法呢？那就是通往維也納之路因此就必須要繞道經過柏林了。

奧地利想要繼承的國家越多，因此也就不能成為德國的戰爭夥伴，那麼德國自己就會把更多的國家視為敵人。

在世紀之交，被奧地利唆使反對德國而成為德國敵人的比例已經幾倍於可以獲得的奧地利自己曾經可以提供給德國的武裝援助。

正因為如此，結盟政策的內在含義也就恰恰走向了其反面。

而第三位盟友則把這件事搞得更加糟糕。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意大利和奧地利的關係從來就不是心心相映的，也不是理性的，而本來就只是強勢力量迫使的結果。意大利人民，尤其是意大利的知識分子可以隨時激起對德國的同情心。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意大利和德國結盟就早已是理由充分的了。那種意大利作為盟友不够忠誠的看法是如此的愚蠢和荒謬，以至於只有我們那些不懂政治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才會去胡扯這些論調。我們自己民族的歷史提供了最有力的反

證，那就是，意大利曾經有過一次和德國結盟反對奧地利了。當然，那個時候的德國是天才的俾斯麥所領導的普魯士，而不是以後的這些政治上無能的蠢貨所糟蹋的帝國。

的確，當時的意大利在陸地和海上戰場都遭受到了失敗，但是却忠實地履行了盟友的責任，而奧地利在把德國也拉進去的世界大戰裏卻沒有做到這一點。因為當時給了意大利進行單獨媾和的所有即使是以後才能够實現的條件，但被意大利傲慢而嚴詞地回絕了，儘管在軍事上還遭受著失敗，而奧地利的國家領導人不只是覬覦這樣的單方面媾和，而且還準備放棄整個德國。儘管這件事沒有實現，但這并不取決於奧地利這個國家意志的堅定，而根本原因更多地在於敵人所提出的要求實際上就是意味著奧地利的分崩離析。可是1866年意大利遭受軍事上的失敗，却真的不能解釋為對同盟不忠的表現。因為人們更願意取得勝利，而不願意接受失敗，但在當時的意大利無法和當時及以後的德國相比，因為意大利當時還缺少那種德國在普魯士時期所擁有的杰出的軍事集權。德國的結盟要是沒有普魯士軍隊統轄權作為基礎，那麼針對如此陳舊，並且當時還沒有被民族主義所吞噬的，就像奧地利所擁有的軍事權力的進攻，同樣也會像意大利的情況一樣遭到失敗。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意大利在波西米亞問題上的決定有利於以後的德意志帝國，同時和主要的大部分奧地利軍隊進行了聯合。因為誰要是親眼看見克尼格雷茨戰役當天嚴峻的情景，不論是奧地利再投入十四萬的兵

力，即便是能够和意大利聯合起來，那麼他就不會斷言這場戰役對德國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了。

當時的意大利沒有簽署這個聯盟條約當然是爲了德意志民族，而且也是爲了意大利民族的統一成爲可能，就可以理解了。這屬於俗話所說的愛國者政治上的幼稚，對此是有理由進行指責或者嘲諷的。那種認爲維護結盟從一開始就要取得成就或者利益的看法，是孩子氣的愚蠢。因爲意大利人的確有權力對當時的普魯士和俾斯麥進行指責，也就是說這不僅是出於對意大利的愛，而且是爲了謀求自己的利益才進行結盟的。可惜我想要說的是，這樣的愚蠢只在阿爾卑斯山以北，而不是以南地區作祟可真是令人感到羞耻。

當然，如果對三國同盟，或者更明確地說是對德國與奧地利的結盟進行觀察的話，這種愚蠢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成爲可能，種情況就是：在一種真的很少見的一個國家，即奧地利從結盟中擁有一切，而另一個國家，也就是德國則一無所有。在一個聯盟裏，一個是拿自己的利益做賭注，另一個投入的則是“閃亮的刺刀”。一個是冷靜地盤算，另一個是尼伯龍根式的忠誠¹。至少在這個範圍裏并且以這種形式在世

¹ 中文版編者注：中世紀德國民間敘事史詩《尼伯龍根之歌》，把遙遠的神話中遺留下來的歷史片段和歷史人物結合起來，成爲了一部體現日耳曼民族品格的偉大詩作。德國歌劇家理查德·瓦格納改編創作爲經典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尼伯龍根式的忠誠”即來自於此，成爲被德國人贊揚的優秀品格。

界歷史上呈現出來，而德國則為國家的這種政治領導人和結盟政策形式收到了最可怕的賬單。

如果與意大利的結盟從一開始就是最值得懷疑的話，那麼只要是牽扯到奧地利對意大利的關係就沒有什麼所以而言，因為在意大利一方來說，這只是關係到一個基本上錯誤結盟者的事情，而且，恰恰就是這個結盟對於意大利來說，也就是不會期望和奧地利結盟會得到一個唯一真正的結盟夥伴。

意大利是個民族國家。意大利的未來必將取決於地中海的沿岸。因此，每一個鄰國都或多或少都成為這個民族國家發展的障礙。另外還要考慮到奧地利就有超過 80 萬的意大利人在自己國內，而這個哈布斯堡王朝一方面把德國人斯拉夫化，另一方面大概也想要爭奪斯拉夫人和德國人來對抗意大利人，極有興趣慢慢地把這 80 萬意大利人去民族化，那麼意大利外交政策今後的任務也就不容置疑了。這必須是盡可能地對德國友好，同時敵視奧地利的一項任務。並且這項政策也還有最靈活的保留，那麼就是意大利民族自己熾熱的激情。因為，拿奧地利當作政治手段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人看來其近百年來對意大利人所犯下的罪過是令人髮指的。近百年來奧地利都是意大利民族統一的障礙，哈布斯堡王朝總是一再地支持腐朽的意大利王朝，而且就在世紀之交的時候還在維也納的一次基督教社會黨代表大會上除了要

求再次給予羅馬神父的回報以外，就沒有其它的什麼決定了。人們毫不隱諱把這看作是奧地利外交的職責，可另一方面還厚顏無恥地期待著意大利自己必須要表現出和奧地利結盟的狂熱激情。同時，奧地利近百年來對意大利的政策可從來就沒有像對待羊羔皮手套那般地小心翼翼。近百年來法國對德國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奧地利對意大利所做的。意大利北部的低地平原常常就是奧地利這個國家向意大利從事友好政策的戰場。克羅地亞的統治和武裝衛隊是奧地利文明的傳播者和承載人，並且很可惜的是這有一部分還和德語的名稱有些關聯。如果今天從意大利人嘴裏聽到傲慢自大的輕視，是的，就是聽到對德意志文明輕蔑的侮辱的話，那麼德意志民族就要多謝那個對外偽裝成德國人，可對於意大利人來說其本質上說穿了就是個兵痞，在奧地利國內則自以為是上帝之鞭的幸運之人的國家。奧地利軍隊戰場上所取得的榮譽一部分是意大利人歷史上無法磨滅的仇恨所建立起來的結果。

而從來就看不到這些事實是德國的不幸，相反，即使不是直接地，是間接地去掩蓋這些事實也是德國的不幸。因為就如事實所言，德國就會因而失去可能成為我們最珍貴盟友的國家，就像他已經有一次是普魯士非常可靠的盟友一樣。

同時，對於意大利國內對奧地利的關係起到特別決定作用的是由於的黎波裏塔尼亞戰爭在奧地利的公共輿論所持有的立場。要是維也納以懷疑的目光，站在阿爾巴尼亞人的

立場上來看待意大利的企圖的話，根據當時的情況倒是可以理解的。奧地利認為他們在那裏的利益受到了威脅。可對這種普遍的、堅定的、人爲地惡意煽動起來針對意大利的憤怒，還打算去征服的黎波裏塔尼亞，則是不可理解的。意大利對此的措施則是正確的。當意大利想要按照他們的情況，在已經必須當作意大利殖民地的地方把自己的旗幟升起來的時候，是沒有人能夠責怪意大利政府的。并不只是因爲當代的意大利殖民者踏上了古羅馬的足跡，出於另外的一個原因，對於德國和奧地利來說，恰恰就是意大利的行爲也還是值得贊許的。意大利在北非越是受到鼓舞，那麼就越必須要發展出意大利和法國之間曾經天然的目標。一個有頭腦的德國國家領導人至少必須要通過各種手段去嘗試反對法國霸權對北非具有威懾力的擴張，即針對法國對黑色大陸所進行的全面開發製造困難，即使要考慮到法國軍事上的強大以及在歐洲戰場上的強勢。因爲法國政府，特別是其軍事領導人從不懷疑非洲的殖民地對於他們來說，除了當作抗議法國文明的對象外還有其它的意味。長期以來人們都把在那裏的兵力儲備看作是下一次歐洲紛爭的準備。而分裂可能從德國開始也就很明顯了。對於德國來說去促進每一次由另一個強國進行的中間調停，特別是當這個強國還是自己盟友的時候，那麼什麼是更加簡單一些的做法呢？另外，法國人是死氣沉沉，沒有什麼生氣的，也沒有必要去進行生存空間的拓展，和德意志民族一樣，意大利人則無論如何都必須要找到出

路。在此，人們並沒有說這是對土耳其的掠奪。因為所有的殖民地都是搶來的地盤。只不過歐洲人沒有它就無法活下去。我們沒有興趣，也不可以有這樣的興趣，因為出於對土耳其完全不真實的同情心而疏遠意大利。如果要采取外交行動的話，那麼奧地利和德國就只能沒完沒了地跟在意大利的後面了。正如當時奧地利的新聞界，應該是整個輿論都是反對意大利其最終目的無外乎就是和奧地利共同兼并了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行為簡直就是駭人聽聞。這要比本來實際存在的原因更加清晰地展現出奧地利和意大利之間關係真正的內在價值，當時一下子就燃起了仇恨的火焰。這個時期我本人就在維也納，內心對這種本來就愚蠢的背後攻擊盟友的無耻方式感到極度的憤怒。可要是在這樣的困境下，還要求這位盟友有那麼一份實際上等於讓意大利自殺的忠誠至少就是天真到很不可理解了。

另外還有：意大利天然的軍事地理位置總是會促使這個國家制定出一項使其不和超強的海洋強國發生衝突，人們預判也沒有能力對抗意大利軍艦及其盟友的政策。只要英國還擁有無可爭議且至高無上的海洋霸權，只要在地中海法國的軍艦還在加強著統治，意大利及其盟友就不會能夠進行有希望的抵抗，意大利也絕不能採取反對英國的立場。但是人們無法要求政府領導人出於因為對的黎波裏戰爭明確表示贊同的另一個國家傻乎乎的同情心最終會使自己國家肯定會

遭到滅亡。可是誰要是只是草率地審視沿岸國家同意大利的關係，那麼就無論如何都必須要相信意大利反對英國的鬥爭在目前的情況下不只是沒有前途的，而且是荒謬的。所以，意大利正好處在德國曾經的處境，也就是：正如對於俾斯麥來說，冒險去參與一場由於奧地利所引起的與俄國的戰爭對於德國來說是如此的令人難以置信，以至於他在這種形勢下通過簽署著名的《再保險條約》來承擔責任而忽視了業已存在的聯盟條件，所以，目前對於意大利來說和奧地利無法維持，同時還和英國成爲了敵人。誰要是對此不明白或是不願意理解，那就無法進行政治思考，並且因此最多可以制定在德國的政策。結果就是德意志民族今天面對這種人所制定的政策並且還要承擔其後果。

所有這些形成的觀點就是與奧地利進行結盟的價值必須要降到最低點。所以因爲德國爲了和奧地利結盟，除了俄國以外，想必還把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意大利都當成了敵人就是肯定的了。畢竟建立在理想化的同情心、理想化的忠誠、理想化的感激之情之上的聯盟是沒有的。聯盟之所以變得強大，是因爲每一個結盟者都可以期待更多地發揮各自的優勢。而想要建立在其它基礎之上的聯盟只是幻想。我從來就不會指望意大利與德國進行的結盟是出於對德國的同情，對德國的愛，並且還故意是爲了德國的利益。同樣，在任何時候我都很願意出於對另一個國家的愛、同情或者渴望

來接受條約關係以有利於這個國家。如果我今天支持意大利和德國的聯盟關係，那麼只是因為我也相信這兩個國家都能够獲得利益。這兩個國家可以在這方面做一筆好生意。

可是三國同盟的利益只落在奧地利的一方。即便是同盟裏因為某一個國家政策特定的因素，受益的一方也總是奧地利。因為這個三國同盟從本質上看就完全沒有攻擊性。這只是一個防禦性的同盟，最多也就是按照其論調應該對目前的狀況進行維護罷了。德國和意大利迫於無法養育其人口數量的原因而選擇主動出擊的政策。而只有奧地利才真是有幸至少自己不必去維護這個腐爛屍體般的國家。為此，奧地利自身的防禦力量從來就不夠用，德國和意大利的進攻力量還要通過三國同盟效力於保護奧地利而受到約束。為此德國忙得不可開交并因此而走向滅亡，意大利則置身度外而拯救了自己。想要對此進行指責的話，只能有一個對通過各種手段和各種可能來維護一個民族生存的政策不負責任的人才可以做得到。

即使是以前作為形式上民族國家的、也把德意志民族的繼續統一當作外交政策目標的德國本身，目前也不得不放棄三國同盟或者說要改變與奧地利的關係。這樣可以避免因為根本就用不著的奧地利的加入而產生數不清的敵意。

可就是在這個時候，戰前的德國可以不再出於純粹形式上的民族國家的觀點來決定其即使不是引向民族所需目標的外交政策了。

早在戰前時期，德意志民族的前途就已經是一個解決食物的問題了。德意志民族從現有的生存空間裏再也找不到每天所需的麵包。所有土地耕耘上的辛勤勞作以及技術手段最多也就只能減少一些困苦，只是不會最終有所阻止。就算是好收成的年份也無法完全滿足自己食物上的需要。而在一般年景或是歉收的時候就要在很大程度上指望進口了。甚至有些工業上的原料供給都很困難，並且只能依靠國外來解決。

克服這種困境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從當時民族國家的立場出發，移民和限制生育絕對是要拒絕的。同時，比起害怕人口數量的大量減少，起決定作用的是缺少生物知識的結果。所以，將來要確保維護這個民族，沒有必要限制自己的人口數量，對當時的德國來說只能有兩種可能：要麼嘗試克服生存空間的困擾，也就是要獲得新的土地，要麼把這個帝國轉變成一個大型出口公司。也就是說，提高某些商品的產量超越國內需求，為的是能夠逐步換取生活用品和原材料。

對擴大德國生存空間必要性的認識是存在的，即使在當時至少還只有一部分人。如果把德國列入殖民地國家的話，人們以為按照他們的看法最好還可以商量。可實際上，特別是通過實現這種認識的方式就已經出現內在邏輯的斷裂了。因為一項正確的領土政策的意義所在，就是在一個民族的生存空間得到拓展的同時，其過剩的人口，即使不應該主

張具有移民的特徵，也要在政治和國家層面上必須和祖國有緊密關係的地方進行安置。在 19 世紀初期還有殖民地可以攫取的時候，這一點就不太適用了。不管是空間上的距離，特別還是這些地方的氣候條件就可以讓移民安置自行擱置了，就像早期的英國人在美洲的殖民地，荷蘭人在南非，英國人在澳大利亞所無法進行的那樣。還要考慮到在國內制定德國殖民地政策的特點。安置的問題在此完全退到次要的地位，取而代之的則是只在很小一部分和普遍的德意志民族利益相一致的社會利益。那麼從一開始德國殖民地的意義所在竟然更多的是有可能獲得提供各種各樣不同的殖民地商品和德國經濟依賴國外進口的部分原材料的市場。

這一點將來在某種程度上肯定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德國人口過剩的問題却一點都沒有得到解決，除非人們決定通過德國出口經濟的增長來基本上確保養育德意志民族。然後有一天德國殖民地才會通過對各種不同的低廉工業原材料供應，很自然地在國際銷售市場上保證具有更大的競爭力。因此，德國殖民地政策最根本的原因本來就不是領土政策，而變成了德國經濟政策的輔助工具。事實上，通過在殖民地成批量地進行安置，直接讓德國國內的過剩人口離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想要轉向真正的獲取生存空間政策，那麼這種在戰前時期推行的殖民地政策之所以沒有意義，以至於很明顯地允許讓德國過剩人口輸出都無法實行，可是相反却有一天，根據

所有人的推測實行這項政策必須要付出血的代價，就像這種付出是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爲了這項真正有用的獲取生存空間政策所必需的那樣。畢竟德國殖民地政策的特性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帶來德國經濟上的強大，而總有那麼一天必將成爲和英國暴力紛爭的根源所在。因爲德國的世界經濟政策絕對無法繞過與英國的最終爭鬥。出口產業、世界貿易、殖民地和商船都必須用利劍來進行保護，防止以前也同樣出於和德國自我保護一樣的觀念，早就已經看出不得不上這條路的強國的攻擊。只要英國還能算計得到用純粹經濟的手段就使得德國的競爭力崩潰，只要是這種爲了征服太陽上的每一塊地方以和平經濟式的爭鬥還能夠開始展開，那麼我們就絕對無法走出這個陰影。可要是在和平經濟的道路上德國成功地將英國擊退，那麼用和平經濟征服世界的幻想受到刺刀的阻擋而破滅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毫無疑問，總還是會有一種政治觀點認爲，通過德國工業生產的提高和在國際市場上的銷售可以容許德國人口的增加。這種觀點不是民族性的，可却符合當時占主流的民族資產階級政黨的想像。無論如何，能夠走上這條路只是因爲讓德國的外交政策去承擔一種明顯肯定是完全狹隘的責任：德國世界貿易政策的結果只能是和英國開戰。但是德國的外交政策却有責任通過放眼未來的結盟措施做好準備，和一個出於有好幾百年的經驗而本身就沒有什麼可以放棄的

國家進行爭論而讓支持我們的國家做好基本的軍事動員。要是德國想和英國在工業和經濟政策方面對抗到底的話，那麼就必須把俄國當作其首要的靠山。俄國是唯一一個值得考慮作為盟友的國家，因為它基本上不需要反對德國，至少目前是這樣的。總之，正如事實所言，爲了和俄國進行結盟要給出的價碼取決於奧地利背叛同盟所要付出的代價。因爲和奧地利簽署的《德奧同盟》是在發瘋，是的，簡直就是精神錯亂。只有當德國得到俄國全面的掩護，才能夠轉向清楚地知道有關係破裂那一天的海洋政策。然後才能夠真正地有必要投入巨資，不是對所有的，但特別要對航行速度和排水量方面落後 5 年的軍艦進行改造。

光是糾纏於和奧地利結盟的事情就是一個大麻煩，以至於無法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所以在俄日戰爭之後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俄國，最終也不得不給拋棄掉。因此，這之後的整個德國經濟和殖民地政策都只不過是一場危險的遊戲。事實上，人們最終還是害怕和英國鬧紛爭並且相應地在多年來的行爲舉止方面都遵守不要惹怒敵人的基本原則。這也會左右所有德國有關保護德國經濟和殖民地政策所必需的決定，直到 1914 年 8 月 4 日英國的宣戰才結束這個讓德國遭到不幸的迷茫時期。

要是當時德國的主流觀念少一些民族資產階級而多一些民族主義的話，那麼就會出現另一條解決德國困境的道

路，也就是一條歐洲自己的生存空間政策的康莊大道。

因此，使得我們不得不和英國發生衝突，同時法國則總是被視為站在敵人一邊的德國的殖民地政策，對於德國來說特別的不明智，因為比任何一個具有國際重要意義的殖民地國家，這會讓我們在歐洲的根基越來越弱。當然最終殖民地的命運是歐洲來決定的。所以每一項德國的外交政策都要指出首先要鞏固和確保德國在歐洲的軍事地位。同時我們從我們的殖民地只能期望很少的重要資助。相反，我們每一點在歐洲空間上的擴展本身就是對我們地位的加強。這和那種一個民族占有一個 56 萬平方公里或者一百萬平方公里封閉的居住地區的情況是不一樣的。而完全忽視的是在戰爭情況下食物供應的困難，這很有可能應該和敵人的入侵沒有關係，取決於國土面積的本身就已經是一種軍事防衛，就這一點來說，那麼我們發動戰爭的軍事行動不得不在自己的國土上進行的話，基本上還比較容易忍受。

國家領土面積就已經完全是抵擋輕率攻擊的某種形式上的防衛。

尤其是只能通過在歐洲進行的生存空間政策讓我們和人民得到被丟到別處的人類財富，甚至還包括軍事方面的用處。在歐洲多於 50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可以為德國的農民提供新的家園，可以在關鍵時刻為德國人民提供上百萬的士兵。

那麼，這樣的領土政策在歐洲唯一可能的地方就是俄國。與德國接壤的西部邊境地區曾經一度就已經獲得作為文

明傳播者的德國殖民者的好感，也可以為德意志民族新的歐洲領土政策所用。那麼德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就必須是不必擔心背後的英國並且反過來還要盡可能地孤立俄國。然後就果斷地放棄我們的經濟和世界貿易政策，如果有必要的話還要不斷地取消我們的軍艦，為的是把我們民族全部的力量再次像從前一樣聚集在陸軍上面。然後就不得不有理由放棄和奧地利的結盟，因為這樣在接下來孤立俄國的過程中才會比通過德國對一個國家所擔保的，期望分配給許多歐洲強國，但只和俄國進行結盟才可以執行的防務更加沒有障礙。同時，德國的各個聯邦看出為維護奧地利所提供的最強有力的防衛，所以，他們就更加反對孤立俄國。因為對於他們來說這個沙皇帝國好像才是唯一有可能最後毀掉奧地利的力量。

很明顯，所有這些聯邦國家都不能指望花著哈布斯堡王朝勁敵的錢來鞏固對奧地利這唯一的依靠。

同樣是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法國總是站在德國敵對的一邊，所以就總是有可能會組成一個敵視德國的聯盟，如果下不了決心，那麼至少在世紀之交的時候最終清除與奧地利的結盟，奧地利可以聽天由命，讓德意志國家來解救這個帝國。

可事情的發生却是另外一個樣子。德國想要世界和平。因此就得避免本身就只有進行攻擊才可以奮戰到底的領土政策，並最終轉向永無休止的經濟和貿易政策。人們想用和平經濟的手段去征服世界，可這樣既支持不了這個，也支持

不了那個強國，結果反而更加依靠大家通常所進行的政治孤立，總是和行將就木的哈布斯堡王朝火藥味十足。在德國的大部分人都喜歡這樣，一部分是因為政治上的無能，出於對愛國權益思路的錯誤理解，一部分最終還是出於靜靜養成的由此可以導致令人痛恨的霍亨索倫帝國有一天會崩潰的期望。

當 1914 年 8 月 2 日血腥的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戰前所執行的聯盟政策遭到真正的失敗而已經得到真正的報應。爲了幫助奧地利，德國被迫捲入了一場更多地只是違背其自我生存的爭鬥。它的敵人完全就是世界貿易以及強國的對手，並且也是奧地利崩潰的候選人。它的朋友一方面是不成體統的國家奧匈帝國，另一方面是永遠病態和軟弱的土耳其。可意大利邁出的每一步都是德國必須要走和已經走過的，如果沒有怯懦的理念和誇誇其談的沙文主義者取而代之用俾斯麥的天賦和手腕來領導的話。以後提前發生公開地反對當時盟友的事情就符合俾斯麥富有遠見的預料，那就是在意大利和奧地利之間完全只能有兩種狀況：要麼結盟，要麼戰爭。

八、軍事力量之必要性——1914年的 邊境綫不是目的

1918年11月7日在貢比涅森林簽署了停戰協議。命運因此而選中了使我們民族崩潰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中央黨的議員馬蒂亞斯·埃爾茲伯格¹，按照各種不同的推斷，他是一個女傭和一個猶太老闆的私生子，作為德國的談判代表，如果不是故意要毀掉德國的話，他把他的名字寫在一份按照四年半的英雄時代來比較和衡量的話就顯得不明不白的文件上。

馬蒂亞斯·埃爾茲貝格自己曾經是個小資產階級兼并主義的政治家，特別是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在缺乏官方戰爭目標的情況下，也嘗試過要以自己的方式方法去進行彌補的那些人當中的一個。因為即使是在1914年8月，如果全體德國人民本能地意識到這場戰爭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話，事實

¹ 中文版譯者注：Matthias Erzberger，中文還譯為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德國政治家，1919年至1920年擔任德意志帝國財政部長。作為中央黨人，他從1917年開始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作為帝國政府的授權代表簽署了德國和同盟國之間的停戰協議，因此他被右翼恐怖集團“執政官組織”（Organisation Consul）暗殺。

也是如此，就像最初激情的火焰被熄滅，無論如何，不管是死亡的威脅還是生存的必要都一目了然。對戰敗想像的程度及其後果慢慢地通過在德國國內完全不受限制的宣傳給消除了，並且這種宣傳以機敏和騙人的方式把協約國真正的戰爭目標歪曲或者完全否認了。在戰爭的第二，特別是在第三年裏關於這方面多虧了這些宣傳就已經讓德國人民不再對戰敗感到恐懼，人們也不再相信敵人要毀掉這個民族的企圖。這樣做是如此的可怕，還不如什麼都不幹，反過來這樣就可以讓人民知道將來自我生存的利益以及為巨大的犧牲所必須要付出最起碼的代價。因此，開始討論有關可能要達到的戰爭目標也只是在多多少少不明不白的範圍裏，而得到的也無非是那些代表思維方式和一般政治立場的表達。而現在當狡猾的馬克思主義用詳細的帶有麻醉作用的理論完全禁止類似缺少明確戰爭目標的話題並且另外還在沒有兼併和賠償的條件下只談論重建和平的時候，至少有一部分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嘗試過對所付出血的代價和突然襲擊的罪行以某種還債的方式來承擔責任。而所有這些資產階級政黨的提議只不過就是些邊境綫的重新勘定並且和生存空間政策的想法毫無關係。頂多還會想到通過建立緩衝國來滿足每一個現在無所事事的德國王子們的候補資格，並且如果沒有什麼例外的話，這樣對於資產階級政黨來說建立波蘭這個國家本身也好像是民族主義政治一個聰明的決定。同時個別人提出的經濟觀點引人注意，其次是必須確立邊境綫的事宜，比

如獲得龍韋和布裏埃鐵礦的必要性，其餘的又是戰略性的意見，比如要把比利時默茲要塞弄到手，等等。

因此，一個國家對 26 個國家所進行的沒有目標的戰爭，同時這個國家還不得不承擔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血的代價，在國內的全體人民忍受著實實在在的饑餓這樣的事情就是不言而喻的了。無法建立起將戰爭堅持到底必要性的理由是導致其不幸的結果。

當祖國隨後發生崩潰，這個時候，迄今為止病態的代表性言論還要遠離以前就已經是很少的要求，對戰爭目標的認識依然少得可憐。畢竟這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情況下要進行一場只不過是越過赫伯斯塔爾，越過列日的邊境綫，越過任何一個俄國的州省取代沙皇的特派員或者總督安排一位德國小王子當首領的戰爭，那可真的是不負責任和罪孽深重了。這當然取決於儘管還處在爭論之中，以後則統統給否定掉的德國的戰爭目標。畢竟真的要是為了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不會把一個自己的戰場慢慢變成地獄的民族置於一場戰爭當中去的，那怕只是一個小時而已。

為此而值得付出巨大犧牲的戰爭的唯一目標只能够存在於對德國士兵的允諾當中，比如把 10 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分配給前方的勇士或者讓德國人擁有一些殖民地。因此戰爭也就立即失去了皇帝臣屬的特徵，並且取而代之的則是德意志民族的事情了。因為最終德國士兵是不會真的忘記他們的鮮

血是爲了讓波蘭人得到了一個國家或者是讓一位德國王子坐在絲絨的寶座上。

1918年，所以人們就結束了完全沒有意義和沒有目標的對德意志寶貴鮮血的消耗。

我們的民族又再一次地陷入永無止境的英雄主義、犧牲精神，也就是以敢於獻身的勇氣和樂於承擔負責任的態度，但還是受到打擊，受到削弱而不得不離開戰場。上千次的戰役和英勇奮戰取得了勝利，而結果却被挨打的所戰勝。這就是德國在戰前所采取的內政外交政策和四年半的浴血奮戰本身的不祥之兆。

現在，國家崩潰之後，令人不安的問題出現了，我們德意志民族是否從這場災難中汲取了教訓，這場災難是否還會繼續左右我們的命運，到今天是否還會有意違背天意，那些至今還在無耻地空話連篇的人是否將會掌握未來，或者說內政外交政策是否可以教會我們的民族一種新的思維方法，并且采取相應的行動。

因爲如果我們民族本身沒有奇迹發生的話，那麼他們的最終出路就是墮落。

今天德國的處境如何，前途怎樣，有什麼樣的前途？

在這裏我還要再次確定，我們德意志民族1918年所遭受

的國家崩潰的原因不是軍事組織的垮臺或者武器的喪失，而是當時就已經顯露并且今天更多地表現出來的國家內部的衰敗。這種國家內部的衰敗本來就表現在其種族品質的腐敗，表現在決定其民族的偉大，保證其民族的生存以及促進其民族的未來的所有品德的喪失。

德意志民族被迫失去了高貴的血統、個性鮮明的思想以及維護自我生存的本能。取而代之的則是國際主義思想的勝利凱旋和我們民族品質的消亡以及民主意識的擴散，同時，個性鮮明的思想受到窒息和毒害，并且最終是可惡的和平主義污穢取代勇敢地維護自我生存的思維方式。這種人類垃圾的影響在我們國家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并不只是在政治領域，不是，還在經濟甚至在我們的文化生活中可以覺察到這種腐化下流的東西，如果對此不加以制止的話，那麼我們的民族就會從具有希望的民族中間被剔除出去。

要清除我們民族這種衰敗的表現，取決於我們國家今後的內政任務。這也是我們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使命。通過這項工作就必須產生出能夠戰勝資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同時負有責任的階級分裂這個目前最為嚴重的禍害民族的新生力量。

這項國家內政改革任務的目標，最終還要必須再次獲得我們民族為生存而戰的力量，并且因此對外還要體現其生存利益的力量。

因此，我們的外交政策也要安排滿足其所要求的任務。

因為國家內政必須要為外交政策提供強有力的手段，而外交政策也必須通過國家內政所指定的行動和措施來強化和支持這些手段的形成。

如果過去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國家外交政策的任務首先就是繼續團結德意志民族在歐洲的各個成員的話，並努力形成大部分人所公認的生存空間政策，那麼戰爭後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就必須是對國家內政權力手段的強化。因為戰前外交政策的意願是站在一個也許在民族主義方面還不是呼聲很高的國家立場上的，但是正因為如此才會有優秀的軍隊可以使用。即使是如果當時的德國不再具備軍事上的優勢，這有點像以前的普魯士，並且尤其是在軍隊組織方面被其它國家所超越的話，那麼我們原來軍隊內在的品質與其他所有的軍隊相比則都是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這種戰爭藝術最好的工具當時是可以被果敢的國家外交領導人使用的。因為這個手段以及所享有的普遍的尊重，我們民族的自由不僅僅是由事實所證明我們實力的結果，而且正是由於獨有軍隊的這個手段，以及一部分也因為我們模範廉潔的國家機構，我們才具備普遍公認的信譽。

今天，我們德意志民族不再擁有這個保護人民利益的重要的手段，或者說至少在一個完全不夠大的範圍內大大地遠離了保障其原有實力的基礎。

德國人有一支雇傭軍。這支雇傭軍恐怕在德國有危險的時候會降格成爲用特殊武器裝備起來的警察。和英國的雇傭軍相比，德國的雇傭軍已經變得不利於德國人了。英國的雇傭軍永遠是軍事國防和進攻思想以及英國軍事傳統的代表。英國在其雇傭軍和自己的民兵系統中具備在其島嶼國家的條件下可以滿足，並且是很適合英國爲生存利益而奮戰的軍隊組織。這種讓英國的反抗力量以這樣的形式對外進行展示的想法絕不是能够借此省得讓英國人付出血的代價的膽小的表現。恰恰相反，只要是雇傭軍足以爲英國的利益奮戰到底，英國就用雇傭軍進行戰鬥。所招募的是志願兵，戰爭要求更大的投入是保家衛國的義務以及祖國面臨危難時的擔當。因爲那些英國抵抗力量的組織看起來完全都一樣，都是永遠爲了英國而義無反顧地進行戰鬥。並且，在英國的正規軍隊組織也永遠是爲英國的利益，以一種毫不畏懼的，如果有必要將會付出整個民族鮮血的意志而奮戰到底的工具。在那裏，英國的利益無論如何都要處在戰鬥中的顯著地位，並且還要總是有意識地占有優勢，從純粹技術方面來看，就是要符合兩大強國所制定的政策。如果把這其中無比負責任的操勞和德國的輕率，而且還是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德國在戰爭前對武器裝備的忽視進行比較的話，那麼今天還要陷入深深的悲哀。有誰會像英國一樣知道英國的未來，也就是英國的生存要完全依靠海軍的强大，所以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德國就必須知道德意志帝國的未來和生存就要依靠

強大的陸軍。德國必須用兩大強國對海洋的政策來反對兩大強國對歐洲陸地的政策。並且正如英國決心要把任何一次對其要求的損害都看作是發動戰爭的理由一樣，那麼德國就必須阻止任何一次在歐洲通過法國和俄國自己單方面做出的軍事決定並且還給自己有機可乘的擴充國防軍的企圖。即使是資產階級在這個時候以最愚蠢的方式濫用俾斯麥的名言。俾斯麥關於他考慮的不是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的表述被所有軟弱無能、毫無朝氣、而且還不負責任的空頭政治家們高興地拿來掩蓋他們因為災難性的結局而必須執行的“讓所有的事情發生吧”的政策。只不過人們完全忘記了俾斯麥所進行的三場戰爭是可以避免的戰爭，至少按照反對發動先發制人戰爭的和平理念的觀點是這樣的。要想到，比如今天的德意志共和國在 1870 年就曾經不得不遭受拿破侖三世的侮辱，因此才決定請求貝內代蒂先生降低一些他的聲調。既不是拿破侖，也不是全體法國人民就能够成功地引誘今天的德意志共和國去進行一場色當戰役的。或者人們相信，如果俾斯麥沒有像所期待的那樣做出決定的話，1866 年的戰爭就無法被阻止了嗎？現在人們可以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是關於要達到明確擺在面前目標的，而不是出於害怕敵人的進攻這樣的原因所進行的戰爭。可實際上這只是斷章取義。因為俾斯麥確信和奧地利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他準備開戰並且還要將戰爭朝著有利於普魯士的方向進行下去。尼爾將軍對法國軍隊的整頓使人明確地知道這是把具有戰鬥力的武器

給了法國的政治家和法國的大國沙文主義來進攻德國的。事實上，俾斯麥毫不懷疑有可能將 1870 年的衝突以任何一種調解來和平地解決。只不過在法國的軍隊組織還不能完全發揮作用的那段時間裏，將戰爭進行到底才更加符合目標。另外，所有這些對俾斯麥名言的解釋都患有一種病，那就是混淆了俾斯麥的外交官和共和黨的議員。正如俾斯麥自己對這些言語的判斷，他在普奧戰爭前回答一個想知道俾斯麥是否是真地故意進攻奧地利的提問時，用捉摸不透的表情反駁道：“沒有，我沒有進攻奧地利的打算，但當我想要進攻的時候也不打算還要告訴他們。”

而且，這場由普魯士奮戰到底的艱苦卓絕的戰爭是一場先發制人的戰爭。當弗裏德裏希大帝通過一個老頑固最終知道他的老對手意圖的時候，原則上他是反對先發制人的戰爭的，却等不及別人發動攻擊，就自己立即去展開進攻了。

對於德國來說，任何一個對兩大強國所制定政策的損害都必須是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的理由。因為要是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哪一場戰爭更容易一些，是一場在 1904 年當俄國在東亞地區受到牽制的時候將法國擊敗的先發制人的戰爭，還是由於這個疏忽所引發的要付出幾倍鮮血並且讓我們的民族陷於失敗的世界大戰呢。

英國從來就沒有這些想法。它所制定的兩大強國的海洋政策就是維護英國獨立的前提條件。只要它還具有實力，就

不會讓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可如果是自世界大戰以來放棄了這項政策的話，那也只是在更加強大情況的壓力下才違背英國意願的。在美國就產生出了新的強大實力，其規模可以威脅到至今所有國家的實力和排列順序。

可是不管怎樣，英國的戰艦還是目前最有戰鬥力的證明，無論是陸軍的組織形式如何，維護英國的意志必然是決定性的。因此，英國的雇傭軍就具備不同於其他雇傭軍的優秀特性。那就是由完美的個人訓練加上優良的裝備以及健康的服務意識所組成的戰鬥團體。是什麼賦予了這樣一個小規模的軍隊以特殊的意義呢？是因為這直接關係到大英帝國生存意願的明確表達。這些雇傭軍幾乎在世界的所有地方為了英國的偉大而浴血奮戰，同時他們也認識到了英國的偉大。這些一會兒在南非，一會兒在埃及，一會兒在印度的戰士作為武器的使用者由此也獲得了偉大的、史無前例的大英帝國不可磨滅的印象。

而今天德國的雇傭軍就完全沒有這樣的可能。是的，人們所看到越來越多印象中的和平主義的和民主主義的議會裏的大多數，他們實際上就是民族的敗類，祖國的叛徒，他們對和平主義、民主主義思想做出妥協，一再地停止成爲戰爭的工具，取而代之成爲合法地維護安寧和秩序的警察部隊。也就是說實際上和平地屈服了。人們不可能訓練出一支即使具有崇高的內在品質，但其存在的目的却是不準備打仗的軍隊。爲了維護和平的軍隊是不存在的，而只有奮戰到底

取得勝利的戰爭。在德國，人們越是想試圖從舊軍隊的傳統中最終徹底改造德國國防軍，那麼德國國防軍本身就會變得越沒有傳統。因為軍隊傳統的價值所在不是來自於成功地鎮壓了幾次國內的示威罷工或是阻止了對生活用品的搶劫，而是取得戰場勝利的榮耀。但實際上，德國國防軍却在某種程度上一年又一年地遠離了這個光榮傳統，以至於終止體現我們民族的意願。在自己的部隊中越是更多地祛除大家都知道的民族的，也就是民族主義的思想，並且遠離其代表人物，為的是取而代之給民主主義者和簡直就是粗俗的追逐個人名利的人讓出位子，那麼這樣的軍隊就更沒有民族性。因為這些狡猾的先生們不想通過對我們人民中信奉和平主義、民主主義那部分人的妥協尋求與人民交朋友。只要是軍事的，不是國際和平主義的股票交易所開設的保險公司，任何一個軍事機構本身對於德國人民中這部分人來說從內心裏都是會感到憎恨的。那些唯一認為具有軍事價值的軍隊能夠有一種心靈上聯繫的人們，是我們民族中具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核心部分，他們不只是考慮到傳統要團結一致，而且也出自對民族的愛而成為唯一準備穿上軍裝去保衛榮譽和自由的那部分人。可是，一支軍隊和那些在危急的時刻能夠充實自己，而不是隨時背叛自己的人們保持心靈上的聯繫還是有必要的。因此，今天我們所謂國防軍的領導人還是以民主的方式如此這般地做事，那麼這樣他們就因而絕對不能夠和德國人民有更親密的聯繫，因為德意志民族是不適合呆在民主的

陣營裏的。同時，特別是以前的德國國防軍司令馮塞克特將軍離職後則更加孤僻，而那些有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軍官不只是沒有反對，而且甚至他們還負責完成了最終可以讓他放心的工具。

自從馮塞克特將軍引退以來，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影響就持久不斷，為的是從德國國防軍中給今天這個國家的君主打造出可以當作最美好的理想浮現在眼前的東西：一個民主共和議會的守護人。

用這樣的一個工具當然無法推行外交政策。

因此，目前德國內政的首要任務就是再次給德意志民族一個符合民族主義要求的軍事組織。因為現在德國國防軍的形式不足以能夠符合這樣一個目標，並且反而要根據外交方面的情況來決定，那麼德國外交的任務就是促成一切的可能來重新組建一支德意志民族的軍隊。因為德國政治領導人不可動搖的目標必須就是有那麼一天真正德意志民族的軍隊再次來替代雇傭軍。

因為在將來，德國國防軍基本水平的發展想必會很糟糕，所以突出的是目前純粹軍事技術方面的表現。這毫無疑問完全是馮塞克特將軍和德國國防軍軍官團的功勞。因此，德國國防軍在軍隊組織結構方面實際上就是未來的德意志民族的軍隊。正如德國國防軍的任務本身就完全必須是在教

育方面要強調民族的戰鬥使命，把這群軍官和士兵培育成今後的人民軍隊。

一個真正具有民族主義思想意識的德國人是不會否認必須把這個目標看作是不可動搖的。就像要實現這個目標，只有當這個國家外交方面的領導人要確保所必要的條件一樣。

因此，德國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完成重建德國軍隊的外部環境條件。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民族生存的必要性才能够找到其真正的代言人。

原則上還有值得注意的就是，保證重建德國軍隊所應採取的政治行動必須是在爲了未來德國必要的發展的範圍之內。

同時不需要強調的是，除了當時國家的內政情況，當時軍隊組織的變化也出於外交政治的原因沒有什麼動靜，只不過一直都在談論德國的利益和德國的立場。

世界大戰的本質和德國主要對手的意圖，就是許多國家感興趣的對世界上最大戰爭行爲進行清算要盡可能長久地存在下去。通過建立一個國土防禦體系讓那些本身就有不同意願和目標而各自爲戰的國家，因為害怕德國的再次強大而遭受損失就團結起來形成一個抵抗力量來達到這樣的目的。因為如果在戰爭結束的10年以後還有可能維持一個違背

迄今為止世界歷史經驗的戰勝國聯盟的話，那麼原因就只有在為了德國真正榮譽的那些追溯我們祖國對抗 26 個國家而戰鬥的事實當中了。

只要是因為德意志強權帝國再次形成而會蒙受損失的恐懼，比這些國家之間的麻煩還在增大，那麼這種情況就會長期存在。並且只要不會願意允許給德意志民族被這些“戰勝國”能夠說成是威脅的武器裝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可還要認識到的是，第一，未來真正體現德意志生存利益的不是靠不足以強大的德國國防軍，而只能通過將要開始建立的德意志民族的軍隊，第二，只要當時對德國進行外交方面的扼制不鬆懈，那麼建立德意志民族的軍隊就不可能，第三，要改變反對建立德意志民族軍隊組織在外交方面的阻力只有在讓人感覺到建立軍隊不再是一種威脅的時候才有可能，所以當時德國的外交政策就呈現出事實如下：

目前德國表面上的邊境綫政策絕不要體現出其外交政策的任務。正如原則上所確立的外交目標：恢復 1914 年的邊境綫，德國將面對以前敵人的前沿部隊。因此就很有可能是以一種通過和平條約所規定的我們軍隊的形式去反對另一種對我們的利益更有益的軍隊的形式。所以外交政策的口號就是：恢復 1914 年的邊境綫，這純粹就是空話，因為這裏缺少必要的力量而無法實現。



恰恰就是德國的資產階級是很特別的，尤其又是那些成功地爬上最愚蠢外交政策目標的祖國聯合會的頭面人物。他們這些人知道德國是沒有權力的。他們也知道即使是我們國內的衰落，重新確立邊境綫也是需要軍事手段的，他們還知道因為和平條約我們不具備這種手段，並且因為我們的敵人那完整的軍事防綫我們也不會獲得這種手段，他們同樣知道儘管他們喊出外交政策方面的口號，但這恰恰就是從他們的內心裏則是永遠有可能從我們這裏獲得和行使權力手段的可能。

這樣的東西則稱作是資產階級的治國手腕，並且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那無法比擬的統治者的精神思想。

從 1806 年到 1813 年 7 年的時間裏，當時的普魯士足以再次振興。而在（在 10 年裏）相同的時間裏，資產階級的治國手腕則聯合馬克思主義把德國引向了洛迦諾¹。那麼當今這個時代俾斯麥的資產階級看到的是什麼呢？是把施特雷澤曼看作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因為他所闡述的東西，就是施特雷澤曼能夠實現的東西。並且政治也就成了一種可能的藝術。如果俾斯麥早就知道他的命運會因為這句確定這位叫施

¹ 中文版編者注：洛迦諾 Locarno，是瑞士聯邦提契諾州的一個直轄市。1925 年 10 月 5 日至 16 日歐洲多國在瑞士洛迦諾協商形成七項協議，稱為“羅加諾公約”。通過該公約，一戰中的歐洲協約國與中歐及東歐新興國家嘗試確認戰後領土界綫，並爭取與戰敗的德國恢復正常關係。

特雷澤曼的政治家資格的名言而受到詛咒的話，那麼他就肯定會要麼省略掉這句話，要麼就因為是否有權引用這句話而把施特雷澤曼先生作為一個小小的提示給剔除掉。

把重新制定德國邊境綫的口號當作今後外交政策的目標是非常愚蠢和危險的，因為實際上這是完全沒用和不值得去爭取的目標。

準確地講，德國 1914 年的邊境綫是一條未完成的，並且是歷史上各個國家之間作為國境綫的邊境綫。地球上空間的分配是隨時都會發生的爭鬥和變化在某一時刻的結果，因此也就絕對不會是封閉的，而且還會繼續變化發展的。按照一個國家在歷史上任何一個特定的年份來確定國境綫並且乾脆以此來當作政治目標完全是愚蠢的。正如人們可以確立 1914 年的邊境綫為國境綫，同樣也可以按照 1648 年的，或者是 1312 年的，等等。這樣的事越多，那麼作為 1914 年的邊境綫就在國家政治方面、軍事意義和空間政治上無論如何都是無法令人滿意的。那只不過是我們的民族千百年來為生存而戰，就算是世界大戰不發生，那麼在 1914 年而沒有結束戰鬥的當時的狀態。

德意志民族真的要重新確定 1914 年的邊境綫的話，那麼為世界大戰所做出的犧牲也就沒有白費。即使我們的民族通過恢復邊境綫在將來至少還可以有所收穫。我們的民族資產階級這種形式上邊境政策不可能會有什麼令人滿意的結果

的，反而會極其危險。這也和可能的藝術的名言沒有關係，因為這完全就是理論上的空話，反倒顯得很適合拒絕了實際上的可能。

事實上，確立這樣的外交政策目標是經不住真正批評的考驗的。因此也就要在邏輯方面少找點原因來進行解釋，而要在“民族榮譽”方面找更多的理由。

民族榮譽要求我們要再次確立 1914 年的邊境綫。這就像民族榮譽的代表們在到處舉辦的啤酒晚會上進行演唱那樣。

首先民族榮譽和推行這種愚蠢和無法實現的外交政策的責任沒有關係。因為糟糕的外交政策的結果會損害一個民族的自由，其結果就是民族受到奴役，而這種狀況肯定也就無法說成是民族榮譽了。當然，人們在自己受到壓迫的情況下，在某種程度上還可以保留一些民族自尊和榮譽，而這不只是一個高聲叫喊的問題或者是民族的空話等等，相反，而是一個民族關係到其命運的不同意見的表達。

特別是在今天的德國，人們談論的不是什麼民族的榮譽，好像也不去試圖通過對外空喊一般的疾呼就能夠保留一些民族榮譽來設法得到什麼好感。不是的，這是不可能做到的，這是因為已經再也沒有什麼民族榮譽存在了。並且之所以再也沒有什麼民族榮譽了，那是因為我們輸掉了戰爭，或者說法國人占領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波蘭人盜取了上西西里亞地區，還有意大利人拿走了南蒂羅爾。不，民族榮譽再

也沒有了，因為德意志民族在為生存而戰的最艱難的時刻所暴露出只能稱作是無耻的毫無氣節、卑躬屈膝，像狗爬一樣的低三下四。因為我們痛苦地屈服了，沒有受到強迫，因為這個民族的領導人違背了永恒的歷史真理和自己的良知，把自己牽扯進了戰爭賠償，是的，我們整個民族因此而承受負擔，因為敵人在國內千把個走狗當中沒有找到順從的幫凶去進行壓迫是不存在的。相反，是因為人們無耻地辱罵我們民族最偉大行動的時刻，朝著歷史上最富有榮譽感的旗幟啐吐沫，丟髒東西，那些回家的士兵，曾經人們在他們面前會嚇得發抖，他們帶有榮譽象徵的帽徽被撕掉，人們朝軍旗扔糞土，勳章和榮譽標志被撕毀，並且對德國最偉大時代的回憶本身就千百倍地受到了侮辱。沒有一個敵人對德國的軍隊進行過這樣的辱罵，就像他們朝十一月流氓行為的代表人物丟髒東西一樣。還沒有敵人對德國軍隊領袖人物的重要地位有過爭議，但這却被那些卑鄙的新國家觀點的代表所玷污。也許對於我們的民族來說，敵人占領德國的領土或者說是資產階級出於膽怯而被皮條客、街上的小偷、逃兵、投機商和流氓小報所移交出去的德意志帝國的政府機構才是更加丟臉的。只要這些先生們還要面對不光彩的統治卑躬屈膝，那麼他們現在就不願意空談什麼德意志的榮耀。如果國家的內政方針是反對民族主義而對一個偉大民族的遭遇不知廉耻的話，那麼人們就沒有權力想要以民族榮譽的名義來制定外交政策了。

誰要是今天想以德意志榮耀的名義採取行動的話，那麼首先就要最無情地向無法忍受的玷污德意志榮耀的行為宣戰。他們不是從前的敵人，而是十一月革命罪犯的代表人物。他們就是把我們的民族推進今天休克狀態的馬克思主義、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和中央黨叛徒的烏合之衆。

以民族榮譽的名義辱罵從前的敵人，並且在國內把這些敵人毫無榮譽可言的同盟者則當作主人來看待，這就符合當今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尊嚴。

我非常坦率地堅信，我能够和當時的任何一個敵人進行和解，但是，我對我們民族中間的叛徒的仇恨是無法化解和無法改變的。

敵人讓我們所遭受的是對我們沉重的和深深的恥辱，而十一月革命的那些罪犯所造成的罪孽却是歷史上最無耻和最下流的罪行。同時，我要盡力讓這些過去的走狗承擔責任，來幫助我對德意志的榮耀做些補償。

但我必須要拒絕，比起爲了確保我們民族的自由和未來的生存所承擔的責任，爲了制定德國的外交政策還能够有其它重要的原因。

可我們國家民族資產階級完全毫無意義的邊境政策所應該注意的是：如果以人們在懺悔的時候是使用德語作母語

來進行計算的話，那麼我們德意志民族就有__百萬（此處是因為希特勒在寫作的時候沒有確切的把握寫出準確的數字，待查證以後再填補上。編者注。以下同。¹）而在德國國內，【未完】



¹ 中文版譯者注：括號內文字是原德文版編輯所加。

九、既不要邊境政策，也不要經濟政策， 更不要泛歐洲主義

所以，在當時帝國內生活的德國人是全世界所有德國人中的__百萬，這是我們整個民族全部數量的百分之__。

那些還沒有歸屬到祖國的德國人想必是因為緩慢流失的同胞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說，估計有__百萬的德國人處在預計總有那麼一天會被去德國化的狀況。而他們將絕對無法以任何一種起決定作用的方式繼續參加爲了祖國的生存而進行的戰鬥，至少也無法參與自己民族的文明進步。即使在北美洲德意志民族的每一個人都做出了成就，那也不會算在德國人的頭上，而是都歸於美利堅合衆國的文明大眾。世界各地的德國人實際上就是其他民族文明的沃土。是的，實際上這些民族的偉大之處很少能夠和德國人的貢獻相媲美。正如人們所看到的我們民族失敗的嚴重程度已經是無法改變的一樣，也就能夠立即估計到資產階級政黨所提出的邊境綫政策那微不足道的重要意義。

要是德國的外交政策自己來再次確定 1914 年的邊境綫

的話，那麼居住在帝國內的德國人，也就是我們民族成員的百分比就會從百分之__提高到百分之__。同時，還有可能將這一比例數擴大也幾乎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在國外的德意志民族還仍然想保留對民族的忠誠，那麼首先就要表現出在語言和文化方面越要更多地上升為有意展示出來的歸屬感，那麼代表我們民族尊嚴的德意志民族的祖國就會以德意志的名義賦予更多榮耀的忠誠。

也就是自己本身作為一個帝國的德國要給世界一個德意志民族之偉大的印象，為的是讓因為國家的失敗而最終失去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性至少在精神上還屬於這個民族的自豪感而受到激勵。與此相反，祖國自己保護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越是值得令人同情，並且相應地給外界一個很壞的印象，那麼內心裏同屬於這個民族的感覺也就會越來越微弱了。

因為德意志民族不是由猶太人組成的，可惜尤其是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德意志民族的特性總是一再地被盎格魯化，並且估計我們民族在精神和思想意識方面也同樣被遺忘，就像我們民族實際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經被遺忘了一樣。

這也就牽扯到那些因為世界大戰以及和平條約的結果而從德意志民族的大家庭中被拋棄的德國人的命運，也就是說，他們的命運和他們的未來也就是一個祖國再次贏得權力的政治問題。

失去的國土是無法通過抗議活動拿回來的，而是要用戰勝敵人的利劍。而且誰要是今天還期待著以民族榮耀的名義去解放任何一個地方的話，那麼就必須準備好用鐵和血來為解放做後盾，否則就是滿嘴空話。所以，就產生出一種也是應該考慮一下的責任，第一，是否完全有權力進行這樣的戰鬥；第二，浴血奮戰是否取得和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第三，取得的成功和付出的代價是否相符。

如果迫使兩百萬的士兵到戰場上去浴血奮戰，最少還要算上五十萬的男人、女人和兒童，要是把這種責任也賦予民族榮耀的話，那我會鄭重地提出抗議的。這裏所表現出的不是什麼民族榮耀，而是喪盡天良或者是精神錯亂。對於一個民族來說，被瘋子所統治是沒有什麼民族榮耀而言的。

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偉大的民族會極盡全力來保護每一個國家公民的。只不過要把這歸為是一種感情、一種榮耀那就是一種錯覺了，這是人類智慧和經驗所形成的觀念。就像某一個國家的公民遭受到不公正的對待，這個民族可以忍受，但自己的地位會慢慢地越來越變得衰弱，因為這樣的忍耐只會越來越增強具有攻擊意識的敵人的心理，但却消耗了對自己國家信任的力量。就個人利益而言，人們很清楚地知道在歷史上有許多長期逆來順受的結果，但從國家的利益來看，却很難斷定所必須要承擔的後果。所以，一個憂國憂民

的國家領導人最好就要從最小的事情做起來保護人民的利益，以降低自己的風險投入，同時讓敵人投入的風險相應地增加。如果今天某一個英國國民在任何一個國家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並且英國要對這個國民進行保護的話，那麼爲了這個英國人而捲入戰爭的危險對於英國來說并不比做出不正當行爲的其它國家要大。因此，一個爲了保護個人生命，注重自身國家核心利益的强有力的展示就簡直不算什麼過分的冒險了，而其它國家則很少有興趣因爲這種爲了一個人受到不公正的對待興許還會引發戰爭的繁瑣小事。從這種觀點出發並且將這種原則應用 1000 年，那麼強國就會對每一個公民進行保護並且還要盡全力進行防衛，這樣也就形成了一般概念上的榮譽觀念。

另外，還有可能通過歐洲霸權地位的本質在歷史的過程中會形成某種或多或少還算合理的實例來展示這種榮譽觀念的實踐經驗，爲的是以這種方式來使得對某一個歐洲國家的重視得到提高，至少也得不斷地受到重視。就像一個法國人或者英國人在貧弱和軍事力量不強大的國家裏受到常常可以避免的或者常常也是可以掩飾的不公正的對待，那麼就要開始拿起武器對這些小老百姓進行保護。也就是說，要裝備幾艘戰艦進行軍事炫耀，不過最多也就是用重炮進行一下炮擊演練，或者就派一支遠征軍懲罰一下那個該受到教訓的國家。同時還常常一廂情願地期待用這樣的做法可以獲得進一步進行武裝干涉的理由。

也許英國人從來就沒有想到過他們因為出於自由而進行血腥報復的繁瑣小事也只不過是用北美洲進行一場交換外交文書的儀式。

所以，人們也經常從純粹要達到目的的理由出發在一個強大的國家裏要對每一個公民盡一切手段進行保護，但却很少去過多地期待一個完全沒有抵抗能力、軟弱無能的帝國出於民族榮耀的原因採取最終必然會導致毀滅未來前景的外交步驟。因為，如果德意志民族以所謂民族主義的政黨代表來體現德意志民族榮譽的名義并制定出今天的邊境綫政策的話，那麼其結果就不是什麼對德意志榮譽的補償，反而是德意志恥辱的永存。也就是說，失去了國土也不是什麼不光彩的事情，而推行一項必然會導致自己的民族完全被強制地受到奴役的政策才是不光彩的。并且這一切只不過是爲了任由道德敗壞的空話毫無節制地發展下去，并且還要能夠避免出現錯誤的行爲。畢竟這就只是些空話。要是人們真的想要制定以民族榮耀爲目標的政策的話，那麼就必須至少要把這項政策委托給能夠估量出榮譽這個概念基本意義的人。可是，只要德意志帝國的內政外交還由這些在德國的議會裏帶著玩世不恭的冷笑宣稱對於他們來說沒有了被稱作德意志祖國的人所把持著，那麼，那些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愛國的空話英雄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在德國通過他們的國內政策謀求讓民族榮譽的觀念獲得哪怕是最起碼的影響力。爲什麼他

們不做，也就是爲什麼他們不反過來損害所謂的民族榮譽和那些公開宣稱的賣國賊進行聯合呢？因爲在另一種情況下，一場更加嚴酷的戰鬥是必要的，他們很少相信也許甚至可以導致他們滅亡的戰鬥結局。這種個人的存在對他們來說總是從心裏感到要比保衛民族榮譽更加神聖。他們會很願意地把整個民族未來的生死存亡當作兒戲般地誇誇其談。

如果從緊迫性和當前的任務出發去看我們民族未來的生活水平之必要性的話，最爲愚蠢的就是國家的邊境綫政策了。

我們資產階級愛國政黨的邊境綫政策之所以特別的愚蠢就是因爲這需要付出鮮血作爲巨大的代價，但得到的却是我們民族最渺茫的未來前景。

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比和平時期更加沒有能力用自己的土地來養活自己了。所有爲了增加食品生產的嘗試，不管是通過提高土地本身的收成，還是通過開墾最後的一塊荒地，都無法利用自己的土地來養活我們自己。況且今天在德國生活的人口已經無法從土地收成中得到溫飽了。繼續增加土地收成不僅沒有給人口數量的增加帶來好處，反而還被個人生活需求的提高給消耗掉了。對此，首先就是通過對美國的狀況和生活的認識塑造出一個生活水平的樣板。就這樣，平原地區的生活需求通過對大城市生活的不斷瞭解而得到了提高，同樣，整個國家的生活需求也在更加富裕國家生活的不

斷影響下得到了提高。一個國家常常會發覺 30 年前還顯得非常闊卓的生活水平現在已經不那麼富裕了，這只不過是因為人們知道了其它國家的生活水平。就完全像今天最底層的人們認為很普通的生活設施，可在 80 年前却是上流社會的奢侈品。通過現代技術，尤其是交通越是把空間更多地連接起來，國家之間就越是緊密地挨在一起，並且由此彼此的關係也就更加密切，彼此的生活狀況相互之間產生影響，而且還試圖相互適應。那種認為用某種特定的文明力量，也就是實際上文明的影響力，通過對知識，或者也可以說是對理想的持續不斷地進行召喚，在一種普遍有效的標準的生活方式條件下來維護一個國家的觀點是錯誤的。尤其是廣大民衆對此很難理解。他們覺得困惑，他們要麼按照自己的意見向應對此負責的人進行詛咒，說些至少在民主國家裏還有些危險的東西，因為這樣他們可以表明企圖進行顛覆活動所積蓄的力量，要麼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知識水平，按照自己的觀點來進行革新。這是在和小孩子玩遊戲。人們想要過和別人一樣的生活，但是却做不到。是要為多子多福承擔責任，還是對此不只是不再有樂趣，反而還當作令人生厭的禍害試圖盡可能地加以限制，那麼哪一個更符合自然規律呢？

因此，要是相信德意志民族在將來有可能靠自己繼續增加國內糧食生產維持下去是錯誤的。這樣所得到的只是在最好的情況下滿足不斷增長的生活需求。因為生活需求的增長

也和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關係極為有利的其它國家的生活水平有關，也就是這些國家將來在創建生活的過程中總是走在前面。同時，這種推動力是不會消失的，並且總有一天，要麼這些國家和那些土地收成不好的國家在生活水平方面會產生距離，要麼那些國家會被迫，至少他們相信是被迫地甚至還要降低人口數量。

德意志民族的前景是絕望的。不管是現在的，還是通過恢復 1914 年的邊境綫所劃歸給我們的生存空間，都不是要過類似美國人的日子。要是想過那種日子的話，那就必須要麼我們國家的領土得到明顯的擴大，要麼德國的經濟必須重新走上戰前我們大家所熟知的道路。而這兩種情況都需要權力。而且首先是重振我們民族內心的力量，然後把這股力量賦予軍事意義。

今天履行著民族主義的責任，還受到邊境綫政策限制的民族主義的德國，是不會搞不清楚國家的糧食問題根本是無法解決的。因為這項恢復 1914 年邊境綫政策的最大成就也無非就是把經濟狀況重新帶回到 1914 年的水平。換句話說，今天我們國家完全無法解決的糧食問題又迫切地把我們重新推到了世界經濟和外貿出口的老路上來了。事實上，德國的資產階級和所謂民族主義的聯合會也只想到了經濟政策。生產、出口、進口，就是要弄這些標語口號然後再用這些標語口號給我們民族許諾幸福的未來。人們期望通過增加產量來

提高出口能力，並且由此來能夠滿足所必需進口的商品。但人們只是完全忘記了，就像已經強調過的那樣，德國所面臨的問題完全不是什麼增加產量的問題，而是產品銷售的問題，通過降低德國商品的生產成本是無法解決出口困難的問題的，而我們資產階級聰明的腦袋瓜兒却一再以為是這樣。畢竟因為我們有限的國內市場，這樣做本身只能有一部分得以實現，而要通過降低生產成本來使德國出口產品具有競爭力，則會分化我們的社會立法，和由此而產生的推卸責任和減少承擔，並且只會把我們帶回到 1914 年 8 月 4 日的那個狀況。要是認為英國會對來自德國的競爭對其構成威脅而進行忍讓並且也只能夠進行忍讓的話，實際上那就是完全不可信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幼稚。同時，同樣是這些人，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並且還一再地強調德國在 1914 年並不要進行戰爭，而千真萬確是被拖入戰爭的。而英國也只不過純粹是出於競爭的忌妒在歐洲與他人為敵，也就不再和德國進行對抗了。可是今天，這些無可救藥的經濟空想家們還在妄想著，在英國以其整個世界帝國孤注一擲地投入到一場四年半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戰之中並且還是個勝利者之後，現在則和當初一樣密切注視著和德國的競爭。對於英國來說，這樣的事情就像是一項體育比賽一樣。不是這樣的，英國在大戰前的近百年來就試圖將具有威脅的德國經濟競爭力、不斷增長的德國對外貿易，等，用經濟的反制措施進行擊破。首先必須要認清的是這樣的做法是不會取得成功的，而且相反德國

還通過建造軍艦來展示出決心要執行其經濟戰略直到要真正和平地征服全世界，還求助英國出力幫忙。那麼現在，當英國成為勝利者之後，這場遊戲只能重新開始，而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德國多虧了其內政外交政策則完全無能為力對任何一個重大決策施加影響。

通過增加產量和降低生產成本來獲得和維持我們民族生存的嘗試之所以最終失敗，是因為沒有持劍的力量而無法自己承擔戰爭的最終結果。因此，這樣的結果就是德意志民族生存的崩潰，因此也就是所有希望的破滅。而完全被忽視的是，所有作為出口國而為世界市場進行角逐的歐洲國家，現在所面對的是在許多領域裏最有競爭力的美國。美國國內市場的規模和富足所能够容納的生產指標以及生產設備可以讓其工業製品降低價格，儘管還要支付高額的工資，但好像完全不再可能造成價格暴跌。在此，汽車工業的發展是可以作為警示性的例子的。不僅如此，我們德國人雖然拿著令人可笑的工資，但也無法和美國進行競爭，我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出口商品的成功。但我們必須要看到的是，就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裏美國汽車是怎樣以令人不安的方式四處蔓延的。而這些只有當自己國內銷售市場的規模、國內購買力的充足、還有就是工業生產原料保障了美國國內汽車銷售的數量，生產工藝又使得汽車產量得到保障才成為可能，而在歐洲因為缺乏這樣的生產工藝則使得汽車銷售簡直無

法實現。而這就是美國汽車工業巨大出口能力的結果。同時，這還取決於世界普遍所應用的機械化這一完全不可估量的具有未來意義的事件。因為用發動機替代人力和畜力僅僅是發展的開始，其結局在今天還是完全無法預料到的。對於美國來說，其汽車工業在今天無論如何肯定都是所有製造業的頂尖行業。

同樣，作為經濟因素，那個大陸還在其它無數的領域裏以具有攻擊性的形式一再地表現出來，並且通過這樣的方式有助於為了銷售市場的爭鬥而變得更加激烈。德國的未來必須要考慮到所有的因素，特別要注意到我們自己所受到的原材料的限制，以及由於依賴其它國家所存在的威脅，這才是最非常沮喪和悲哀的。

可是，如果德國自己可以左右所有經濟困難的話，那也只不過還是處在 1914 年 8 月 4 日的位置上。對於世界貿易之爭結果的最終決定取決於權力，而不是經濟本身。

早在和平時期，的確是有大部分的民族資產階級被那種用經濟政策可以放棄權力的觀點所滲透，這也曾經是我們的災難。並且在今天他們主要的代表人物也會在那些多多少少是和平主義的政黨中可以找到的，他們是所有英雄的、民族的、美德的反對者和敵人，但却很願意在經濟領域看到維護國家的，甚至是締造國家的力量。可一個民族越是承認這種只靠經濟和平的行為就能夠維持生存的觀點，就越是恰恰會

把自己國家的經濟斷送到崩潰的境地。因為，國家經濟作為國計民生中純粹次要的事務最終還是要和一個強大國家的永存聯繫在一起的。在鐵犁的前面要有一把利劍，而在經濟的前面則需要一支軍隊。

同時，在德國誰要是相信可以放棄這一點的話，那麼在民族生存方面的問題上必然會遭到失敗。

可是，正如一個國家完全只靠著經濟和平的行為可以找到出路的想法就能吃飽肚子，那麼這個國家在這種嘗試失敗的情況下，則很少想到使用暴力的解決辦法，而且反倒試圖走上克服經濟上的失敗，還不必冒險去浴血奮戰的相對容易的道路。實際上，今天的德國就已經處在這種狀況：移民和限制生育是由和平主義經濟政策的代表和馬克思主義國家觀念所宣揚的來拯救我們民族的良藥。

可是遵守這些建議的結果，特別對於德國來說才意味著是最為災難深重的。德國在種族上是由各自不盡相同的人所組成的，如果持續不斷地進行移民就會迫使那些具有反抗能力的、果敢堅定的人們離開我們的民族。特別就像從前的維京人，也就是今天具有北方血統的民族一樣。我們的民族漸漸地失去北方民族的特性導致了我們所具備的種族品質的降低，並且由此導致我們在技術方面、文化方面以及國家政治方面創造能力的虛弱。因此，這種虛弱的結果對於將來尤其困難的就是，由於現在是以國家的面目作為正式的行爲主

體出現在世界歷史的舞臺上，那麼作為百年以來歐洲真正的殖民地通過不斷的移民這樣的國家獲得了歐洲最好的北方人，現在他們這些人可以通過他們所共有的原始血統很容易地塑造出一個具有高貴品質的新種族。美國成爲一個國家絕非偶然，而現在在那裏則是創造了很大部分令人難以置信的、獨特發明的地方。與此相反，原來的歐洲則因爲戰爭和移民不斷地失去許多最好的精英，而美國人反倒成了年輕、優秀的民族。1000個在歐洲的黎凡特人，或者我們說是克裏特島人所創造的成就和同樣是1000個品質更加優秀的德國人或英國人相比是很少的，而1000個人種上令人堪憂的歐洲人所創造的成就和種族高貴的美國人創造能力相比也是很小的。只有一項衆所周知的種族政策才能够拯救歐洲民族，那就是由於和美國民族相比歐洲民族的低劣品質而放棄對美國的商業法則。可是作為替代，如果德意志民族除了猶太人所推行的有計劃地和劣等民族進行雜交並且由此而使其有條件地降低自身的種族等級，還另外通過推行移民政策奪去成千上萬的精英分子，那麼因此就會慢慢地把本來就是劣等的民族降低成爲毫無能力和沒有價值的民族。比起美國人來，我們自己完全對此還漠不關心，特別是針對外來的移民所制定的政策以來，而這個問題由國內對種族問題的研究學者所提出來，這種危險尤其嚴重。在踏上美國土地的同時，就和某些帶有種族主義意味的前提條件扯上了關係的方面就是每個人要進行身體健康檢查，這恰恰就是對歐洲最好的

移民強制進行法律規範。這些就是我們全部所謂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政黨和所有我們經濟方面的政治家們要麼根本就看不到，或者至少是不想聽到的東西，因為這些對他們來說很不舒服，並且還因為用一些民族主義的空話來掩蓋這些東西會輕鬆得多。

通過我們那些經濟方面的政治家們強制執行的移民政策而導致我們民族共同品質的減少的緊迫性，因此還會引起第二個災難就是對人口生育的限制。我已經闡述過這種反對生孩子的結果。這不只是代表個體生命的人口數量的減少，以至於無法再進行民族精英的挑選。相反，一旦出生了，人們所努力的則得到所有生活的煩惱。可是因為生存能力、生活精力等等並不是必須和第一個出生的孩子聯繫在一起的，這些是在每個人的生活過程中才可以看得出來，人們是按照這樣的觀點去篩選和選擇每一個生存的可能的。人民將變得缺少天賦和活力。而這樣的情況對於擁有不同種族的人口，直至蔓延到家族裏的那些國家又是特別糟糕。因為現在按照孟德爾學說的生物分離規律，每個家庭都會出現分離現象，也就是出現這個孩子部分是這個種族的，那個孩子部分是那個種族的現象。那麼這些重要的種族品質對於一個民族來說就是多種多樣的，因此，甚至在一個家庭裏的孩子也會由於種族的因素而呈現出不同的品質。這關係到一個民族的利益，因為絕對不需要按照父母雙方之中種族品質的一方將第一個出生的孩子給打掉，所以，後人至少可以從所有的孩

子中間通過為生存而進行的戰鬥找出品質更加優秀的孩子，國家得到這些孩子，並且還可以享有這些種族品質更加優秀的個人所取得的成就。要是人類自己阻止更多孩子的出生，並且限制第一胎和第二胎孩子出生的話，如果這些孩子自己沒有更加優秀的種族品質特徵的話，那麼儘管如此，也要力求讓國家得到種族品質上相當於次等一級的孩子。是人類人為地阻礙了大自然優勝劣汰的過程，也阻礙了人類自己，可是却由此而助長了一個精力旺盛的民族變得貧窮。

德意志民族本身不像英國人具有那種一般平均的品質，但却完全呈現出特殊的個人品質。我們會在我們民族日常的生活中處處注意到這種特殊的極端性，只不過這是我們民族高貴和低劣品質分裂後極端特殊的結果。英國人通常具有比較好的中等水平的品質。他們也許從來就沒有過我們民族那種害人的惡劣行徑，可也沒有我們那種輝煌的高尚品德。他們的生存最多是在中等水平綫上下徘徊，也就滿足了較大的穩定性。相反德國人的生存則尤為總是起伏不定的、不安穩的，並且我們只有通過我們特別優異的成就才獲得生存的意義，而這些成就又通過我們民族那令人深感憂慮的一面給抵消掉了。就像是通過一個人造的系統從這些成就中把取得成就的個人給拿走，自己就把他們給抹掉了一樣。我們民族的個人品質因此而不斷地匱乏，並且也隨之降低了我們文明和精神的重要地位。

如果這樣的狀況保持幾百年的話，那我們德意志民族至少在一般意義上其重要性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以至於就像世人所說的那樣不再有什麼資格提出要求了，無論如何也就不再會有能力和更加年輕、更加健康的美國人保持同步發展了。所以，出於一系列的原因，我們將在自己的國家裏經歷並不是只有少數幾個古老的文明國家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所得證實的事情。作為文明的承載者和國家的奠基人的種族品質的優秀分子，北方血統的代表民族漸漸地遠離了那些古老國家的惡習以及由於他們的心不在焉所產生的後果，因此而超越了人類相互之間的混亂不堪，從小的意義上來看，是從他們的手中奪走了商業法則而成爲了另一種年輕和健康的民族。

歐洲的整個東南部地區，特別是小亞細亞和波斯地區還要古老的文明，以及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地區的文明爲這樣的演變過程提供了範例。

所以，正如歷史就像是由歐洲國家種族優秀的民族緩慢地所塑造的那樣，因而，歐洲種族上的低劣就會慢慢地產生出由北美大陸的民族來決定整個世界命運的危險。

這個威脅著整個歐洲的危險，至少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了。只不過這對德國意味著什麼，却很少人想要知道。我們的民族如果在政治上同樣還是漫不經心地混日子的話，最終就必然會在國際事務方面失去發言權。而在人種方面會越來

越枯萎，直到最後墮落退化成連自己以往的輝煌都想不起來的動物一樣的飯桶。從國家建構來看，目前歐洲的瑞士和荷蘭是未來世界秩序最理想的形式。

這將是一個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擁有 2000 年歷史的民族生命的終結。

至今為止歷史發展的結論想必已經證實了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愚蠢的空話實際上是毫無意義和沒有價值的，這樣的命運也不再會改變。而只有一項清醒地認識到要反對忽視種族特性，並且所有的結論都要來自這個認識的新興的革新運動還能夠把我們的民族從這個深淵裏給拽回來。

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要麼就是將現在已經有的，要麼就是通過將要認識到的和對人種科學的瞭解，以及通過瞭解人種科學可以得到解釋的世界歷史，轉換成爲實際應用政治的工作任務。

因爲要在經濟上和美國進行抗衡，今天德國的命運也就是其它部分歐洲國家的命運，所以一場政治運動特別就要在我們的民族中間再次找到那些爲的是向來自北美大陸具有威脅的世界霸權卑躬屈膝的信徒。

泛歐主義運動至少在最初的時候好像真的有一些人受到吸引。如果人們用經濟的眼光去判斷世界歷史的話，這甚至也許是切合實際的。對於歷史唯物主義者和唯物主義政治

家來說，這兩者逐漸會被當成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却不是數字起決定作用，而是價值。美國能夠一躍達到具有威脅的高度，實際上不是因為在那裏有__百萬人組成了一個國家，而是事實上在__百萬平方公里豐碩而富足的地上生活著__百萬種族品質最優秀的人們。同時，儘管這些人生活在廣袤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國家，這對別的國家也有著很重要的意義，因此就像聯合起來建立的一個組織，這多虧了他們這些人本來就有的個人品質，才能够找到為生存而戰共同奮鬥到底的決心。

要是這一點是不正確的話，那麼美國的重要性因此也就不只是取決於其人口數量，或者是生存空間的大小，或者是土地面積與人口數量的比例關係，所以對於歐洲來說，至少俄國也是同樣危險的。現在的俄國在__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擁有__百萬的人口。這些人也聚集在一個國家裏，從傳統的觀念來看，他們的個人品質甚至還要高於美國人的，只是儘管如此却沒有人會想到俄國的霸權也會令全世界恐懼。像這樣的內在品質並沒有注意到俄羅斯民族的人口數量可以變成對世界自由的威脅。至少從來就沒有在經濟和權力政治方面統治其它國家的意思，而最多就是現在在俄國他們自己家裏的一種細菌泛濫。

可是如果帶有威脅性的美國霸權地位首先是通過美國民族的優秀品質，其二是通過所賦予美國人民那廣闊的生存空間以及由此產生的人口數量和土地面積優越的比例關係

才有條件地顯現出來的話，即使歐洲國家人民的內在品質高於美國人民，那麼這種霸權僅僅通過歐洲國家在人口數量上的統一也是不可戰勝的。否則的話，特別是今天的俄國想必才是美國最大的威脅，就好像擁有四億人口的中國則具有更大的危險似的。

所以，泛歐主義運動首先就是已經建立在一個人類的品質能夠用人口數量來替代的從根本上完全錯誤的基礎之上了。這是一種遠遠地偏離了對生命創造的探索，取而代之則是把數量上的大多數看作是人類文明的創作源泉和創造歷史的因素的機械的歷史觀。這種觀點符合我們西方民主的愚蠢以及我們富有階層膽怯的和平主義。很明顯這是所有種族低劣的或者是半個雜種的理想。同樣，猶太人則特別歡迎這種觀點，即：在他們堅持不懈地奉行之下把文明的人類變成人種混雜和種族混亂，變成雜種和黑鬼，最終因此降低他們的人種品質，從而慢慢地讓為此而掏錢的希伯來人能夠一躍成為世界的主人。至少猶太人想得出能夠一下子冒出來到這些生來就沒用的家伙的腦袋瓜裏。

但是，忽視了從根本上就犯了錯誤的泛歐洲主義運動，那種通過出於對威脅恐懼的普遍認識而迫使歐洲國家統一起來的想法也是難以置信的、在歷史上也是行不通的幼稚的行爲。在此，我不想說這種在猶太人的庇護和猶太人的推動下形成的統一本來從一開始就是不可能的，只不過這樣的結果無法符合對整個騙局是否還引人注目的期待。因為人們無

法相信可以動員任何一股能夠對外展示的力量來進行這樣的歐洲聯合。持續不斷的民族間的統一只能在種族自身具有同等價值和同族之間具有統一的可能，還有其二，就是當民族間的統一始於霸權爭鬥的漫長過程中的時候才開始進行，這是一條古老的經驗。就像曾經的羅馬帝國一個接著一個征服了拉丁國家，直到有足夠的力量最終成爲一個世界帝國。這和大英帝國形成的歷史是一樣的。所以，接著就是普魯士人結束了德意志的國家分裂，並且也能夠完全就沿著這條路組成一個以保衛人民利益的統一的國家形式的歐洲。只不過這將是百年來奮爭的結果，因爲必須要克服無數舊有的風俗和傳統，還要不得不開始彌合各個民族間在人種上彼此早就已經相差很遠的分歧。而困難在於要賦予一個統一的國家一種官方語言同樣也只有在近百年的過程中才能夠得到解決。

按照今天泛歐洲主義的想法，所有這些都是無法實現的，而這些則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爲生存而戰的結果，那麼接下來的是什麼呢？那將基本上沒有什麼泛歐洲了，而像是曾經拉丁國家的統一，有點泛拉丁化了。在那個時候，統一的過程中經過百年來鬥爭的強國也賦予了統一後的國家以永恆的稱號。並且，今天順其自然建立大歐洲的強國也同樣會借用這種稱號的。

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所期待的成就是沒有的。因爲正如今



天任何一個歐洲強國，當然在這裏所涉及到的只能是按照他們的民族特性，也就是說從種族上有重要意義的強國會沿著這條道路將歐洲統一起來，所以，最終統一的圓滿也將意味著奠基人種族方面的衰落，並且因此而同樣會奪去整個統一後的國家最起碼的重要意義。因此絕對不要建立一個與美國進行抗衡的國家。

懂得了美國是通過他們的生活方式以及對外政策的思路而使得其民族特性的品質在人種方面得到了提高，並且由此把國家以適當的形式建立起來的國家才能够在將來與北美洲進行對抗。同時，可要是提出來如此這樣的一個途徑，那將會有一系列的國家由於彼此間的競爭加入其中而能够並且將要變成一種軍事演練的升級。

讓自己的祖國在最大程度上加強和準備這項工作又將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任務。

在百年來的鬥爭過程中沒有被一個歐洲霸權所迫使的情況下，通過歐洲國家純粹形式上的統一來實現泛歐洲主義想法的嘗試所建立起來的國家將會被內部的對抗和爭吵占去其全部的人力和物力，就如曾經的德意志邦聯占有德意志民族的一切那樣。只有通過普魯士的强大力量才使得德意志內部的問題得到解決，才能够凝聚起國家的力量一致對外。可要是相信歐洲和美國之間的紛爭只不過總還是經濟和平的本性而已，則是很輕率的，即使經濟時代最終會不斷增加

出實際生活中某種特定的因素。這完全因為北美洲國家形成的本質就是首先對外交政策方面的問題很少能夠表現出會感興趣。這不只是因為缺少長期的國家傳統，而簡單地就是因為人類本能的對外擴張的驅動在美洲大陸特別廣闊的疆域裏得到發揮的事實。因此，首先目前和歐洲宗主國進行分離的美國政策到現在就只是個內政政策。是的，為自由而戰本身基本上無異於擺脫外交政策的束縛而唯獨有利於一種為國內政治著想的生活。同樣，美國人國內墾殖的工作完成得越來越多，那麼出於特別適合年輕的民族本能的驅動就會把工作轉向國外。可起碼還是有一個和平主義、民主政治、泛歐洲主義混雜在一起的國家能夠會真的反對也許全世界都感到驚奇的事情。這個按照天下第一號雜種康登霍韋¹的觀點的大歐洲是針對美國和民族覺醒的中國發揮著作用，就像從前的奧地利帝國反對德國或者俄國一樣。

那種因為在美國已經開始了各種不同種族之間的融合，所以想必這在歐洲也是可能的觀點真地不需要去進行反駁。總之，美國的確將各種不同的民族組合成一個年輕的民族。只不過近距離觀察就會發現各種不同民族所組成的絕大多數從種族上是相同的或者至少是屬於同族的。因為在歐洲

¹ 中文版編者注：理查德·尼古拉斯·馮·康登霍維-凱勒奇，奧地利政治家、地緣政治學家、哲學家，是歐洲一體化的倡導者，創建了國際泛歐聯盟並擔任其主席達 49 年。1922 年，在維也納加入了共濟會，1926 年退出。

進行移民的過程也是擇優選擇的過程，可這種優秀品質首先是在所有歐洲民族融入到北方民族中間，而美國實際上則是從本來就是來自各自非常不同的民族中將散落其中的北方民族挑選了出來。人們還要考慮到的是，這裏所涉及到的人是不具有任何一種國家觀念的，同時好像也沒有什麼傳統負擔的，對新大陸的印象就是廣袤無邊，或多或少要戰勝所有的人，所以就能够明白在近 200 年的時間裏來自所有歐洲國家的人能够形成一個新的國家爲什麼可以成功。要必須想到的是，在最近的一個世紀這種民族融合變得有些困難了，因爲在某種程度上作爲歐洲民族國家成員的歐洲人在貧困的迫使下去北美洲不是只會感到大家還是繼續如影隨形，而是特別會高估他們國家的傳統并作爲他們在新家園的居民身份。另外，外來血緣的人以自己所特有的民族情感或者說種族直覺也無法同化美國。不管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面對美國的同化力量都會失敗。人們很清楚地感覺得到并且也知道這些事情，而且還想最好把外來陌生人的身份給隱藏起來。只不過美國的外來移民政策本身就規定對待這些人的前提條件是把之前混合的種族當作某種同類物種的基礎人種來看待，并且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就看作是另一個類別的種族。因此，美國自己感覺就像個歐洲北方日耳曼式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國際民族的大融合，并以這種方式來對歐洲外來移民進行分類。這塊大陸上有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人，也就是瑞典人、挪威人，還有丹麥人、英國人，最後還有德國人。

羅馬人和斯拉夫人很少，日本人和中國人最好可以完全除外不計。因此，從人種上占優勢的是歐洲北方國家的人，這是一個泛歐洲的聯盟，或者就是一個由蒙古人、斯拉夫人、德國人、羅馬人等等所有被日耳曼人所統治的大歐洲，而具有相反意味的因素則是這是一個烏托邦。並且，這還是一個很危險的烏托邦，如果人們會想到又是無數的德國人看到玫瑰色一般的未來而不必為此做出重大的犧牲。同時，這種烏托邦的產生沒有考慮到奧地利則少了一些幽默。難道說像這樣一個國家及其未來就是能夠人為地拼湊在一起不符合自然規律而又是自己所獨有的所形成這樣一種國家的巨大力量最富生命力的榜樣嗎？按照我們的說法，這就是那個東方人和西方人混雜的城市，就是那個舊帝國的都城維也納無法生存的命運。



十、不要中立

還要再次總結性地說，我們那個把恢復 1914 年邊境綫當作外交目標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政策是毫無意義的，是的，是災難性的。這樣會迫使我們和參加世界大戰的所有國家產生衝突。因此，這樣肯定會保證要慢慢地掐死我們的戰勝國的聯盟將繼續存在。同時，這樣也就確保了法國針對德國採取軍事行動永遠比別的國家有公開和有利的理由。如果這樣的政策本身會奏效的話，那麼結果對德國的未來也沒有什麼意義，但也會迫使我們以血和鐵進行抗爭。這樣尤其會完全妨礙德國外交政策的穩定。

戰爭前我們國家政策的特點在外人看來想必就是一幅搖擺不定，常常還會做出一些沒有道理的決定的畫面。如果人們從三國同盟本身來看的話，就沒有什麼外交政策方面的意圖，而只是達到意圖的一種手段，在戰前時期人們能夠發覺沒有一個准主意來指引我們民族的命運。這很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為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而戰不再是外交政策的目標，而是為了要維護世界和平，這就失去了牢固的基礎。我肯定能夠描繪出並且確定出一個民族的利益，不管

具體實現利益的可能性在那裏，但遠大的目標的確還是要時時刻刻進行關注的。慢慢地，其他人就會瞭解到一個國家一般的，尤其是特別具有代表性的外交政策的思路。那麼這樣就會提供不斷改善彼此局勢的可能，無論是一個強國故意明顯地採取軍事行動，還是一般性的瞭解，或者是懂得了興許還可以通過共同的道路來實現自己的利益。

這種外交政策的穩定可以針對一系列歐洲國家確定下來。俄國在其長期發展的過程中所表明的外交政策目標就是要控制其全部的商貿活動。法國在近百年來的外交政策一直都是誰在巴黎當權就毫不猶豫地執行。對於英國則不可以說是一個傳統外交的國家，而是一個把傳統變成外交理念的國家。而在德國像這樣的理念只是在普魯士國家時期才確定下來。在俾斯麥短期的執政藝術中我們看到的是普魯士完成了他的使命，可因此也結束了那個早就制定好的外交目標。特別是自俾斯麥下臺以來，新的德意志帝國不再有這樣的目標了，因為維護和平，也就是維持現狀的標語口號，則絲毫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內容或者特點。真該死，那些消極的標語口號實際上完全變成了公眾意願的玩物。只是誰自己想要協商，他所進行的協商也就能夠按照他的意願來決定。因此，想要進行協商的協約國三方也是占盡了所有為了自己就可以做決定的優先權的，而同樣的情形，三國同盟則在維護世界和平的趨勢下處於劣勢。所以，這也就像戰爭的時間點和

開戰時間都是由具有特定外交目標的國家所決定的一樣，而反過來三國同盟的這幾個國家却在一個所有的一切都非常有利的時刻對戰爭感到震驚。要是在德國哪怕有那麼一點點戰爭的意圖，那麼就有可能通過一系列很輕鬆就可以執行的措施，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了。但是德國卻沒有一個準確的外交目標，也就根本想不到採取進攻性的步驟來實現這樣的一個目標，所以，對這樣的結果也就感到震驚了。

從奧匈帝國那裏就別指望著另外還有什麼外交目標了，最好還是讓自己擺脫歐洲政策的危險性，盡可能地不要觸碰這個腐朽的國家政體，為的是在全世界面前屈從於這個龐大的僵尸般的國家真正的內在特徵。

因為國際上的馬克思主義只知道要滅亡德國的目標，我總是會提到德國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從過去沒有汲取經驗。今天人們還是沒有感覺到為這個國家制定外交政策目標的必要性，這是可以對德國的未來視為滿意的，並且因此至少在一個很長的時間裏可以給我們的外交努力以某種穩定的可能。因為，如果一個可能實現的外交目標基本上是設定好的，那麼才會具體談論能夠取得成功的可能性。那麼這樣的政治才會成為可能的藝術的範圍之內。可只要是整個政治生活都沒有一個主導的思路來掌控的話，那麼具體的行動就

不會具備利用一切可能來取得一定成果的特點，而只是在前進的道路上走走停停，沒有目標、沒有計劃地從今天到明天混日子。那麼就把要達到偉大的目標一向所特別需要的持之以恆給丟掉了，也就是說，今天嘗試一下這個，明天又去試試那個，後天看到外交政策可能的機會，而突然又沉浸在一種截然相反的觀點當中。只要是這種顯而易見的混亂最終還是不符合某個強國現在想要統治德國，而實際上却又不想我們的民族再次振興的意願所要求的混亂。只有國際上的猶太人才對那個永遠都是顯得很不理智的轉變而會想到還有個明確的計劃，並且他們頂多唯一有理由的表述就是：“是呀，我們當然也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但是我們所做的就是必須要做的事情。”這樣他們才會對德國外交政策發生真正的興趣。是的，人們會常常直接聽到這些人很少相信其外交談判的內在含義，他們最大的動機就只是提出問題，想看看別人是否會有更好的主張。這就是一個叫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政治藝術所建立起來的基礎。

可與此相反的，恰恰就在今天，則是很有必要確立德意志民族符合其國內真正的需求，並且在一個可預見的時期內保證外交談判以絕對穩定的外交政策目標。因為只有當我們的民族以這樣的方式來基本上確定其利益的時候，才會持久地去捍衛其利益，然後才會去期待一個國家或者其它國家他們的利益和我們現在最終所明確的利益不發生衝突，甚至是并行不悖的，才會想到和德國進行更加密切的聯繫。因為，

從國際聯盟¹ 觀點出發想要解決我們民族的貧困的想法，和讓法蘭克福邦聯議會來決定德國問題同樣是不合理的。

在國際聯盟裏占統治地位的是那些吃飽喝足的國家。是的，這就是他們的一個工具。大部分這些國家沒有興趣參與對地球上生存空間分配的改變，除此之外，他們談論的又都是對他們有利的事情。並且，按理說他們要同時顧及到小國的利益，可實際上他們看到的只有大國的利益。

當德國還想要真正走向自由，依靠上天的賜福能夠給予德意志民族每天的麵包的時候，接著就不得不採取位於日內瓦郊外的國際聯盟的措施。由於自己缺少足夠的力量找到能夠信任的同盟者，就有必要也和德國一道能夠效力於自己的利益。但是，當這些國家沒有完全瞭解德國外交真正目標的時候，絕對不要陷入這樣的狀況。並且尤其德國自己從來就沒有得到過爲了清除掉違背世界歷史的東西而現在很有必要的持之以恆的力量和內心的堅強。人們從來就沒有學會在具體的事物上進行忍耐，並且當必要時也可以放棄，爲的是能夠最終在大的方向上達到生存所必需的目標。因爲即使是我們盟友之間的關係也從來沒有過完全不產生摩擦的。爲了採取帶有威脅性的方式，如果在制定外交政策目標的大方向上無力克服小的麻煩和矛盾，干擾雙邊關係的情況就會一再

¹ 中文版編者注：國際聯盟，簡稱國聯，成立於 1920 年 1 月 10 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後組成的跨政府組織，國際聯盟由協約國建立，它作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和平協定之一部分，又被稱爲“勝利者聯盟”。

出現。爲此，戰前幾十年法國的國家領導人就可以作爲典型的樣板。與我們那些總是又哭又鬧并且同時還常常空喊萬歲的愛國人士所不同的是，他們會不理睬所有的小事，自己對非常不愉快的事件則保持沉默，爲的就是不失掉去組織針對德國的報復性戰爭的可能。

制定一個明確的外交政策目標尤爲顯得重要，還因爲有可能在自己的國家裏存在擾亂公共輿論，并且還會製造小規模的，甚至有些還是具有挑釁性的事端來改變對外交政策看法的其它國家利益的代表。所以法國總是一再試圖從一些要麼是事情的狀況本身發生的，要麼是人爲製造的小的紛爭來引出按照整個大自然對他們實際的生存利益所指定的分配彼此發生了重疊，并且共同商討必須出面來針對法國在國家之間的不和諧和疏遠。可是像這種嘗試的之所以會取得成就，只有當因缺少堅定的不移的外交政策目標而使自己政策的談判沒有真正的穩定性，并且也因此特別缺乏準備服務於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措施的持久性的時候。

既沒有外交政治傳統，又沒有外交政策目標的德意志民族變得越來越輕易地傾向熱衷於烏托邦式的理想，并且同時忽視自己真正的生存利益。爲什麼我們的民族近百年來不是爲了這一切才四處奔波的呢？不久就會是我們想要拯救排在土耳其之前的希臘人，然後又是比起俄國人和意大利人來說對我們更賦予好感的土耳其人，然後我們民族又著魔似的

爲了波蘭的自由鬥士而東奔西走，爲的是感受一下布爾人，等等。可是所有這些最爲愚蠢的、政治的、無能的和健談的情感讓我們的民族付出了多少呢？

所以，正如以特別驕傲所強調的和奧地利的關係也是如此，那不是冷靜的理智所形成的關係，而是一個真正出自內心的親密盟國。要是當時以理智代替情感，并由理智來做決定的話，那麼今天的德國就獲救了。可是恰恰就是如此，因爲我們就是這樣一個至少按照讓真正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判斷能力的理由來決定政治活動的民族，并且同時我們甚至并且完全無法能夠回顧到偉大的政治傳統，我們就必須至少爲了未來賦予我們的民族一個堅定不移的，顯得適合於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措施的具體內容，也會讓廣大的民衆理解的外交政策目標。只是這樣就有可能一下子會讓估計本來會相信的百萬民衆落後於執行在具體細節上也許能夠造成痛苦決定的國家領導人。爲了引導人民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相互理解，這是一個先決條件，同時爲了在領導國家的過程中確定某種傳統，這也是一個前提條件。這和每一屆德國政府有其自己的外交目標無關。只是關於所走的途徑，人們可以進行爭論，關於途徑可以進行討論，目標本身則必須要一下子確定而且永遠是不可改變的。那麼，政治才會成爲可能偉大的藝術，也就是說，天才般的能力是每一位國家領導人所具備的，要根據各種條件來利用讓人民和國家接近其外交政策目標的可能。

而確立外交政策目標在今天的德國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以漫無邊際、搖擺不定和無法確定的方式利用我們民族的利益就可以理解了。因此，接下來整個公眾輿論的混亂不堪，因此還有那些我們外交政策無法讓人相信，最終總是造成不幸的頑固不化，同時，人民也只是沒有那麼的有判斷力來為負責人真正地去承擔責任。不，這就是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

是的，今天總還是有不少的人完全相信是什麼都不許做的。他們把他們的意見總結起來就是：今天的德國必須明智和矜持，而絕對不可以情緒激昂，必須要密切關注事件的發展變化，只不過自己則不要參與其中，為的是總有一天會擔任那個取得成就而開懷大笑的第三個人的角色，而同時另外兩個人則還在爭吵。

是的，我們今天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是那麼的聰明和智慧。這是一個從來就沒有被歷史的認識搞糊塗的政治上的判斷。還有不少的對於我們民族來說真正變成詛咒的諺語，比如“失敗就得讓步”，或者“以衣取人”，或者是“手上拿著帽子行走天下”，還有就是“兩個人吵架，第三個人高興”。

在人類生活中，至少最後一句諺語在一定條件下是合乎實際的，即如果在一個國家內的雙方絕望地進行爭吵，那麼處在國家以外的第三方就會取得勝利。在人類的生活中國家

彼此之間本身就有明知道最終要進行爭吵的事情，因為只有在爭吵的過程中他們才有增加力量的可能。從兩種觀念出發是不能夠對世界歷史上的一個事件來進行判斷的。保持中立的一方和進行干預的另一方總是處於對立的。並且一般地來說，保持中立的一方總是會吸引周圍的人，同時只要是政黨不失去支持他們的人，進行干預的一方則更能夠利用成就本身。

也就是說，在人類生活中，如果在這個地球上有一個強國爭吵，那麼周圍大大小小的國家要麼參加。要麼遠離這場爭鬥。只要加入能夠取得勝利的一方，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獲勝的可能就是無法排除的。可無論是誰取得勝利，保持中立的一方就將絕對不會比剩下的那個與獲勝國為敵的國家有什麼運氣。迄今為止，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是通過中立的立場當作是政治談判的原則而發迹的，而只有通過戰鬥。如果世界上存在超級強國，那麼小國為了自己的前途，除了要麼完全放棄，要麼通過有利的聯盟的保護來增強自己的力量以外，就沒有別的什麼了。因為可笑的第三方發揮作用的先決條件一向就是這個第三方已經具有實力了。可誰要是一貫保持中立的話，則絕對不會成為強國的。因為一個國家的實力也取決於其內在的品質，所以，這個實力可以通過這樣的內在品質的願望所建立起來的一個國家在戰場上的戰鬥力組織形式中，找到其最終的表達方式。可是如果不偶爾進行一下考驗，這個組織形式將不會形成。一個民族永恆的價值只

有在世界歷史的錘煉下才會成為鋼鐵，并以此去創造歷史。可誰要是回避打仗，那就不會獲得力量去戰場廝殺。并且誰要是從來就沒有在戰場廝殺，那麼就不是那些相互用刀劍進行搏鬥之人的後代。因為到今天為止，世界歷史的繼承人不會是持中立立場的那些膽小的民族，而是刀劍更加鋒利的年輕的國家。既不是在古羅馬時期，也不是在中世紀，更不是在新時代也就只有一個案例說明超級強國除了不斷的戰鬥之外是不會形成的。繼承世界歷史的民族直到今天還一直是強大的國家。在人類的生活當中，當有兩方進行爭鬥，而這個第三方從一開始就已經是一個強國，并且還有意讓他們兩方進行爭鬥，為的是到最後不讓自己做出巨大的犧牲而把他們兩方消滅掉的時候，第三方的確也可以成為歷史的繼承人。可中立立場因此就完全失去了對世界重大歷史事件消極、冷淡的特徵，并且取而代之以一種有意參與的政治行動。當然，在沒有對自己可能投入的規模進行斟酌并與對手的實力進行比較的情況下，不會有明智的國家領導人去挑起爭端的。當他們預感到不可能和某個強國進行對抗的時候，他們只是會越發被迫地去試圖和這個強國進行戰鬥。因為從這場共同的戰鬥過程中，當有必要和這個強國進行對抗為的是能夠為自己的生存利益而奮戰到底的時候，對於目前還較為軟弱的國家能夠一下子喚起力量。現在人們不會說因此而沒有一個強國會同意和一個也許將來對自己可能成為一種危險的國家進行聯盟。進行聯盟不要設定政治企圖，而只是

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人們今天必須要利用這些企圖，即便是千百次地知道今後的發展有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不會有持續到永遠的聯盟。幸運的是這些國家會因為他們完全不同的利益而在一個特定的時期能夠形成聯盟關係，同時還會沒完沒了地被迫進行彼此間的衝突。可是總還會有那麼一個軟弱的國家特別想要會去嘗試願意成爲一個強國和大國來積極地參與商討世界歷史上的政治大事。

當普魯士加入西里西亞戰爭的時候，除了當時就已經完全開始進行了英國和法國之間巨大紛爭以外，這也是某種程度上一個次要的事件。也許人們可以指責弗裏德裏希大帝爲了英國去火中取栗。可要是在那個時候普魯士就已經形成，如果當時在霍亨索倫王朝的寶座上坐著的是一個會知道世界歷史上將要發生的大事就是他那虔誠地保持中立的普魯士的親王，那麼還能夠和一個叫俾斯麥的一起建成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嗎？三場西里西亞戰爭給普魯士帶來的比西里西亞更多。在這些戰場上，軍隊得到發展壯大，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德意志的旗幟就從魏森堡，到沃特，一直扛到色當，爲的是到最後在凡爾賽宮的鏡廳迎接新帝國的新皇帝。或許當時的普魯士是一個小國家，在人口數量和國土大小上無足輕重，只不過就是這樣一個小國在這個時候跳進了世界歷史的重大活動當中，還取得了以後建立德意志帝國的合法證明。

并且有一次，在這個普魯士的國家中的中立分子也取得過勝利。那是在拿破侖一世的時期。當時人們首先會相信普魯士可以保持中立，并且後來以最可怕的失敗而為此受到懲罰。還在 1812 年的時候這兩種觀點就尖銳對立。一方支持中立，以帝國的馮施泰因男爵為代表的另一方則支持進行干預。1812 年中立分子的勝利讓普魯士和德國付出了無盡的鮮血，并且帶來了無比的痛苦。而最終在 1813 年進行的成功干預則救了普魯士。

對這種觀點最明確的回答，就是通過保護小心謹慎的中立立場作為第三方的強國可以獲得政治上的成功，才引發了世界大戰。而世界大戰中的中立分子實際上達到什麼目的了呢？他們這些人是值得可笑的第三方嗎？或者人們會相信對於類似的事件德國會起到另一種作用？人們不會認為是世界大戰的規模來對此負責。不是的，未來所有的戰爭，不管是大國進行的，還是最大規模的國家內戰都不對此負責。可在將來任何一次歐洲紛爭的時候，德國就會像在世界大戰中的荷蘭，或者是瑞士，還有丹麥等等一樣作為中立國家而沒有意義。那麼人們真的會相信，我們在經歷了這場重大事件之後，就沒有力量去抗擊剩下來的這個勝利者而發揮我們在聯盟當中對兩個戰友中的一個不敢發揮的作用了嗎？

這場世界大戰絕對清楚地證明：誰要是在世界歷史的重大紛爭中持中立的態度，興許接下來還可以做點小生意，但在大國政治方面也因此將被世界命運的共同決定給排除在

外了。

要是美國在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的話，那麼不管怎樣，是否是英國還是德國成爲戰勝國，那麼美國都將被視爲是二流的大國。美國的參戰使其達到英國海洋強國的高度，在世界政治方面則標志著成爲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強國。自從美國加入世界大戰，對美國的評價也就變得完全不同了。這是出於人類遺忘的天性，在短時間以後就會忘記而不再會知道幾年前的一種情形是進行過哪些普遍評判的。所以，正如我們從許多國外政治家的談話中所覺察到的，而在今天完全被忽視的以往德意志的偉大之處；相反，我們則很少能夠估計到自從加入世界大戰以來，按照我們自己的判斷美國所獲得的實力增強。

這也是政治家針對意大利加入對抗其前盟友的戰爭最有說服力的理由。要是意大利不採取這個步驟，那麼今天怎樣去決定西班牙加入的作用就完全是無所謂的了。這個讓意大利採取非常應該受到指責而更加積極地加入了世界大戰的步驟使其地位得到提升，並且還同樣強化了現在對其最終冠以法西斯主義的稱謂。要是不加入戰爭的話，恐怕這個名稱好像還完全沒有人會想得起來。

對此，德國人可以痛苦地或者毫無痛苦地進行思索。重要的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特別是當歷史的教訓是以這種如此緊迫的方式來告誡我們的時候。

所以，那種認為能夠以一種小心謹慎和矜持忍讓的中立立場來面對歐洲日益變化的紛爭，並且總有那麼一天作為可笑的第三方在別的地方也可以取得成就，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和愚蠢的。人們要完全獲得自由不是靠乞求，也不是靠欺騙，更不是通過勞作和勤奮，唯一是要通過戰鬥，而且還要通過自己去戰鬥。同時，非常有可能的是，意志會比行動更加重要。在明智的聯盟政策框架之內，國家常常會取得並不是和他們在武器方面所取得的業績相比同樣的成就。只不過命運會錯過一個勇敢地投身其中，但不總是根據行動的能力範圍，而常常會按照意願大小的國家。對此，19世紀意大利統一的歷史就很值得關注。可是，即使是世界大戰所展示的一系列的國家是如何很少通過他們在軍事上的成就，而更多地是通過英勇果敢來站穩立場，通過堅定不拔來堅持到底才取得了非凡的政治成就的。

無論如何，就算是大家都想要結束這個受奴役的階段，德國都必須要嘗試積極地加入強國的行列，為的是在將來參與歐洲大國政治的日常活動。

這樣的參與會暗含著極大的冒險的指責是正確的。可是，畢竟人們會真地相信，不承擔風險難道會完全得到自由嗎？或者人們認為，世界歷史上哪一次行動是不和冒險聯繫在一起的呢？難道弗裏德裏希大帝第一次西里西亞之戰的決定就沒有和冒險有一點關係嗎？或者說通過俾斯麥進行

的德意志的統一就沒有危險嗎？不是，一千次的不是。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事情都是不確定的。而只有死亡才顯得有那麼一點的確定性。因此恰恰就是這最後的一博才不是最困難的，反正這才是有那麼一天所需要做的。

當然，問題是治理國家的智慧所選擇的投入是要產生出最大限度的利益。可因為害怕也許完全會做出錯誤的估計，那就意味著要放棄一個民族的未來。而這種行動投入的本身就具有高風險的特點則可以最輕易地被迄今為止簡單的歷史經驗所反駁。由於高風險存在，人們認為這樣的行為就是獲勝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取決於偶然性的遊戲。這種情況在政治上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最後的定奪常常也是會處於對未來不明朗的狀態，所以，對可能或不可能成功的信心也就常常是建立在人類所認識到的因素基礎之上的。考慮這些因素是一個國家領導人的任務。然後對審查的結果也必須要做出決定。所以，這個決定要來源於自己的看法，並且基於這樣的看法要相信可能實現的成功。我之所以能夠採取政治上堅定果敢的行動，是因為其出發點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還稍許有一些風險，這就像是醫生給我進行手術一樣，其出發點本來就不必非得要是成功的。這很符合偉人的性格：懷疑自我，為了成功全力以赴，在有必要的時候，要對所有情況考慮得非常成熟以後才會採取行動。

為了民族的生存去戰鬥，去做出重大決定而樂於承擔的



精神總是會變得越來越高尚，這是因為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們關注著他們的民族，並且相信一次失敗將能夠摧毀一個民族生存的力量。因為，一個內心健康的民族是不會被戰場上的失敗所擊垮的。也就是說，只要是一個民族擁有心靈上的健康，具備種族優勢的先決條件，那麼，採取重大行動的勇氣就會更大，同時，失敗對於這樣一個民族的衰落來說就不算什麼了。並且在這方面，克勞塞維茨說的有道理，他相信，對於一個健康的民族來說，像這樣的一次失敗總會變成今後再次的崛起，相反，只有命中注定要膽怯地屈服，也就是不加抵抗地放棄才會導致最終的毀滅。可是把中立立場宣揚為我們民族今天唯一可以采取的行動，實際上則無異於任由外部力量來決定命運的意志薄弱的自我放棄。而只有在這裏面才是我們衰落的迹象和可能。相反要是我們民族自己為了自由去進行從未有過的嘗試的話，那麼，這種思想意識早就已經表明是有利於我們民族生命力的一種因素。因為人們不會說阻止我們走出這一步是國家政治的明智之處。不是的，這是在這種情況下歷史上人們常常試圖與聰明才智混淆在一起的可耻的膽怯和意志的薄弱。當然，一個民族也可以在外力壓力的壓力下被迫無奈長期都要必須承受外來的壓迫。只不過很少會有那麼一個民族能夠在表面上真正地去反對外部強大的力量，而常常會追求內心的自由，反而不去嘗試應該去做的有一天要投入這個民族全部的力量來改變眼下狀況的事情。人們忍受著外來征服者的奴役，但是會緊握雙

拳，咬緊牙關等待著擺脫統治者的第一個可能到來的時刻。這樣的事情在形勢的壓力下是可能發生的。今天可以代表國家政治明智之處的東西，實際上就是自己願意去受壓迫，毫無氣節地放棄任何反抗，就是無耻地去跟踪敢於想著去進行反抗并且能够真正地爲了他們的民族振興去從事這些事業的人們的那些家伙。這些家伙從內心就自己放下武器，摧毀所有能够服務於這個民族再次振興的道德因素，并且這些家伙可以讓國家政治的明智思想無法真正地去發揮作用，而事實上他們就是毀滅國家的寡廉鮮耻之徒。

并且這樣的家伙總是仇視我們民族積極參與歐洲未來發展的任何一次嘗試，因爲反對這些家伙的必要性本來就已經在這種共同參與的嘗試之中了。

可是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受到這些腐敗家伙的攻擊，那麼，承擔、代表、體現一個民族真正生命力反抗意識的使命，也就是爲了民族的振興以及爲了民族的尊嚴而進行的戰鬥就會寫在他們的旗幟上。這項使命不容動搖，并且確定這就是負責任的國家領導的外交政治工作，因爲像這樣一個負責任的領導長此以往是不會再存在的，相反還要認識到除了每屆政府表面上的權力之外，還有爲了民族共同體的生存強制一個民族的每一位成員做一些應該做的事情的永久責任。即使是糟糕和無能的政府千方百計地反對這樣的觀點。

因此，今天恰恰就是在德國，所謂民族主義的反對派最高的責任就是針對統治我們民族的卑劣行徑制定出外交政策的明確目標，並且準備和教育我們的民族去貫徹執行這樣的一個想法。這個責任首先就必須要對今天廣泛傳播的希望最嚴厲地宣戰，通過和國際聯盟進行合作能夠對我們的命運做一些改變。還必須要完全考慮的是讓我們的民族慢慢地認識到不要指望國際機構來改善德國的狀況，那些代表人物才是我們今天不幸的受益者。要更加深信不疑的是，沒有再次爭取到德意志的自由所有的希望都是毫無價值的烏托邦式的預言。要讓我們的民族認識到，爲了自由，無論如何都要投入自己的力量。同時，我們整個內政外交政策必須要達到喚醒和助長我們民族內心力量的效果。並且最後要必須給人民講清楚所投入的力量必須是爲了要達到一個真正有價值的目標，我們的意圖并不只是爲了與命運進行抗爭，而是爲了進行聯盟之所需。



十一、德國的政治處境 ——不要和俄國結盟

對於制定未來德國外交政策的問題，除了我們民族內在的力量，品質的優勢和自我估量以外，其可以投入的軍事規模以及其政權統治方式對周邊國家的關係情況則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關於我們民族現在內心道德方面的軟弱，我在這本書裏是不會遺漏的。我們普遍存在的軟弱，一部分是基於我們的血液，一部分是源於我們今天國家機構或者說是必須歸於我們今天糟糕的領導人的影響，可惜比起其它國家來說，這些或許對於德國的廣大民衆則知道得更少。那些壓迫我們的人所採取的辦法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瞭解我們的弱點。只不過在認清了所有實際情況的狀況下還絕對不要忘記的是，同樣是今天的這個民族在不到 10 年前的時候還取得了歷史上無可比擬的成就。目前，德意志民族給人留下了一個如此悲慘的印象，其巨大的可貴之處在世界歷史上依然都不是常見的。世界大戰本身就是我們民族英雄主義和獻身精神，勇於

犧牲的風範以及在衆多領域他們天才般的才能最富榮耀的證明。即使是單從軍事方面的領導就取得了不朽的成就。只是在政治領導上失敗了。他們早就已經是今天還要更糟糕的領導人的前輩了。

這也許就是今天我們民族無法令人滿意的內在品質，這突然會呈現出另外一幅景象，也就是爲了引導我們這個民族從今天的毀滅中再次走出來，將來用另一隻拳頭嚴厲管束所發生的重大事件。

看看我們的歷史，我們民族轉變的能力是多麼的偉大。看一看 1806 年和 1813 年的普魯士有多麼大的不同。1806 年的慘敗彌漫全國，哀鴻遍野，而在 1813 年這個國家則是同仇敵愾，爲了自己的民族而充滿了最具愛國主義的犧牲精神和爲了自由的英雄主義的戰鬥意志。那麼，當時是什麼得到了真正的改變呢？是這個民族嗎？不是，這個民族的內在本質和以前一樣沒有變化，只是他們的領導權掌握在其他人的手裏。在弗裏德裏希大帝后期普魯士領導人的軟弱無能，卑躬屈膝以及軍隊領導人的迂腐陳舊被一些新人所取代。馮施泰因男爵和格奈澤瑙伯爵，沙恩霍斯特、克勞塞維茨和布呂歇爾是新普魯士的代表人物。可就是幾個月以後這個世界又一次忘記了這些普魯士人經歷了 7 年前的耶拿戰役。

那麼在新帝國建立之前有什麼不一樣的東西嗎？還不到十年的時間就足以從德國的毀滅，德國的紛爭和政治上的聲名狼藉中建立起一個在許多人眼裏看起來是德意志權力

與輝煌最有力化身的新帝國。一位杰出的頭面人物反對大多數人的平庸之見，又讓這位德國的天才任其自由發揮。人們會從我們的歷史中撇開俾斯麥，讓可耻的平庸充斥這個對於我們民族來說是百年以來最富榮光的時代。

德意志民族在短短幾年裏就能够從其前所未有的崇高偉大因爲平庸的領導而跌入今天的混亂不堪，既然這樣，那也能够用鐵拳再一次打破這樣的局面。德意志民族內在的價值在所有人面前都是有目共睹的，那麼其存在的這個事實就必須得到重視和估量。

可是如果這個價值是隱藏不露的，那麼就十分有必要弄明白目前現存的德國真正的強國價值之所在。

我已經開始嘗試簡要地描述目前的德國軍事權力機構、國防軍的情況。我要對此就德國一般的軍事局勢和周邊國家的軍事情況進行大概的闡述。

現在的德國是被三個強國或者說是被三個強勢集團所包圍著。目前，英國、俄國和法國是對德國具有軍事威脅的鄰國。這裏面法國的強勢則是通過從巴黎向華沙、布拉格、貝爾格萊德延伸的一個歐洲聯盟來體現的。

德國則以完全開放的邊界嵌在這些國家當中。尤其具有威脅的地方是帝國西部的邊界穿過德國最大的工業區伸展著。可由於其長度和缺乏真正的天然屏障，這條西部邊界要

是通過一個軍事統治遙不可及的國家，則只有很小的可能進行防禦。即使是萊茵河也不能夠當作具有軍事意義上的防守分界綫來看待。不僅如此，德國則借助於和平條約關於有必要進行技術準備的可乘之機，那麼，比起在漫長的戰綫上德國少得可憐的分散兵力來說，這條河本身對於現代化裝備軍隊的跨越也就不是什麼障礙了。另外，這條河流經德國最大的工業區，因此從一開始就將意味著從技術操作的層面上就是要毀滅對於國防極其重要的工業要地和製造工廠的戰鬥。要是因為德國和法國發生衝突，而捷克斯洛伐克作為另一個德國的敵人加入的話，那麼，對戰爭進行工業支持，又可以避免最高戰爭危險的第二大工業區就是薩克森地區。即使是在這裏，邊界綫也是毫無設防自然延伸到巴伐利亞，廣袤而開闊，有效的防禦幾乎沒有。要是波蘭也參加戰鬥的話，那麼整個東部邊境，除了少數幾處不利防守的要塞之外，基本上都是無法防禦進攻的敞開邊界。

一方面德國的邊境綫在軍事上沒有設防，並且在很長敞開的地段上被敵人鑽了空子，同時，我們的北海海岸綫則特別的短和狹小。海軍的力量對海岸綫的保護簡直就是可笑和完全沒有意義。今天我們自己稱作製造戰艦的材料從一開始就是對於我們來說是所謂製造戰列艦用的最高等級的圓鋼材料，可這却是敵人練習打靶用的。幾艘新造的現代化輕型裝備的巡洋艦即使顯得很有用處，那也不具備決定性的價值。我們現有的艦隻僅在東部海域也是不夠用的。總之，我

們的艦隊頂多就算是個漂在海上的射擊訓練學校。

所以，在和任何一個海上強國發生衝突的情況下，不僅是德國貿易的結束，而且還有割地的危險。

我們軍事現狀的所有不利還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柏林作為帝國的首都僅距離波蘭 175 公里。離最近的捷克邊境差不多是 190 公里，這和到維斯馬和斯德丁灣的航綫距離幾乎一樣。這也就是說，從這些國家的邊境用現代化的飛機還不用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柏林。從萊茵河向東劃上一條 60 公里的直綫，其範圍幾乎是整個德國西部的工業區。從法蘭克福到多特蒙特基本上沒有不在這個範圍內的大型的德國工業區。只要法國還占領著萊茵河左岸的部分地區，因此就能够在不到 30 分鐘內坐飛機直搗我們德國西部工業區的心臟。就如同柏林與波蘭和捷克邊境綫的距離，慕尼黑與捷克的距離也是一樣。捷克的戰鬥機差不多需要 60 分鐘就會到達慕尼黑，40 分鐘就會到達紐倫堡，30 分鐘就會到達雷根斯堡，而且奧格斯堡僅距離捷克的邊境 200 公里，用今天的飛機差不多一個小時就會很輕易地到達。而奧格斯堡到捷克邊境的飛行距離和到法國邊境的距離基本上是一樣的。從奧格斯堡到斯特拉斯堡的飛行距離是 230 公里，而到法國邊境的距離却只有 210 公里。所以，奧格斯堡就處在敵方的飛機在一小時之內就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是的，如果按照這樣

的思路來觀察德國邊境綫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在一個小時之內可以到達的德國西部的工業區包括奧斯納布呂克、比勒費爾德、卡塞爾、維爾茲堡、斯圖加特、烏爾姆、奧格斯堡。德國東部則是慕尼黑、奧格斯堡、維爾茲堡、馬格德堡、柏林、斯德丁。用另外的話來講，德國邊境僅僅包括了一個很小的，只有幾個平方公里範圍的地區，而在一、二個小時內就可以受到敵人飛機的來訪。

同時，法國作為最危險的敵人是值得關注的，因為多虧了其盟友，就能够在衝突爆發的一個小時內用飛機來威脅幾乎整個德國。

而德國目前針對這種武器的反制措施總的說來幾乎為零。

就算是這種唯一的關注，但是所展示的却是一個使德國自己本身陷入了不得不立即對抗法國的前景黯淡的境地。誰要是把自己排除在敵人空中打擊所涉及的領域之外，那就最好知道要考慮由此所產生的道德方面的影響。

而即使是漢堡和不來梅，還有自從航空母艦上的飛機可以把海軍從海上漂浮的陸地帶到海岸邊以後，我們所有的沿海城市今天都難以逃脫這樣的命運。

只不過，不只是空中的進攻讓德國今天沒有技術上有效的武器在足夠程度上進行對抗。即使是我們小小的國防軍純粹的技術裝備也毫無指望地輸給我們的敵人。比起缺少抵禦坦克的真正可以決定勝利的武器，缺少重炮還容易使人釋

懷。如果德國今天陷入和法國及其盟友的戰爭當中，而無法像以前那樣至少要準備最起碼的防禦，那麼，用不了幾天由於我們敵人僅僅技術方面的優勢就會見分曉了。在交戰的過程中是無法準備防禦敵人如此的進攻所必要的措施的。

甚至連那種認為採取主動進攻的方式至少可以在一段時間裏進行抵抗的想法也都是錯誤的，因為準備進行主動進攻也需要一段時間，而這個時間在衝突發生的時候好像是沒有的。因為重大事件的變化比給我們針對重大事件去組織完成相應的措施所留下的時間要快得多。

因此，我們也可以總是從單方面來關注外交上的可能，對於德國來說有一種情況基本上沒有考慮到：絕對不要只靠自己的軍事力量來對抗目前在歐洲動員起來的軍事力量。在沒有事先做好基本準備的情況下，德國和法國、英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等任何一個聯軍發生衝突都會被消滅。

這種基本的認識之所以重要，因為在我們德國今天還有好心的愛國主義者存在，他們最真心地相信必須要和俄國聯合起來攜手共進。

即使從軍事方面考慮，這樣的想法是不可行的或者說對於德國是災難性的。

就像在 1914 年以前一樣，我們在今天也會無條件地、毫不動搖地認為任何一次與德國發生糾纏的衝突，不管是出於什麼原因，無論是出於什麼理由，法國都將永遠是我們的敵人。將來總是會出現歐洲聯軍，法國都將會與德國為敵。這

是因為法國外交政策傳統所固有的思維。相信戰爭的出發點會有什麼改變是錯誤的。正好是相反。世界大戰給法國帶來的不是浮現在其眼前戰爭目標的完全實現。因為這個目標絕不只是重新獲得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而是相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本身不過只是法國外交政策目標進程中的一小步。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占領絕沒有停止法國政策上針對德國的攻擊性趨勢。而就在法國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占領期間，法國外交政策的立場針對德國所制定的意向還依然存在。相比於 1914 年，在 1870 年就很清楚地表明法國最終的意圖是什麼。當時人們還沒有理由對法國外交政策咄咄逼人的特性遮遮掩掩。可在 1914 年，也許是吃一塹長一智，或許是受到英國的影響，人們則認為一方面要樹立真正的、普世的人類理想，而另一方面還要限制其對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圖謀。因此，這些策略上的考慮可一點兒也不意味著內心裏拋棄法國外交政策以往的目標，而只是一種遮掩。法國外交政策主導的思路一如既往地就是要征服萊茵河沿岸地區，同時，這個區域最好的防護就是把德國撕碎成盡可能相互間零散的單一國家。法國這個由此所實現的歐洲安全，應該服務於更宏大的世界政策的目的。對於德國來說，沒有改變法國歐洲大陸政策的意圖就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

事實上，法國也從來就沒有加入過無論如何是因為德國的利益所要求的聯盟。在過去的 300 年當中，直到 1870 年德國曾經遭到法國 29 次的襲擊。一個被俾斯麥所稱道的事實就

是在色當戰役的那天晚上，當法國將軍溫普芬試圖減少投降條件的時候，則給了他以最為猛烈的攻擊。而當時的俾斯麥立即強烈地反對那種“法國不會忘記德國的讓步，並且還會在永遠的將來保留感激之情”的說法，并用歷史上冷酷無情、赤裸裸的事實來反駁法國的談判代表，同時他還強調法國在過去的300年裏常常進犯德國，不管政府的體制如何都曾統治過德國，他相信，不管投降條件是如何規定的，在永遠的將來法國馬上要對德國刮目相看，就像它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通過盟國的力量感覺足夠強大一樣。

俾斯麥比我們現在德國的政治領導人更為準確地估量了法國人的性格。他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他自己有一個政治目標，也比別人擁有確定政治目標的心理條件。俾斯麥很清楚法國外交政策的意圖。可我們今天所謂的政治家們還搞不懂，因為他們自己缺少一個清晰的政治理念。

另外，要是法國加入世界大戰只是因為把重新獲得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當作既定目標的話，那麼，法國戰爭驅動的動力就幾乎不是其所表現的那樣了。特別是政治領導人在世界大戰中的某些情況下，就不會有顯得最令人欽佩的下定決心的氣概。可這取決於歷史上大規模聯合作戰的實質就是當參戰國自己的利益本身明確地遭到反對的時候，要盡可能地減少去無休止地滿足所有各方的願望。在歐洲，法國要完全分裂德國的意圖始終與英國的期望相悖，法國要稱霸的想法恰

好也阻礙了德國相同的意願。

要斬斷法國戰爭圖謀的關鍵在於首先是德國的崩潰，而這個事件則是在還沒有讓公共輿論完全意識到災難的方式下發生的。人們在法國以一種考慮到或許不得不迫使法國自己去滿足其最終政治目標的方式瞭解到了德國的步兵。可是，當人們以後還在德國的失敗變得顯而易見的印象當中就決定採取如此的行動的時候，這時候其它國家對戰爭的極度不安早已呈現出來了，以至於沒有遭到盟友一方的反對，法國單方面宏大的最終意願也沒有能夠得到執行。

可人們現在還沒有說法國放棄了它的目標。相反，還堅持不懈地、一如既往地嘗試要把現在被阻止的，在將來去得以實現。只要還可以依靠自己的或者是盟友的力量，法國要在永遠的將來會覺得能夠致力於分裂德國，以及尋求占領萊茵河沿岸地區，為的是通過這種方式能夠將法國的力量投向其它的地方而自己的後方不受到威脅。法國因此却至少沒有因為德國政府形式的改變而受到激怒，這比法蘭西民族自己不顧其當時的狀況以及外交政策的主張則更容易得到理解。一個自己完全不考慮是採取共和制還是君主制，是資產階級民主還是雅各賓式的暴政來進行統治，總還要謀求一個確定的外交目標的民族是不會理解其他的民族也許會通過政府形式的改變也同樣可以進行外交政策的轉變。因此，不管德國是以一個帝國或者是以一個共和國來代表這個國家，或是用社會主義暴政來統治這個國家，法國對德國的立

場也不會有所改變。

當然，法國對於德國國內的事件也不是無所謂的，只不過法國的立場是由一個巨大成就的可能性來決定的，也就是通過德國的政府形式來減輕其外交政策的行動。法國希望德國處於在法國消滅德國的時候進行最小抵抗的狀態。因此，當德意志共和國作為其品質特殊的標志試圖去感受一下法國的友好的時候，實際上這倒成了共和國最具毀滅性的無能的見證。因為只有當共和國被法國看作是缺少品味的德國才會在巴黎受到歡迎。但因此却不是說法國所面對的德意志共和國有別於過去年代我們國家近似軟弱的狀態。人們熱愛共和國就越來越喜歡德國的軟弱而勝於德國的強勢，因為共和國好像確保法國的外交只取得了更加微弱的成就。

法國的意圖也絕沒有因為法蘭西民族缺少生存空間而有所改變。因為在法國近百年來的政治很少是由純粹經濟上的貧困來決定的，更多則是激情的瞬間。一項正確的征服政策的含義也是很容易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的，對此，法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正如國際基本原則不再次發揮作用，取而代之的則是國家民族主義。法國民族主義的大國沙文主義則遠離國際共識，為了滿足一種純粹的權力欲望竟讓黑人來玷污自己的血統，這只是為了在數量上維護一種“高貴民族”的品質。只要有那麼一天不給這個民族一個決定性的和起碼的教訓，法國因此也就永遠成了全世界的搗蛋鬼。另外，沒有人會願意把法國人自負的性格當作是一種品質特徵，就像

叔本華所說的：“非洲有猴子，歐洲則有法國人。”

出於自負和自大的交織，法國的外交政策一直都得到了其內心的驅動力量。法國因為普遍存在的黑人化而越來越遠離理智和清晰的思想，那麼在德國誰會願意希望和期待終將有一天其針對德國的想法和意圖會發生轉變呢？

不會的，不管歐洲將來的發展如何，法國總是會試圖在利用當時德國弱點的情況下，並且使用其現在所有的外交和軍事上的可能來給我們造成損害，來分化我們的民族，為的是最終能夠將我們的民族再次完全地消滅掉。

所以，對於德國來說就不可能自己去建立和法國有關聯的任何一個歐洲聯盟。

只要在俄國的統治政權唯一所追求的就是把布爾什維克的流毒傳染給德國，那麼，相信德國和俄國之間可以相互理解本身就是虛幻的。因此，如果共產主義分子宣傳鼓動德、俄聯盟的話，那就很正常了。可無法理解的倒是，如果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德國人會去相信可以慢慢地得到一個國家的理解，而這個國家的最高利益恰恰就是要消滅這個具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德國。假如今天有一個這樣的聯盟成立的話，其結果就會像在俄國一樣是猶太人在德國徹底的統治，而這倒是可以理解的了。那種認為和俄國一起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西方資本主義鬥爭的想法本來就是很不可理解的。

因為其一，今天的俄國就完全不同於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那終歸是一個消滅自己的民族經濟，可只是為了保障國際金融資本進行絕對統治可能的國家。其二，要不是這樣的話，可是，在德國的資產階級究竟怎麼會有表示支持這樣的一個聯盟呢？就是那些在德國宣揚交易所利益的猶太人新聞機構支持德、俄聯盟。難道人們真的會相信《柏林日報》或者《法蘭克福報》和所有他們的畫刊以或多或少的方式為布爾什維克俄國講話，而只因為這是一個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嗎？在政治方面，如果希望變成了思想之父，那就常常是詛咒了。

當然，還要想到在俄國國內的轉變是在布爾什維克政黨內部在猶太分子通過一個多多少少還算是個俄國的民族主義者能夠給排擠掉的情況下發生的。那麼也不排除今天實際上的猶太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俄國會朝著民族主義的反資本主義的趨勢發展下去。在或許是好像表現出來的情況下就要考慮到西歐的資本主義要真的持反對俄國的態度。不過德國和俄國進行聯盟那簡直就是在發瘋。因為與防止分裂而希望悄悄地進行軍事準備相比，進行這樣的聯盟可以保密的看法本來就是站不住腳的。

因此，實際上存在兩種可能：要麼這個聯盟被反對俄國的西方視為是一種危險，要麼不是。如果是的話，那麼我不知道，大概有誰會真的相信我們哪裏會有至少要在頭 24 小時

之內準備好適合阻止戰爭爆發的裝備的時間。或者人們真地會相信法國會等待，直到我們把防空部隊和坦克部隊組建起來？或者人們會相信在一個把叛變不再看作是可恥的，反而是值得欽佩的有勇氣行爲的國家可以秘密地這樣進行嗎？不會的，如果德國今天真的想和俄國締結聯盟反對西歐的話，那麼，明天德國就會再次變成歷史上的戰場。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少見的幻想就是俄國能夠以某種方式來幫助德國，我不知道以怎樣的方式。這樣做唯一的結果就是俄國也許會在一段時間還可以從災難中走出來，同時却給德國帶來了災難。可是，特別是西歐國家完全無法給出一個比較普遍認同的反對德國的理由。試想一下，要是德國真的和反對資本主義的俄國進行結盟的話，那就可以勾勒出這些世界上講民主的猶太人會怎樣煽動起其它國家所有的直覺來反對德國了。特別是在法國，法國民族主義的大國沙文主義與猶太交易所投機商的新聞界之間瞬間會充滿和諧。因為人們是不會把這樣的事情和與那個時候就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白俄羅斯將軍的戰鬥混淆起來的。在1919年和1920年，民族主義的白俄羅斯就進行了反對猶太交易所投機商的戰鬥，實際上頂多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紅色革命。可是今天，難道由民族主義變成反對資本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會反對國際上的猶太人？誰要是瞭解新聞界宣傳的重要性及其煽動民衆和愚弄人民無所不用其極，那他可以想像一下歐洲西方國家反對德國的仇恨與激情被掀起到何等瘋狂的地步。因為，德

國是不再和具有偉大的、值得驕傲的、道德高尚的、大膽獨創的主張的俄國進行結盟，而是和人類和文明的敗類為伍。

尤其對法國政府來說，沒有什麼更好的可能自己做主來解決國內的困難，那就在這種情況下去進行完全沒有什麼危險的反對德國的戰鬥。法國民族主義的大國沙文主義可以比在新的國際聯盟的保護下能夠明顯地靠近一點地去實現最終的戰爭目標更加令人滿意。因為不管德國和俄國進行聯盟採取什麼方式，在軍事上德國單方面都不得不遭受最為可怕的打擊。所完全忽略的是，俄國和德國并不直接接壤，並且同時自己還得必須先占領波蘭，要是同樣的情況是通過俄國來迫使波蘭投降的話，當然這件事本身也是不可能的，俄國的幫忙本質上在最為不利的情况就是可以進入德國的領土，而那時候德國已經就沒有了。可是，只要英國和法國的海軍還控制著東部海域，俄國的部隊無論在德國的什麼地方進行登陸的想法就不予考慮。另外，俄國的部隊在德國登陸也會因許多技術上的缺陷而告失敗。

要是德、俄聯盟有一天嘗試在世人面前進行結盟的話，而沒有進行戰爭想法的結盟是不存在的，那麼德國將會遭受到整個歐洲的密集攻擊，而自己則無法進行較為真正意義上的抵抗。

可現在的問題是，德、俄聯盟到底應該有哪些意義。只

有保衛俄國不被消滅而為此讓德國做出犧牲的意義嗎？因為不管聯盟的結局如何，德國都無法達到最終的外交目標。至於基本的生存問題，也就是我們民族生存的苦難也因此沒有改變。相反，德國因此才會脫離唯一合理的國土政策，為的是將來履行毫無意義的邊境紛爭的調解。畢竟不管是歐洲的西部還是南部都無法解決我們民族生存空間的問題。

縈繞在許多德國民族主義政治家的頭腦中對德、俄聯盟的期待也還因為其它的原因而受到置疑。

一般來說，在民族主義者中間認為和猶太人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俄國進行聯盟是不好的看法好像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樣的最可能的結果就是德國自己被布爾什維克化。很明顯人們不願意這樣。只不過人們的希望是建立在有一天在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猶太式的，並且因此更深層的意味就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特徵會消失的基礎之上的，為了給民族主義的全世界反對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讓出位置。所以，再次充滿民族主義思潮的俄國要和德國進行結盟大概就很成問題了。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錯誤。這是建立在對斯拉夫人的民族精神非常不瞭解的基礎之上的錯誤。如果人們會想到喜歡談論政治的德國對自己昔日盟友的思想狀況的瞭解是何等的少，那這也可以是一個不值得好奇的錯誤，否則的話，也不會跌落得如此的深。如果今天這些和俄國友好的民族主義政

治家們因此會嘗試通過俾斯麥相似觀點立場的提示來為他們的政策說明原因的話，那麼就會有一連串當時說得上是對俄國友好的政策在今天反倒是不做考慮的了。

俾斯麥所瞭解的俄國，至少從其領導人來看，不是個典型的斯拉夫式的國家。因為斯拉夫民族自己一般缺乏組建國家的人物。特別是在俄國建立國家的事情總是由外國人來考慮的。自彼得大帝時代以來，尤其有很多（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德意志人組建起了俄羅斯國家的骨架和大腦。在近百年的時間裏就有數不勝數這樣的德國人成為了俄國人，只不過同樣的意味則是我們的資產階級，我們的民族主義者則想要把波蘭人和捷克人德意志化或者是日耳曼化。正如在這種情況下，那個新出爐的“德國人”實際上也只是個會講德語的波蘭人或者捷克人罷了，所以這些人為製造的“俄國人”按照他們的血統和能力來看，還依然是德意志人，或者說比日耳曼人更好。這些日耳曼人的優秀分子要感激俄羅斯這個國家的存在以及稀少的文明價值。沒有了這些，實際上德國的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階層既不會形成一個偉大的俄國，也不能維護它的存在。只要現在的俄國還是個獨裁政府的國家，那麼這個政府實際上肯定完全不會影響到俄國上流階層和龐大帝國的政治生命。並且這樣的俄國至少俾斯麥還認識到了其中的一部分。這位德國的政治藝術大師和這樣的俄國進行政治交易。只是在他活著的時候俄國對內對外政策的可信度和穩定性已經令人憂慮、搖擺不定，有一部分還變得一

無是處。這是因為對日耳曼上流社會逐漸地進行遏制。俄國知識分子的轉變過程部分原因是由於在我的書裏已經提到的無數次的戰爭讓俄羅斯民族流盡了鮮血，首先就使得俄羅斯民族中更有價值的人大量減少。事實上，特別是軍官團，按照他們的出身大部分還不是斯拉夫人，但絕對也不是俄羅斯血統。另外還要加上知識分子上層人物微弱的增多以及通過學校人爲地專門培養出來的一個真正血統上的俄羅斯民族。新生的俄羅斯知識分子本身少有的維護國家的品質是按照血統建立起來的，並且就最爲明顯地表現出俄國高等教育的虛無主義。可是這種虛無主義最深層的原因也無異於那些反對俄國外來上流階層中間真正反對血統論的俄羅斯人。

同樣，在由日耳曼人所組建起來的俄國上流階層被純粹是俄羅斯民族的資產階級所分化的情況下，俄羅斯民族的國家理念則要面對的是泛斯拉夫主義思想。這種思想從其誕生的第一時刻開始就是斯拉夫式的和反德意志的。

新形成的俄羅斯民族，特別是所謂的知識分子階層這種反德意志的思潮不只是反對現今在俄國獨裁的外來的上流階層一種純粹的反射作用，還有一些政治上爭取自由的思想，而是斯拉夫人從內心裏反對德意志人的抗議。這是兩種很少有共同點的民族心靈，同時甚至還要必須首先確定是否在胡亂湊在一起的種族中，大概這個少有的共同點好像還不具備由此而形成了俄羅斯民族，也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理由。而這就是我們德國人和俄國人的共同之處，也就是很少符合

德國人和俄國人的特性，這只有歸咎於我們之間給德國帶來的是歐洲東部的、斯拉夫人的，而給俄國帶去的則是歐洲北部的、德意志人血統的混雜。

可要是對這兩種心靈秉性進行檢驗，比如我們讓一個來自威斯特法倫州的純粹北方的德國人和一個純粹是斯拉夫族的俄國人進行比較的話，那麼這兩個民族的代表人物之間會呈現出無底的深淵。事實上，斯拉夫民族也覺察到這一點，並且因此也總是對德意志人有直覺上的反感。嚴格的細心縝密、冷靜的邏輯思維、客觀的推理思考，對真正的俄國人來說從內心裏的是不喜歡的，有些地方也是不理解的。我們遵紀守法的精神不只是沒有獲得同感，反而總是引起厭惡。我們認為正常不過的東西，可對於俄國人來說則是一種折磨，因為這是一種對其天然的、另一種心靈和本能的限制。因此，斯拉夫人的俄國也總是一再感覺到被法國所拉攏。在法國，法國的北方人也會受到排擠，並且還有上升的趨勢。表面上輕鬆，或多或少還帶些女人味兒的法國式的生活能夠更多地束縛住斯拉夫人，因為相比於我們德意志民族為生存而戰的艱辛，對他們來說從內心裏更加親密。所以，如果從政治方面泛斯拉夫主義的俄國崇拜法國的話，那麼就正如流著斯拉夫血液的俄國知識分子在巴黎找到了自己的文明所需要的聖地就不是偶然的了。

俄國民族主義資產階級興起的過程，同樣會使這個新興

南洋出版社

忠告

盜印此書以牟利

或販賣盜版者

必遭惡報

☆ 勿存僥倖 ☆

☆☆☆☆

的俄國遠離今天沒有而今後則可能會建立起種族上和俄國上流階層有沾親帶故關係的德國。

實際上，泛斯拉夫思想所代表的反德意志的立場在世紀之交就已經很強烈了，並且其對俄國政治的影響也在增長，以至於德國對俄國本來還算是端正的態度因為日俄戰爭則使兩國之間更加持續不斷地疏遠。接著就是受到泛斯拉夫主義不少的煽動才爆發的世界大戰。就至今為止的上流階層所代表的，真正作為一個國家的俄國對此則幾乎是一言不發。

世界大戰本身就讓歐洲北部的德意志人接著為俄國而浴血奮戰，剩下的則被革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給徹底鏟除了。並非是好像憑藉斯拉夫人的直覺就有意識地進行了鏟除非俄羅斯族裔的上流階層的鬥爭。不是的，這期間這場鬥爭有了新的領導人——猶太人。這些嚮往上流階層並且擠進領導階層的猶太人在斯拉夫人直覺的幫助下把外來的上流階層給鏟除了。因為如果猶太人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接收了所有俄羅斯生活領域的領導權的話，這倒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情，因為就其本身而言，斯拉夫民族自己就完全缺乏組織能力，所以也就缺乏建立國家和維護國家的人才。從斯拉夫民族中間找不出完全純粹的斯拉夫人，並且作為分化的斯拉夫國家也會立即崩潰。總之，與更高級別和較低級別的國家相對應，每個國家的建立基本上首先都有他們最為內在的理由，同時，從維護自身的原因來看，高貴血統的人會發展

出某種特定的共同精神，以便於他們可以去組織和統治較為低等的人。只有完成共同的任務才會強調組織形式。只不過建立國家的人和無法建立國家的人的區別在於：相對於其他人，這個人可以爲了維護他們的特性而建立起組織機構，同時，那個無法建立國家的人則不能自己找到相對於別人而保障自己存在的組織機構形式。

所以，今天的俄國或者更好的表達是今天的俄羅斯民族的斯拉夫國家得到的是作爲統治者的猶太人，而他們首先戰勝了迄今爲止的上流階層並且現在必須來證明自己建立國家的力量。而這一切最後就只有猶太人毀滅的本性也才會作爲歷史的“腐爛發酵素”產生效果。這就要呼喚神靈的幫助，讓這樣的事情不要再發生，並且內心裏抵制國家的泛斯拉夫思想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猶太人的國家理念的鬥爭以消滅猶太人爲結局。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呢？就是就像根深蒂固反德意志立場的一個極少國家權力的俄國。同時，儘管如此這個國家也將不再有固定的維護國家的上流階層，這也就是永無寧日和永不安穩的根源所在。因此，就給了這片茫茫大地極具變化的命運，並且世界上穩定的國際格局將開始被完全不安寧的變革時代所取代。

這種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世界上不同的國家會嘗試以這種強大的國家聯合體去建立聯繫，爲的是以這種方法來增強自己的地位和意圖。可這樣的嘗試總是和努力致力於將自

己的精神方面和組織方面對俄國的影響聯繫在一起的。

德國無論如何也不可以期待適合於跟隨這種發展。今天和未來俄國的整個氣質與此相反。既要從符合目的客觀性的觀點出發，也要從一種人類休戚相關的立場來看，德國和俄國進行聯盟的未來對於德國來說都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對於未來也是幸運的，因為這個發展的開始是阻礙我們的魔咒被打破，並且在此看到了德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唯一和只有能夠立足的地方：在東方的生存空間。



十二、德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制定未來德國外交政策，還要面對令人絕望的德國的軍事處境，考慮到以下幾點：

一、德國無法自己在目前的處境中進行轉變，而必須通過軍事手段來完成。

二、德國無法期待通過國際聯盟給予的措施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只要這個機構的代表人物同時還對毀滅德國發生興趣。

三、德國無法指望幾個強國聯合起來改變與法國的聯盟體系關係緊張而產生衝突的德國本身的處境，德國沒有可能排除其純粹軍事上的軟弱無能，爲了在進入聯邦義務兵役制度的情況下立即能夠顯現出軍事上取得成就的前景。

四、德國沒有希望找到這樣的強國組合，只要其最終的外交政策目標好像是完全公開明瞭地確定下來，並且因此還不違背這些國家的利益，那對他們甚至好像還是適合與德國進行結盟的。

五、德國不能夠希望國際聯盟以外的國家，相反而是要抱著唯一的希望在戰勝國聯盟當中成功地拆出一個國家來

組成一個具有新的目標的新的利益集團，而國際聯盟按照其原則是無法實現這樣的新的目標的。

六、德國只能指望在最終放棄迄今為止搖擺不定的政策並且決定基本上朝著一個方向堅定不渝地承擔起責任的處境下通過這條道路來取得成功。

七、德國絕不應該指望通過和那些軍事價值要麼是通過迄今失敗的事實足以表明的，要麼是其一般的種族品質就是劣等的國家進行聯盟去創造歷史。因為再次獲得德意志自由的戰鬥會因此將德意志的歷史再次提升為世界的歷史。

八、德國要考慮到不論如何以及走怎樣的道路去改變自己的命運，法國都將是我們的敵人，並且不應該忘記任何針對德國的強國之間的聯合，法國從一開始就把自己算作是其中一員的那一個時刻。

十三、可能達到的目標

在沒有想清楚德國想要什麼，怎樣塑造德國自己的未來之前，是無法審視德國外交政策的可能性的。然後人們必須要接著嘗試把外交政策的目標，向歐洲作為戰勝國聯盟成員中的具有世界重要性的那幾個強國講清楚。

我已經在這本書裏對德國不同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進行了論述。儘管如此，我還要簡明扼要地再次確立可能的外交政策目標，以便由此得出一個對每一個外交政策的目標與其它歐洲國家外交政策目標的關係進行批評性審視的基準點。

一、德國可以完全放棄設定一個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說實際上完全下決心，完全不需要確定任何事。

因此，最近 30 年的政治只有在其它的條件下也可以延續到將來。要是現在的世界都是由類似毫無政治目標的國家所組成的話，即使也不表明這就是正確的，但對德國來說至少還可以忍受。可恰恰却不是如此。所以，就像平常生活中一個有著無論如何都要努力達到固定的生活目標的人將始終比沒有生活目標的其他人具備優勢，國家也是如此。因此，

還不能完全這樣說，一個沒有政治目標的國家也許會給自己帶來危害，也有能力避免危害。畢竟這個國家常常也會因為沒有了自己的政治目標好像就失去了積極的行動，所以就很可能輕易地以其消極的態度使得為政治目標而要付出的犧牲變成了別的東西。因為一個國家的行為不只是因其意願所決定，而且也會通過其它國家的意願，只是區別在於一種情況下行動的法則是由自己決定的，另一種情況下是被強迫的。從和平的意願出發不願意進行戰爭，還不完全說是可以避免戰爭。並且想要不惜一切代價去避免一場戰爭，還完全意味著在死亡面前拯救生命。

德國今天在歐洲的境況，處於一種由於自己沒有政治目標則幾乎完全無法指望能夠悠閒寧靜的境地。像這樣的一種可能，對於一個處於歐洲核心位置的民族來說是不存在的。要麼是德國嘗試自己主動參與創造自己的生活，要麼將成為其它國家創造生活的附庸。那些迄今所有誤以為能夠通過一種普遍存在的漠不關心的解釋就能夠從歷史的危難中將國家拯救出來的聰明所產生出來的甚至就是些膽怯和愚蠢的錯誤。歷史上，誰要是不願意當鐵錘，那就要當鐵砧。我們德意志民族迄今為止的整個發展過程中，總是在這兩種可能之間進行選擇。要想自己創造歷史，那麼就要愉快並且勇敢地投身其中，那麼到今天就總還是鐵錘。可要是相信能夠放棄為生存而戰所應承擔的責任，那到今天就永遠要麼是別人

為他們的生存而英勇奮戰，要麼就是自己給外國人當食物的砧板。

那麼德國想要生存的話，就必須自己保衛生命，並且最好的防守永遠就是出擊。是的，如果不趕緊制定明確的，看起來適合德國為了生存而進行戰鬥和給其它國家同時帶來好處巧妙聯繫的外交政策目標，德國是完全不可以期望還能夠為了自己的生存做些什麼事情的。

可要是不這樣做的話，那麼，在大的方向上沒有目標就會引起在具體的事務上沒有計劃。沒有計劃就會把我們慢慢地變成歐洲第二個波蘭。同樣，多虧了我們在政治方面普遍存在的悲觀主義，我們讓自己的力量變得軟弱，並且我們在生活中唯一的行為也就只是在國內政治方面進行發泄，我們在外交政策方面就降格成為其它國家為了生存和利益而戰以推動世界歷史重大事件的力量中的玩偶。

另外，尤其是無法明確地決定自己的未來，並且相應地最好也不想參與世界發展博弈的國家，將會被看作是破壞競爭而遭人憎恨。是的，甚至還會發生由於沒有外交政策的目標而導致在具體政治行動方面沒有計劃，反倒會被看作完全是精心策劃和捉摸不透的遊戲，並且也是如此回應的。這就是我們在戰前時期所遭遇的不幸。因為無法理解當時德意志帝國政府的政治決策，就越是捉摸不透，就越是對此感到疑慮，就更加懷疑最愚蠢的行動步驟後面出自一個特別危險的

想法。

也就是說現在德國如果不趕緊制定明確的政治目標，那麼因此也就實際上放棄了我們今天的命運會發生逆轉的所有可能，所以就不會有接下來的危險，也就為將來在最小程度上避免了危險。

二、德國希望經濟和平像過去一樣來養育德意志民族。所以也就要在最大程度上參與工業製造、產品出口和國際貿易。因此，就想要大型商船、煤炭轉運站，在其它國家建立貿易基地，最終不僅需要國際銷售市場，而且有可能的話還要有類似殖民地的自己的原料來源。將來不可避免地還要為這樣的發展特別提供海軍護衛。

如果不是英國以前被打敗了，未來這樣的政治目標完全就是個烏托邦。而這些重新設定出的一切理由都在 1914 年的世界大戰中結束了。德國任何一次在這條道路上重新按照過去的方式所進行的嘗試，都不得不在英國的死敵，從一開始就考慮到可以作為更安全夥伴的法國那裏終結了。

從種族的觀點出發，制定這樣的外交政策目標是不會有災難的，但從權力政治的角度來看則是瘋狂的。

三、德國把重新確定 1914 年的邊境綫當作外交政策的目標。

從民族主義的觀點出發，這個目標是不够格的，從軍事

上來看是不令人滿意的，從著眼於民族的將來來看是不可能的，並且從結果來看是荒唐的。因為德國所面臨的是被所有戰勝國從過去到將來都是作為敵人的戰綫所包圍着。在我們目前的軍事處境及現在的狀況繼續存在，且一年又一年變得越來越糟糕的情況下，怎麼去重新劃定舊的邊境綫是我們民族資產階級和愛國政治家無法破解的謎團。

四、德國決定明確地轉向目光遠大的生存空間政策。因此就特別要轉向製造業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嘗試，並且要取而代集中所有力量通過生存空間的分配為我們的民族未來100年規劃出生存之路。因為這樣的生存空間只能够在歐洲的東部存在，那麼海上霸權的責任也就退居次要的地位。德國要重新嘗試在這條道路上建成一個陸地上具有決定意義的強國，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到底。

這個目標非常符合民族和國家的要求。同時還要以強大的軍事手段作為執行的前提條件，就會使德國不是絕對地要和歐洲所有的強國發生衝突。所以，自然也就保證德國的敵人法國對這樣一個外交政策目標，對於英國，特別是對於意大利來說就沒有太多保持去敵視世界大戰的理由了。



十四、德國與英國

爲了更加準確地理解上述所講的各種可能性，我們可以看一看其它歐洲強國宏大的外交政策目標。這些目標有一部分可以通過這些國家的所作所爲和影響效果略見一斑，有的部分則正好是綱領性地寫下來的，對別的國家而言會很清楚認識到這是生存所需，對這些現在走上了其它道路的國家本身來說，就是因爲更加嚴峻的現實所迫而不得不回到這些目標上來的。

英國有一個明確的外交政策目標，這通過所存在的事實和一個龐大帝國的形成而得到了證實。要是沒有明確的意願，沒有人會想到會打造出一個曾經的世界帝國。當然這並不是說這個國家中的每一個人每天去工作都想著這個偉大的外交政策目標，可漸漸地這個目標就會完全自然而然地被全體人民所掌握，以至於每個人有意識的行動本身就會符合這個目標的基本條理，並且實際上也是有利於他們的。這樣的一個民族在本質上就會逐漸地普遍帶有政治目標的烙印，並且今天英國人的驕傲則無異於羅馬人曾經的驕傲。那種認爲世界帝國要歸功於其形成的偶然性，或者至少是帝國

的建立這樣的事件很偶然地成爲了歷史性的、有幸爲一個民族而發生的重大事件，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正如古代的羅馬帝國，今日英國之偉大要歸功於其正確性，就像毛奇所說的那樣，長此以往，幸運只屬於有本事的人。一個民族的本事絕不只是種族的品質，也在於他們的品質所附加的能力和靈巧。一個像古代羅馬帝國一樣偉大的世界帝國，或者說就是今天的大英帝國，永遠都是最高尚的民族品質和最明確的政治目標所融合的結果。要是缺少這兩個因素中的一個，那麼結果首先就是軟弱，並且最終也許就是失敗。

今天英國的目標決定於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品質本身和島國條件。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民族品質就是追求生存空間。這種驅動力也就無可避免地要在今天的歐洲以外得以實現。歷史上也並不是好像只有英國人，好像也並不是只有在歐洲才嘗試過努力謀求土地擴張的欲望，只不過這些行爲的失敗都基於至少在當時還沒有遇到過比才能卓越的民族遜色的國家這樣的一個事實。以後英國在所謂殖民地的擴張從一開始就導致了英國海上生命力的迅猛提高。可以很有趣的看到第一批到英國的人們是怎樣最終轉向進行商品出口并且自己把英國的農業逐步給消除掉的。不管是今天大部分的英格蘭民族，儘管還完全低於德意志民族高尚品質的整體水平，但百年來的傳統則讓這個民族習以爲常，以至於和我們的德意志民族相比在政治上有明顯的優越感。如果現在的地球被大英帝國所占領，那也就暫時不會有一個在基本的國家

政治特性和一般的政治智慧方面有才能的民族了。

英國對殖民地統治政策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要找到英國製造商品的銷售區域，並且還要維護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在另一方面要確保英國經濟的銷售市場和原料來源。如果英國人相信德國人不進行殖民是可以理解的，同樣，相反地，如果德國人相信英國人所相信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兩個民族在殖民開墾能力方面的判斷上持有不同的觀點。英國人對此的觀點是實際的、客觀的，而德國人的則是更加浪漫的。當德國在謀求第一塊殖民地的時候，英國就已經是歐洲的軍事強國並且也是第一流的世界霸權了。英國通過在人類文明的所有領域前所未有的成就以及軍事才能，取得了世界霸權的頭銜。現在值得注意的是，特別是在 19 世紀駛向殖民地的列車經過了所有國家，對這樣的事情原來占主導的觀念就已經完全退讓了。比如德國要取得殖民地的理由就是傳播德意志文明的能力和願望。這本來就是在胡說。因為人們無法將一個民族的一種普遍生活方式的文明傳授給完全是另外一種精神狀況的任何一個其他的民族。這充其量就算是類似於爵士樂和貝多芬的交響樂文化的所謂世界文明。但是却完全忽視了在英國建立殖民地的時候絕對沒有一個英國人會想到為其行為跟要說明這樣會帶來真實和客觀利益的行為有什麼不同。以後當英國為了海洋的自由或者是受壓迫的民族爭取自由的時候，可從來就沒有為自己的殖民行徑說明

理由，而且同時還爲了消滅那些討厭的競爭者而據理力爭。因此，英國的殖民行徑一部分出於最基本的理由則必然是非常成功的。因爲英國人對想要把英國的文明或者英國的教養強加給野蠻人這些東西考慮的越少，這種對絕對不渴求文明的野蠻人的統治則顯得更受歡迎。當冒著風險執行文明使命而遇到抗議的時候，當然還要有反正早晚都要用得上的鞭子。英國爲了自己的商品需要銷售市場和生產原料，並且爲了這個市場是通過強權政治來進行保障的。這就是英國殖民地政策的意義所在。以後當英國儘管還把文明的字句挂在嘴邊的時候，那也只不過純粹是鼓動性的論調，爲的是能夠給自己真實的行爲還要在道德方面做些掩飾罷了。實際上，野蠻人在國內的生存條件對於英國人來說完全是無所謂的，同時他們自己也感受不到英國人的生存狀況。以後將具有政治威望特性的設想與偉大的印度殖民地聯繫在一起則是可以想像和理解的。決不是印度的利益來決定英國人的生存狀況，而是英國的利益來決定印度的生存狀況，這是不會有人提出異議的。並且即使在印度，英國人也沒有建立任何形式的，以便讓英國文明的獨生子參與其中的文化機構，而頂多是英國人從殖民地更多地獲得利益也同樣是沒有什麼爭議的。或者，人們會相信英國把鐵路帶到了印度爲的是讓印度人享有歐洲交通運輸的可能，而不是通過鐵路運輸才有可能更好地利用殖民地以及保證更容易地進行統治呢？如果英國今天在埃及再次沿著法老的足跡將尼羅河水通過巨型大

壟儲存起來，那麼肯定不是爲了窮苦的阿拉伯農民在人世間的生存變得輕鬆一些，而只是爲了讓英國的棉花不受美國的壟斷而已。可這些就是按照敢於公開地想到德國殖民地政策的觀點。爲了英國的利益，英國人曾經是這些獨生子的師父，而德國人則是英國人的老師。而最後這些獨生子也許在我們這裏比在英國人那裏甚至能够感覺到更加愉快，那麼對於一個普通的英國人來說才不會長期地爲了我們的，而是會真正地爲了英國特色的殖民地政策講話。

以經濟實力和政治強權相結合逐漸征服世界的政策取決於英國對其它國家的立場。隨著英國越來越習慣於其殖民地世界霸權地位，那就會得到更多地控制海洋，並由此而再次得到更多的殖民地霸權，也最終開始變得更加的貪婪，以至於沒有人去挑戰其海洋的統治和殖民地的占有。

英國會立即挑戰歐洲霸權，特別在德國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點。實際上這不是正確的。只要從歐洲這裏不會形成一個具有威脅的國際競爭者，同時這種威脅還會持續發展並且有一天會挫敗其對海洋和殖民地的統治的話，英國本來是很少會長期顧及歐洲局勢的。

要不是爲了保護英國的商業利益和海外占領地，英國在歐洲是沒有衝突的。與西班牙、荷蘭以及以後的法國所進行的爭鬥，其原因並不在於這些國家自身軍事霸權的威脅，而在於這些國家霸權的形成特性和影響作用。要是西班牙不和英國在海外以及殖民地霸權方面進行競爭的話，那想必就不

會注意到西班牙了。同樣對荷蘭也是如此。即使是以後英國對法國進行的大規模戰爭，也沒有導致去反對歐洲大陸拿破侖的法國，而只是反對拿破侖把歐洲大陸政策作為更大的、由此不再以歐洲大陸為目標的跳板和基礎的法國。英國對法國最具威脅的力量完全就是因為其地理位置。也許這是唯一一個自己在歐洲大陸的發展，能夠隱含著將來對英國構成危險的國家。所以這就更加要引起注意，並且對於我們德國人富有教育意義的是，在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決定依然要和法國站在一起。因此，之所以富有教育意義，是因為由此得到了證實的是：在決定英國外交政策重大基本思路的時候，總是要考慮到當時存在的可能性，並且絕不要隨便放棄這樣的可能性，因為在任何一個近期和長遠的將來都同樣有可能形成對英國的威脅。我們德國那些希望“上帝會懲罰英國”的政治家總是認為將來和英國的良好關係必將因為英國不會真正地想到通過和進行德國結盟來促進雙邊的關係，為的是終將有那麼一天再次成為具有威脅的強國來進行對抗而失敗。當然，人們在英國是不會促進德國和英國進行結盟的，而只會促進英國的利益。不過英國倒是為此提供了無數的例子，為了代表自己的利益常常可以和其它國家利益的代表進行媾和，然後再進行結盟，無論他們極有可能甚至以後突然會成為了敵人。畢竟最終政治上的聯姻早晚總還是會敗在分家上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代表共同利益雙方中的一方，而只是通過共同的手段想要保護或者促進各自為了自己不

同的，但是現在還沒有對立的兩個國家。

英國基本上不會反對一個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歐洲強國，只要這個強國的外交政策目標看起來還是純粹歐洲大陸性質的，就表明其立場是針對普魯士的。或者有人會提出反對，在弗裏德裏希大帝的領導下，普魯士的軍事實力無可非議就是歐洲最强的嗎？人們不會相信英國之所以不和當時的普魯士進行對抗，是因為相對與其它小國儘管其具備軍事霸權也必須要考慮到在歐洲的空間大小。無論如何這是不行的。因為當英國曾經與荷蘭進行浴血奮戰的時候，荷蘭在歐洲的國土面積比弗裏德裏希大帝晚期普魯士的面積明顯還要小，並且具有威脅的霸權或者歐洲的強國地位對於荷蘭來說就完全不是小題大做了。可如果英國無論如何在十幾年的戰鬥中與荷蘭進行糾纏的話，那麼原因就是只有是荷蘭阻擋了英國進行的對海洋和殖民地的統治，以及荷蘭人所實行的殖民地政策的行動。人們不要弄錯了，要是一個普魯士國家不致力於純粹以大陸為目標，那麼就會一直將英國當作最凶惡的敵人，而不考慮普魯士在歐洲的純粹軍事手段的規模大小，或者通過普魯士在歐洲施行霸權的危險性。我們大選帝侯¹的後代常常受到我們那些很少動腦筋的民族主義愛國政

¹ 中文版編者注：選帝侯，意指七個有選舉羅馬人民的國王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權利的諸侯，包括科隆大主教、美因茨大主教、特裏爾大主教、萊茵-普法爾茨伯爵、薩克森-維騰堡公爵、勃蘭登堡藩侯與波希米亞國王七大選侯。神聖羅馬帝國滅亡後，此一封號仍為德意志帝國所使用。

治家們嚴厲的指責，說他們忽視了通過大選帝侯所建立起來的普魯士的海外占領地，是完全拋棄了并且因此對維護和繼續建造勃蘭登堡普魯士的戰艦沒有一點興趣。要是這樣，那可真是普魯士的幸運，也是以後德國之幸運。

所談論的不是關於卓越的，特別是弗裏德裏希·威廉一世以其極度的簡樸來限制普魯士小邦的手段而只關注陸軍發展的治國才幹。不僅如此，通過這樣一個小國的武裝能夠取得優勢的地位，也因為他的省吃儉用而得到了英國的敵視。沿著荷蘭的足跡，普魯士進行的三場西里西亞戰爭都沒有能夠和背後的敵人英國奮戰到底。所完全忽略的是，對於一個普魯士小邦，一次又一次想要建立起海洋威望的嘗試不得不落空了，原因就是我們國家極其受限的空間和軍事上如此不利的處境。而這對於英國人來說通過一場普通的聯盟作戰早就像兒戲般地擺脫掉了歐洲危險的競爭者。從一個小小的勃蘭登堡公國能夠成為日後的普魯士王國，并且從日後的普魯士王國成為新的德意志帝國，這要歸功於對真正的實力對比以及當時普魯士可能的機會明智的觀察力，而就是這樣，霍亨索倫家族直到俾斯麥時代都幾乎只是滿足於陸軍強國的優勢。這就是唯一明確的、合乎邏輯的政策。如果德意志的普魯士并且就是以後的德國想要走向未來，那麼就只有通過至高無上的教皇降臨能夠得到保障，就像保障英國人走向海洋一樣。陸地上的統治手段還沒有足夠地建立起來，

取而代之則轉向戰艦政策，而這樣的最終結果則就是半途而廢，漸漸地疏忽這樣的認識對德國則是不幸的。俾斯麥以後的時代，德國本身要想在陸地上和海洋上同時建立和維護占有優勢的裝備已經無法承受這樣的奢望了。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一個民族要認識到維護其生存所最為必需的武器，並且還要通過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進行使用。英國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還遵循了這一點。那麼對於英國來說統治海洋就是其生存的目標和基礎。即使歐洲大陸最為輝煌的軍事時代、最富榮光的戰爭、無與倫比的軍事謀略都無法撼動英國人，而陸軍對於英國來說最後也只看作是次要的，並且集中了所有人的力量來維護具有優勢的海洋統治。在德國雖然受到 19 世紀殖民地巨大浪潮的吸引，或許還通過對過去漢莎商業同盟¹ 浪漫的回憶得到了加強，並且還受到暫緩進行專門對陸軍的支持並且著手進行建造軍艦的和平經濟政策的推動。這項政策得到最終的表達意義相反而引起災害的句子就是：“德國的未來在海洋上。”不，完全相反，德國的未來過去和現在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在歐洲大陸，純粹是陸地的自然條件恰恰就是我們衰敗的原因：就是我們不幸的生存空間和可怕的軍事地理位置。

¹ 中文版編者注：漢薩同盟，12-13 世紀中歐的神聖羅馬帝國與條頓騎士團諸城市之間形成的商業、政治聯盟，以德意志北部城市為主。漢薩（Hansa、或 Hanse）一詞，德文意為“商會”或者“會館”。12 世紀中期逐漸形成，14 世紀晚期—15 世紀早期達到鼎盛，加盟城市最多達到 160 個。15 世紀中葉後，隨著英、俄、尼德蘭等國工商業的發展和新航路的開闢而轉衰，1669 年解體。

只要普魯士的外交政策意圖還局限於純粹以歐洲為目標，這不會讓英國真正認為危險而感到害怕。那種 1870 到 1871 年儘管在英國已經被親法的氣氛所籠罩的不同看法是不正確的，並且無論如何也是一無是處的。因為同樣在當時的英國還存在著親德的觀點，在英國的教堂裏，法國的先知從祭壇上扔下來被當作褻瀆而受到譴責。另外起決定作用的實際上是具有偏見的官方立場。因為在一個國家裏即使是法國也要對英國的重要性不斷地獲得好感，要比國外資本對一個國家新聞界施加更多的影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巧妙的方法為自己贏得好感，法國總還是理解的。同時，作為巴黎最有幫助的武器在任何時候都不起作用了。不僅在英國開始這樣了，在德國也是如此。在 1870 至 1871 年戰爭期間，甚至在柏林的社交場合，也就是在柏林的宮廷裏，在不小的社交圈子裏則完全不避諱對法國的好感，並且對巴黎的炮轟拖延了很長時間無論如何都表示理解。另外英國社會看到德國在武器方面取得成就喜憂參半的心情，也是常人可以理解的。這當然也無法對英國政府公開的立場有什麼影響。就是認為把俾斯麥做了保險的俄國的支援掩護也算上，也改變不了什麼。因為這個掩護是為奧地利考慮的。可要是英國當時放棄了中立立場的話，那麼也無法預防大規模的火災。因為奧地利才會很自然地適當地重新考慮這個打算，這樣或那樣，而 1871 年的成果就幾乎不會出現了。其實俾斯麥一直都

在暗自擔憂其它國家不只是會加入戰爭，而且甚至還要參與和平談判。因為幾年以後俄國則反倒開始策劃恰恰就是正如通過英國針對德國所進行的大國之間的調停。

英國針對德國的立場也恰好隨之而發生了轉變。這種轉變是隨著我們在海洋方面的發展并行不悖的，並且隨著對我們在殖民地行為公開地表示反感的不斷增加，而最終停留在對我們戰艦政策的仇視上面。可是隨著事態的發展，在英國一個就像德意志民族一樣如此優秀的民族能夠預感到對將來具有威脅的禍患，對於真正憂心忡忡的國家領導人來說就不要見怪了。絕不要拿我們德國人的疏忽大意當作判斷別人行動的準則。這種讓後俾斯麥時代的德國在歐洲受到來自法國和俄國威脅而不認真嚴肅地採取對策的輕率表現，不會允許長期對其它強國進行同樣的苛求或者對此進行道德憤慨般地譴責，即使這樣做看起來對他們國家的生存利益也更加有利。

要是德國在戰前時期取代本身就貽害無窮的世界和平政策和經濟政策而決定繼續執行普魯士曾經的大陸政策的話，那麼首先就可以使其陸軍優勢真正能夠提升到一個普魯士國家曾經達到的高度，並且也就不需要懼怕英國那種絕對的敵視態度了。因為如果德國把整個投在戰艦上龐大的資金用在加強陸軍實力上的話，那麼至少在決定勝敗的歐洲戰場上就會採取其它的方式來維護其利益了，免得我們的民族遭受這樣的命運，那就會看到一支比裝備不足會更好一些的陸

軍去對抗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國際聯盟而慢慢地流血犧牲，而就在這個時候，以其戰鬥編隊至少還可以決定戰爭成敗的海軍却在港灣裏慢慢地生鏽，為的是最後更加屈辱地交出檣械來結束其實際的存在，就這些而論是確定無疑的。人們為此不去勸導國家的領導人，而敢歸咎於我們的武器本身。因為就在同時，在不計損失和困難的情況下就把我們的陸軍從一個戰場扔進了另一個戰場。陸軍才是我們德意志真正的戰鬥武器，從百年的傳統中得以成長，可我們的戰艦最後也只不過是一場浪漫的遊戲，是一個以自己的意願完成的，但又違反自己的意願而無法投入使用的，拿來炫耀的東西。而給我們帶來的所有好處就是對待推給我們的可怕敵意的不友好態度。

要是德國沒有利用這樣的發展的話，那麼還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就和當時願意取得諒解的英國達成諒解了。當然這樣的諒解持續了一段時間，而此時我們的外交政策目標發生了根本的轉變。還在世紀之交的時候，德國是可以決定重新恢復以前普魯士的大陸政策的，並且可以和英國一起書寫世界歷史接下來的進程的。我們那些優柔寡斷、疑神疑鬼的人們却提出不同的看法，認為這總還是不正確的是沒有根據的，只是一些個人的意見而已。可不管怎樣，英國的歷史却說出了相反的話。那些疑神疑鬼的人們憑什麼猜測德國無法發揮和日本同樣的作用。那種德國為英國人火中取栗的廢話也可以恰如其分地用在弗裏德裏希大帝的身上，他最終也幫忙和

法國在歐洲戰場上減輕了英國在歐洲以外的紛爭。至於其它的有關英國終將有一天就會反對德國的指責可謂是十分愚蠢的。因為在隨後發生的俄國草草地收兵以後，德國在歐洲的處境比在世界大戰開始之際有所好轉。相反，俄日戰爭則使得在歐洲的俄國和德國相互廝殺，那麼要是德國獲得了純粹在道義方面實力上增加的話，就會在今後 30 年可以超過任何一個破壞和平並且還聯合起來反對德國的歐洲強國。可是所有這些反對意見都來自戰爭前德國的精神狀況，作為反對派自己則心知肚明却又無所事事。

事實上當時是英國想要接近德國，並且還有個事實就是在德國這邊總是出於猶豫不決、優柔寡斷的心態而無法決定明確的立場。當時德國所拒絕的東西，以後日本則搞到手並處心積慮地以極小的代價贏得了世界強國的殊榮。

可是如果在德國絕不想要這樣做的話，那麼就必須要站在另一邊。1904 年或者是 1905 年德國可以和法國共同分庭抗禮並且還會得到俄國的支持。只不過那些猶豫不決、優柔寡斷的人就連這些都一點也不想。出於非常的小心謹慎、極度的認真考慮和豐富的知識學問，他們連一時一刻都無法確定他們現在究竟想要什麼。並且這也是因為英國國家領導人的過人之處，在那裏本來就不是靠這些始終無法行動起來的大學問家們來治理的，而是那些很自然地把政治理解為可能的藝術，並且會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并以此真正取得勝利的人

們。

可是德國一旦和英國錯過了前面所提到的總算還有些長久意義的諒解，如果人們在柏林還沒有清楚地想到生存空間的大陸政策目標的話，那麼英國就只有開始組織全世界來對抗威脅到大英帝國海洋統治利益的人了。

世界大戰本身在英國並不是像人們開始的時候所猜測的那樣是針對我們民族的軍事才能的。也許德國最終被戰勝只不過是美國之後也出現在戰場上罷了，並且德國最後也是因為國內的崩潰而失去了祖國大後方的支援。可因此也就沒有實現英國本來的戰爭目標。因為也許是德國對英國海洋統治的威脅被清除了，只不過本質上是加強了取而代之的美國對海洋的統治。未來對英國最大的威脅則完全不再是在歐洲了，而是在北美洲。在歐洲目前對英國最危險的國家是法國。因為法國所具有的地理位置，其軍事霸權對於英國來說就具有特別的威脅意味。不僅如此，英國主要的居住中心大部分幾乎都會毫無防護地遭受到法國戰機的轟炸，英國一大批的城市用法國海岸上的遠程大炮就能夠射擊到。是的，如果現代技術取得成功的話，主要還是重型遠程大炮射程的提高，那麼從法國陸地上向倫敦的炮擊就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了。更重要的還有法國對英國的潛艇戰則具有比以前德國在世界大戰期間所擁有的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礎。法國在兩大海洋廣闊的停泊港灣使得封鎖策略非常難以執行，相反在狹窄

潮濕的三角地帶則很容易奏效。

誰要是在今天的歐洲試圖找到英國的天敵那總是要碰到法國和俄國。法國作為以歐洲大陸政策為目標的強國，可實際上則是背後隱藏很深的圖謀世界的目標。俄國作為印度和產油國最具威脅的敵人，這些國家的重要性就像他們在過去幾百年裏占有鐵礦和煤礦一樣。

如果英國自己依然忠實於其雄心勃勃稱霸世界的目標的話，那麼在歐洲可能的敵人將是法國和俄國，未來在其它地區的敵人將特別是美利堅合眾國。

讓英國永遠敵視德國的理由是不存在的。否則的話，從現在起英國的外交政策通過從長遠來看符合所有現實的邏輯，並且正因如此或許也就只是一個德國教授的腦袋裏權威性地認為確立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可以相互影響的動機所決定的。不是的，在英國人們將客觀地按照純粹符合目的的觀點來決定他們的立場，就像 300 年以來所發生的那樣。並且也就像 300 年以來，英國的盟友可以變成敵人，敵人也可以再次成為盟友一樣，只要是符合一般的和特殊的必要性，這種情況在將來總還是會這樣的。可是如果德國原則上轉而走向一個不再違背英國的海洋利益和商業利益，而是竭盡全力以歐洲大陸政策為目標的新的政治目標的話，那麼一個英國為了敵視而敵視的符合邏輯的理由就不再存在了。畢竟英國對歐洲的力量均衡也是很有興趣的，只要是阻止其成為一

個對英國的世界貿易和海洋強國具有威脅的強國就行。完全就沒有比英國更少的，被不符合現實生活的教條所左右的外交政策的領導人。一個世界帝國不是通過什麼多愁善感的或者是純粹理論的政治才形成的。

即使是在將來，對英國的外交政策因此而起決定作用的都是客觀地實現大英帝國的利益。誰要是破壞了這個利益，在將來就是英國的敵人。誰要是不觸動這個利益，英國也不會妨礙他的存在。並且誰要是偶爾對他們有用的話，那麼他還會被放在英國的一邊，也不管他以前曾經是敵人還是以後也許還可以再次會成爲敵人。

拒絕一個有利的聯盟，因爲這以後也許會一下子成爲敵人而結束，只會毀掉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德國政治家。能夠向英國人提出苛刻的要求才是對這個民族政治直覺的冒犯。

如果德國完全沒有政治目標並且因此至今還沒有計劃沒有主導思想地混日子的話，或者這個目標就是重新劃定邊境綫和恢復 1914 年國土占有的情況，並且因此最終而重新制定我們的世界貿易、殖民地和海洋強國政策的話，那麼將來英國對我們的敵視也就是確定無疑的。那麼以後德國在經濟上就會讓道威斯債務給憋死，在洛迦諾公約¹ 的條件下在政

¹ 中文版編輯注：洛迦諾公約，是在 1925 年 10 月歐洲多國在瑞士洛迦諾商議

政治上變得頹廢，種族上一再地變得軟弱，最後就像歐洲的第二個荷蘭和第二個瑞士一樣結束生命。我們那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愛國的空頭政治家們已經做到了這些，另外他們只需要沿著這條路繼續吹牛皮，滿嘴的抗議之詞，要和整個歐洲開戰，並且在任何實際行動之前則找個洞口膽怯地爬進去。德國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愛國政治就是如此。所以，正如我們的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樣，在近 60 年的時間裏對民族主義的概念進行侮辱，使其名譽掃地，在他們沒落的時候還要損害愛國主義這個美好的概念，同時還把這個概念在他們圈子裏貶低為一個純粹空洞的言詞。

總之，德國面對英國的立場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在英國也具有一定影響力的猶太人。英國人自己肯定會克服與德國進行戰爭的極度恐懼的，而猶太人也不會放棄，為的是保持以往的敵視依然活躍，為的是不讓歐洲滿意，為的是能够在不安定的混亂當中讓布爾什維克主義破壞的意圖行動起來。

的七項協議。該條約是一戰協約國嘗試確立戰後邊界并改善與德國關係的背景下簽署的。主要簽署國是德國、法國、比利時、英國與意大利。前三國保證互不侵犯，而後兩國則為此作保；如果前三國任何一者攻擊另一國，所有其它簽署國有責任保護遭到攻擊的對象。洛迦諾公約對 1924 年至 1930 年期間西歐各國關係改善提供了基礎。公約簽署後，德國在 1926 年成為國際聯盟第六個常任會員國，盟軍在 1930 年 6 月完全撤出德國西部的萊茵蘭。德國極端民族主義者，對洛迦諾公約下明確的領土邊界不予認同。

在沒有考慮到這個最厲害的強國的時候，是無法談論國際政治的。因此，在這本書裏我特別還要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



1938年希特勒訪問意大利，與他最欣賞政治人物墨索里尼會面

十五、德國與意大利

第一節

如果英國不是出於原則性的理由被迫與德國永久地保持戰爭敵對狀態的話，那麼意大利就更不在話下了。在歐洲，意大利是第二個原則上不必與德國為敵的國家，是的，其外交政策目標與德國完全無需發生衝突。相反，也許德國還沒有和哪一個國家正好和意大利一樣更多的是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反之也是如此。

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德國嘗試統一成為一個新的民族國家，意大利也開始了同樣的進程。意大利人缺少一個漸漸形成的并且最終具有重要意義的，就像由普魯士形成的德國所擁有的最高權力。但是相同的是，德意志的統一首先遇到的真正敵人是法國和奧地利，意大利的統一運動通常也遭受到了這兩個強國的刁難。當然主要就是保持意大利內部的分裂，還要必須占有并且已經占有其生存利益的哈布斯堡王朝。因為一個像奧匈帝國這樣的大國沒有直接的出海口，幾

乎是無法想像的，可是為此唯一可以辦到的地方至少是在一些意大利人居住的城市裏，那就不得不害怕在建立一個意大利民族國家的情況下有可能失去這些地區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意大利國家會遭到奧地利的反對。當時意大利民族自己最大膽的政治目標就只是民族的統一。想必這也是由外交政策的立場所決定的。當（通過薩伏依）以後意大利的統一逐漸成形的時候，其偉大的天才政治家加富爾利用了所有能夠服務於這個目標的機會。意大利把統一的可能歸功於特別聰明地選擇了聯盟政策。同時這個目標首先總是使得統一的主要敵人奧匈帝國陷於癱瘓，也就是最終意大利北方各省行動起來離開這個帝國。因此，以前所進行的意大利的統一結束以後，僅在奧匈帝國裏就有超過 80 萬的意大利人。意大利民族繼續合并的民族主義目標當然也就不得不暫緩進行，因為意大利與法國之間疏遠的危險開始第一次出現。意大利特別要在這個時候為維護國內的穩定就決定加入了三國同盟。

出於我已經闡明的原因，世界大戰最終讓意大利站在了協約國的一方。意大利的統一因此向前邁出了巨大的一步，但至今還沒有完成。可對於意大利這個國家的偉大成果就是戰勝了可恨的哈布斯堡帝國。最終取而代之的則是形成了一個按照一般的民族主義觀點對意大利幾乎沒有什麼很大危險的南部斯拉夫國家。



畢竟對於德國來說，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長期以往總只是純粹的邊境政策的觀點，很少考慮到我們民族的生存所需，就像意大利國家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統一政策很少考慮到意大利民族一樣。

和德意志民族一樣，意大利民族也是生活在一個狹小的并且同時部分還是很不肥沃的土地上。幾十年來，或許是上百年來的人口過剩迫使意大利不斷地進行人口遷出。即使移民的大部分都是些臨時工再回到意大利會靠著省吃儉用的錢來生活，這樣也會導致生存環境的繼續緊張。人口問題因此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尖銳。所以正如德國通過商品出口所陷入對那些國家和地區的接受的能力、接受的可能以及接受的願望的依賴性一樣，和意大利的人口輸出情況相同。在這兩種情況下就必須通過某個事件來阻止進口國的國內市場發生災難性後果。

意大利嘗試通過提高其工業生產產量來控制住食品問題，但沒有取得成效，因為意大利本國天然原材料的缺乏從一開始在很大程度上就奪去了必要的競爭力。

所以，正如在意大利放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策并取而代之以意大利種族主義責任感的觀點也會促使這個國家離開目前的政治觀點，為的是轉向偉大的生存空間政策。

意大利進行擴張的天然區域是，也只能是地中海盆地地區。今天的意大利越是更遠地離開迄今的民族統一政策轉而朝向帝國主義政策，就越是更深地陷入古羅馬的道路，這并

不是出於強國的自負，而是出於內心深處的必要。如果德國今天在歐洲的東部尋找土地的話，那麼這並不是渴望權力膨脹的表現，而是缺乏土地的結果。並且如果今天意大利在地中海盆地周邊國家試圖擴大其影響並且最終想要建立殖民地的話，那麼這也只不過就是一種形勢所迫代表本能利益而發生的連鎖反應。要是在戰前德國的政策不是瞎了眼似的，那麼就必須盡一切手段支持和促進事態的發展，這并不只是因為意味著為盟友撐腰，而是因為也許這樣可以提供奪走意大利在亞得里亞海利益的唯一機會，並且因此而減少與奧匈帝國發生摩擦的可能。可這樣的政策所剩留下的再自然不過的就是意大利與法國之間的敵視，因此反過來最有利的意義則是鞏固和加強了三國同盟。

當時不只是帝國的首腦很圓滑地拒絕，而且特別是被毫無理性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愛國分子和外交政治的空想家們所操控的公眾輿論都反對意大利的立場，這對德國來說是一個不幸。還特別因為是奧地利透露出了意大利在的黎波裏塔尼亞的所作所為中一些不友好的事情。可在當時這就是我們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智慧，也就是要對維也納外交的愚蠢和無恥進行遮掩，如果有可能的話還要自己去承受，由此為的是最好在世人面前展示出兄弟聯盟的和諧和牢不可破。

現在奧匈帝國消失了。可是德國畢竟沒有太多的理由去同情意大利總有一天不可避免地要把帳算到法國頭上的事

態進展。因為今天的意大利對其最高的民族使命越是賦予更多的含義，就越會更多地轉向羅馬人所幻想的生存空間政策，也就必然會更多地陷入與地中海最厲害的競爭者法國的敵對狀態。法國絕對不會忍受意大利成為地中海的霸權國家，那法國就會嘗試要麼單獨通過自己的力量，要麼通過結盟來進行阻止。只要是有可能，法國還會給意大利的發展設置障礙，而意大利最終也不會懼怕求助於使用暴力。就算這兩個拉丁國家有所謂的親緣關係，對此也不會改變，因為這種關係不會比英國與德國的關係更加親近。

另外還有一個情況就是，法國自己的民族力量正在消退，這個國家開始對其所儲備的黑人進行開發。因此，這讓歐洲面臨無法想像的危險。那種萊茵河畔法國的黑鬼，作為文明的守護人針對德國能夠毒害白人血統的想法簡直是聞所未聞，這在幾十年前還被看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通過這種血液的污染，法國自己當然要承受最嚴重的損失，可是在這個時候歐洲其它的國家要有意識地保留他們自己白人種族的品質。從純粹軍事方面來看，法國也許可以擴充其在歐洲的軍隊規模，並且正如在世界大戰中所展示的那樣也進行了有效的投入。而最後的結果是這支完全不是法國的黑人軍隊甚至還給共產主義的示威游行提供了某種保護，因為在所有情況下，軍隊的絕對服從在沒有與法蘭西民族血脉相連的軍隊那裏是會更加容易地去進行維護的。而這種事態的發

展所帶來的最大危險首先就是給意大利自己。如果意大利民族想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去創造自己的未來的話，那麼就要把法國所組建起來的黑人部隊當作自己的敵人。同時，敵視德國一點都不符合意大利的利益，而這本身在最有利的情況下也不會給意大利的未來帶來什麼好處。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最終會放棄敵視態度的話，那就該是意大利。如果這兩個國家想要追尋他們最自然不過的未來使命的話，意大利自己是不會有興趣去繼續壓制德國的。

俾斯麥早就已經認識到了這種幸運的安排。他常常不止一次地斷定德國和意大利之間利益的完全相似之處。他自己就是已經指出意大利將來只能在地中海沿岸地區尋找其發展的那個人，並且，同時也是他確定意大利與德國之間的利益要和睦協調，他強調只有法國能夠想到去干擾意大利的生存，而德國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則必須歡迎意大利國家的建立。他真正地看到了德國將來沒有必要的理由去疏遠或者完全與意大利為敵。要是俾斯麥取代貝特曼·霍爾維格在世界大戰之前來引導德國歷史的話，那麼這次可怕的因為奧地利而結仇的戰爭也就絕對不會發生了。

還有就是英國確信，對於意大利來說德國在歐洲北部陸地上的擴張沒有威脅，因此也就沒有理由疏遠意大利而敵視德國。相反，對於意大利來說最為天然的利益就是反對法國在歐洲霸權地位的不斷上升。

因此，意大利就要特別考慮與德國進行聯盟。

自從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帶來了新的國家理念，並且因此也給意大利民族帶來了新的生存意願，法國的敵人就已經變得很明顯了。同時，法國則嘗試通過整合盟友所建立起來的體系不只是增加與意大利可能的紛爭，而是還要約束和牽制意大利可能的朋友。法國的目標很明確：應該建立一個從巴黎到華沙、布拉格、維也納直至貝爾格萊德的法蘭西國家體系。把奧地利拉入這個體系的嘗試絕不好像是第一眼看起來那樣是沒有遠見的。總共只有六百萬人口的奧地利環繞在這個有兩百萬人口的城市維也納，這個國家的政治首先總是通過具有統治地位特徵的維也納來決定的。與巴黎進行結盟比和意大利親密得多，這本身就很適合最近十年來愈發鮮明地表示出來的世界主義本質的維也納。肯定是通過維也納的新聞界加工過的公眾輿論對此表示了憂慮。自從在新聞界獲得成功，變得特別有效的是威脅到這種借助於南蒂羅爾的呼喊來煽動完全沒有理智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省份去反對意大利的行為。因此也就面臨著無法估量的危險。畢竟多年來所進行的持續不斷的輿論煽動，還沒有讓哪一個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那樣就那麼容易地做出了最不可相信的，實際上是真正像自殺一樣的決定。

可法國却成功地把奧地利納入其“友誼”的行列之

中，然後意大利總有一天就會被迫進行一場腹背受敵的戰爭，或者說就必須要再次放棄真正地去體現意大利民族的利益。對於德國來說，在不可預見的時間裏最終會捨棄一個可能的盟友，而法國則因此越來越會成爲歐洲命運的主人，在這兩種情況下，對德國都存在著危險。

這樣給德國帶來的是什麼，爲此大家不要上當受騙。那麼我們那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邊境綫政策的政治家們以及愛國的反對聯合會的人們，就會以民族榮耀的名義手忙腳亂且一再地去清除掉多虧他們有遠見的政策將要忍受來自法國凌辱的痕迹。

自參與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以來，我還忙著思考國家的外交政策，在考慮到全部所能够找出來的理由的情況下，我試圖要將這場運動發展成爲一個具有明確的外交政策目標的載體。那種認爲這是政府工作的指責首先是不合理的，其次是在一個國家裏，其公開的政府是來自那些既不瞭解德國，又不想德國有一個美好未來的政黨。自從那些對十一月的暴動要承擔責任的組織者們變得會管理政府了以後，就不再是德意志民族利益的代表了，而他們更多的只是蹂躪德意志民族利益的政黨。人們無法完全指望那些把祖國和民族當作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而在有必要的時候則可以爲了自己的利益無耻地犧牲掉的人來支持德國生存的必要性的。是的，顯然這些人和這些政黨維護自我生存的本能實際上就已經說

明是反對德意志民族的再次振興，因為爲了德意志榮耀的自由之戰在必要的情況下會激發起必然會使得現在破壞德意志榮耀的人衰落和消亡的力量。沒有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再次振興，是沒有什麼爲自由而戰的。而沒有對那些迄今損害榮耀應該承擔責任的人進行審判，民族意識和民族榮譽是無法想像的。赤裸裸的維護自我生存的本能將迫使這些腐敗墮落分子以及他們的政黨去阻擋我們民族真正再生的所有步伐。我們民族中那些不擇手段而追求虛榮的人的某些行爲顯而易見的愚蠢，如同人們所估計的是內心的動機一樣，就會變成爲一種有計劃、機智的，即使是不光彩和不要臉的行爲。

在這樣一個公衆生活由如此特徵的政黨所塑造並且通過品行最低劣的每一個人所代表的時代裏，民族革新運動的職責也就是走他們自己的、曾經符合一切人類的預見和理智必然會通往祖國的成功和幸福的外交政策之路。所以，那種推行一項政策而不符合官方的外交政策並且是來自馬克思主義民主主義的中央黨一方的指責理所當然會輕蔑地置之不理。如果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和所謂愛國主義分子的政黨贊同這樣的指責，那麼這種指責真的就只不過是社團協會之流思想意識的表達和象徵，就只是練習一下抗議，而嚴格起來看則是完全無法領會另一場政治運動具有無法摧毀的意志，而一旦獲得政權，就要以此事實爲前提開展必要的教育工作。

自從 1920 年以來，我就嘗試盡一切手段，堅持不懈地使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適應與德國、意大利和英國之間進行聯盟的想法。這非常困難，特別是在戰後的最初幾年，因為我們民族“上帝懲罰英國”的觀點首先奪去了在外交政策領域冷靜且客觀的思考能力，並且還繼續保持這樣的狀態。

即便是對於意大利來說，新興政治運動的處境也是極其困難的，特別是自從在天才政治家貝尼托·墨索里尼的領導下進行了一次意大利民族前所未有的改革，遭到了世界上由共濟會所操縱的全體國家的抗議。因為在直到 1922 年的時間裏，德國公衆輿論製造者完全沒有注意到因他們對德國的罪行而分裂的人民所遭受到的痛苦，現在他們則突然開始對南蒂羅爾表示關切。用狡猾的新聞和騙人的狡辯的所有伎倆把南蒂羅爾問題鼓吹得異乎尋常，以至於最後在德國和奧地利，意大利反而遭到了其它勝利國沒有遭到過的唾棄。如果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想要真正地體現其外交政策使命的話，那麼就要同樣相信其絕對的必要性，就要毫不動搖地進行反對這種製造謊言和迷惘的體系的鬥爭。同時不要考慮有什麼盟友，而是必須最好放棄通俗的低劣的品行，而不是去反對大家所承認的事實、現實存在的必然性和自己良心的聲音。即使失敗了，那也總比參與這一眼就看得出來的罪行名聲要好得多。

當我在 1920 年指出今後要和意大利合作可能性的時候，實際上首先至少好像是缺少先決條件的。意大利處在戰

勝國的環繞之中，並且也分享這種實際上或者是想像當中地理位置的優勢。在 1919 和 1920 年的時候好像還完全沒有迹象指望在可預見的時間裏協約國的內部出現鬆動。而強大的國際聯盟還特別在意表明他們自己團結一致才是勝利的保障，並且因此也就是和平的保證。因為起草和平條約就已經出現的複雜局面使得更多的公眾輿論更少地趨於理智，就像是巧妙地導演出至少對外總是想要保住一個完全團結一致的印象。整個的登場演出與其說是建立在普遍的戰爭宣傳所造就的公眾輿論的基礎之上，倒不如說是面對德國的強大總是感到莫名的恐懼。漸漸地外界也得知了德國國內衰落的程度。在戰勝國幾乎無法分裂離像是鐵板一塊的情況下，另一個原因也起到了作用：每一個國家都希望以這樣的方式不要錯過分贓的機會。如果真的有一個國家當時退出的話，儘管德國的命運也不會有別的前途，那最終還是害怕我們國家崩潰的受益者也許就只有法國自己了。因為在巴黎，人們當然不會想到在戰爭中反對德國的立場會發生改變。“和平對於我來說就是戰爭的持續。”那個白頭發老頭克裏孟梭用這句話表達了法蘭西民族的真正看法。

德國以一個完全沒有計劃的策略所面對的是至少表面

¹ 中文版編者注：喬治·克列孟梭，人稱“法蘭西之虎”或“勝利之父”。法國政治家，曾分別於 1906 年至 1909 年和 1917 年至 1920 年兩次出任法國總理（當時稱作部長會議主席）。

還是顯得內部團結的，被法國所激勵的，無法動搖的，事後還要完全消滅德國為目標的戰勝國。除了那些在自己國家的德國違背所有的事實，違背自己的良知推卸戰爭責任，並且還由此而推斷出敵人的壓榨合法化的無耻的流氓惡棍以外，還出現了部分是由於膽怯，部分是因為沒有把握的一方，他們相信在所發生的國家崩潰之後現在則可以通過盡可能賣力的重建就能够拯救我們的民族。面對我們的敵人，因為缺乏民族主義的激情我們輸掉了戰爭。因此就必須首先要替換掉這種不幸的缺陷，並且在和平時期把對以前敵人的仇恨固定下來，這就是民族主義政黨的看法。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仇恨更多地從一開始就集中在英國並且以後又集中在意大利身上，而沒有針對法國。反對英國，那是因為多虧了貝特曼·霍爾維格碌碌無為的政策直到最後一刻也不會相信會與英國發生戰爭，而其加入戰爭則被看作是違背忠誠與信仰的特別有害的犯罪。考慮到我們德意志民族政治上的盲目性，仇視意大利還是可以理解的。人們被三國同盟迷霧重重的官方政府部門所迷惑，以至於早就認為不進攻意大利比背信棄義更有利於奧匈帝國和德國。可之後意大利人和我們的敵人聯合了起來，人們才看出無比的陰險。這種積累起來的仇恨所爆發出來的是真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雷鳴般的言辭和戰鬥的呼喚：“上帝懲罰英國！”因為此時的上帝同樣也是站在更加強大、更加堅定，當然最好也是更加聰明的一方的，那顯然會拒絕進行這種懲罰的。畢竟至少在戰爭

期間，盡一切努力要激發起我們民族的熱情不只是允許的，而且理所當然也是可能的。只不過糟糕的是儘管我們的熱情還從來就沒有被推動得非常高漲，人們就失去了觀察現實世界的的能力。在政治上是沒有固執己見的觀點的，因此在戰爭期間，特別是因為意大利加入國際聯盟而沒有接受教訓，反而只是大發雷霆和怒火滿腔則是錯誤的。相反，人們有責任現在首先要對目前局勢的可能性一再地進行審視，為的是做出有可能挽救受到威脅的德意志民族的決定。因為隨著意大利進入了協約國的陣地，不可避免地使得戰爭形勢複雜起來，不只是因為協約國方面得到武裝的加強，而更多的則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強國出現在國際聯盟所組成的，特別是由法國所組成的一方在道義上的必然強化。從職責方面考慮，當時我們國家的政治領導人則必須決定無論如何都要結束這場腹背受敵甚至三面作戰的戰爭。維護腐朽沒落的奧地利這個國家，德國為此是不負有責任的。德意志的戰士也不是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襲體制而戰的。這頂多是那些不上戰場高呼萬歲的人，可不是那些在戰場上浴血奮戰的人的想法。德國士兵的痛苦和磨難早在 1915 年就已經是無法估量的了。為了我們德意志民族的未來和生存可以要求這樣的苦難，而為了挽救哈布斯堡王朝的大國妄想則不可以。讓上百萬的德國士兵為了沒有前景的戰爭去浴血奮戰，而這樣做只是為了維護一個幾百年來自己的核心利益就是反對德國的王朝。如果有人指出德國最好的士兵必須去浴血奮戰，以便

在最有利的情況下，哈布斯堡王朝會隨後在和平時期有可能再次讓德意志民族失去民族特性，在這個條件下，這種妄想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爲了這樣聞所未聞的瘋狂不只是不得已在兩面戰場上進行前所未有的浴血奮戰，不，甚至還要有責任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德意志民族的血肉之軀去填補這個高貴盟友的背叛和墮落在前綫所撕開的裂縫。並且同時爲了一個王朝付出了犧牲，而這個王朝自己則已經準備好背棄這個犧牲了一切的盟友。況且以後也是這樣做的。總之，我們那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分子從背叛的行徑當中沒有學到什麼東西，當他們談到和我們結成戰爭盟友的奧地利人不斷地進行叛變的時候，就會提及斯拉夫民族，他們會整團整旅地轉而投向敵人，爲的是最後甚至還參加自己的部隊和那些只是因爲他們國家的行爲而被拖進了可怕的不幸當中的人去作戰。奧匈帝國自己就從來沒有參加過一場與德國相遇的戰爭。這只能歸咎於對奧地利情況的極其無知，在德國一般占主導地位的就是也許這裏或那裏的人們真的會相信三國聯盟建立起了彼此相互之間的保護。如果世界大戰是因爲一個德國的起因而爆發的話，這就給了德國最嚴重的失望。這個斯拉夫人占大多數的，哈布斯堡王朝統治的，基本方針是反對德國的，並且持敵視帝國立場的奧地利國家從來就沒有針對其它國家進行過保護和幫助德國的武裝戰爭。而這樣的事情，德國却傻乎乎地做了。事實上，德國對奧匈帝國只需要履行唯一的責任，那就是：用一切手段拯救

這個國家的德意志民族，並且要戰勝這個德意志民族不得不忍受的、腐朽沒落的、罪孽深重的王朝。

意大利加入世界大戰對於德國來說是一個必須重新審視與奧匈帝國的基本原則立場的契機。這不是什麼政治行動或者完全是政治領導人聰明才幹的表露，更不是在同樣情況下的無言以對，滿腔怒火和憤懣不已。這在私生活裏是有害的，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却是犯罪。這就是愚蠢。

並且如果這種改變現今德國立場觀點的嘗試沒有取得成功的話，那麼至少可以讓國家政治領導人以沒有嘗試的過失而進行開脫。德國無論如何都要在意大利參加世界大戰以後必須嘗試結束進行兩綫作戰。那麼力求與俄國達成單獨媾和不只是根據所認為那樣是放棄迄今利用德國的軍隊奮戰到底在東方所取得的成果，甚至是在有必要的時候捨棄掉奧匈帝國。只有徹底擺脫掉德國政策中拯救奧地利的這個責任，並且集中精力關注幫助德意志民族這個唯一的使命，從常理來看才可以保證取得勝利的前景。

另外，在摧毀奧匈帝國的時候，要是把九百萬奧地利的德意志人合并到帝國裏面來，比起獲得幾座很成問題的法國煤礦和鐵礦來說，將是我們民族史無前例和面向未來更有價值的成就。必須開始要一再強調的是，即使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德國外交政策的責任也不是去維護哈布斯堡王朝，而

唯一的責任就是要拯救德意志民族，包括在奧地利的九百萬德意志人。否則就會一無所獲，就是什麼都沒有。

衆所周知，德意志帝國的領導人對於因為意大利加入到世界大戰所形成的新形勢的反應是不一樣的。現在人們試圖要格外地去拯救這個開小差的斯拉夫盟友奧地利，同時在更大的程度上還要投入德國士兵的生命，並且在國內則召喚上天的懲罰降臨在這個背信棄義的曾經的盟友身上。可是爲了自己得到任何一個結束兩綫作戰的可能，從詭計多端、惟利是圖的維也納外交轉而進行成立波蘭國家的活動。因此，與俄國達成諒解當然要賠上奧匈帝國的任何希望，哈布斯堡王朝都會狡猾地去進行阻止的。在世界歷史上可怕和最爲血腥的戰場上奉獻出成千上萬的生命不是去拯救德意志民族，而是爲了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一個通過世界大戰而獲利的代表，而對於德國則永遠都是敵人的叫做波蘭的國家，這些來自巴伐利亞和波美拉尼亞、威斯特法倫、圖林根和東普魯士，來自勃蘭登堡、薩克森和萊茵河地區的德國士兵因此而享有崇高的榮譽。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國家政治（譯者注：此句原著如此，似不完整）。可是如果在戰爭期間對意大利所作所爲的反應就是不可饒恕的瘋狂的話，那麼在戰後對意大利的行爲依然保持這種反應的情緒就是更大的、資產階級的愚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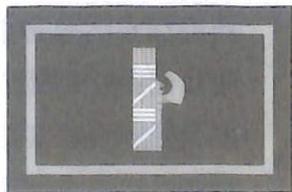
當然，意大利在戰後還是和戰勝國結盟的，並且因此也

就站在法國的一方。但是意大利大概并不是因為親法的情感才加入世界大戰的，這是理所當然的。驅使意大利民族決定性的力量除了對奧地利的仇恨，肯定就是能夠對意大利自己有可能的顯而易見的利益。這就是意大利所作所為的原因，不是什麼想像中對法國的某種情感的流露。現在的意大利所仇視了上百年的敵人發生了崩潰以後才吸取教訓，作為德國人來說內心是極其痛苦的，是一個正常人所無法理解的。命運發生了轉變。從前在奧地利的統治下有 80 萬意大利人，而現在則有 20 萬的奧地利人在意大利的統治之下。而我們所感興趣的是那 20 萬的德意志人才是我們痛苦的原因所在。

隨著意大利與奧地利之間長期潛在的衝突的消失，既不是考慮國家的，也不是民族的意大利政策未來的目標實現了。與之相反的則是，意大利民族的自我意識和權力意識通過這場戰爭得到了迅猛的提高，特別是通過法西斯主義使其追求更加遠大目標的力量得到了提高。因此，意大利與法國之間天然的利益矛盾也就愈加明顯起來了。對此人們可以指望和期待 1920 年代這些年。實際上在當時兩國之間最先就已經出現了不和諧的跡象了。就在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繼續減少使得南部斯拉夫民族的天性確保了對法國無法分割的同情心的時候，意大利在這個時刻對斯拉夫人解放克恩頓的立場至少對於德國人來說還是很愜意的。德國這種內心的轉變，與此相應的則是一些意大利在德國的委員會也表明這樣

的立場。最為尖銳的就是在上西里西亞地區的鬥爭。當時人們就絕對已經可以斷言這兩個拉丁國家之間內部即使是輕微的，但也是疏遠的開始。按照人類的邏輯和理解以及迄今為止的歷史經驗來說，這樣的疏遠還會一直加深並且終將有一天以公開的鬥爭結束。不管意大利願意與否，都將爲了自己國家的生存和未來，像德國一樣與法國進行鬥爭。同時也沒有必要總是以法國爲行動的重點。這取決於在財政和軍事上以明智的手段由自己來進行決定的，或者通過雙方共同的利益聯繫在一起的一方。意大利、法國之間的紛爭最終也可能像在巴爾幹一樣開始，也許在倫巴第低地那裏結束。

鑒於今後意大利與法國爲敵很大的可能性，這個國家早在 1920 年就已經顯示出首先要考慮成爲德國以後的一個聯邦國家。這種可能性以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戰勝了軟弱無力的，最終還屈服於國際影響的意大利政府，並取而代之，進而把唯一代表意大利的利益當作口號印在旗幟上的統治得到了明確。一個軟弱的民主的資產階級意大利政府在忽視意大利真正未來的使命的情況下，也許能夠維護一種和法國矯揉造作的關係，可一個具有民族意識和負責任的意大利統治者是絕不會這樣的。就在權力束棒¹成爲意大利國家標志的那一天，爲了意大利



¹ 中文版編輯注：“權力束棒”是墨索里尼作爲領袖的個人旗幟標志，即法西斯主義的象徵。（見右圖，旗幟爲藍色背景，束棒圖案爲黃色，繩索爲白色）

民族未來的第三羅馬的戰鬥進行了歷史性的聲明。所以，就要必須給這兩個拉丁國家其中的一個在地中海岸邊騰出地方，而另一個將獲得統治地位作為這場搏鬥的獎勵。

作為具有民族意識和理性思考的德國人，我有著堅定的期待和最強烈的願望就是意大利獲勝而不是法國。

因此，我對意大利的態度就要出於對未來保持樂觀的動機，而不是對戰爭徒勞的回憶上。

這條寫在運送部隊的火車車廂上的標語“我們在這裏宣戰”，被認為是原來軍隊必勝信心的一個好兆頭。可從政治方面理解則是極其愚蠢的。對於德國來說，在世界大戰中站在敵人一邊並且因參加世界大戰而獲利却對我們不利的則不考慮其成為盟友，如果今天還有人持這樣的觀點就是更加瘋狂了。如果馬克思主義分子、民主黨人和中央黨黨徒出於他們政治行為的動機贊揚這種觀點的話，則是很明白的，因為這種腐敗透頂的聯合從來就沒有期望德意志民族的振興。可是如果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政黨和愛國者聯盟接受這種觀點的話，那可就完蛋了。因為對我來說，在歐洲可以考慮作為盟友的強國是不能在領土方面指望著我們的盟友或者是我們過去的盟友發橫財的。從這種觀點出發來看，從一開始就把法國劃除在外了，因為是法國竊取了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並且還想要竊取萊茵蘭地區；因為是比利時占領了奧伊彭和馬爾梅迪；因為是英國占領了我們的殖民地，就算沒有占

領，但至少大部分是受其管轄的，至於過著什麼樣的日子，連小孩子都知道。丹麥也要除外，因為拿走了北石勒蘇益格；因為波蘭占領了西普魯士和上西里西亞以及東普魯士的部分地區；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壓迫近四百萬的德意志人；因為羅馬尼亞也同樣兼併了超過一百萬的德意志人；因為南斯拉夫擁有接近六十萬的德意志人；而意大利今天則宣稱南蒂羅爾是屬於自己的領土。

因此，在歐洲進行結盟的可能性對於我們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政黨和愛國者聯盟來說統統都是不可能的了。可是他們也完全不需要什麼結盟，畢竟他們將要通過他們游行抗議的洪流和高呼萬歲的喧鬧就可以部分消滅，部分摧毀其它國家的反抗。並且他們就沒有一個盟友，沒有任何武器，只依靠用嘴巴堅持抗議就可以拿回被竊取的土地，事後還會讓上帝來懲罰英國，而只要意大利人到時候還沒有被目前執行自己外交政策的盟友，也就是那些布爾什維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猶太人挂在路燈杆上，那他們就會蒙受整個世界備受責怪的和理所當然的鄙視。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我們那些不管是來自資產階級政黨還是愛國者聯盟的民族主義人士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們錯誤的外交政策立場最有力的證明就是贊同馬克思主義分子、民主黨人和中央黨黨徒的，尤其是贊同猶太人的觀點。可是還特別必須要瞭解我們德國的資產階級，為的是很快知道為什麼會是這樣。他們真是極其幸運的，至少是找到了德意志民

族不可避免的統一所製造出一個時機。同時這也已經關係到是一種愚蠢。儘管對於那些膽大的資產階級和愛國主義的政治家能夠以民族主義鬥志昂揚的聲音高談闊論，接下來也沒有為此馬上得到共產主義分子的一記耳光。之所以給他們省下了這個耳光，那是因為他們的政治觀點在民族主義意識上的徒勞無益，和猶太人的馬克思主義擁有相同的價值觀，要麼讓他們無法明白，要麼讓他們內心深處緘默無語。這種在我們身上所接受的謊言與膽怯是何等的腐化程度，簡直是聞所未聞。

第二節

當我在 1920 年將政治運動的外交政策立場轉向意大利的時候，首先遇到的是來自民族主義政黨以及所謂愛國者聯盟完全的不理解。他們這些人簡直無法理解的是，人們怎麼能夠違背常理地去不斷地進行抗議來看待實際上就是意味著一種消除內心因世界大戰而產生出敵意的政治觀點。我想知道不把民族主義的工作重點放在於慕尼黑統帥堂前面或者其它什麼地方反對巴黎，然後又反對倫敦或者也反對羅馬響徹雲天的抗議上面，而是更多地放在首先要去克服德國國內對國家崩潰所應承擔的責任方面，在民族主義政黨那裏對此也是完全無法理解的。鑒於巴黎的苛刻條件，在慕尼黑

就開始了群情激昂的聲討巴黎的抗議集會，這總會給克裏孟梭先生帶來些許擔憂，可這却促使我最鮮明地創造出反對這些抗議行動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觀點。法國只幹了每一個德國人可以知道並且必須要知道的事情。要是我自己是個法國人的話，我當然也會站在克裏孟梭身後支持他的。對著一個強大的敵人從遠處不斷地狂叫，本來就是有失體面而毫無意義。與此相反，這些愛國者聯盟民族主義的反對派則必須在柏林向我們國家崩潰的可怕災難的責任人和罪人進行示威。總之，考慮到實際情況沒有成爲現實的可能，向巴黎發出詛咒也比對柏林採取行動要令人滿意得多。

這也特別涉及到那些已經通過他們目前所取得成就的事實足以讓人看清他們天才般特性的巴伐利亞式的國家政治的代表們。因爲恰恰就是這些人，他們不斷地假裝想要保護巴伐利亞的主權，並且同時也注意到要維護行使外交的權力，首先是負責任地主動去提出一種可能的外交政策，以至於巴伐利亞因此在德國好像真的是在從偉大的觀念出發所理解的民族主義反對派的領導之下。而恰恰就是這個巴伐利亞因爲完全對帝國政策的漫不經心，或者是有意拒絕真的可以取得成功的所有機會，而終將有一天儼然還要以按照常理會招致德國可怕的與世隔絕的外交政策的代言人來自居。

即使是在那裏，在這些人圈子當中反對以我所代表與意大利合作的外交政策完全就是不動腦筋的愚蠢。代替如此大言不饒地以德意志民族未來最高利益的代言人和守護人自

居，最好還是偶爾眨眨眼睛看看巴黎並且做出保證，同時還要把別人捧上天，一方面是忠於帝國的思想，而另一方面則做出決定要拯救巴伐利亞，同時把德國的北方讓布爾什維克燒光。是的，就是這樣，這完全就是一個委托這個巴伐利亞代表其主權的特別偉大的幻想。

因為我的外交政策觀點的特性，人們從第一天起，即使不是直接表示拒絕，那麼至少基本上是不理解的而表示反對，就不讓人大驚小怪了。坦白地講，當時我也完全沒有期待別的什麼。我認為這還是對戰爭的恐懼心理，並且努力把我的政治運動培養出一個客觀的外交政策理念。

因為我的意大利政策，當時我還無法忍受某些公開的攻擊。原因一方面也許是認為暫時還不是很危險，另一方面意大利自己的政府則屈從於國際影響。是的，甚至人們也許還暗中期待著這個意大利會死於布爾什維克的病毒，然後對於我們的左派政黨來說至少是可以當作盟友來熱烈歡迎的。

另外，人們在當時還真的無法從左派的立場出發針對消除戰爭敵意來進行表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家本來就不斷地努力要徹底消除這種令人生厭的、受到屈辱的，並且對於德國如此不合情理의 仇視戰爭的情緒。從這些政黨當中，也不會輕易地因為一個要實現消除德國與意大利之間戰爭敵視為先決條件的外交政策的觀點而對我進行指責。

可我必須還要強調的是，我為什麼很少受到主動攻擊的

主要原因也許是因為我的敵人認為我的行為具有可能的善意和無法實現性，因此也就不具有危險性。

當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的事件一出現，這樣的狀況一下子就很快改變了。就像施了咒語一樣，從這一刻起通過整個猶太人的新聞界對意大利中傷和誹謗的猛烈攻擊開始了。而且在 1922 年以後才把南蒂羅爾問題提出來，並且無論南蒂羅爾人自己想或不想，這都成了德國與意大利關係的關鍵所在。沒過多久，接下來人們會親身經歷反對民族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自己的獨特表演，也就是猶太人以及德意志民族聯合會、社會民主黨和愛國者聯盟、共產主義分子和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手挽著手，群情激昂地穿過燃燒著的障礙物，他們為的是在這個巨大的戰場上，但不會獻出鮮血地重新征服這個地區。同時，為了安德烈亞斯·霍費爾之國的自由之戰還有原來代表巴伐利亞國家主權的那些人，也就是他們的前輩在一百多年以前把善良的安德烈亞斯·霍費爾交給了法國人並且隨後被槍斃了，而他們對此如此強烈地感興趣則給了堅定果敢的民族主義陣綫完全特殊的激勵。

而這個時候猶太人新聞界的暴徒以及追隨他們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和愛國者聯盟的蠢貨的影響作用，真的成功地把南蒂羅爾問題弄到了德意志民族生存問題的高度，這促使我不得不對此進行表態。



正如我已經強調的那樣，原來的奧地利在其境內約有 85 萬的意大利人。另外，通過奧地利人口數量所計算出的各個民族的情況是不準確的。也就是不能夠按照每個人的民族屬性來進行計算的，而是要根據人們所使用的交際語言。很明顯，這樣是無法給出一個完全清晰的圖像的，而這也就是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軟弱無能，他們自己很願意讓真實的情況所迷惑。如果人們不知道一件事情或者至少不是經常談論這件事情的話，那麼這件事情也不會被人們所知道或者所談論。因為這件事所查明的意大利人，或者更明確地說是用意大利語進行交流的人大部分生活在蒂羅爾。按照 1910 年人口數量的結果蒂羅爾的居民為__，其中有百分之__的人講意大利語，其餘的則是講德語，或者有一部分的人還講拉丁語。同時，在大公國蒂羅爾還有__的意大利人。由於這個總數分攤到今天意大利人所居住的地區，因此也就是在整個由意大利人所居住的蒂羅爾地區，德國人與意大利人的比例數為__的德國人和__的意大利人。

查明數字是有必要的，因為在德國有不少人多虧了我們新聞界的謊話連篇才完全不知道實際上在南蒂羅爾這個概念下面所理解的地區有 2/3 的意大利人和 1/3 的德國人生活在那裏。也就是誰要是真的開始重新征服南蒂羅爾的話，那就把事情變成了 20 萬的德國人在意大利人的統治之下而取而代 40 萬的意大利人在德國人的統治之下了。

總之，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現在主要集中在北部，意大利人則在南部居住。要是有人想要找到一個顧及到民族問題的解決辦法的話，那麼就必須首先把南蒂羅爾這個概念從公眾的議論中完全清除掉。畢竟人們無法出於道德方面的原因去攻擊意大利人，就是因為他們占據了除了 40 萬的意大利人，還有 20 萬德意志人生活的地方，相反如果人們自己想要消除不合理再次為德國獲得這個地區的話，也就是從純粹道德的觀點出發做了比意大利在同樣的情況下更加不合理的事情。

因此，重新征服南蒂羅爾的呼聲，完全就和意大利對南蒂羅爾的統治方面現在人們所發現的本身就有道德方面的缺陷一樣。因此，這種呼聲也就失去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因此也就可以想想其它有效的，還要必須談到為了重新完全獲得南蒂羅爾的觀點。這樣人們才能够出自通常合乎道德的情感頂多是開始要回來那些實際上大多數德意志人所居住的地方。這在空間上是一個__平方公里的狹小地區。這涉及到 19 萬的德意志人、64000 萬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以及其餘 24000 的外國人，實際上完全都是德國人的地區則擁有 16 萬的德意志人。

當時幾乎還沒有一條類似於在南蒂羅爾把德意志人與自己的祖國隔斷的邊境綫。是的，光是在歐洲就有總共不少於__百萬的德意志人被帝國所隔離開。其中__百萬的德意志

人顯然生活在外國人的統治之下，並且只有二百萬的德意志人生活在講德語的奧地利和瑞士，至少是在目前對我們這個民族還沒有威脅的情況下。同時這還涉及到我們民族相對於南蒂羅爾在數量上完全不同的整個一系列錯綜複雜的情況。

這個事實對於我們民族是多麼的可怕，而對此有罪過的就是今天針對南蒂羅爾發出叫喊的那些人。可是人們自己在接受純粹資產階級提出的邊境綫政策的時候，無論如何還會簡單地把整個殘餘的帝國的命運依賴於這些丟失的國土的利益，或者完全是其中某一個人的願望。

因為有些東西首先必須就是要最嚴厲地進行駁回的：那就是像愛國者聯盟所信口開河的那樣，在南蒂羅爾沒有什麼神聖的德意志民族的存在。而是所有必須算作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切對德意志民族來說同樣都是神聖的。一個南蒂羅爾人比受波蘭人所奴役的西里西亞人、東普魯士人或者西普魯士人得到更高的評價是無法忍受的。把一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看作比一個在薩爾地區的德國人或者即使是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德國人更有價值，也是無法忍受的。把分布在被割讓領土上的德意志民族按照特有的品質進行分類的正當性，頂多會從對他們決定性的和占主導的基本種族特性的分析檢驗中產生出來。只不過恰恰就是這個反對意大利的聯合會至少還會掌握著分寸。而按照我們的說法，對於現在處於被割讓地區的蒂羅爾人來說，這個分寸也絕對不會給出比西普魯士人或者東普魯士人更好的品質特徵。

從帝國被分割出去那部分領土的利益本身是無法確定德意志民族外交政策的責任的。因為就是這種利益事實上要通過以祖國重新獲得權力為前提條件的具體幫助是無法實現的。因此，考慮到外交政策立場的唯一觀點就只能是儘快地和儘早地重新獲得整合起來的國家剩餘部分的獨立和自由。

也就是換句話說：除了去拯救“在南蒂羅爾的神聖的民族”，也就是那 19 萬的德意志人，同時實際上也是可以辦到的，即使是當德國的外交政策完全不知道還有別的目標的時候，那麼就先取得德國在政治上獨立和軍事上強大的前提條件。因為奧地利人的抗議是不會從意大利人那裏搶走南蒂羅爾的，這一點可以說是十分明白的。同樣也要必須明白的是，除了真地去解放南蒂羅爾以外，就算還完全不知道有別的目標，那麼德國外交政策以及所採取的行動也就更要必須由保證重新獲得德國在政治上獨立和軍事上強大為前提條件這樣的觀點和時機來確定。所以，那就更不要把南蒂羅爾當作外交政策所應考慮的焦點來看，而是必須反而要更加，同樣也是允許的由摧毀當時存在的針對德國所設立的國際聯盟的想法所左右和引導。畢竟就算是通過德國，通過旋轉西藏喇嘛教的轉經筒的抗議和憤怒，南蒂羅爾也不會最終還給德意志民族，而是要用利劍。

也就是當德國自己有這樣的一個目標的時候，儘管如此，則必須還要更加一再地尋找一個給予德國獲得權力幫助

的盟友。現在人們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是不可以的。同時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我表示最堅決地反對。

很有可能法國自己準備好宣布德國作為幫手一同向意大利進軍，是的，甚至還有可能會作為我們流血犧牲的贊許，以及作為我們作戰負傷的些許安慰，仁慈地宣布南蒂羅爾歸屬於我們，只不過這樣的勝利對德國來說還有什麼意味嗎？因為多出了 20 萬的南蒂羅爾人，那麼我們的人民還能生存下去嗎？或者是，人們不相信法國用德國資助的武器打完了在地中海競爭的拉丁國家後會再次調轉槍口對準德國嗎？可無論如何，其原來分裂德國的政治目標才更是要去遵循的嗎？

不對，如果對於德國來說只能在法國和意大利之間做出一個選擇的話，那麼按照常理，對於德國就只有意大利才行。因為聯合法國對抗意大利的勝利會給我們帶來南蒂羅爾，而一個更加強大的法國則是事後留下來的敵人。可德國依靠意大利的幫助對抗法國的勝利則會給我們帶來阿爾薩斯洛林，這或多或少則是貫徹真正宏大的生存空間政策的自由。依靠這項政策德國將來還能夠持續生存下去，而不是依靠南蒂羅爾。可是要從整個被割讓的地區中選出一個並且還是最不重要的那塊地方，並且拿七千萬人民的整個利益去冒險，是的，也就是放棄自己的未來，以便讓會給德國帶來厄運的、想入非非、高呼萬歲的愛國主義暫時獲得滿足，則是無法容忍的。並且同時這一切只是出於一個純粹的幻想，因

爲比起現在來說，實際上這對南蒂羅爾的幫助很少。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本身會教育德意志民族爲了自己的生存而不怕流血犧牲。只不過要教育我們的民族，這樣的流血犧牲至少將來絕對不要再爲幻想而付出。

可我們那些進行抗議的愛國人士以及愛國者聯盟却友好地說出他們是如何看待征服南蒂羅爾與依靠軍事力量的不同。他們想誠實那麼一回，爲的是承認我們是否真的相信，總有一天會被高談闊論和游行抗議給拖垮的意大利將會把南蒂羅爾交出來，或者他們是不是也不相信一個有那麼幾個具有民族意識分子的國家只是因爲缺乏決定性武器會再次犧牲掉爲之最終奮戰了四年之久的一片領土。他們總是不想談到就是我們或者就是我要放棄南蒂羅爾。這些卑鄙的說謊的人大抵是知道的，至少是涉及到我個人的，有關我在那段共同決定南蒂羅爾命運的時間裏在前綫所進行戰鬥的事情，有關不少的今天這些抗議者聯合會當時所錯過的事情。可就在同時，和我們的愛國者聯盟以及民族資產階級所共同制定外交政策並且還煽動反對意大利的那些人，就是他們利用一切手段阻撓勝利；國際上的馬克思主義分子、民主黨人和中央黨黨徒在和平時期什麼都沒有耽擱的事情就是爲了削弱和麻痺我們民族的銳氣，就是他們最後在戰爭期間組織了一場讓我們德意志的祖國和我們德意志的軍隊崩潰的革

命。

通過這些人的行動，以及我們今天資產階級抗議大師該死的軟弱和麻木，德意志民族也就失去了南蒂羅爾。如果這些所謂的愛國主義分子今天還在談論放棄南蒂羅爾，那就是一種可恥的偽裝。不，我尊敬的先生們，不要再如此膽小地用好話來搪塞和周旋了。難道不就是他們膽怯地說現在只能談論關於征服南蒂羅爾的事情。至於放棄，我的那些民族主義抗議聯合會的先生們，他們當時高貴的聯盟者，馬克思主義曾經的叛徒，才從國家合法的意義上進行了實施。並且當時唯一有勇氣公開持反對這種犯罪行為立場的並不是他們，不是我的那些民族主義抗議聯合會和資產階級的政治滑頭先生們，而是小規模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那麼首先就是。是的，我的先生們，就在因為他們在德國的沉默無語而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存在，所以就在老鼠洞裏躲了起來的時候，當時在 1919 和 1920 年我就站出來反對簽署和約的恥辱了。並且不是秘密的，不是躲在幕後，而是公開的。當時他們還是如此的膽怯，以至於他們因為害怕被他們今天外交政策的結盟者，馬克思主義的街頭流浪漢所毆打而沒有一次敢於來參加我們的集會。

簽署了《聖日耳曼條約》的那些家伙很少是簽署《凡爾賽和約》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黨員。他們就是通過簽署這個和約只給他們十幾年來的叛國行徑進行最後加冕的政黨成

員。今天誰要是想改變南蒂羅爾的命運，那麼就不能夠放棄，因為通過今天那些抗議的人已經在很久以前正式地給放棄了，而頂多只能重新去占領南蒂羅爾了。

相反，我當然要反對這種最為極端的追求，并對此表示最強烈的抵抗，而且還要與那些試圖把我們民族置於這種如此流血犧牲瘋狂冒險中的極端追求的人進行鬥爭。我並不是在飯館的餐桌上來瞭解戰爭的。我也不是戰爭中發號施令或者指揮戰鬥中的一員。我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一個在四年半的時間裏接受命令并且依然忠誠地完成任務的士兵。因此我很幸運地瞭解戰爭，瞭解其本來的面目，而不是人們想要看到的那一面。直到戰爭的最後一刻我自己還是一名瞭解戰爭陰暗面的普通士兵，因為我相信只有戰爭的勝利才能夠拯救我們的民族。可現在因為是別人胡鬧搞出來的和平，我最強力地反對一場無利於德意志民族，而只是有利於爲了他們的利益出賣我們民族流血犧牲那些人的戰爭。我相信我以前就從不缺少決定果敢的精神，如果有必要的話，我也會爲了德意志民族的流血犧牲承擔責任，可我也會防止只有這麼唯一的一個德國人被拖到戰場上，而所付出的鮮血則只助長傻瓜和暴徒去實現他們的計劃。誰要是仔細想想對一場現代化戰爭那聞所未聞的恐懼和極其可怕的痛苦，認真考慮一個民族無窮的精神負擔，那他就不不得不羞於面對這樣一個要求做出如此犧牲而取得了與付出絕對不相稱的成就的想法。并且我也知道，儘管這也僅僅是德國人這麼想，如果今天的南蒂羅

爾人民聚集在一起，並且在這些觀眾的眼前出現了數以萬計爲了他們而進行的戰鬥却讓我們的國家承擔責任的死者，那麼國家社會主義者的外交政策就算是合法了。

可這裏的可怕之處在於玩弄這些可怕的可能，但只是沒有想到去幫助南蒂羅爾的人民。

同時，今天爲了南蒂羅爾而進行的戰鬥是由過去稱贊德國衰落的那些人所領導的，對於他們來說南蒂羅爾也不過是他們能夠冷酷無情而又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來滿足他們極端反對德國的本性而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這也是對今天具有民族意識的意大利的一種仇視，尤其是對這個國家嶄新的國家理念的一種仇視，特別是對唆使他們借助於南蒂羅爾對德國的公衆輿論煽風點火的意大利優秀政治家的仇視。因爲實際上德國人對這些事情同樣也是無所謂的。就在他們眼睛裏含著鱷魚的眼淚抱怨南蒂羅爾命運的時候，却要面對比割讓領土還要糟糕的命運在整個德國上躡下跳。就在他們以國家文明的名義對意大利進行抗議的時候，却在國內玷污著德意志民族的文明，摧毀著我們整個的文明意識，毒害著我們民族本性並且這樣就消除了過去的成就。在一個時期裏還有沒有以文明的名義反對今天的意大利，或者說是保護德意志文明而從內心裏把我們的戲劇、我們的文學、我們的藝術貶低到蠢豬水平的道德上的公正呢？對於德意志的文明來

說，南蒂羅爾人就是那些巴伐利亞人民黨先生們，他們對德國的民族主義者以及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文明的破壞者感到擔憂，可自己本國的文化則是通過最低賤的拙劣之作不受干擾地來進行侮辱，把德國的舞臺交給一個叫“喬尼跳起來”的節目可真是民族的恥辱，並且還假模假樣地大聲訴苦說在南蒂羅爾受到了德意志文化的壓制，同時他們自己則在國內以最血腥的手段追捕那些希望對被故意破壞的德意志文明進行保護的人。這裏就是巴伐利亞人民黨煽動國家暴力來反對抗議瘋狂地破壞我們民族文明的那些人。他們做了些什麼，這些對南蒂羅爾的德意志文明憂心忡忡的守護人，在德國自己要保護德意志文明？是他們讓劇院降低成了妓院的水平，成了展示民族恥辱的場所，讓電影院去嘲笑禮儀和風俗而破壞了我們民族生活的一切基礎，是他們在注視著對我們所建立起來的藝術立體畫派和達達主義的沉迷，是他們自己在提携這些庸俗的欺騙與瘋狂的製造者，是他們讓德意志的文學沉溺於污泥和垃圾，並且還把我們民族的整個精神生活交給了國際上的猶太人。並且同樣是這些可恥的無賴竟敢狂妄地在南蒂羅爾踐踏德意志文明，同時在他們的面前必然就浮現出煽動兩個文明民族的目標，為的是他們能夠最後因此而更加容易地降低他們自己不文明的糟糕程度。

總的說來事情就是這樣的。

他們抱怨在南蒂羅爾對德意志人的追捕，並且同樣就是

他們在德國以最血腥的手段攻擊任何一個對民族意識有不同的理解而任由他的人民被猶太人和黑人毫無防備地感染梅毒的那些人。就是這些人，他們在南蒂羅爾為德意志人憑藉良心而行動的自由大聲疾呼，而在德國他們自己連最底層的人都要進行欺壓。在這些謊話連篇，自以為除了在南蒂羅爾以外就擁有為了道義的合理和民族的自由進行辯護的權力的黨棍的統治下，在德國對民族主義的觀點進行表達的自由還從來就沒有過如此地被封堵過。他們對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受到的不公正進行抱怨，但是他們針對馬克思主義街頭流浪漢在德國一個月接著一個月對民族主義人士所進行的謀殺則保持沉默，並且和他們一起保持沉默的還有那些完全清白的民族主義資產階級以及愛國的抗議分子。單單就在一年的時間裏，就是這一年過去的頭五個月裏，有的還是在殘忍的情況下從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行列裏就有 9 名成員失去了生命和 600 人負傷。這個時候，這幫傢伙沉默無語，可是在南蒂羅爾，當法西斯主義分子同樣的行為發生在德意志人身上的時候，他們却是何等的憤怒。他們向全世界大聲疾呼以示抗議，即使僅僅就是一個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在類似的情況下被法西斯主義分子給殺害了，而同樣是他們，面對在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惡棍卻沒有對這支為了拯救德意志民族清白的精銳部隊而表示出憤怒。並且還是這些人，他們在南蒂羅爾盡情地抗議官方對德意志人的追捕，而在國內自己就對令他們討厭的德國人進行追捕。從 U 形潛艇的英雄

開始到上西里西亞的救星，他們爲了德國灑盡了鮮血却帶著鎖鏈被拖到法庭面前并且最終判決監禁，這一切只是因爲他們對祖國熾熱的愛并爲此而無數次地奉獻出了生命，同時那些可耻的進行抗議的惡棍則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們該怎麼看待他們。他們應該想到的是，在德國對於在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國家裏以最高的贊譽而受到獎賞的行爲是要判處監禁的。如果今天意大利把一個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進行扣押，那麼整個德國的民族主義分子和馬克思主義報界的家伙們就會一下子呼天搶地般地大叫起來。可是在德國只是根據告密就被關進監獄幾個月，搜查住所、擅拆信件、電話竊聽、非法剝奪寫在國家議事議程當中的保障公民權益的個人自由的這些事，他們則完全不管不顧。并且我們那些所謂的民族主義政黨也不想說這些事只在馬克思主義的普魯士才有可能發生。首先，他們今天同樣和馬克思主義分子在外交政策上手挽手地結成了兄弟，其次，他們同樣參與了民族主義政黨壓制真正具有自我意識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行動。在“具有民族意識的巴伐利亞”，儘管有醫生的證明，也沒有任何有罪的迹象，頂多是因爲他那堅定不移的民族意識而對病得要死的迪特裏希·埃卡特¹進行所謂保護性拘留并且一直關著直到他最後身體垮掉，在釋放的兩天以後就去

¹ 中文版編輯注：迪特裏希·埃卡特是德國納粹黨早期的一位重要成員，也是1923年“啤酒館起義”參與者之一，反猶太主義者，對希特勒影響很大。

世了。同時，這位曾經的巴伐利亞的偉大詩人，當然他是一個具有民族意識的德國人，並且沒有對“喬尼跳起來”的節目做什麼壞事，所以因此對於民族文化的捍衛者他也是不存在的。就像是這些民族的愛國人士把他給謀殺了一樣，他的作品今天也一文不名，因為他只不過就是一個德國人而已，一個巴伐利亞的好人罷了，並不是一個玷污德國的國際猶太人。在這種情況下他對於愛國人士聯盟也許是神聖的，但是他們是遵循民族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並且是按照慕尼黑警察常常發出的叫喊來行動的：“有民族腦子的豬去死吧。”如果在意大利很愚蠢地也只不過是拘留了一個德意志人的話，這就是那些具有德意志民族意識的人們向全世界所表達的憤怒。

當在南蒂羅爾驅逐了幾個德意志人的時候，又是這些人喚起全體德國民衆的群情激昂，但是他們只是忘記了在德國大部分被煽動起來的還是德國人自己。在資產階級具有民族意識的政府領導下的“具有民族意識的巴伐利亞”也驅逐了許多德國人，這一切只是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遵循絕不妥協的民族主義思想而不適應占統治地位的腐朽的資產階級。因為人們無法一下子就瞭解在德國的奧地利人這個同宗的兄弟，而更多的則是外國人。同時對所謂生活在國外的德意志人進行驅逐也完全沒有停止。不，就是這些資產階級具有民族意識的偽君子，他們憤怒地對意大利進行抗議，只是因為在那裏有一個德意志人從南蒂羅爾被驅逐而去了另外的一

個省，可是從巴伐利亞所驅逐的則是有德國國籍的，在德國的軍隊裏爲了德國進行了四年半之久的戰鬥的，負了重傷的，並且還得到了最高榮譽的德國人。是的，他們給人的印象就是這樣，就是這些資產階級具有民族意識的偽君子，他們憤怒地對意大利而大聲疾呼，而在自己的國家裏，他們則把自己人羞辱一頓後給攆走了。

對於意大利的去民族化，他們大聲地訴苦，而在自己的國家裏他們却在對德意志民族進行去德意志化。他們針對抵制對我們民族的血統毒害的每一個人進行鬥爭，他們追捕每一個對我們的民族在大城市裏進行去德國化、黑人化和猶太化提出異議並且進行對抗而引起他們注意的德國人，並且以最無耻和最冷酷的方式，通過一個騙人的危害宗教設施無法辯駁的理由試圖把這些人投進監獄。

當一個叫埃克薩爾多的意大利人在米蘭損壞了那裏的伊麗莎白女王紀念碑的時候，他們大聲疾呼而無法平靜下來，儘管意大利的法院判處了當事人 24 個月的監禁。而在德國對紀念碑以及我們民族過去偉人的公共設施不斷地進行玷污，他們則不感興趣。在法國阿爾薩斯洛林地區幾乎類似紀念德國的大型紀念碑都被破壞，他們無所謂；在波蘭只要是對德國人的稱謂引起回憶的所有一切都要按計劃地毀掉，他們沒有反應；就在這個月裏，在比得哥什紀念俾斯麥的鐘樓被公開地給炸毀了，這才讓他們這些我們民族的國家尊嚴的鬥士冷靜下來。而如果這些事情同樣發生在南蒂羅爾

的話，可就烟消雲散了。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成了一個神聖的國家。可自己的祖國，自己的家鄉，那就見鬼去吧。

的確，即使是在南蒂羅爾，站在意大利的立場上這會被更多地看作是不明智的行為，並且把德意志的特色成分有計劃地進行去民族化的企圖同樣也是不明智的，其結果也是令人質疑的，只不過進行抗議的權力並不屬於一部分是對大家有過錯以及另一部分實際上完全不懂得什麼是民族國家尊嚴的那些人，而是屬於至今真正爲了德國的利益和德意志的尊嚴而進行戰鬥的那些人。在德國，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

如果把意大利人的行動和法國人、波蘭人、比利時人、捷克人、羅馬尼亞人和南斯拉夫人對德意志民族所採取的行動進行比較的話，那麼在整個國內煽動反對意大利的欺騙性就是顯而易見的。法國從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總共驅逐了超過 25 萬的德意志人，也就是比在南蒂羅爾全部的居民數量還要多，他們則無動於衷。並且今天法國人企圖清除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任何一處德意志人的痕迹，他們不進行阻止，還和法國稱兄道弟，即使是巴黎的回答就是不斷地給了他們耳光。比利時人則非常瘋狂地迫害德意志人，波蘭人將 17000 多名德意志人中的一部分殘暴地屠殺了則沒有激起憤怒，最終他們被成千上萬地趕出家園，幾乎連件衣服都沒穿上被趕出國

境綫，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也不會使資產階級和愛國者聯盟進行抗議的騙子們發怒。總而言之，誰要是想瞭解這些流氓無賴的真正想法，那他就只需要回憶一下人們當初迎合這些難民的方式方法。當成千上萬不幸的人部分被驅趕到外表看起來像個集中營的地方才又回到了可愛的家鄉而現在又像吉普賽人一樣被從一個地方趕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當時他們是不會難過的，正如今天那樣很少難過。我還看到在一個時期魯爾區的難民來到德國以後被從一個警察局趕到另一個警察局，就像他們對待重罪的犯人一樣。不，那個時候他們是不會難過的，這些具有民族意識的德意志民族在南蒂羅爾的代表和衛士，可是當就那麼一個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被意大利人驅逐或者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時候，他們則被對這唯一的文明的恥辱和這最為野蠻的行徑所表達出迄今全世界都看到的合理的憤怒而嚇得發抖。就像他們所講的那樣：“德意志民族還從來就沒有，並且沒有在任何地方像在這個國家裏受到過如此可怕和暴戾的壓迫。”是的，只不過有一點除外，那就是在德國是被你們自己的暴政所壓迫的。

南蒂羅爾或者說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則必須還是德意志民族的，可是他們却因為在德國每年通過他們沒有民族意識、寡廉鮮耻的邪惡政策，因為普遍存在的腐化墮落以及對國際資助人的卑躬屈膝而被殺害的人數是成倍的，比在南蒂羅爾德意志居民的總數還要多。他們避而不談通過他們災難性的政策所導致的自殺人數最近幾年來平均在 17000 至

22000人，儘管這個數字本身用未來10年新生兒童來填補，但也超過了南蒂羅爾德意志居民的數量。他們刻意增加外來移民的數量，並且外來移民份額的提高被具有民族意識的資產階級的一位施特雷澤曼先生說成是一個巨大的外交政策成果，並且還宣稱德國每四年所流失的人數比南蒂羅爾的德籍居民數量還要多。可因為人工流產和人工避孕年復一年所蓄意殺害的人數差不多是在南蒂羅爾德意志人總數的成倍數量。並且這些無賴自己則利用道德的權力來談論在國外的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或者是德國這些具有民族意識的官員抱怨我們的語言在南蒂羅爾的去德意志化，可是在德國、在捷克斯洛伐克、在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等等却以所有公開的方式方法將德語的名稱進行去德意志化，甚至官方的旅游指南上，我們那些在德國的德文城市名稱都按照捷克人的喜好被捷克化了。這些事情還算沒有什麼問題，只是當意大利人把神聖的名字從布倫納改為布倫內羅的時候，就成了爆發激烈抗議的理由。並且人們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如果這樣一個資產階級的愛國人士開始憤怒了，人們就會清楚地知道這一切只不過是一場滑稽的表演罷了。偽裝成具有民族思想意識的激情是很適合我們那些冷漠、腐敗的資產階級的，就好比是一個老婊子賣弄風騷一樣。這一切只是矯揉造作，那麼就非常適合在奧地利本國發生這樣引起公憤的事件。這種黑黃兩色旗的合法成分以前在蒂羅爾的德意志民族是完全漠不關心的，現在也遭

到神聖的具有民族意識的公憤。這樣的事情還讓所有的市儈流氓組成的聯合會振奮起來，特別是當他們聽說猶太人也一起行動起來的時候。也就是說，他們自己只是抗議，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這次完全可以破例地不用讓躲在角落裏的新聞界的猶太人來煽風點火，而按照他們具有民族意識的想法喊出來。相反，一個正直的具有民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人爲了民族的鬥爭而大聲疾呼是很好的，並且甚至還會受到伊澤克、維特爾、亞伯拉罕的後代所贊揚。是的，還會有更多人的贊揚。猶太人的報紙也一同叫喊，以便從克羅托辛經過維也納一直到因斯布魯克第一次形成一條真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德國的統一戰綫。並且我們在政治方面如此愚蠢的德意志民族則完全被這些表演所俘獲，就像從前德國的外交以及我們德意志民族被哈布斯堡王朝所欺騙和被利用一樣。

德國已曾經有那麼一次讓自己的外交政策僅僅被奧地利的利益所左右。由此所受到的懲罰是可怕的。如果新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未來的政策，讓這些腐朽的資產階級裝腔作勢的空談家，或者完全被德國的敵人馬克思主義分子來決定的話，那可就完蛋了。並且如果新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再次充分地認識到奧地利在維也納真正的推動力而從那兒得到指示的話，那也就完蛋了。那麼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使命就是準備結束這些裝模作樣的大喊大叫，並且客觀而理性地選擇主導未來德國的外交政策。

不過總地說來，意大利在這個事件的發展過程中也是有過錯的。我覺得指責意大利因為奧地利的崩潰而把國境綫推至到布倫納是愚蠢的，並且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而要掌控布倫納的動機，比起資產階級兼并政策的政治家包括施特雷澤曼先生以及埃爾茲伯格先生從前所決定的將德國的邊境綫推至比利時馬斯要塞的動機，沒有更多的共同之處。歷史上，一個負責任地進行思考和採取行動的政府會儘量從戰略上著眼找到一條天然的並且安全的邊境綫。當然，意大利兼并南蒂羅爾并非爲了因此而擁有幾十萬個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肯定更願意的是取代德意志人而只有意大利人自己在這個地區生活。畢竟事實上，首先從戰略上促使他們考慮就絕對不會想到要讓邊境綫越過布倫納。在類似的情形下，沒有一個國家會採取別的行動。因此對劃定邊境綫本身進行指責就沒有意義，因為每個國家最終是按照自己的而不是按照別人的利益來制定其天然的邊境綫的。所以，現在占領布倫納則是有助於軍事利益和戰略意圖，那麼，當這個國家自己就有四千兩百萬的人口，並且在軍事上完全沒有考慮到具有影響的敵人恰好就在這條邊境綫上的時候，在這條確定和保障戰略的邊境綫以內是否有 20 萬的德意志人是否可以生存就無關緊要了。要避免對這 20 萬的德意志人使用任何一種強制手段，而是嘗試通過權力去灌輸一種從經驗方面來看其因果關係通常大多沒有什麼價值的觀念，則是一種更加高明的智

慧。人們是無法在 20 年或者 30 年清除掉一個民族的，無論你使用什麼方法并且也無論你願意還是不願意。人們可以站在意大利的立場上帶有某種公正的假像來給出答案，首先這樣做也不是故意的，可結果就是來自奧地利或者德國的外部力量不斷地挑釁性地試圖干擾意大利國內的事務，并且在南蒂羅爾人自己喚起對以往的追溯則因此不得不進行下去的事情。畢竟，事實上首先是意大利人真誠地讓德意志人來到南蒂羅爾的，這是真的。正當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如日中天，開始在德國和奧地利煽動反對意大利并且引起相互之間不斷上升的，在南蒂羅爾最終必將導致這種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神經過敏的結果。同時安德雷亞斯·霍夫聯盟的影響尤其不幸的就是，取代勸告在南蒂羅爾的德意志人發揮聰明才智并且讓他們明白在德國和意大利之間建立一座橋梁是他們的使命，而去喚醒南蒂羅爾人除了任何切實可行的可能以外，但必然會導致群情激昂并且由此采取未加考慮的行動的期望。如果說把情況搞過了頭，那麼首先就要歸結於這個聯盟。同樣，誰要是和我一樣有機會把這個聯合會的主要成員當作人來認識的話，那麼就不得不對一個聯合會因為不負責任就被真正在行動上如此微弱的力量所釀成不幸的災難而表示驚訝。因為當我看到這些不同的領導人，并且還特別想到一個在慕尼黑警察局任職的一個人，所以，還是有那麼一個人，他不會像其他人那樣認為，從來就沒有冒過生命危險的人會堅定不移地促進必須要結束流血衝突事態的發展。

認為煽動反對意大利的真正幕後指使完全不瞭解南蒂羅爾也是正確的，因為正如和德國人一樣，他們對南蒂羅爾這些事情本身也是無所謂的，而同樣只是為了使用合適的手段來製造混亂，並且特別是在德國，使得反對意大利的公眾輿論沸沸揚揚。因為這樣才能夠進行控制。並且不管在南蒂羅爾是怎樣對待德意志人的，這些人總會一再地找到一些適合他們進行煽動的東西，因為他們想要這樣做，因而意大利的反駁也就有某些正當的理由了。只不過恰恰今天就在德國，並且同樣在意大利，某些人就有興趣想盡一切辦法來阻撓這兩個國家達成諒解，而盡可能地從他們那裏剝奪這些辦法的確是要動動腦筋了，儘管他們又一再地繼續進行尋找這些辦法本身就很危險。相反如果在德國完全沒有這些有勇氣反對煽動而支持和解的人的話，那麼才會有意義。可情況並不是這樣。與此相反的則是，今天的意大利自己越是試圖避免所有不明智的情況發生，那麼對於意大利在德國的朋友就越容易揭開在這裏的煽動者掩蓋其真正緣由的虛情假意的真面目，並且讓他們停止毒害人民的惡劣行徑。可在意大利人們會真的相信在抗議的聲浪中，以及在一些外國組織機構的要求下，人們無論如何都無法進行妥協，因為這樣做會看作是類似於投降並且還有可能會增加這些人的狂妄，然後讓他們自己找到正好將這樣的妥協原則上歸咎於那些不只是沒有參與這場煽動，而且相反作為意大利與德國之間取得諒

解的朋友本身就毒害德國公眾輿論的人進行最爲激烈戰鬥的人們的一條出路。

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外交政策目標既不和經濟政策，也不和資產階級政黨的邊境綫政策有關。我們民族生存空間的目標也給德意志民族指明了未來絕對不會和意大利發生衝突的發展目標。我們也絕對不會犧牲我們民族的鮮血爲了只是把邊境綫做些小小的調整，而是要獲得延續和養育我們民族的生存空間。這個目標促使我們走向東方。地中海對意大利意味著什麼，那麼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於德國就意味著什麼。對於今後任何一次只是維護我們帝國統一的發展，德國的死敵就是法國，正如意大利的死敵也是法國一樣。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絕對不會在表面上枯燥無味的歡呼聲中衰亡，也不會以武力相威脅。這場運動的領導人實際上幾乎無一例外地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戰爭。因此，這項運動也就絕對不會爲了別的有益於我們民族整個未來的發展的目標而浴血奮戰。所以也就會拒絕面對德意志在四分五裂的歐洲因爲可笑的邊境綫的調整而挑起與意大利的戰爭。相反，還要讓這支向南行進的日耳曼大軍停止脚步，並且開始朝著代表我們利益的，有可能消除我們民族的生存空間苦難的方向前進。同時我們要將德國從今天被奴隸和受奴役的階段解脫出來，因此我們也要爲重新贏得德意志的榮光而奮鬥。

如果今天的意大利相信，在南蒂羅爾各種各樣措施的改

變在外來勢力干涉的面前被當作是投降來理解，而最終還是沒有形成所期待的諒解，那麼這樣的轉變恰恰就唯獨取悅了那些自己就是在德國和意大利人取得諒解的代表人物，還因此而公開地說明理由，不僅僅是把自己和那些煽動反對諒解的人撇開，而且甚至還和這些人進行幾年來最為激烈的鬥爭，並且意大利獨立的國家主權自然而然就得到承認了。

能否交到意大利這個朋友，對於德國是怎樣的漠不關心，對於意大利也就同樣如此。正如法西斯主義給了意大利民族新的價值觀，那麼德意志民族對於未來的價值觀也就無法按照其目前的生存態度來進行估量了，而是要根據其迄今為止的歷史所證明的並且也許明天就會表現出來的力量。

所以，就像對於德國來說意大利的友誼是值得去做出犧牲的，同樣對於意大利來說德國的友誼也是值得的。對於這兩個國家來說，如果在這兩個國家裏懂得這一點的代表人物彼此能夠達成諒解的話，那將是一種萬幸。

在德國進行反對意大利的煽動所造成多麼萬惡的敵意，在意大利那裏也是同樣的過錯，如果面對在德國自己就和這些煽動進行鬥爭的事實，那也不會自己去從他們的手中盡可能地奪走戰鬥的武器。

如果法西斯統治的智慧有一天能夠使六千五百萬的德國人成為意大利的朋友，那麼就比將 20 萬人培養成糟糕的意

大利人更有意義。

意大利的參戰是爲了禁止奧地利與德國的合并本來就是不正確的。事實早就已經說明法國首先支持這條禁令，而羅馬則必須表示反對。因爲，爲了利用意大利，法國也不會邁出更多的是要通過這樣做寄希望於對其造成損害的這一步的。首先法國考慮禁止進行合并有兩個理由：第一因爲希望這樣可以阻止德國的強大，其二因爲在奧地利有一天會有一部分成爲法國在歐洲的聯盟。人們就是在羅馬也會無望地承認法國在維也納的影響明顯的比德國的要更加具有決定意義，而從意大利那裏則是完全的悄無聲息。有可能的話，法國試圖把國際聯盟遷到維也納去，而這樣做還是源自要增強這個城市世界政治的特徵，並且和其本質和文化在今天維也納的氣氛中比起德意志帝國更能夠引起反響的國家來進行交往的意圖。

同時，奧地利各省本身進行合并的趨勢則是認真的，而在維也納却沒有認真對待。相反，如果在維也納真的對合并的想法採取行動的話，那麼就算只是爲了克服任何一次財政上的困難，法國反正也會準備再次來幫助這個小小的依靠援助的國家。可是，這個合并的想法就漸漸地銷聲匿迹了，同時奧地利國內的聯邦開始得到鞏固，並且維也納完全占統治的地位則慢慢退縮。另外，在維也納政治上則一再朝著反意大利以及特別是向反法西斯的方向發展，同時，奧地利的馬

克思主義則毫不隱諱地強烈地表達出對法國的一貫同情。

當時幸運地阻止了進行合併，以及部分意大利的援助對於法國的聯盟體系來說就是有一天會填補上布拉格和南斯拉夫之間的空缺。

可出於心理上的原因，阻止奧地利與德國的合併對於意大利來說也是錯誤的。四分五裂的奧地利越小，其外交政策的目標當然就越容易掌控。人們無法期待一個有著近_平方公里和_百萬人口的國家以生存空間政策為目標。要是講德語的奧地利在 1919 至 1920 年併入德國的話，那麼其政治思想的方向就會逐漸地通過德國遠大的，至少是有可能實現的政治目標，也就是由一個近七千萬人口的國家來決定了。但當時人們阻止這樣做，自己就把具有遠大目標的外交政策思想的方向捨棄掉而局限於重建原有奧地利的想法。只不過這樣南蒂羅爾的問題才有可能完全產生出如此的意義。畢竟奧地利本身是一個如此小的國家，而為了成為與其國土大小非常相符的，反而就像能夠慢慢地毒害整個德國的外交政策思想的代表，至少因此就會足夠偉大了。由於奧地利生存空間的狹小，因而其政治思想越是受到限制，越是最終會出現對這個國家有意義，可對德意志國家建立德國外交政策就不一定能夠推薦的問題。

為了粉碎法國在歐洲的聯盟體系，意大利早就必須參與奧地利與德國的合併。由於加入到一個龐大帝國還必須要進

行德國邊境綫政策組成部分的其它工作。

另外，意大利從前所考慮的反對合并的理由顯然是不合理的。既不是今天的奧地利，也不是今天的德國會想到作為意大利目前軍事上的敵人。可要針對意大利在歐洲建立起奧地利和德國都參加的聯盟，法國却能辦到，那麼奧地利現在是否獨立或者在德國也存在這個問題，則對軍事狀況完全沒有什麼改變。另外，事實上反正也談不上什麼一個如此小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自主。奧地利總是會受到某個強國的擺布。至少瑞士是無法證明相反的事實，作為一個國家，即使要進行對外交往，但總還是要具備自己的生存條件的。而這對於奧地利來說，由於這個國家的首都與整體居民規模的不協調關係就已經是不可能的了。可不管怎樣，奧地利自己對意大利採取怎樣的立場事實上早就取決於反正總有一天會引起天然的盟友意大利、匈牙利自己注意的與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戰略處境。

從軍事與政治方面的原因來看，禁止合并對於意大利來說至少是沒有意義的，更不用說是從符合目的方面來看了。



第三節

在沒有具體地確定下來誰實際上要完全承擔出現南蒂

羅爾問題的過錯之前，我是無法結束這一章的寫作的。

對於我們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做出重大決定要考慮到國家的權益，並且我至少是強烈反對把上百萬的德國人拖到戰場上却讓他們爲了法國的利益而去流血犧牲，對於德國與其所付出的流血犧牲相比倒是毫無成就，而認爲這是某種民族榮耀的觀點，我也表示拒絕，因爲在這種觀點的前提下就必須還要先開赴到其整個行爲對意大利完全不同的方式却傷害了德意志榮譽的法國去。關於使用民族榮譽這個概念作爲外交政策基礎的可能性，我已經在這本書的前言部分進行了詳細敘述，因此在這裏就不再對此進行表態了。如果現在我們那些抗議團體企圖把我們的立場稱作是背叛或者是放棄南蒂羅爾的話，那麼這樣做就是正確的，如果沒有這些人的話，我們對南蒂羅爾的堅守要麼完全不會丟掉，要麼在可預見的時間裏就會想到又回到另外一個蒂羅爾去了。

因此，我不得不認識到，在這些詳細的敘述中還要準確地說明是誰出賣了並且是通過誰的招數讓德國失掉了南蒂羅爾的。

一、對南蒂羅爾的出賣并導致丟失，是通過那些長期以和平的方式削弱或者完全拒絕德意志民族需在歐洲進行自衛的武裝力量，並且由此竊取了德意志民族在歷史關鍵時刻取得勝利并維護南蒂羅爾生存所必需的權力的政黨的行爲而造成的。

二、是那些長期以和平方式對我們民族的道德和文化基礎，尤其是對我們自我保護權力的信念進行暗中破壞的政黨。

三、因此出賣了南蒂羅爾的還有那些所謂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其行為看作是無關緊要的、或者至少是沒有進行奮力抵抗的政黨。他們即使是間接的，但也是削弱了我們民族武器裝備的共犯。

四、出賣并導致丟失南蒂羅爾的，是因為那些作為哈布斯堡大國理念的幫凶而貶低德意志民族政黨的行為。他們把維護奧地利看作是德意志民族的職責，而不是認為德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就是我們民族國家的統一。由此，哈布斯堡王朝在十幾年來的和平時期有計劃地關注，也就是慫恿去德國化的行為，因此共犯的行為成了失職的行為，將奧地利的問題讓德國自己或者至少在德國的某些影響下來進行解決。在這種情況下，南蒂羅爾肯定是留給德意志民族了。

五、南蒂羅爾的丟失是由於德國外交政策普遍的盲目性和混亂性，并且還擴展到了或者阻止了在 1914 年合理的戰爭目標的確立。

六、出賣南蒂羅爾的是在戰爭過程中對增強德國的抵抗力和攻擊力極不合作的那些人。不僅是那些故意讓德國的抵抗力癱瘓，而且還有那些容忍抵抗力癱瘓的政黨。

七、南蒂羅爾的丟失是由於在戰爭過程中，德國外交政策自己打算選擇新的方向并且在放棄維護哈布斯堡王朝的

情況下來拯救在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時的無能為力。

八、南蒂羅爾的丟失和出賣，是由於在戰爭過程中期望一個沒有勝利的和平的藉口來擊破德意志民族道德的反抗，並且不表明戰爭的意願而招致一個對於德國則是一個萬劫不復的和平決議的行為。

九、南蒂羅爾的丟失是因為還在戰爭期間向德意志民族捏造協約國的帝國主義目標不復存在的謊言，由此讓我們的人民痴迷於疏遠無條件抵抗的必要性，並且最終過於相信協約國而不是自己的警告者的那些政黨和那些人的背叛。

十、南蒂羅爾逐漸地失去是因為國內擔憂前線的脆弱以及這種想法用伍德羅·威爾遜欺騙性的解釋在德國的蔓延。

十一、南蒂羅爾的丟失和出賣是因為那些政黨和那些人從拒絕服兵役開始到組織軍工廠罷工，竊取軍隊進行戰鬥和取得勝利所必需的堅不可摧的意志的行為。

十二、南蒂羅爾的出賣和丟失是因為組織和實施十一月犯罪行徑，以及無耻和膽怯地對蒙受這樣的屈辱進行容忍的那些所謂維護國家和民族的人們。

十三、南蒂羅爾的被出賣和丟失是因為那些人和那些政黨在德國的榮耀崩潰之後，在全世界面前消除我們民族的聲譽，並且因此才喚醒我們的敵人提出如此巨大要求的勇氣的可耻行徑。並且通過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政黨和愛國者聯盟在無處不在的卑劣和下流行徑的恐嚇面前，不知羞耻地屈膝投降及可耻的膽怯下對繼續失敗的擔心。

十四、南蒂羅爾將會通過簽署和平條約和通過對失去這片地區合法的承認，最終被出賣和丟失。

而這全部的過錯都是因為德國所有的政黨。他們一方面知道并且還願意德國被毀滅，另一方面以他們慣有的無能和呼天號地的膽怯，爲了讓德國未來的毀滅者停止卑劣的行徑而不僅無所作爲，而且相反，他們還因爲其領導國內和外交政策的無能實際上和我們民族的敵人進行了合作。還沒有一個民族像德意志民族這樣通過與卑鄙、下流、膽怯和愚蠢進行同流合污而被毀滅的呢！

這些天，通過美國情報機構負責人弗林先生戰爭回憶錄的出版將以前德國在外交政策領域的工作及其成果做了一些介紹。

對此，爲了更加廣泛地進行理解，我公開資產階級民主黨的一份文件如下：

美國是如何參戰的

1928年6月26日

弗林公布的外交部秘密警察 F. W. 埃爾溫所提供的材料
慕尼黑《最新消息報》的代表
辛辛那提，6月中旬

在這裏擁有許多讀者的《自由》周刊上刊登了威廉 J. 弗林的部分戰爭回憶錄。戰爭期間，弗林先生是美國情報機構的負責人。這個機構掌控著整個國家并且管理相當出色。在和平時期還特別為總統提供私人保護。另外在聯邦州的主要城市需要提供保護的，或者是認為應該受到保護的，都對其服務感到高興。這個機構還對所有無論如何都懷疑是在政治上致力於參加反對國家及其代表活動的可疑分子進行監視。戰爭期間這個機構的主要任務就是監視或多或少當作敵人來看待的或者也只是懷疑不贊成威爾遜戰爭政策的那些人。德國人也喜歡這樣的特殊服務，并且當時竟然會有人掉進聯邦秘密警察到處布置的騙局裏。

可是從弗林的回憶錄中人們得知在我們參戰之前還給了秘密警察一項重要任務。在 1915 年，宣戰以後整整兩年的時候，就召集并委派了最能幹的電話專家前往華盛頓，安排他們去德國和奧地利的大使館，對秘密警察的官員和任何一方的大使及其工作人員所進行的每一次談話，以及從大使館對外進行的每一次交談的主要電話綫進行竊聽。還設立了一個工作室，將全部的電話綫巧妙而周密地連接在一起，以便不漏掉任何一次電話交談。在這個工作室內，秘密警察白天黑夜地呆在那裏將所竊聽的談話口授給坐在旁邊的速記員。每天晚上，秘密警察的負責人，也就是《自由》周刊文

章的作者，就會收到最近 24 小時所進行電話交談的全部速記文稿，所以他就能夠在當天晚上將最重要的內容通知國務院和威爾遜總統。

人們注意到在這段時間裏，也就是 1915 年的年初，當這些設備安裝完成的時候，還是美國和德國與奧匈帝國和平相處的時候，並且威爾遜還樂此不疲地保證他無意與德國為敵。也就是在此期間，當時德國駐華盛頓的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也不失時機地將威爾遜友好的意願和友誼的情感轉達給德國和德國人民而受到稱贊。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威爾遜命令他所信賴的巴魯克慢慢地開始為戰爭進行工業動員的，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哈利·艾爾墨·巴恩斯在他關於世界大戰形成的書中所描述的那樣，也就在這個時候，威爾遜越來越公開地表明決心要進行參戰，只不過戰爭計劃的實施因為必須要贏得公眾輿論的支持還沒有確定具體的時間而已。

弗林回憶錄的出版不得不使得威爾遜是因為德國的 U 形潛艇戰違背了他的意願才迫不得已參戰的愚蠢傳言失去了依據。對德國大使館主要的電話進行竊聽他是知道的。從弗林出版的回憶錄人們也知道了這件事。作者還補充道，以這種方式針對德國所收集的材料為最後關係的破裂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只不過可以證實的是，這些材料直接給了威爾遜贏得公眾輿論支持他長期所計劃的戰爭一有力武器。而且事實上這些材料的確是完全合適的。回憶錄的出版在很大程

度上證實了可惜不得不再還要說的，就是德國當時在華盛頓的眼裏恰恰代表的是不可信的無能和不可信的顏面掃地。當人們聽說弗林寫到關於每天完成後送給他的速記報告所包含的材料就足夠一個離婚事務所的律師忙一個月的時候，就會想像得到具體事情是個什麼樣子了。

無論有什麼重要的事情發生，秘密警察一直在華盛頓和紐約對德國大使館人員的（包括伯恩斯托夫的）女性密友打探消息。其中有一個人的女友在華盛頓有一個較好的住處，在那裏男女可以進行會面，就連國務卿蘭辛偶爾也會造訪來聽聽有什麼新鮮事。在 1916 年的新年期間，當“波斯號”輪船被擊沉的消息在聯邦首府傳開的時候，伯恩斯托夫就依次召集了五位女士，為的是跟她們說些甜言蜜語來換取她們對此事的客套恭維，儘管出於大眾的觀點認為國務院和白宮封鎖擊沉“波斯號”的消息，也不乏對此事能夠進行嚴肅地處理。

一位女士恭維伯恩斯托夫，說他在愛情方面堪稱完美無缺，是個最好的情人，還會一如既往，即使他活到一百歲也是如此。大使館其餘的人也沒有什麼兩樣。有一位，弗林稱他是大使館最好的工作人員，在紐約有一個女朋友，一個有夫之婦，他和她每天都通電話，而為此德意志帝國每次都要付出 20 美元。他什麼事情都和她講，並且她還很擔憂這件事會得到妥善地安置。就算對威爾遜及其夫人粗俗的評論在電話交談中也有，並且也不難想像因此而造成白宮對德國的

態度不會是更加友好的。

在德國大使館裏的人們人生地不熟的，計劃用這些幼稚的做法來從 1916 年 3 月初進行的談話裏就想獲得消息。當時在國會有一份由參議員戈爾提出的決議提案，內容是對美國人使用武裝商船發出警告。威爾遜總統極力反對這項提案。他需要美國人付出生命的代價來激起反對德國的情緒。在德國大使館人們獲悉提案的意圖是很不利的，所以真的去忙著計劃去收買國會。只不過人們不知道錢該往哪兒送。在 3 月 3 日國會決定暫時駁回戈爾的提案。國會的決定應該在幾天以後實施。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本來竭力繼續進行先要收買國會的計劃，至少伯恩斯托夫還有足够的理智決定停止實施這項計劃。

讀弗林的文章對於每一個流淌著德意志鮮血的人都不得不感到非常的憤怒，不只是對威爾遜陰險狠毒的謀略，而且還針對，特別是對此謀略還進行配合的大使館人員難以置信的愚蠢。威爾遜一天又一天不斷地哄騙著伯恩斯托夫。當他親密的朋友豪斯上校 1916 年 5 月從歐洲旅行回來的時候，伯恩斯托夫則去了紐約，想在那裏與他進行會面。可威爾遜，與伯恩斯托夫所做的正好相反，他沒有反對這樣的會面，秘密地指示讓豪斯不要和這位伯爵進行交往并且無論如何都要避開他。所以，事情就是這樣。伯恩斯托夫在紐約什麼都沒有等到。然後他就去了鄰近的海灘，并且在那裏和兩

個女友穿著泳裝拍私密照去了。弗林的文章裏還附上這些照片。照片還落到了俄國大使巴克瑪迪夫的手裏，他把照片放大後寄給了倫敦，并以“高貴的外交官”標題在報上進行發表，並且還給了協約國的宣傳以極大的幫助。

這就是今天《慕尼黑最新消息報》的文章。而所刻畫的就是德國戰前外交政策的典型代表，正如他同樣也是德意志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典型代表的那個人。像這樣的一個東西，在其它任何一個國家都應該被法院判處絞刑，但却是德國駐日內瓦國際聯盟的代表。

這些人要為德國的崩潰，並且因此也要為失去南蒂羅爾而承擔責任。並且和他們一起承擔責任的還有要麼是造成這種情形的，要麼躲藏起來的，要麼只是容忍而緘默不語的，要麼是沒有進行激烈鬥爭的那些政黨和那些人。

可就是今天以無耻的嘴臉妄圖欺騙公眾並且還想要把失去南蒂羅爾的過錯推給別人的那些人則必須首先要詳細地說清楚他們為維護南蒂羅爾做了些什麼。

我自己絕對可以驕傲地說，自從長大成人我就開始投身於民族強盛的事業，當戰爭來臨的時候，在歐洲西綫德軍的陣地上進行了四年半的戰鬥，並且在戰爭結束後還和那些腐敗透頂的，多虧了他們德國才遭此劫難的家伙們進行鬥爭。從這個時候起，我就決定決不和不論是在內政還是外交政策

上祖國的叛徒進行妥協，而且堅定地宣告消滅這些叛徒是我事業的目標以及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使命。

我可以忍受膽怯的資產階級瘋狗的狂叫，儘管他們還是什麼愛國者聯盟，因為我非常充分地認清了這個我無法形容的卑鄙群體中平庸的懦夫。他們喊叫的理由我也是知道的。



結束語

第一節

作為國家社會主義者，我現在認為意大利能夠從過去敵對聯盟的陣營走出來，而與德國的結盟並不意味著立即發動我們還沒有準備的戰爭，所以首先最有可能是德國的盟友。

我確信這樣的結盟會給德國帶來很大的利益，同樣意大利也是如此。即使直接的利益不復存在，但只要結盟不會造成傷害，只要結盟是以這兩個國家代表各自民族的利益為最高準則，只要德國把維護我們國家的自由與獨立視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並且確保我們這個民族每天生存的基本條件，只要其外交政策的思維還是因生存空間的匱乏來進行決定的，並且只要我們在內政外交方面沒有理由懼怕與一個在最小程度上也不會阻礙我們的國家陷入敵對狀態。

並且只要意大利作為真正的民族國家想要效力於其真正的生存利益，只要意大利同樣也受到生存空間匱乏的困擾而不得不調整其政治思維和行動到領土擴張上面。意大利民族越是驕傲，越是獨立，越是具有民族意識，那麼其發展就

會越少地陷入與德國的衝突。

幸虧這兩個國家所感興趣的地區相距甚遠，所以沒有天然產生摩擦的地區。

一個具有民族覺悟的德國與一個同樣爲此而驕傲的意大利，能够本著相互真誠的意願在利益共同體之上所建立的友誼來彌合世界大戰所遺留下的傷口。

因此，南蒂羅爾有朝一日將是兩個國家共同致力完成的崇高使命。如果這個地區的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認識并且理解本著對自己的民族負責任的態度來完成這項偉大使命的話，那麼小的日常紛爭就會給更加崇高的使命讓路，就會在德國和意大利的邊境綫上架起一道相互之間真誠諒解的橋梁。

我知道，這在今天德國政府的領導下是不可能的，正如這在意大利不是法西斯政府的統治也是不可能的一樣。因爲今天決定德國政策的那些人不希望德意志的振興，反而期待德國的消亡。他們同意期待今天意大利法西斯國家消亡，并且因此對兩個國家陷入仇恨和敵視無所事事。法國就是這樣的人，他們只會以不假思索的表述來獲得成千上萬的朋友并且爲自己所用。

一個國家社會主義的德國首先要和法西斯的意大利找到一條取得最終諒解的出路，并且最終消除兩國之間的刀光

劍影。畢竟舊時的歐洲就是一片被政治體系所統治的土地，並且至少在今後人類所預見的未來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歐洲普遍存在的民主要麼被猶太人的馬克思主義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所替代，也就是爲了國家的消亡而消亡，要麼就是被一個自由的和沒有拘束的、人類的自由競爭適合於歐洲那個民族人口數量及其重要性並帶有其本質烙印的民族國家體系所替代。

對於法西斯主義來說，作爲一種思潮在歐洲孤立地存在也是不利的。要麼這種產生法西斯主義的思潮得到普及，要麼意大利將來會再次陷入另一種歐洲普遍的思潮。

第二節

要是對德國外交政策的可能性進行審視的話，那麼在歐洲將來值得成爲可能的盟友實際上只剩下兩個國家：意大利和英國。意大利與英國的關係本身今天已經是一種很好的關係，並且出於我在別的地方已經詳細闡述的理由，這種關係將來也幾乎不會暗淡下去。就算這種關係和彼此相互的同情沒有什麼相干，而尤其在意大利一方則是建立在對實際力量對比的理性評估的基礎之上的。兩個國家都反對法國在歐洲無邊無際的霸權主義。對於意大利來說，是因爲其在歐洲最

爲生死攸關的利益受到了威脅，而對於英國來說，則是因爲一個在歐洲超級強大的法國會使得今天自己不再完全懷疑擁有海洋霸權和世界統治的英國人遭受到新的威脅。

對於這個利益共同體，也許今天還要把西班牙和匈牙利算進去，儘管還只是悄然形成的，但却是建立在西班牙對法國在非洲北部殖民活動的反感，以及匈牙利對法國所支持的南斯拉夫的敵視基礎之上的。

要是德國可以成功地在歐洲加入一個要麼是在國際聯盟裏的重要地位本身必須有所改變，要麼是某些力量的因素完全在國際聯盟以外得到發展的新的國際聯盟的話，那麼這是爲以後主動實施外交政策的第一個國內政策的先決條件。通過《凡爾賽和約》強加給我們的解除武裝以及由此而導致的毫無防禦，即使是緩慢進行的，那也該結束了。只是如果戰勝國聯盟自己對這個問題爭吵不休的話倒是有可能的，但不論是和俄國結盟，還是和其他的所謂受壓迫民族聯合，絕對不要反對聯合在一起以共同的防綫把我們包圍起來的戰勝國。

也許在遙遠的未來可以考慮由每一個具有高尚民族品質的國家所組成的一個新型的國際聯合組織，然後就可以通過美國來對抗世界上具有威脅的超級大國了。因爲對我來說，英國對世界的統治給今天的國家所帶來的災難比美國的崛起更少。

不是什麼泛歐洲，而是只有一個自由獨立的民族國家組成的，彼此維護並且明確劃分出利益範圍的歐洲才有資格解決這個問題。

通過行為收斂的法國的保證和重新組建的國防軍的支持來消除生存空間的困惑走上正路，對於德國來說時機才能够成熟。當我們的民族理解了這個在東方取得生存空間的政策是一個偉大的目標，就會不只是出現明白道理的結果，而且也會出現至少在人類可以預見的時間裏避免如同最終讓我們的民族捲進世界大戰的那些人所犯下政治錯誤的德國外交政策的穩定性。並且最終也將會度過這種天天叫喊和完全毫無結果的經濟和邊境綫政策的階段。

那麼德國也要在國內就必須開始著手集中其最強大的力量。必須認識到的是軍隊和艦艇不是按照幻想，而是要根據實際需要來進行安排和組織的，這本身再次表明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建立一支強大的陸軍，那麼我們的未來不是在海，而實際上是在歐洲。

只有當這句話的意義毫無保留地得到理解的時候，並且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結束了我們民族在東方的生存空間困惑，德國的經濟才會停止成爲會極其危險到讓我們掉腦袋的世界經濟的不安定因素。但德國的經濟至少可以主要爲滿足我們國內的需求來服務。要是一個民族不再需要其後代是在大城市工廠裏的工人，而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的農民的話，那麼爲了所謂地球上還剩下的靠近太陽的地方他們能够

慢慢地給德國工業在國內的銷售開闢出一塊躲避和消除激烈競爭和四處奔波的領域。

準備和實施這樣的發展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外交政策的任務。這個運動必須也要從其世界觀的思維出發使外交政策服務於我們民族的重建。這也多虧了一項不是為了一個體系，而是為了一個活生生的民族來進行戰鬥。也就是為了必須要維護的血和肉，為了每天不可缺的麵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基本原則。

正如這個運動必須要開始在對國內政策的千重阻力、缺乏理解和幸災樂禍方面的改革所進行的鬥爭一樣，所以也必須在外交政策方面進行清理，也就是要清除掉處心積慮的馬克思主義叛徒，以及我們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政黨毫無價值的、有害的、混亂不堪的幻想和想像。同時，目前他們對這場鬥爭意義的理解越少，將來所取得的成就越大。

第三節

為什麼今天能夠首先考慮意大利作為德國的盟友，這取決於在這個國家裏的內政外交是純粹由意大利民族的利益來決定的這樣一個事實。只不過這個意大利的民族利益不和德意志的民族利益相矛盾，並且反過來德國的利益也與意大

利的利益不會背道而馳。

可重要的不只是出於實際的原因，而且還有以下的原因：

與德國作戰是由一個超級大國的國際聯盟所主導的，為此只有部分國家對消滅德國有直接的興趣。還有不少的國家絕對不是出於這些國家的真正利益或者也只是對他們有利的影響才轉而參戰的。大規模的戰爭宣傳使得這些國家的公眾輿論受到蒙蔽而對戰爭歡欣鼓舞，這對於這些國家來說一部分是完全無法贏得勝利的，是的，而有的還與他們真正的利益背道而馳。

而組織發起這場戰爭宣傳的人就是國際上的猶太人。畢竟對於有的國家來說，即使是參戰也是毫無意義的，這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來看，而從國際上猶太人的角度來看，參戰則當然是有意義的和正確的。

在此，我的任務不是對猶太問題本身來進行討論。這不應該在一篇簡短的，不得不簡練的敘述中進行。在這裏只是爲了更好的理解才做如下說明：

猶太人是一個在種族上完全沒有一個實質完整的，可作爲一個民族却具有從其他所有在地球上生存的民族中分離出來的特殊本質特徵的民族。猶太民族不是一個宗教團體，而是猶太人通過宗教的方式相互組合在一起，實際上就是猶

太人以國家形式的短暫結合。猶太人從來就沒有擁有過一個在生存空間上劃定的和一個按照雅利安的國家特徵建立起來的國家。儘管如此，其宗教團體形成了一個保障猶太民族生存、繁衍和未來的真正的國家。而這些完全只是一個國家的職責。猶太人國家沒有國家的領土範圍，雅利安人國家也屬於同樣的情況，這取決於猶太民族的本質，那就是失去了建立和維護自己國家生存的生產力。

就如同每個民族在地球上的全部人類活動，都具有渴望維護自我生存作為推動力量的基本意向一樣，猶太民族也是如此。只不過在這方面雅利安民族和猶太民族本質不同的要求是為生存而戰的形式不同。雅利安民族為生存而戰的基礎是自己耕作的，並且首先為在國內的商品流通中通過自己的生產力來滿足自我需要的國民經濟提供最為基礎的土地。

猶太民族則在自己缺少生產能力的情況下無法以空間上可以讓人感覺得到的方式來建立國家，而是需要其他民族的勞動和犧牲來作為他們自己生存的基礎。因此，猶太人自己的存在就是寄生在其他民族的肌體內的。同時猶太人為生存而戰的最終目標就是奴役從事生產的民族。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實際上這也是歷史上猶太人為生存而戰的寫照，猶太人會利用符合其整個本質的一切武器。

同時在國家內政上，猶太人在自己的人民中間先是為了平等，後來則為了特權而戰。而所使用的武器就是從他們民族的本質中蔓延出來的狡猾、精明、欺騙、奸詐、偽裝的本

性。就像別的國家在刀光劍影鬥爭中的戰爭騙子一樣，在為生存而戰的過程中，猶太人就是戰爭騙子。

在國家的外交方面，猶太人企圖讓其它國家不得安寧，分散他們對真正利益的注意力，把他們推進相互之間的廝殺，借助於金錢和宣傳的力量而躍居成為他們的主人。

猶太人的最終目標就是去民族化，讓其他民族之間相互雜交，降低高貴種族的水準，通過清除其他民族中的知識分子并用自己民族的成員進行替代，來對這些混雜的種族進行統治。

猶太人在世界範圍進行爭鬥的結果就是在今後實現血腥的布爾什維克化，也就是說實際上是消滅和自己的人民密切相連的精神上的上流社會，這樣，他們就會躍然成為被搞得群龍無首的人類的主人。

同時他們與愚蠢、膽怯和卑劣緊密相連。這些雜種就證明他們開始和外國人進行雜交的結果。

猶太人統治的結果永遠都將是某個文明的崩潰以及猶太人自己最後的瘋狂。因為他們是人類的寄生蟲，他們的勝利同樣意味著把受難者的死亡當作他們自己的目標。

隨著舊世界的崩潰，猶太人面對的則是年輕的，一部分還完全沒有腐朽的，具有種族意識自信的，阻止他們侵入的民族。他們是異族，對他們來說，所有的謊言和偽裝在近 1500 年來使用得太少了。

封建統治和君主王權所造成的普遍的社會狀況才允許

他們參加受壓迫階級的鬥爭，而在短時間內成爲了他們自己領導的鬥爭。因爲法國大革命他們才獲得了資產階級的平等權利。因而他們才能够借助於這個渠道開始進行掌握國家內部政治權力的活動。

19 世紀通過建立在以計算利息爲基礎的借貸資本的擴大，給了他們在國家經濟領域內的主導地位。通過持有股份他們最終占有生產性企業的大部分資產，並且借助交易所他們慢慢地不僅成爲公開的經濟活動的，而且還成爲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他們靠共濟會的幫助以及通過變成依附於他們的新聞界的工作對人民思想上的腐蝕來支撐他們的統治。在這個新興的第四等級手工行業中，他們發現從前資產階級摧毀封建統治所使用的手段來消除資產階級思想統治的可能力量。他們與資產階級的愚蠢和無端的沒有氣節，膽怯以及對金錢的貪婪緊密相連。他們把從事手工業這一行業的人員重新編排成一個特別的階級，並讓他們來反對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變成了布爾什維克革命的精神之父。他也是現在猶太人毫無顧忌並且野蠻殘忍使用的暴政武器。

猶太人用經濟來征服歐洲在世紀之交完成得相當圓滿，現在他們開始進行用政治來提供保障。也就是說，清除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第一輪嘗試將以革命的方式來進行。

他們將歐洲國家之間絕大部分歸咎於普遍存在的生存空間困擾的緊張關係並由此產生的結果爲己所用，同時有計劃地爲發動世界大戰進行煽動。

不僅要消滅國內實行反猶政策的俄國，并且還要消滅國家治理和軍隊管理方面反對猶太人的德意志帝國是他們的目標。其它目標是推翻那些還沒有把依賴於猶太人和被猶太人領導的民主當作最高統治的王朝。

猶太人這樣的奮鬥目標至少一部分已經完全達到了。沙皇制度和帝王制度在德國已經被清除了。借助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用非人的折磨和殘暴將俄國的上流階層和俄國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斬盡殺絕并且徹底地清除乾淨。俄國人民爲了這場猶太人在俄國進行統治的革命總共犧牲了兩千八百萬至三千萬的人口。這比德國參加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多出了15倍。革命成功之後，他們掙脫了所有秩序、道德、習俗的束縛，拋棄了作爲更高社會制度的婚姻并且取而代之宣稱把人與人相互之間的結合當成目的，這樣的話就走上了無章可循混亂雜交的道路而逐步培育出品質低劣則自己本身無法領導自己而最後就只能把猶太人當成唯一不可缺少的精神思想的雜種。

這樣的情形還會發展到什麼程度，并且自然的反作用力還會導致歷史上人類最可怕罪行發生多大的轉變，未來會告訴我們。

他們目前努力把剩餘的國家引向同樣的境地。在他們的努力和行動過程中，他們受到所謂民族主義愛國者聯盟的資



產階級民族主義政黨的支持和庇護，同時還涌現出作為進攻性戰鬥組織的馬克思主義、民主黨派和所謂的基督教中央黨。

猶太人爲了勝利而進行的最爲激烈的戰鬥目前在德國正在發生著。在此，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是唯一針對這種可惡的人類罪行而進行的戰鬥。

接下來這場戰鬥起到決定作用的除了俄國還有法國。猶太人在那裏通過一系列的準備促進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和法國民族主義的大國沙文主義結合在一起。自此以後，猶太人的交易所和法國人的刺刀聯合起來了。

而這場戰鬥沒有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在英國。在那裏猶太人的侵入總還是會遇到英國舊傳統的反對。還有的就是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本能是如此的敏感和活躍，以至於根本無法提到猶太人的全面勝利，而是一部分勝利還要被迫符合英國人的利益。

要是猶太人在英國取得了勝利，那麼英國的利益就會被忽略，就像對於今天的德國來說不再是德意志的利益一樣，而是成了猶太人的了。要是戰勝了英國人的話，那麼英國還可以開始轉向德國。

猶太人的這場戰鬥起決定作用的是爲了在意大利的統治地位。隨著在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意大利人民獲得了勝利。即使是猶太人今天在意大利被迫去適應法西斯主

義，那麼他們在意大利之外對法西斯主義的立場觀點也會表現出其內心的想法。自從值得紀念的法西斯的隊伍向羅馬進軍的那一天起，意大利的命運更多的就只會由自己民族的利益來衡量和決定了。

由於這個原因今天還沒有其它的國家像意大利一樣適合作為德國的盟友。這只適合於我們那些所謂的德國人聞所未聞的愚蠢和別有用心的下流，他們拒絕接受今天民族主義掌權的唯一的國家政府方才作為一個真正的德意志人，而更願意和猶太人去搞什麼國際聯盟。幸運的是，在德國這些蠢貨的時代已經完蛋了，並且德意志民族掙脫鎖鏈的概念也因此而變得渺小，就如同可耻的走狗被趕走了一樣。他們還會以這樣的方式不斷地去爭取勝利。

(原書內容完)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盜版者，或販賣盜版紙質或電子版者皆為盜賊，必遭惡報；奉勸蠢蠢欲動者，為今世立身和後人福祉，勿存僥倖之心！

向讀者特別推薦本社出版的相關兩本圖書：

以下兩本書一起閱讀，可以讓您對希特勒發動二戰和反猶主義有完整的認識：

推薦書籍之一：阿道夫·希特勒著《我的奮鬥》

南洋出版社推出全球第一套完整中文本，從德文原著翻譯，總字數 45 萬字。而以往的中文本都是從美國出版的英文刪節本翻譯，字數通常不超過 20 萬字。具有極高的史料、學術和獨特收藏價值。

推薦書籍之二：《錫安長老會紀要》

很多中文讀者對希特勒極端的反猶主義思想根源感到模糊，甚至認為是猶太人的財富帶來的貧富差距導致。實際上，希特勒所處時代的歐美反猶主義思潮（這種思潮有其出現的土壤；斯大林和美國的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也是反猶主義代表人物），與一本流傳甚廣的書籍有關，即《錫安長老會紀要》，1905 年在猶太人最集中的俄國首先面世。該書闡述了猶太人頂級階層逐步實現統治世界的陰謀計劃。不少學者認為該書是偽造的。但它却極大地影響了近代歐美歷史，成為當代國際政治中陰謀論的鼻祖。中文讀者通過互聯網等渠道獲得越來越多關於此書聳人聽聞的論述。南洋出版社在慎重評估後推出了從俄文原著翻譯的中文本，並擴充附錄關於該書是真實的和偽造的兩種論點的文章；有助於破除對該書的神秘感。我社相信：以華、猶兩個民族的千年友誼和中華民族的仁義包容精神，該書不會導致讀者對猶太民族的偏見，而只是瞭解一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資料。我社認為，假裝這本書不存在，任由網上的隨意發揮，並不是嚴肅和負責任的做法。

南洋出版社“暗文化系列”著作推介：

人類的歷史進程并不完美，對於黑暗的歷史片段，我們不應完全回避或假裝它不存在。正視歷史，探索黑暗歷史發生的原因，總結教訓，才應是正確的態度。南洋出版社作為負責任的學術著作出版機構，勇于承受非議，推出“暗文化系列”作品，填補中文出版物的空白，獲得學術界和圖書收藏家的普遍認可，為近代歐洲歷史及二戰史研究學者提供了稀缺而必需的參考資料，也成為收藏家們的珍藏。

“暗文化系列”已經出版和正在製作中的作品包括：

- 📖 阿道夫·希特勒著《我的奮鬥》（全球第一本完整中文譯本，第一本從德文原著翻譯）
- 📖 阿道夫·希特勒著《希特勒的第二本書》（全球第一本完整中文譯本，從德文原著翻譯）
- 📖 貝尼托·墨索里尼著《我的戰爭日記》（全球第一本從意大利文原著翻譯的完整中文本）
- 📖 貝尼托·墨索里尼著《紅衣主教的情婦》（第一本從意大利文原著翻譯的完整中文本）
- 📖 《錫安長老會紀要》（第一本從俄文原著翻譯的中文本，有擴充）
- 📖 ……

南洋出版社金學大系重點作品推介：

《金瓶梅》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奇峰，是古典文學愛好者必讀的著作。南洋出版社秉持大衆推廣和文獻傳承兩條路線，在排印本和影印本方面做了被學界和讀者認可的貢獻。

全球唯一簡體完整版雙版本帶批點和 200 原圖的《金瓶梅》：

但對於廣大古典文學愛好者來說，面對衆多《金瓶梅》版本經常難以抉擇，南洋出版社推出以最具有可讀性的崇禎本為主體，將詞話本不同的部分附錄在後，使得廣大讀者避開了選擇版本的困惑。主編董玉振的研究（體現在序言中）也傾向於認為，崇禎本是以祖本刻印。該書包括崇禎本全部批點，200 幅原圖，一字不刪。成為廣大讀者欣賞《金瓶梅》的最佳入門選擇。

臺北故宮藏萬曆丁巳刊本《金瓶梅詞話》（介休本）的首次灰度影印本（古法宣紙綫裝限量版和精裝本）：

介休本金瓶梅是國寶級傳本，當年國民政府為避免日本掠奪而帶出北平，現存于臺北故宮。長期以來，廣大讀者難見其真容。南洋出版社以美國國會圖書館製作的微縮膠片正片灰度製作了該書的原本宣紙綫裝仿真本和大 32 開本精裝本，被譽為自 1933 年古佚本後最重要的一次金學版本出版。主編董玉振博士去臺北故宮翻閱原著一周，對該書的形態和批注做了深入的研究，獲得學界重視。這些成果體現在他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中。綫裝版限量製作 380 套，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

日本內閣文庫藏崇禎本《全像金瓶梅》（原書名，學界又稱

之爲《新刻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灰度影印精裝本：

該書製作高度忠于原著，包括原書書面和封底上用其它廢棄書頁糊上去的文字信息都全部保留（因爲這些信息中包括該書製作書肆和年代的重要信息）。日本《大安》雜誌 1963 年 5 月刊上的內閣文庫本三幅圖也收入此書。使得該書成爲內閣文庫影印本中保留最完整原始信息的版本而具有極高的收藏價值。

董玉振重大影響力著作《巨人的背影——爲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2003 年第一版，2018 年第二版）：

這是一本罕見的書。讀此一本足以讓您對新中國歷史認知改觀，并獲益良多！該書連同其雛形——1998 年作者的著名網文《爲毛澤東辯護》，對當代學術界和民間重新認識毛澤東時代的巨大貢獻發揮了關鍵的影響。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各大媒體先後邀請作者做訪談、演講等，并給予大篇幅報道。原中共中顧委副秘書長郝盛琦老人家 2005 年讀該書後招作者進京，給予極高評價；郝老將該書上交胡錦濤和溫家寶，建議中共中央一字不改出版內部發行版。（第二版使用了寫有郝老評點的扉頁，東生老人家題寫了書名）

該書涉及領域包括：毛澤東時代的偉大發展成就，計劃生育與農民，大饑荒真相及責任人，被掩蓋的“廬山會議”真相，民主與獨裁，個人崇拜，反右、知識分子和“文革”，信仰問題及毛澤東的特殊貢獻，沒有“西安事變”蔣介石就能打敗毛澤東嗎，文革結束後處理毛澤東時代方法的拙劣與短見，等。該書還就一些事件加以分析，如，“文革”前劉少奇的陰謀、彭德懷和賀龍的宿命等。

總之，該書將以翔實的資料梳理，嚴密的邏輯推理，全方位顛覆您對毛澤東及其時代的負面認識，幫您重建被誤導的歷史觀。

新加坡南洋出版社部分出版物：（可見官網 nanyang.ws）

書名	作者	出版年份
董玉振著作		
巨人的背影——為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中共中央曾評估是否一字不出版內部發行版，南洋媒體大量報道）	董玉振 著	2003年第一版，平裝 2018年第二版，精裝， 郝盛琦評，東生題書名
如何分析直銷公司	董玉振 著	2011年3月
曹縣董家祖傳·經典珠算術集萃（古籍綉裝、宣紙、函套。唯一有口訣打法注釋的珠算典籍）	董鳳林及先祖撰，董玉振釋注修編	2016年7月
金學大系		
完整版《金瓶梅》（上下冊），（全球唯一簡體全版、雙版本合輯、帶200圖和評點，無刪節）	蘭陵笑笑生 著 董玉振 主編并寫序	2003年第一版，平裝 2006年第二版，平、精裝 2016年第三版，平、精裝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新刻金瓶梅詞話》（介休本）灰度影印本（古法宣紙綉裝，21本，二函、六合套）	蘭陵笑笑生 著 董玉振 主編并寫序	2018年10月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新刻金瓶梅詞話》（介休本）灰度影印本（硬皮精裝，五冊，盒套）	蘭陵笑笑生 著 董玉振 主編并寫序	2019年8月
硬皮精裝《全像金瓶梅》（日本內閣文庫藏本）（又名：新鵝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	蘭陵笑笑生 著 黃霖 序 董玉振 主編	2020年8月
彭城張竹坡批評金瓶梅第一奇書（古法宣紙綉裝，26冊，四函）	蘭陵笑笑生 著 王汝梅 序	2017年9月
金瓶梅詞話（影印大安本）（硬皮精裝，五冊）	蘭陵笑笑生 著 吳敢 序	2017年10月
新鵝綉像批評原本金瓶梅（內閣文庫本），（古法宣紙綉裝二函，22冊）	蘭陵笑笑生 著 黃霖 序	2017年12月
五十集電視連續劇《金瓶梅》（劇本）	譚楚子 編劇	2018年12月
其它中文書籍		
稀見龍鱗裝《六祖法寶壇經》（高檔宣紙，以萬曆刻本影印，錦盒，純手工製作）	惠能祖師 著	2019年5月
狄仁杰奇案（1953年新加坡版影印，硬皮精裝。作者自譯的唯一作品）	【荷蘭】高羅佩 著和譯	2020年4月

孫子兵法寰球之路		韓勝寶 著	2019年12月
暗文化系列	我的戰爭日記 (全球第一本從意大利原文著翻譯的完整中文本)	墨索里尼 著 劉鴻旭 譯	2019年5月
	紅衣主教的情人	墨索里尼 著	2020年3月
	錫安長老會紀要 (中立擴充版, 從俄文翻譯, 硬皮精裝)	喀瓦 譯校 董玉振 序	2019年1月
	我的奮鬥 (全球第一本完整中文本, 第一本從德文原著翻譯)	阿道夫·希特勒 著, 王誠 譯	2016年11月第一版 2019年6月第二版
	希特勒的第二本書	阿道夫·希特勒 著, 王誠 譯	2019年12月
大饑荒秘事 (第一本以1960年前後三年經濟困難為背景長篇歷史小說)		馮金祥 著	2017年5月
加法人生		徐惠 著	2011年4月
理想國之探索		史亮 著	2017年12月
外公兵法 (上下冊)		呂羅拔 編撰	2018年5月
中國突圍——地緣視角下的周邊問題和地緣戰略		鄭向 著	2017年12月
畫冊: 畫外尋路		劉洵 著	2011年
跟我學拼音 (ICD)		趙善 著	2009年
防治學生性近視的實踐		蘇洪泉等 著	2009年
李嘉倫篆刻集 (有華國鋒題字)		李嘉倫 著	2011年
母系型家譜編制指南		安如華 著	2018年9月
詩集: 回音		鄒陽陽 著	2019年8月
何新經濟學思想評述 (上下冊)		張鐵鋒 著	2019年11月
中醫學入門叢書 (中英對照, 共4本) <i>Series of Introduc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English), (B&R Book Program 絲路書香工程資助項目)</i>		總主編: 凌昌全、顧偉	2018年12月
外文書籍			
<i>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s Prosperity</i> 《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英譯本。李克強唯一署名著作。		By Li Yining, Meng Xiaosu, Li Yuanchao, Li Keqiang	2018年12月改革開放40周年紀念圖書
<i>China's Road</i> (B&R Book Program 絲路書香工程資助項目)		By Li Hongyan, Gong Yun, Song Qifa	2018年4月
<i>Claiming Grounded Theory for Practice—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to the Universities in UK: A Study of Their Motivations and Adjustment to Study in UK</i>		By Dr Wenwei Lv	2010年

